

徐蔚南主編

文	青
匠	年

小主編



日新出版社印行



## 序

我每月在民國日報覺悟欄中舉行一次「青年徵文」，獲得青年作家們偉大的支持，紛紛以佳作惠寄，每天所得到的稿子，要超過覺悟所能容納的兩倍以至八倍。我細心地選擇文筆最好的，內容最動人的作品來刊載，幸蒙各界讀者，尤其是青年學生們，一致予以鼓勵與讚許。這不是我個人勞作所致，而是寄稿者的功績！

日新出版社約我將覺悟中發表的作品，再加一遍選擇，把可以給青年們欣賞觀摩的作品提拔出來，作為青年文選叢書，印成單行本。這個提議，恰好可以滿足一般青年屢次要求覺悟每月發行彙訂本的渴望，我所以立刻就接受了。

青年文選叢書所選的文字，並不限於青年作家，老作家以及已成名的作家的作品，只要富於青年精神的而且富有滋養的，我也選錄了。或者，這更足以啟發青年們寫作的技巧。所選的文字，依體裁分類，如論文、小說、詩歌、書信等七八種。這不僅使青年們對於各種文體能得到認識，並且也使青年們在多種多樣的詩文中，得到極濃的閱讀興趣。

我相信這部青年文選對於青年們可以有點益處的。第一，青年們閱讀青年文選，至少在思想上必不至落伍腐化；在知識上可以增加新鮮而正確的觀念。其次，即就練習作文，也可從這部青年文選裏，得到許多觀摩之處。

現在這部青年文選叢書開始發行了，希望各地的青年們都能以愛我的熱誠來愛好這部叢書！

一九四六年 徐蔚南

# 青年文選第四輯目錄

## (一) 通論

- 希望之什 ..... 秦 邨 (一)
- 創作與喜悅 ..... 李 棉 (二)
- 工作的飢渴 ..... 澤 杭 (四)
- 願不再爲官 ..... 九 煉 (六)
- 談希望 ..... 饒軒渠 (九)
- 錦囊妙計 ..... 淡 雲 (一一)
- 「做到老，學到老」 ..... 潘之華 (一三)
- 怎樣對待丈夫 ..... 朱恒如 (一五)
- 一個反響 ..... 谷家寶 (一六)

## (二) 散文

- 小主婦 ..... 紫 芝 (一八)
- 家變 ..... 張公誠 (二〇)



客中歲月倍思家……………彬兮 (二二二)

玉蘭樹下是我家……………凌雲 (二二三)

家的毀滅……………唐風 (二二五)

路……………姚天羽 (二二八)

轟炸中的粵漢路……………李棉 (二二九)

血路……………九煉 (三三一)

如此「天堂」路……………彬兮 (三三二)

緬懷我在坎坷的路程中……………李文忠 (三四四)

崎嶇的世路……………尤靜生 (三七七)

貓的命運……………張善慶 (三八八)

鞋子的遭遇……………李棉 (四〇〇)

十年……………舜年 (四一四)

大哥之死……………鈕東 (四二二)

書記投考記……………蔡公坡 (四四六)

記兩塾師……………李棉 (四四八)

### (三二) 記事

四川的水路……………湯龍 (五一)

水路返鄉記……………陶 (五二)

茶會記感……………陳更生 (五四)

(四) 詩歌

趕路者的厭倦	蘇次男 (五六)
壽柳亞子先生	胡樸安 (五六)
壽頭歌	胡樸安 (五七)
隨緣五百首	胡樸安 (五七)
汽車上	更生 (五八)

(五) 小說

女同學林娜	蘇羣 (五九)
王大伯的預言	沈 飲 (六一)
義民奔流圖	楚 風 (六四)
新詩集	施 瑛 (六九)
張拐脚得妻	雲 崗 (七一)
李麻子及其女友	沈 飲 (七三)



## 通論

### 希望之什

秦邨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有生命就有希望！

希望是夢的變形，它是這個慘淡的人間唯一足以溫暖我們的心的東西，年青人爲着一個虛無漂渺的希望而猛進，而奮鬥，而流血流汗！中年人爲着這些希望在現實生活中粉碎了，於是苦悶，再而沉思，而領悟！一個忠於生活的堅強的人經過夢和現實的千錘百鍊之後，非但沒有失去鬥志，相反地會再創造出些更可能在現實中實現的新的希望來！

叔本華在論世界之苦惱裏會說：「人爲何等不知足的動物，每一欲望得到滿足時，即已播植新欲望之種，故凡個人之意志，其欲望殆無止境……」人生便是這麼一段欲望的連續滿足的過程！希望是一條填不滿的溝壑，希望也是鼓舞生命的動力。

「你們對於生命的愛，該是對於你們的最高底希望的愛！」（尼采）

希望，是生命的長途中貼心的伴侶！

然而，對於處身在醜惡的現實氛圍中的人，一味沉緬於未來的希望，而無視眼前急迫現實，那又未免太死心眼兒得可怕！魯迅曾寫過他的希望：「故意地填以沒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虛中的暗夜的襲來，雖然那盾後面也依然是空虛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陸續地耗盡了我的青春。」這無異咀咒希望也者是一個騙子！

希望如不從現實出發，如祇是架空的玄想，必然經不起現實的考驗而粉碎，這不是希望本身的錯誤。遠視與近視同樣是非正常的視覺。

我是一個有過許多燦爛的希望的人，我的短暫的閱歷已經無情地向我指出：所有原來的一切希望，都是一隻隻難於捕捉的蝴蝶！走過一段又淒涼又甜蜜的路，我天天看着無數的「明天」排成一行，第一個是最大而且最清楚，其餘的越站得遠便逐漸縮小下去，似乎它們個個都呈露着兇殘，猙獰的面目，不斷地提出警告：「我來了，當心我！當心我！」每天肩負着生活的嚴重的困苦，要把一切希望付託給可靠的將來，顯然需要一個條件：將來是現在的將來，對現在有意義，才對將來會有意義！

因此，希望可能是你的情人也可能是你的騙子！關鍵決定在你從怎樣的基礎上去萌發你的希望。

我曾見過一本十幾年前的老東方雜誌，也曾經以「希望」為徵文的題目，記得有一位教授的希望是：「中國人人人能坐在抽水馬桶上大便。」抽水馬桶大致是西方文明的表徵，有無其他更確切的涵義，我不得而知。就以西方文明來說吧，五四時候

就開始恭請賽因斯先生，德謨克拉西先生光臨中國，三十年來付過多少血淚生命的代價，至今仍然見不到德賽二先生確實的面目！這是從五四到現在，多少人的共同希望，偏偏中國的歷史總走着迂迴曲折的老步法，全部實現還須等待相當的時日！

我的希望幻滅過不知多少，以後繼續油然而生的新希望，只好當它是一種幻想。我是一個怯懦者，常在寂寞中諦聽自己心裏微弱的聲音，偶而也把它們組成一串不成調的樂曲，對自己嘲笑，對自己所不敢於正面反抗的社會投擲一顆不響的炸彈！

希望，使我的靈魂痛苦！希望，敲打着我的骨節！華盛頓、拿破侖的勳業，對於我已經成爲一樁神話。然而，我仍然必須保有希望，用它驅除內在的卑劣的情操，用它洗淨我的心靈，用它來更堅強地對待赤裸裸的現實的人生！

沒有希望，就沒有努力！我愛希望，我有希望，然而，我不甘心受希望的騙！

## 創作與喜悅

李 棉



這不能理解一個藝人完成一件作品時心靈上之喜悅的。

每個人都有感情上的喜悅與悲哀，遇到可喜可悲的事而引起情感上的激動，原是人類的共通性，商人之驟獲萬金與官吏之晉升爵位有同樣的喜悅，但這種喜悅的程度若與兒童用木凳子搭成「火車」時的心情相較，則後者的喜悅，却非意外獲得財富或晉升高官的人所能比擬。商人得財與官吏晉爵那種的喜悅，是任何人可以想像的，從少女得了一襲心愛的服裝便不難聯想到一個商人賺得了一筆鉅額的資產時的心情。

商人之得財富而感到滿足，他的喜悅是寄托在財產數字上的，於是這財產的數字就是他的一切，假使他喪失了這財產的數字，他會因此而自殺，一個投機商於旦夕之間可以狂歡或痛哭，即使在喜悅的時候，他也有患得患失的顧慮，但兒童搭成了一個「火車」，他除了在精神上感到自我滿足以外，却沒有一點功利的打算，這正如一個藝術家於完成一件藝術作品時的心情相同。

詩人爲了一字一句的推敲，不惜窮年屢月，其

經之營之的苦心，並非爲得失打算，藝術家往往用全副心靈甚至以畢生的精力，以從事一件製作，他的作品中包含着他的生命，古代往往有一個雕刻匠用一生的光陰雕刻一座龕，或者一座玉的樓閣，在一些淺視者的眼中看來，這幾乎是近於愚蠢的事，可是作者完成了他的精心得意之作時，他可以從他的作品中感到他底精神的永存，而激起了高度的生之喜悅，雖然他所付的代價是太多了；但是我們知道，傾一國之財富不能使一個人的生命多一日之延續，精神之永存不滅，不是用物質可以換來的，一個鐵匠縱使變成了鋼鐵大王，而他心靈上的快慰却不能比之於一個有偉大作品傳世的貧窮的藝術家。

人們可以從一件作品中發現一個作者生命力的永存，但不能從資財中感到一個大富翁的精神不朽，物質上的富足不能比之於精神上的滿足。一個窮困的藝人他可以感到自我完滿，他的完滿不是自驕與自大，因爲他以全副精神來製作一件藝術品，當他達到成功時，他的喜悅是深沉的，是內蘊的，亦非旁人所能理會的。

宗教家的以身殉教也許祇是心靈的自滿吧？

## 工作的飢渴

四

澤 杭

還在小學讀書的時候，我就歡喜做事。像學校裏的值日生及糾察員，我總是很盡職地做完我應有的職務後方始回家。其他壁報的編輯及自治會的幹事，我也總是自告奮勇的請求先生們分派職務給我，而我也總是很完滿的，很負責任的幹完我應該幹的事。近來雖然年紀一天一天地長大了，但是對於做事的興趣，却也是一天比一天覺得濃厚。不過我小時所以喜歡做事，都因為有「錦標」在鼓勵我如整潔比賽和秩序比賽，現在我喜歡做事的動機純粹是興趣。我以為做事是最光榮的，並且我更喜歡事情忙，因為我覺得「忙」是更神氣更光榮的。這點觀念幫助我利益不少，我常在無事中找事做，掃掃地理書也是好的，因此養成我愛惜光陰的習慣。

去年哈同路某小學徵聘英文教師，擔任小學英文而以中學生為合格。當我發現新聞報上的廣告後，我立刻就去應徵，我瞞了父親哥哥，偷偷地拿了高中一年級的成績報告單去應徵。當時我從沒有向

社會直接接觸過，更沒有應徵而做事，所以當到了該小學校門口，我全身開始緊張，我不敢敲門進去因為裏面正有三數位先生等着我；我害羞進去應徵因為裏面有許多小學生看着我。我始終拿了成績單及高二的學籍證在校門口來回地踱着，始終沒這個勇氣闖進去。最後應考的人越來越多，他們都毫不猶疑地闖了進去。我懊悔，我慚愧我沒有大丈夫氣概，我還是深深的受了世俗的影響，覺得應考做事是羞恥的。當宣佈人選已經決定的時候，我不覺得緊張，我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足以害羞，我深深地懊悔我坐失一個絕好的做事良機，因為我的成績單上印的全是「最優」而我又是最早到的一個。「往者不究，來者可追」，雖然第一次失敗，但是我從失敗中檢討失敗的緣因，得到了寶貴的經驗，這個經驗我想絕不是一般公子哥兒所能化錢買到的。在第二次嘗試時雖然仍沒有成功，但是不成功的主要素不是胆怯，不是害羞，而是我不够清寒。

仍是去年，某報招收報童以清寒學生爲合格。我也是個隱貧的兒子，自問是很清寒的，所以我又去應徵了。這次我將上次的經過全盤告訴我的父親及告訴我這次還想應徵。父親完全同意，同時指導我和主攷人談話時應有的禮貌。我一一牢記在心中，毫不猶疑的報了名。而主考人約我第二天上午九時去館裏面談。當晚父親又叮囑了一番，我還偷偷地背了人拿鏡子當做主攷人，很有禮貌地實驗了幾遍。第二天，我八時半就到報館裏等候這位主攷人王先生來談話。我必恭必敬地等了一個半鐘點，這位王先生姍姍來遲，招呼也不打一個，頭也不點一點，一面在挖鼻孔，一面在抓剛理過髮的光頭，胡亂地問了一陣。結果說了一聲，「不合資格」轉腳就走了。我本想問何以不合資格，但是一想我不合資格，合資格的一定比我更清寒，那我就讓比我清寒的人做，也就大失所望地回來了。這次仍舊失敗，我將當時談話的經過情形統統告訴了父親，父親鼓勵我下一次有機會時努力。但是我埋怨父親是個「書獃子」，教我以小輩見長輩樣的禮貌，很謹慎的態度去和一個毫不懂規矩的人談話，我心裏很不平

### 【通論】工作的饑渴

去和不如學校裏校工的人談話。然而我也實地體味到人類的虛偽做作，報紙上整天整夜刊載一切道德文章，而實際上却不如不識一字的鄉農。經我父親的鼓勵後，我對做事仍沒有失望，我照舊每天看各報分類廣告的徵聘欄，但是不是資格不夠就是時間沒有。這次民國日報招攷報僮我也想應攷，但是有兩天時間實在抽不出而作罷。

現在我還有兩個至可尊敬的朋友在新聞報館裏送報。他們每天清早起身就到報紙分派所取報，不管下雨括風，他們從不脫漏地挨戶送達，完差之後就準時上學。他們做事的精神使我欽佩，他們刻苦耐勞，他們不愧是中華學生。我們應該拜他們爲老師，跟他們學習。某天，隔壁的鄰居也就是我從前的同學發現該兩位送報的朋友在送報，用輕謾的語氣詢問我是否是事實。我當時氣極了，我想他家裏并不十分富裕，整天除了上課外就一直在弄堂裏閒着，東看西玩地不知做一點正經事，我直截了當的回答他：「假如我有機會，我也是要送報的」，這位自視富貴的鄰居自討沒趣不聲不響地走了，此後也不再提及此事。

現在我的學校裏課餘就聽到美國學生却怎樣的舒適，而我國學生却怎樣的吃苦。他們埋怨國家不富強，父母不掙錢，而他們沒有知覺他們的觀念思想是錯誤的。像富強的美國，舒適的學生固然有而吃苦的也不在少數。他們有許多替富人家牽狗，替富人家當差；而貧弱的我國，學生不但不知吃苦，而儘量地冒充富貴，但求在享受上，娛樂上媲美美國。我們應該在享受上常常和比我們更窮的學生比較，在服務做事求學上應該永遠和美國比較，蘇聯比較。美國和蘇聯人民永遠地忙着，從不浪費或虛度光陰，他們抓住光陰。我們却讓光陰很快的從腳下溜去，我們祇希望富貴憑空地降臨給我們，而不知努力地去做事。這一點，「機會」觀念是要不得的，應該及早更改過來。以全世界最苦的人為我們享樂的標準，全世界最忙的人為我們做事的標準。

做事是件最愉快的事情。我常常以為做事是最光榮的。父親每天清晨出去辦公，到傍晚方始返家

，我覺得父親是光榮的，我羨慕父親的忙碌。雖然我們還是在求學時代，一切當然談不上自謀職業。但是有多少學生一天到晚閒着，東逛逛西玩玩，從不愛惜光陰，自以為父母富裕，足夠坐吃一生。這是中國人致命的病症。我們都應該自食其力，不吃爺飯穿娘衣，況且有許多父母手頭也很拮据，我們何不利用空閒的時間幹點正經的事，一方面彌補家用或者自出學費，一方面我們的德性經驗也可隨做事而增長。目前或者無正常的事可做，但是揩揩桌子，理理書籍也總比空閒有趣味，有意義得多了。

我希望我現在能有一個不妨礙學業而適當的事做，如教師、送報、打字等任何瑣事，一則固然可以掙些錢補足家用，一則可以增加我做事的經驗和技能。做事是應該當一樁「事」做，不懈怠，不偷懶，我們應該站在崗位上盡職認真地做。我希望我有事做，我更希望每個人都有事做。如此才對得起父母和國家。

## 願不再為官

## 九 煉

青年們碰在一起，總愛訴述自己的抱負，大致希望做大官發大財。我是青年，當然亦有我的希望，雖不曾夢想成爲大腹便便的財主，却因受了一學優則仕」的影響，確曾發憤求學，希望做個出人頭地的大官。據說官場混得法，亦能兼而發財，名利雙收，一舉而兩得，何樂不爲。如今則有一商富則仕」之說，認爲發了大財亦可兼而得官。話固如此，但憑空求官並非易事；我在二十歲上做了親民之官，雖非鑽營吹拍而來，却也省不了一些小背景，二十歲還是孩子，自管尙感不足，何堪治人，然而私願已遂，妄論其他。可是求官難爲官更難，回憶當年，爲了做官必須「造」履歷，填資格，背經歷，着實化去不少心機，剛出校門，資格尙可勉強敷衍，經歷則無從談起，當然不能和眼前的參議老爺一樣，洋洋乎一大篇。因此祇能不了了之，好在單憑背景，一官半職自無問題，其實那位要我「造」履歷的上級，未免太多事，反正是應應景兒的花樣，何不乾脆省去，何況明知我剛從學校中出來，無經無歷，豈不有心跟我搗蛋？第一天到差，那位上司與我素來相識，但是那天偏愛瞎打官話，他說：

〔通論〕願不再爲官

「剛從學校出來的，往往缺少工作經驗，希望你以後好好的學習，認真地服務。」

我心中在好笑，但表面上礙於「階級尊嚴」不得不鞠躬如也，唯唯而退，我根本是抱定學習態度才來的，正想學習實際經驗來證明「官場現形記」中所描述的種種醜態是否真確，既然有心而來，當然認真服務，何必多言。從此我「認真服務」居然「好好學習」，儼然以官自居，至於做什麼官，此處可略而不談，反正是官就行，何必分門別類。

以初行涉世的孩子，遽然負起最接近民衆的職務，應付上自有相當困難，稚弱的心靈，經不起重重打擊，在工作上顯得無限苦痛。假使認真以法律的尺寸來裁量民衆的行爲，似乎人人有坐木籠，吃囚糧的可能，倘撇開不管則有虧職守，漸漸地才覺悟到我實在還需要「好好」學習，幸經那位有交情的長官，不惜指點迷途，讓我學會了怎樣以裝聾作啞來處理工作，不久果見宏效，我漸漸懂得「等因奉此，起承轉合」的訣巧，可以不受上責，不遭下怨了，做官能做到「皆大歡喜」的地步就有辦法，因此我「官運」大通，不二年已是一委任四級」

，廿一歲的「主任老爺」，真正了不得！

然而，實在不值得高興。官愈大，煩惱亦愈多。從來有一句俗語：「無官一身輕」，那時候才相信「話不虛傳」。

從前比你地位高的，一旦降為你的下屬，當然於心不服，他們當面奉承，背後罵你黃毛小子。待他們客氣，會批評你無用，待他們嚴厲，會咒你驕縱，甚至有意捏造許多虛事來中傷你，使你啼笑皆非。官一大，對同僚，對上屬，對社會，處處不容易應付，長官担負不了的責任，可以輕輕往你身上一推，有了功蹟，傳令嘉獎的却不是你，有難辦的事，他可以套一句「等因奉此」，令你「仰即遵行」。有不可公開的事，則不惜擺起笑臉對你說：「我們撇開公事不談，彼此都是兄弟」看了那副萬事全休的嘴臉，你能不答應麼？為前程，為「面子」，不含糊亦得含糊，反正人生在世，難得糊塗！

我升任主任那天，幾位同僚滿嘴公道前來道賀，可是我決不致信任他們的甜言蜜語，不久前與我競爭最烈的，不是他們麼？在上司面前罵我「狂妄」，誣我是「危險份子」，不也是他們麼？自今我

是上官，他們是下屬，却不約而同的對我換了一副嘴臉，可是我最不願見的，就是這種醜態，因此彼此間形成一種極勉強的微妙局面。

官字兩只口，據說一口對上說好話，一口對下罵混蛋，為官者不可缺一，否則不够圓滑，然而官一大，兩隻口全有兼職，除去媚上壓下外，一口還忙於演講調解，另一隻口則又忙着赴宴會吃大菜，所以為官者，整天合不起嘴來，也是一件煩惱事。

別以為演講，吃大菜容易，事先要擬一篇又圓滑，又漂亮的演詞，就須大費心力，尤其第二天，當你看到「聽者動容」的字眼，得當心頭暈而嘔吐，吃大菜時須更沉着應付，否則不免上當，結果因為「情面難却」而害得自己心神不寧。

「裝聾作啞」亦有行不通的時候，俗語所謂國法不離人情，一旦人情重於國法，立即使你手足無措，進退兩難。譬如某甲得罪某乙，而某乙是一位有大「面子」的人，他請你將某甲拘捕重重懲處，那時的週折足夠你麻煩，反之，在國法重於人情的場合，更使你費盡心機，假使某罪犯，經有力者從中說情，那末法與情，你將捨棄何者？光是這些難

題，就可令你澈夜難眠，食而無味。

好心腸的人什麼事業全可做，惟有官不可爲，俗語所謂「衙門之中好修行」，明明反襯出官場中的殘酷不平，我時常懷疑，法律爲什麼要定個死刑，人類立法的本意，是否在置人於死地，記得幼時看過一部連環畫，題名爲「咬奶記」，描寫一個劇盜於臨刑時咬去他母親的奶頭，這實在是個寓意深長，悽慘動人的故事。若使此盜不死，或許能够成爲完人，然而法律不容他再有懺悔的機會，於是不得不將滿腔怨憤發洩於二行利齒，因此我不愛多看這

## 談 希 望

在人類的生活上，「希望」也佔據着一個重要的部份，而且「希望」也是與生俱來的——一個人從呱呱墮地以後，就帶來了「希望」。嬰孩在襁褓之中時，雖然不會說話，但他也有「希望」，那就是希望他的媽媽多哺些奶給他吃。孩子稍稍學會了說話以後，看見了別的小朋友手中有玩具弄，有糖果啖，他小心裏對他的爸媽當然也希望給他買玩具

些囚徒們，失去希望的陰沉沉的眼，甚至有過非非之想，認爲「文明」僅是外表漂亮的犯罪，爲官者無異是滿身血腥的劊子手。

以上僅是個人浮淺的觀感，當然各人有不同的志趣，不同的抱負，區區是四百度近視，淺薄狂言，不足憑信，本來千萬世事，莫不利弊相輔；官不能爲，自有其大可爲處，誰有雅興，不妨一試，我雖是不善逢迎的官場敗將，但是別人做官，毋任歡迎，因爲「官不可爲」，祇是我的偏見，「不再爲官」，亦僅是我個人的不值一笑的小希望而已。

### 饒軒渠

和糖果，孩子上學了，也有「希望」，希望的是教師能多給些分數。小學生如此，中學以上的少青年那就更進一步，除了希望分數及格以外，還希望早些混到一紙畢業文憑。這些都是小孩子和少青年們的「希望」。

普通社會上人們的「希望」呢，比方做生意的人希望「生意興隆，財源茂盛」。莊稼漢希望春來

下種，秋來豐收，要是遇到旱天，就要希望老天下降甘霖，使他們的苗田不致枯槁，使他們的耕耘功夫不致枉費。做官的希望升官發財。又如一般老百姓受了多年刀兵之災，亂離之苦，不由得希望「國泰民安」等等都是。就是幹了壞事的人，如暴盜，竊賊以及「民族罪人」的漢奸之輩，一旦拘解法院，受法律的裁判時，也有「希望」，那就是希望法官老爺會給判決「無罪」。

「希望」是人人有的，不是可以明白了嗎？但自己希望自己這樣這樣，就是別人對他們的親戚朋友也希望如此如此。

本來人類有了「希望」，然後才有進步，「希望」其實就是求取進步的表現。不過「希望」也有「理想」的和「實際」的兩面。大概一班少青年們的「希望」多半是理想的成份要佔多些。因為他們到底都是血氣方剛之流，對於現實社會缺少理解，對眼前所有的事事物物也缺乏判斷力，所以他們放出來的「希望」也就成了不易實現的「理想」。例如他們對國家社會的希望之類。當然「理想」也不能算是壞事，但這班少青年們往往因為自己所有的

希望意見不得實現，就要悲觀，就要失望，這是萬萬要不得的。

那些中年以上人們的「希望」却比較能合於「實際」。因為這班人畢竟世故深，見識廣，所以他們的「希望」，多半能不落空。

不錯，「希望」都是存在人們的心的深處的，若要希望見諸實際，必須配合行動，否則希望，希望，終歸只是「希望」而已！

我在這兒不妨舉個例子。比如我國抗戰，為的是要反抗暴日對我國侵略，以謀獨立解放和自由。當抗戰發動之始，最高領袖蔣主席曾提出了一「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八個大字的口號，這個口號其實也就是最高領袖的「希望」，因為他認為中國是一個「弱國」要抵抗「強國」的侵略是異常艱難的。所以他要全國人民一致動員，一致奮起，齊向「最後勝利」的目標前進，經了八年的奮鬥，終於實現了他這偉大的「希望」。

國家大事如此其他各事更不用說了。我們希望各位朋友的「希望」——假使各位都有各自的「希望」的話，都能實現，都能達到目的！皆大歡喜！



# 錦囊妙計

淡雲

在三國志中，描寫諸葛亮用兵，指授機宜，常預留三個錦囊妙計。又如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大概就是預備了三個方案。諸葛亮的錦囊妙計，就因為臨時拆開來看了，如法泡製的，可收奇功，所以，由此而可貴了。

然而，此三個錦囊妙計，或是三個方案，如何預備，倒大有問題。如果預備的牛頭不對馬嘴，像做文章的不切題目，徒託空言，就沒有什麼效用的了。

俗云：「三個臭皮匠合個諸葛亮」。打開天窗說亮話，如果真能認真地預備，就能預定了三個錦囊妙計之後，決不會急來一團糟，動說沒有辦法，以致左支右絀了。所以，預備錦囊妙計，未必十分困難，難在不肯預備；或是媽媽虎虎的敷衍了事。

以我看來，這三個錦囊妙計，就是成功的三要件，「計劃」「準備」與「決心」，任何事實的成功，都由於「嚴密的計劃」，「充分的準備」以及

「堅忍不拔的決心」！

中庸上有一段說：「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言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這實是顛撲不滅的道理，千古不易的原則。一個人，對於一切事情，先經過思慮和計劃，那麼，不至臨時手足無措了。

在事業開始的時候，應該抱有充分的興趣，和取勝的決心，腳踏實地去做，有了良好的開始，鞏固的基礎，才能有良好的收穫。

我們辦理任何事情，在擬製計劃的時候，眼光要像望遠鏡一般，看得越遠越好，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如果觀察不透剛愎自用，隨便抓住一點，膠柱鼓瑟的蠻幹起來，將來進程中障礙甚多，很難達到預定的目的；或陷於失敗的深淵，莫能自拔。

新的理論，固然須要講求的，但是，舊的經驗，亦應該借重，所以，要期望一種事業的成功，應

當參酌理論與經驗後去動手，依照計劃，否則，必有「此路不通」之感了！

在實行計劃的時候，眼光又要像顯微鏡一樣，以「兩知三因」為準則，兩知就是「知彼知己」，三因就是「因地，因時，因人」。換句時髦話，也就是要懂得某一事的「背景」和「環境」，看得愈澄澈，越細密越好。這種精深緻密的觀察，可使前後左右的環境，纖屑畢露，毫無遺形。然後放手幹去，自然不致有重大的差誤，以期完美的成就。

做事要「言顧行，行顧言」。說，是極容易的，若只顧順口放大砲，開了空頭支票，而忽視了「兌現」，那是極大的損失。

在計劃中，是確定目標與步驟。計劃擬定之後，必須再進一步做，來準備達到目標的主臬；縝密的思慮有效步驟，那麼，才能在事業進行的時候，從每根毛孔裏，迸出一種力量來，從容不迫的來駕御事業，由是才能使工作做得周密，達到最完美的地步。

一個人事業的成功，固然要靠他的聰明才智，然而，聰明才智能不能充分的發揮，却先要看他是

不是認識自己，信仰自己。換句話說：就是有沒有自信力；有沒有決心。

計劃的進行與實施，固賴於自信力，而另一方面更賴堅忍不拔的精神，照着計劃邁進。

做事有了決心，即使事業內容愈複雜，亦決不望洋興嘆，不致改途易轍。

沒有計劃與準備的人，就好像失掉了指南針的一隻船，茫茫地飄蕩在大海中，永遠摸不到一條正確的航路；無疑的，必然的，總達不到成功的目的地。

做事有錦囊妙計，宛如舵之於舟，就能够始終把握得住，雖則碰着驚濤駭浪，也能衝過失敗的深淵，登上成功之岸，於是人生變成豐富的，愉快的，藝術化的人生。

大多數的人都羨慕諸葛亮的才能，他的錦囊妙計。俗語說：「羨慕他人釣魚，不如退而結網。」的確，我們如要成功，就要切切實實的，認真的預留錦囊妙計，檢討過去失敗的緣故，以策來茲。縝密詳細的計劃，充分的準備，堅忍不拔的決心，才能把握着成功的樞紐。

# 「做到老，學到老」

潘之華

我是一個職業青年，在我未加入社會以前，我雖也曾受過專科以上學校的教育，可是一經涉足社會，便是在在感到自己知識不夠，學問不夠，尤其到了經過服務社會好多年的今日，更使我深深的體味到學問確是利人自利的工具，不學無術是不足以爲人。現在我雖然有了可以充份解決自己生活的職業，但我並不以爲滿足，我仍舊要本着「做到老，學到老」跟「學無止境」的古人名言繼續不斷爲學問追求。現在乘着覺悟以路爲題，公開徵文的當兒，特地寫這一篇「文字」來根據我個人觀感所及，向當前一般職業青年同志們作一個懇切的忠告。

現在的人類社會，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自然的境界，而是一個無限的知識的與技術的綜合體。人們要參加這個綜合體，要參加社會活動，要參加社會的生存競爭，便先要有知識與技術的基礎。這種知識與技術的基礎，其水準因現社會文化日新月異的進步，也就跟着在一天一天的提高，因此一個人

就不能有一天不追求學問，不然他的知識便要落後，他的技術便要退步。當我們在學校裏求學的時候所學得的不過是一些提綱挈領的原則而已，如果我們拿現實人類社會精神的物質的文明進步情形來看，不要說中國普通學校的因陋就簡，專門學校和高等學院的有名無實，就是到了將來教育很進步很發達，學校的制度很完善很美滿，學生在裏面也只能學到一點普通的學問，學到一點普通的技術，只能達到一個初步的程度。所以青年從事研究學問不一定要在學校裏的事，却是終生做不完學不完的事！

可是目前一般在職青年，有一個普遍的現象，便是離開學校，一經找到位置，僅僅足以餬口的位置，便自以爲心滿意足，再也不肯再在學問上技術上苦心研究求進步了。又有一種心裏依賴着「一年功加俸」的制度，以爲只要常在一個工廠商店或機關之中，逐年總要求加薪水，同時也可以隨年月和薪水增加而提高了地位，於是對學問技術也不肯注

意研究學習，加之環境的黑暗，人事的傾軋，生活的糜爛，有高深學問，精良技術的人，並不一定能夠得到較好的地位和報酬，因此人人在心理上造成一種得過且過的觀念，這種現象的存在，使事業永遠不能改進，從而影響青年本身以及社會國家前途至鉅，這是多麼可怕啊！

因此我要大聲疾呼忠告一般職業青年同志，應該從速打破得過且過的惡習，認清學問是立身的根本，在幼年時候，沒有機會造成良好的基礎，到社會任事的時候，飽受了種種的痛苦應該在任事後，積極圖補救，不應該採取消極的態度，苟安度日，使自己的痛苦無期限的延長。要知道古今中外於任事以後，繼續苦心研究而獲得成功的人不勝枚舉，他們也在黑暗的環境之中，打破重重困難，下着努力研究的決心，最後終於獲得成功。人家不是三頭六臂，能夠獲得成功，為什麼我們不能成功呢？

我們不必研究自己的地位高低如何，任事後我們仍應該認識「學無止境」，永遠繼續不斷的學。就我們擔任的職務有關係的方面來說，譬如你是現任法官或律師，那末你應繼續研究法學和其他跟法

律有關的社會科學，你如果是一個工程師，那末你應該研究工程學，銀行家研究銀行學。地位低一點來說，你如果是一個小職員，那末不論在銀行、公司、機關或隨便什麼場合服務，只要你的態度是忠心的，不是自滿或驕傲的，研究與工作有關的學術，是絕對沒有多大困難的，假使你不願將來從你現任職務上求發展的話，那末做律師的研究文學，做工程師的研究法律，銀行小職員研究政治，因為個人的興趣與天資不同的緣故，困難雖多，但爲了未來的發展，不得不研究。對於這兩種研究學問的態度，前者可說是以學識治事，以經驗證學問，可以精益求精，使工作與學識完全配合，後者是工作與研究既不能配合，有時就難免發生困難問題，但如果能夠利用工作以外時間聚精會神去研究學術，那末只要持之以恆，三年五年修習研究，對於學問技術的進步也很可觀的，不過也有好多人，認爲有了職業，自己學習的時間，總嫌太少，研究不出什麼結果，寧可糊裏糊塗的過去，這便是大錯，須知學問的進步是很緩慢的，開始的時候覺得更慢，等到研究得有了門路，才慢慢的感到興趣。如果對某

一種學問，能够恒久的加以研究，支持到十年二十年，那末即便是一個學徒出身的人，日積月累，逐漸進步，到了第十年上，也能與大學或研究院出來的學生相等。等到有了成績，有了把握，對原來工作不生興趣，而要掉換一個較好的工作，也沒有什

## 怎樣對待丈夫

——婦女身邊閒話之一——

我曾經聽見過許多已婚的男子，在抱怨着他們的妻子，總是刺刺不休地批評她們道：雖然她們是一些賢淑節儉的女子，很懂得怎樣治家，怎樣教育兒女，可是却不知道怎樣對待她們的丈夫，往往弄得做丈夫的感到十分苦惱。因為在她們中間，有的抱着一種野心，喜歡干涉到丈夫的職業或事業上的種種活動，越俎代謀，替丈夫決定一切。有的却具有一種固執的偏見，特別是對待丈夫的一些親友——在她們不感興趣和印象惡劣的那一些人，也不管他或她是丈夫最親近的父母以及多年的老朋友，都是存心歧視着，不是直接阻止自己的丈夫去和他或

【通論】怎樣對待丈夫

麼困難。

職業青年同志們！你不要以為現狀是够滿足了，你的前途正具有無限的光明，快快下決心，揀着你有興趣的學問去刻苦研究，把你造成一個更有用的人，這正是你應走之路啊！

朱恆如

她來往，便是用種種間接的方法向他或她挑釁，逼得他或她終於和自己的丈夫斷絕來往。因此丈夫們便會感到左右為難，如果不問皂白，一味地袒護自己的妻子，那末不但將引起人們的惡評，而且將遭受衆人之怨，唾罵不已，假使撇開妻子置之不顧，這樣妻子將大發雷霆起來，認為故意和她搗亂，損害她的尊嚴，勢必至於要長時期的吵鬧下去，把整個家庭鬧得烏烟瘴氣。

然則做妻子的究竟應該怎樣對待她的丈夫呢？無疑地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現在我姑且把我個人膚淺的意見寫出來，聊作討論這問題的引子。

一個妻子應該知道她丈夫的希望旨趣，尊重他個人的自由而不去侵犯他，讓他自由自在去發揮他的才能，盡心竭力地從事他的職業或事業。如果不是做丈夫的願意把他自己職業或事業上種種問題自動地出來和妻子商量，徵求妻子的意見，妻子最好不聞不問；就是他日常所做的那一些事情也不必去加以盤問以免感到不快，厭煩起來。然而在他的職業或事業上遭遇到挫折；當他感到十分煩惱的時候，妻子却不能不去安慰鼓勵一番，好使他頹喪的精神重新振作起來，很勇敢的去跟那不良環境搏鬥。

一對男女結為夫婦以後，當然彼此之間的親友都變成雙方所共有的了；既然如此，一個妻子對待

## 一個反響

——讀「怎樣對待丈夫」後——

讀了朱恒如先生的「怎樣對待丈夫」一文後，心中頗有同感，但尚有商榷之處，爰抒鄙見，提供讀者討論。

原文云：「——有的抱着一種野心，喜歡干涉

她丈夫的親友就應該像自己的親友一樣，相處得十分融洽，時常和他們來往來往，即使遇着有什麼不愉快，誤會了的細小事故發生，那末也不妨漫不經心地讓它很平靜地過去，這樣，久而久之，凡是最關心她丈夫的那些親友，都自然而然會像待她丈夫一樣地對待她了。

總之，在日常生活中，每一個做妻子的只要能够反躬自省，極力矯正一切自私的惡習慣，夫婦間的情感，自會恒久和睦無間；在家庭裏也無誤會，充滿了祥和喜悅的空氣。這樣，不僅她丈夫因獲得「賢內助」而感到十分滿意；同時妻子也可以說已經懂得御夫的藝術了。

谷家寶

到丈夫的職業或事業上的種種活動——有的却具有一種固執的偏見，特別是對待丈夫的一些親友。「我以為這幾句話，多少是有點未能與事實吻合。大凡一個女子，差不多都避免不了有個「小心眼兒」

，所謂小心眼兒也者，也正是她的長處，在她的心目中，除去對自己的愛人（當然是她的丈夫）處處關心外，別的事可以說皆沒有什麼重要，而且皆沒有什麼值得關心，惟重要關心到丈夫，所以無論丈夫的一舉一動，都自然而然地要去顧問。這是她出於心裏的愛護的熱忱，本意未嘗有絲毫野心去約束他。但一班自高自大的以女人爲無足輕重的丈夫，往往用一種輕視的眼光去看她，認爲她的顧問爲「干涉」，爲「不應該」，爲「越俎代謀」，曲解好意，誤會用心，以致感到十分苦惱。這根本是咎由自取，這個責任怎麼能够叫做妻子的去負呢？

所謂「以固執的偏見去對待丈夫的親友」，這在做妻子的本身，當然是免不了的，但是大多數還是由於環境在無形中促成的居多，請看今日的一般不管是新舊式的家庭裏，就以做婆母的來說罷，開口閉口都是她的女兒比她的媳婦好；昨天在女兒面前剛談到想做雙新鞋穿，今天她便買好送來了，多稱心！媳婦呢？只會買東西送到她媽那裏去，儘管我告訴她想買甚麼吃想買甚麼着，她總不能立刻辦到，晚上兒子回來了還要吵着要錢，他辛苦了一天，

跑回來一點都不能安身……做婆母的這樣待媳婦，其他的親戚（丈夫家的）還有什麼說的。所以，一個妻子對待丈夫的親友不能差強人意的和善愉快的緣故，就因爲各人的心裏有了這麼一條鴻溝，大家存心歧視着，感情自會一天一天的惡劣起來了，這個責任又怎麼能叫做妻子的一個人去負呢？

至於尊重丈夫的「自由」不去「侵犯」他，夫不「問」妻不「答」，以免丈夫感到「不快」而「厭煩」，這種太近理想而不顧事實的話，在不幸做人家妻子的人，有時實在辦不到，因爲她愛他，所以要關心他，再由關心他才去動問他的，我們現在不是正熱烈地在高唱男女平等的口號嗎？動問丈夫的一切，不是妻子本身應有的自由嗎？假使做丈夫的什麼事都我行我素的不願妻子去動問，那這個丈夫不是爲着自身的自由，簡直是在妨害他人的自由了。

還有：「……一個妻子對待她的丈夫的親友就應該像自己的親友一樣……」這當然是對的，可是，丈夫的親友能不能像待她丈夫一樣地待她呢？能，則相處自然會融洽，不能，那麼話又難說了，因

爲「敬人者人恒敬之」，做妻子的一直在被人歧視着，還要她委曲求全地去攏絡人，而得到的又只是些冷嘲和熱諷，長久下去，恐怕沒有一個這樣任勞任怨的女子吧？



## 散文

### 小主婦

十年前，我離開了父母的家，開始作小家庭的主婦。那時我剛走出中學校，眼看着許多同學去升學了，而我却放棄了課室走進廚房，踏上了女人所慣走的道路，倒也並不悲傷。把舊的環境和生活的方式完全改變了，這也會使一個十七歲的年青人感到興趣的。

我們那個小家庭裏，除了我們夫婦外，還有一個年老的姑姑同三個女傭。雖有六個人，但在家裏，我常常覺得是最寂寞的。白天我守在家裏沒有什麼事可做，空閑得無聊，有時也走進廚房，看看傭

最後，還有妻子是丈夫的「內助」，她除去操持家政的義務外並負有事前事後安慰丈夫勸戒丈夫的使命，而帝制時代祇供君主開心作樂不能說錯一句話的媵妃式的妻子，根本就談不到是「內助」。

### 紫芝

人煮飯燒菜，覺得做菜也有相當趣味，於是我也嘗試着做一兩隻，成績如何是不管的。一天晚餐時，他對我說：「今天小陳的蝦仁燒豆腐做得很好，你嚐嚐看。」他說着便舀了一匙送到姑姑碗裏，我嚐了一點故意跟着說，「的確還好」，這時燒飯的小陳站在一邊暗暗地笑着。姑姑也不知道這樣菜是我燒的，也附和着說：「小陳難得燒出一兩隻可吃的菜，還是少誇獎她兩句吧。」說得小陳不禁吃吃地笑出聲來。

自家燒的菜吃起來覺得別有風味，也彷彿是「



文章是自己的好」一般，從此我每餐必得到廚房裏去燒菜，於是我便這樣的走進廚房。「回到廚房裏去」已不爲一般知識女性所同意的今天，那「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的俗例，亦早爲人忘却，其實女子進廚房正是女子家庭生活的一部份吧。

我在廚房裏學習了一個時期，居然任意爲之的能燒多種小菜了，而且吃慣了自己燒的菜，吃別人燒的總不合味。一年後，我有了一個孩子，不得不同廚房生疏了。因爲珍愛孩子，便把整個的時間放在孩子身上，雖然相當辛苦，但我的生活却充實了許多，同時我們家裏的空氣也跟着活潑了許多。至此我才知道養育孩子的確是女人的天職，雖然有痛苦，但也有相當的安慰。生而爲人，爲什麼不勇敢地擔負起「家室之累」呢。

這樣平凡的生活過了不久，抗戰開始，我們的家被毀了，一家人帶了一個女傭逃避入山。在山中雖然得了一個暫時棲身之所，但一想到可愛的家已不復爲我們所有，現在流亡在外，成爲無家可歸的一羣，看見山裏農家，闔家團聚，不免悲從中來。後來姑姑去世，我們來到上海租了一間房子，又算

是重新有了一個「小家庭」。於是一隻碗，一雙筷子都得重新購置起來，吃力之至。人們爲了他的家，含辛茹苦，到底爲了什麼事，真是不可思議。世間多少有才智有抱負的人爲了家的負擔而鬱鬱以終其身的，比比皆是，真是人間的悲劇。我們夫婦雖然是凡庸的，但也有過一些小小的理想和志願，現在爲了現實生活的壓迫，那些理想一天天在我們的腦子裏褪了色，成年累月祇在爲生活爲家庭而掙扎。人生的意義真從何談起！

我有一個表姊，她是抱獨身主義的，讀完了大學，便留在母校服務，像她這樣，似乎比較終日做家庭奴隸的人幸福多了，可是她也有她的苦悶，她同母親弟妹住在一個屋子裏，然而她覺得那個家不是她自己的，住在那裏不服貼，她在言語間，甚至羨慕我這樣辛勞的操持家務，比她的生活有意義，這又從那裏說起。

我的小家庭生活，屈指已屆十年，十年中的酸甜苦辣，所謂「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以後的生活環境將如何變化，不想也罷。

## 家變

張公誠

家！我的家是一個不幸的家！

當「八一三」戰爭爆發時，殘酷的戰神，把我們僅有的小產業——是父親十餘年來心血所建立的一家小工廠——在飛機和大炮的轟擊下完全毀滅了！從此以後，我家就陷於不幸的狀態中。雖然骨肉仍聚在一起，團到我們的家鄉——鎮海去避居。可是父親是一個文質彬彬的商人，在鄉間一手不能拿，肩不能挑，既不懂田地的農務，也不勝任種菜植瓜的工作。而我們祖上又無遺產，這樣，僅僅藉着一點由逃難中帶回來的錢，克勤克儉的度了二年清苦的歲月，已經覺得難以支撐下去了。我家有七口：上自祖父年紀大了，自然不勝負重家計；母親是儒家出身的，根本不會勞力；姊姊已十六歲，她比較懂得一些家中難處，所以她就在這年起自願輟了學，以減少家裏的負擔。同時，她還拚命的學做網花（即西人用的發紗網窗帘，多是鄉間姑娘繡成的）以作補貼家用。其時我和妹妹都幼小，我們只

知成天玩耍，在學校裏不用功讀書。所以我家的千斤重担，差不多是父親一肩荷着。他是一家之主，家裏發生困難，要他設法來解救；有時候周轉不靈，就變賣傢具彌補了。這個年頭的這付重担，他真挑得好苦呀！

戰爭到了第三年的初春，不幸的事又降臨到了我們的頭上，祖父病不久，就去世了。隨着我和妹妹都失了學。因此，父親的愁容更深了。他就在三月中浣動身，重來上海。結果，在一家五金店裏充任帳席。月入區區，不敷家支。這時，我的姊姊，她不耐煩在鄉，而也不受母親的命，她就直接到上海來找工作做了，之後，不知是誰介紹她到一家有名的酒樓去當侍應者了。父親得知後，恨之切骨，他詛咒母親沒用，會任她出來，現在她做這種事使他的面子失盡！其實，母親也惡姊姊，因為她個性堅強，她不能阻止她不出來，一個母親何嘗歡喜一個女兒賺錢來養家呢？但是堅強的姊姊，正因為堅

弱的性子，使得父親難於克服，所以他更痛惡母親了。而姊姊過着燈紅酒綠的生活，就在這時就開始了，她每月收入甚豐，除一己開銷之外，所餘的都寄回家來，雖然父母還是不樂於接受呢！

同年十月，我也到申，進一家工廠作練習生。父親的意思，以爲他經商失敗，恢復難能，所以讓我去學些真實的技能，將來做做手藝也可平安生活。「做工」對於我倒也無所謂，因爲我的學識淺陋，有何大事可做。不過，當眼看到家境慘澹，和自己的姊姊爲了饑餓受人家的卑視和侮辱，實覺憤憤不安，所以有時候想到傷心處，不禁潸然落淚了！以後，我甚至患了失眠症，夜不成寐，愁思縈繞！

自從姊姊當了侍應女的職業後，父親的心裏開始轉變了。他抨擊母親，十分利害，常常說我家不幸都是母親弄糟的，他藉口放縱姊姊，敗壞門風，而不體諒母親是否願意姊姊這樣去做，同時對於姊姊過這種不得已的生活，衷心有多少苦楚，也不知道。他是憑着他的理智，說他無論窮到如何地步，情願自己挨餓，也不肯讓他的女兒去做侍應女的職業的。這話經姊姊聽到後，幾次向他辨白，說她是

潔身自好，爲生活而奮鬥的，何苦冤怪母親呢。但父親固執得很，絲毫不改，而且敵視母親的目光益顯兇猛了。不到半年，出於意料的，他突然跟另一婦人接近起來了。據說他因爲痛恨，所以要這樣做，他不管環境已經到了什麼地步。可是這消息傳到母親的耳邊，她簡直氣昏了。是的，她愛家，比什麼都愛，她一生的目的，無非希望能夠光門耀庭爲滿足，所以她的行爲往往逃不出「三從四德」的舊規。而現在父親給予她的酬報，却使她碎心！她又不會設計，或用一個手段來感化一個男人的心，她只憑着她的一顆創傷的心，流露着一副哀愁的面孔，來對付傷害她的敵人——父親。雙方的感情，日壞一日，結果成爲「破鏡難圓」了。

雖然姊姊以後終於出嫁了，到現在她已是二個孩子的母親了。然而家裏的堂上二老呢？却還是那末的相互敵視，怨苦連天！這空氣姊姊的力量不能夠打破何況我呢？唉！父親矛盾的心理到極點了。

勝利以後，河山重光，景象一新，而可惜我家的情形，却依然是這樣的黯淡而淒涼！

這是誰給我們造成的呢？我一想到這裏，不管

倭寇已經向我們屈膝，我們就可以饒恕它了，撫摸着舊瘡的慘痛，我正要食鬼子的肉，來息我的恨，

## 客中歲月倍思家

彬 兮

成千成萬的人，都各有一個自己的家，那怕這家是最破落的，最簡陋的，可是它在人們的心目中，總是最甜蜜的，最溫暖的——在家中，人們的身心有了着落，精神得到了慰安。

流浪的人，飄泊在天涯，他們的夢魂却長駐在老家，隨時隨地，他們會觸景生情的憶念起自己的家，這憶念是甜蜜的也罷，是辛酸的也罷，總足夠令人回味，使人神往，它的誘人的魄力，超於一切，它能緊握着你的情感，控制着你的靈魂，有時候，你敵不住它的支配，不由得你不跋涉山水，千里迢迢，回去看它，世上多少游子，飄泊數十年，結果被情感所驅使，仍然回到老家。

至此，我也不由得想起我的家了。認識我的人，僅知道我的家在蘇州，是的，家在蘇州，我所親愛的人，父母弟妹，全在那兒。它是可愛的，常在

平我的氣！

家！我的家是一個不幸的家！

那裏吸引我，可是，它不過是我們飄泊生涯中的一個駐足點吧了，一個旅站吧了，真正的老家，却在那遠隔着滔滔江水的彼方。七·七事變起，爲着避難，我才得和它有三年的短聚。這三年，却是人生中最可貴的一個天真的童年時代，它作了我三年的樂園，在那兒，一桌一椅一草一木，都有我的手痕足跡，在那兒我幹過許多現在不能再幹的趣事。它會像老祖母一般的庇護我，任我嬉遊，夏天的晚上那園子裏的螢火蟲，冬天的早晨那階沿下的小雪人，一切的一切，它使我留下了永遠深刻的印象。現在我常會從天邊的一朵白雲下看見它，也常會從我自己閉着的眼睛裏找到它，它都是那樣——安坐在綠水悠悠青山如畫的大自然中，古老的籬旁似乎有黃葉兒飄飄，也許我那唯一和老家作伴的祖母，正倚着面對原野的後門思念她的飄泊的孫子。

八年了，我和家分別以來，不知是否無恙？勝利消息初傳，我第一件高興事是以爲可以對老家再作一次探訪，可是至今勝利還未將平安和幸福帶上故土，家，仍棲在一塊動盪和罪惡的土地上，不能歸去！

世間不知有多少人，也正像我一樣的家啊！流浪的人們今天不回家，明天不回家，總有一天他們會重投入你的懷抱的。那時的你們有的或許健在，

## 玉蘭樹下是我家

窗外那棵高大的玉蘭樹已長出了無數的花蕾，象牙似的潔白，中間有幾朵早熟的更伸展了她們的雪衣，吐露着郁郁的氣息。

去年，也當這樣的季節——玉蘭花將開的時分——我離開了上海，回到了自己的家鄉。這雖爲避難性質，但我在這個時節中却飽嘗了天倫之樂，這是侵略者所賜予我唯一的恩惠。

我的家是在一個幽靜的農村中，前門外是一片碧綠的田秧，在右邊的阡陌上高聳着一棵玉蘭樹，

有的或許受創，有的或已燬壞，但在這兒，游子們總能默想一些幼年的情景，憑弔一會逝去的歲月，知道這只是幻夢般虛無飄渺並不能握着一絲往事的痕跡，但是游子的心情或能得到一點暫時的溫暖。

家啊！可歌可頌的家！自古至今，你使詩人的筆下憑添多少資料，你使流浪的英雄流過多少眼淚，而你又使常在你懷抱中的人得到多少安慰和幸福！你太偉大！

## 凌雲

這棵樹還是我父親童年時所手植的。家屋的右側是一條晶瑩的小溪，曲折地流入大河，從後門出去，經過十餘步的石礮路，便是幽雅的竹林，這是我童年時的娛樂地點，也是我們「家」的一部分，至今尙留有許多幼年我留下的痕跡，竹幹上的刀跡至現在仍非常的清晰。

家是一個值得留戀的地方，尤其是對一般遠離了她的人們，更覺得家的甜蜜可愛。

我家的環境很是清靜，建築也不壞，但是式樣

完全是老的，不過地方很寬闊，所以大家倒也不感得她的古舊。

我是難得歸家的，這次歸家當然更受特別的歡迎，尤其是童年時喜和我打架的弟弟，顯得更與我親近，整天的拉着我到竹林中聊天。隆隆的飛機聲雖常常驚走了鷄鴨，但我們仍始終在竹叢中下着棋，聊着天。原野上的春風雖吹涼了我們的手，然而我們仍然靜坐着，聆聽着瑟瑟的風聲。這樣，有時整個的上午都會消磨在竹園中。

我們眼見太陽爬上了竹叢，也望着烟囱中升上了幾縷炊烟，但我們仍坐在竹林中的石槎上，直等到母親來催我們去用午餐，才踏進了大門。

除了一些葷腥是從街上買來以外，其餘的菜蔬都是從自己的田中採來，所以吃起來特別有味。而且吃的時候母親老是微笑地將豐美的菜肴送入我的盆中，妹妹却有意和我淘氣，時時和我搶吃盆中的菜肴，這更使我們覺得用餐的可口，這種趣味在家庭以外是不易嘗到的。

下午的生活更富有韻意。弟弟是個喜動的少年，因此剛放下了碗筷，便忙着尋鶯鶯，找麻糍，拉

着我一起出去放紙鳶。他在原野上奔着跑着，鷹箏揚得更高了，他興奮地號叫歌唱，汗潤濕了他的額角，面頰上也浮起了紅色。家鄉的春風增加了弟弟的興緻，也加深了家的樂趣。

我對於釣魚這一個娛樂倒很覺有趣，坐在清澈的大河邊，放下了魚釣，靜悄悄地凝視着水波。大河中的魚雖然很小，但數量却是非常的多，所以時常滿載而歸。同時，妹妹對捕捉蚯蚓的事特別感到有興趣，因此這個玩意兒可謂是我們兄妹三人合作的。大多數的魚都送給頑皮的小玳瑁當點心，偶而也有幾條很肥的鯽魚，於是便請母親烤煎，作了我們一客豐滿的夜餐。在自己的家鄉嘗親手捕來的鮮魚，真別有一番說不出的風味。

玉蘭樹下更是我們留戀的地點，我們愛玉蘭花的皎潔，也愛它極文雅的香味。它溫柔而嫵媚，象徵了我故鄉的家。

童年時的我是挺玩皮的，有一次人家告訴我油炸玉蘭花片是非常香脆好吃的，於是我便設法爬上了樹去採取玉蘭花，但在一個不留神，却從樹上摔了下來，雖幸而不會跌傷，然而腳上的皮膚却破了

一小塊，至今在腳踝上尚留有一個斑疤，這是我童年生活所留下的一個紀念，它使我憶起幼年的生活史，也使自己對故鄉的家起了懷念。

侵略者潰敗後，我又回到上海，別離了故鄉的

## 家的毀滅

唐風

春天了，柳條兒在濛濛細雨中，愈顯得嫩綠可愛。不禁想起了早經毀滅的故鄉家園。家園的春景也許比這兒還要美麗——

當迎春花首先以金黃的色澤爬上了低矮的花枝後，暖陽照着的田野已是一望無際的綠色世界。跟着紫薇花盛放，蜂蝶的影子也就陸續增多起來；田野間便間雜了黃的茶花紫的苜蓿花之類，合桃李的芬香混和一起，流佈在空氣中的，是一股醉人的花香。有時候，孩子們會放着紙鳶，唱着歌曲，歡悅地在廣袤的田野裏播種着幸福的種子。……我便在這幸福的境域中慢慢地長大了。

那是臘盡春回的時節，母親爲了過廢曆「年」之故，累乏了身子，病倒了，一家人——父親、姊

家。

如今又是玉蘭花重開的季節，懷鄉的情緒又油然而興，但願故鄉的家與以往一樣幽靜皎潔。

姊，和我三人便增加了不少愁思，因爲那時恰在淞滬之戰爆發的當兒（二十一年），又是爸已失業，經濟、時局，沒有一樣不牽引着深刻的憂愁的。

清晨，玻璃窗外剛透着魚肚色，距離七十里外的吳淞口砲台，隱隱傳來了或緊或慢的砲聲，衝破了凌晨靜寂的空氣，震動着地面而引起玻璃窗細碎的共鳴，令人心驚！

病中的母親再也睡不穩了，反側着身子，不時的嘆息。年老的爸爸也醒了，乾噎着：阿罕，阿罕，……呸！痰吐在地板上。

「這怎麼得了？×的爸，打仗得這樣厲害！」  
「莫着急。你好好的睡一會兒。我出去打聽一下。」

爸是有喝早茶的習慣的，睡醒起來，便非上茶館去不可。由是他便悄悄地開門出去了。

局勢愈來愈緊張了，家鄉歸入前線，十九路軍二五六旅翁照垣手下的部隊，全由這兒開赴火線，接着而受傷的却大批的送來，塞滿了醫院。

母親的病勢一日重似一日，藥石無效，終於在一個砲聲隱隱傳着的清晨呼吸了最後一口氣。

從此後，我是一個失恃的孩子了。午夜夢回，想起母親貢獻於家的精力的偉大，對待兒女的慈祥，問寒嘘暖，無微不至，而今永訣，家便不健全了，而兒女也不復能有依依膝下的天倫之樂了，不由的熱淚奪眶而出。

離開母親死後僅三星期，戰神很快地光臨到我們的頭上，演成了一齣做夢也想不到的大悲劇。

戰局終於急劇的變成不利於我方，跟着撤退的軍隊而來的，便是日軍大編隊的轟炸機羣，開始了盲目的大屠殺。早上，聽得頭頂有隆隆然的機聲，灰白的機身迎着朝陽，映出了一個紅色的圓圈，三架，六架，十×架，敵機呀！

拍！拍！拍拍拍拍……連珠似的機槍聲。

屋瓦上猶如落冰雹似的發出了破碎重濁響聲。從門外趕回來的爸，氣急的告訴我們，快把棉被疊在桌上，人，躲進桌子下。

轟！不遠的地方發出了一聲巨聲，而震得很厲害。稍停，又接着轟轟的響了兩三次。

「不對！轟炸了。快隨我躲到後園竹林去。」爸當先，姊姊隨着，我最後。掏出久備不用的鎖鑰，很順利的打開了後園門。

我的一足還未跨門檻，只聽得天崩地裂似地一聲，眼前一黑，泥屑、瓦礫、灰塵，沒頭沒臉的擊打到頭、臉、身上；此時神智已模糊，非但辨不出痛楚，也忘了方向，不由自主的回身向後轉。忽地一聲尖叫，袍子的一角已被姊姊拉住：「啊！不能……快到這邊來！」

機聲漸遠，知覺恢復以後，爸頹然地坐在一塊石上。灰泥混雜黏住的臉上，老淚汨汨而下。

「完了，完了！這一份家。」他悽然地呆望着。眼前的家，已是一片瓦礫的修羅場！數十年慘淡經營的家，如今只落得如此。倘母親地下有知，想必也要為之痛哭吧！



從此再也不能見花樹絢爛，燕語鶯啼；也不再能在炎暑瓜棚尋夢，嚴冬圍爐笑談了。

更不幸的是敵騎將至，遂只能離鄉背井，逃到鄰省戚家去安身。三月後，淞滬停戰協定成立，乃得重回故鄉，再振家園；可惜已少母親，家庭的樂趣索然了。只是老父一方面辛勤地工作着，以低微的新給維持着一家的生活。一方面兼代了母親撫養的責任，使無母的兒女，重行得到溫馨的滋味，家庭間漸漸地又走上了復興之途。——這樣平靜地過了五年。

姊姊嫁了。我也結束了學校生活，預備踏進社會。老父却還吃力地爲謀父子倆的衣食而工作着。

霹靂一聲，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了，接着便是「八一三」滬變繼起，戰禍迷漫了廣大的土地。

家鄉因爲離滬很近，素爲行軍衝要之地，這一次不能例外。整日整夜，軍隊在調動，工事在趕築；而敵機則一日數次或多或少光臨着。

是天將傍晚的時候了。敵機突然出現在空中，我方高射砲開始施威，而敵機的槍彈、炸彈、燒夷彈有似撒豆樣的儘量放射了下來……。

我家屋後的竹林中，忽地一聲炸裂，跟着硫磺煙氣迷漫開來，瞬時便火光融融，不可嚮邇。

正在風爐上燒着稀飯的我，不顧一切衝到前面，老父正慌忙地提着小提箱跌撞地走進來找我：「走吧！屋子不能顧了，一定完了。」

父子倆走出屋子，火柱已從廚房裏冒了出來。似乎飛機已遠去了，驚魂甫定，走了幾十步遠，戀戀不捨地還回頭瞻望我們的家庭，已是一片火海，鄰家也已波及了。啊，天哪！

路上看見被轟毀的家是觸目皆是，有幾家也正在祝融光顧之中。老父默然低垂着頭在前走，提着箱子的手很厲害的在抖索着……。

逃出了虎口，安身何處？家只能在夢中追尋了——父子倆只能到上海「租界」上戚家去暫住。

那一天，國軍西撤以後，四行倉庫的八百孤軍還在奮勇抵抗。夜之神張開了巨翅，飛到了蘇州河旁。由於日軍總攻擊的序幕將展開，這剛晚的河岸顯得格外淒涼，砲彈的火花在空中交錯遊行，聲震屋宇。戚家附近河旁，恐慌的程度也時刻在增加着。冷不防一顆榴霰砲彈貫穿三層樓頂而下，至二

層而達下層爆裂了開來，一聲驚天動地的巨聲，接着彈片紛飛，到處破壞着什物、板、壁……。一家人四散奔避，魂不在身。及至塵息聲止，才敢走出探視。只見老父已倒臥在血泊之中了。

懷着極度悲痛的心情，趕忙僱車將奄奄一息的老父送到最近的寶隆醫院，不待醫師到來檢視，他已痛苦的永別人間。

啊！我還能再說什麼呢？爸，你能放心一個未滿二十歲的孤兒流落在滾滾的人海中嗎？

記得媽死以後，家雖毀滅，但還有老父領導着，多少還有些幸福和溫暖的獲得；他依舊重組了家

## 路

魯迅先生生前曾給「路」下了這樣的一個啓示：

「地面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於是便成了路。」

魯迅先生是我國文壇上，也是思想界的先進，他的話有許多的青年人受他很不小的影響。不過我以為他老先生這句話應該有個補充。我以為路固然

，慈祥地撫育着兒女倆。如今家又在暴敵的手中毀滅了，想不到更奪去了僅存的老父，我們的創痛，豈是筆墨所能形容萬一的嗎？

從此孤零一身，「飄泊天涯我無家」，任歲月遷移，也只能在流浪的史頁上多劃上辛酸的記憶。

八年抗戰終於達到了最後的勝利，我的流浪史也暫告一個段落。只觸景生情，十四年前第一個家的影子，似乎還清晰地留存在記憶中；八年前的第二個家的影子更不能忘懷了。

可是爸爸媽媽，敵人害得我們「家破人亡」，如今雖得到了清算的一日，你倆却怎能知道？

## 姚天羽

要走的人多了方能成它一條「路」，但是也需要有人去開闢，否則荆棘滿途，誰肯去走呢？打個比喻：上海的一條南京路，現在早已成了繁華的中心，熱鬧的去處，人們摩肩接踵，熙攘往來；但是在老遠的過去時代，誰知道却是沃無人烟的荒野叢莽的地方呢！要不是後來有人（可恥的是，這一人

「是外國帝國主義者！」去開闢，還會有人去走嗎？還能有它的今天嗎？又如新大陸，現在也早已成了世界交通的孔道，然而要不是有人去開拓，又怎樣會有這個結果呢？

這二者，都可以作為「路」需要有人去開闢，然後才有人去走，然後才能成為「路」的最適當的說明。

當然，我承認魯迅先生對於「路」的啓示，是頗有含意的。他老先生是告訴人們：世界上沒有一

## 轟炸中的粵漢路

李 棉

條走不通的「路」，只要有人去走。換句話說，也便是在鼓勵人們，放出勇氣，去走他們要走的「路」，而不要顧慮「此路不通」！他老先生的苦心是很可令人感佩的。但照上面比喻看來，能够接受他老先生的指示的恐怕很難得有人，他們不是在開路之先劈面見了「此路不通」的字樣而回過身去，便是走了半路又不敢再向前走了。所以要使人們能够走他們的路，而且能够使他們走得爽快，還得有人能够給予他們一個熱心的引導！

那是廿七年八月間的事。

我爲了一種任務必須從長沙到廣州去。當時粵漢鐵路每天遭敵機轟炸，但因爲工作，我不能不在轟炸中鑽進從漢口開往廣州的亂紛紛的火車廂，走上那條維持着海外與抗戰腹心的交通要道。

從長沙到廣州往當祇需要兩天時間，這次因爲路軌每天被炸，在隨炸隨修勉強行車的艱難情形之下，八月十二日由長沙開出的火車，直到二十日深

夜才抵達銀盞坳車站，而且這裏便算是終點了。因爲前面的鐵橋被炸毀了，鐵路也遭遇了空前的破壞，短期內再沒有修復通車的可能，旅客們無可奈何，只得一個個擠出車廂。

那時正落着傾盆大雨，天空是黑黑的，銀盞坳的車站早被敵機炸毀了，臨時搭成的蘆蓆棚子，作爲車站辦事處，裏面掛着兩盞昏暗的汽油燈，透過密層層的雨絲交織的網望過去，燈光週圍化開了兩

個迷迷糊糊的黃色光圈。車廂外面的世界彷彿一個墨汁缸，跳下火車的人伸手不見五指。在距離燈光較近的地方，看見許多彎彎曲曲的鐵軌離開了路面，豎在空間，有的彎作弓形，有的捲作螺旋式，枕木不知去向了，地上有無數的大小凹塘。

我們一行四個人是在車上臨時結識的伙伴，在艱苦的環境裏，大家是那樣的痛癢相聞呀。我們互相照應着，提着行囊，在凹凸不平的泥漿地上扶持着，擠到那擁滿了黑壓壓人影子的蘆棚子邊，我從站長那裏問明了怎樣去廣州的路線，然後四個人摸索到長途汽車站。那裏早擠滿了人，呼號聲鬧成一片，由於車輛少，人太多，大家拚命搶登汽車，於是有些失了行李，有些女人上了車而失落了手中的孩子，可是就在那搶地呼天高聲緊張的時候，車子不顧一切的開動了，車子裏哭喊噴嚏，但這種時候誰都顧不了誰。

我們四個人擁在車門口，但一下子被人擠得失去了聯絡，我用足了氣力，擠到車窗口，把行李往車窗裏一擲，自己也跟着跳進車廂，昏昏沉沉地彷彿在做夢。我們的伙伴上來了幾個人，東西失落

了沒有，在黑暗中一點也不知道，於是我試着提高嗓子叫道：「密司脫洪，我們的人都齊了嗎？」想不到他居然聽到了，他在一個角落裏答道：「大概齊了。」我又追問一句：「東西呢？」「少一件。」「什麼？」「你的箱子。」我心裏知道他在開玩笑，但忍不住問了一聲「真的嗎？」接着他同另一個姓孫的在角落裏傳出了笑聲。

夜雨不停地在洒，汽車瘋狂地在黑暗中衝，人在車廂裏顛簸。

車子開到江邊，江邊上高高地掛了汽油燈，燈光下面一羣亂糟的人，對岸是廣東清遠縣。今夜我們就要過江到清遠縣去投宿。我們四個人集攏了，點齊了行李，然後僱了一隻小舢板渡江。那時已經夜裏四點鐘，寂寞的江面上浮着三三兩兩的小舢板，對岸的星星燈火倒映在水裏拉了很長一根垂直的亮線。雨已經小了，稀疏的雨點子灑在我們身上臉上，是那樣的清涼可愛，但我們的口裏是太渴了。

四個人坐在船上，誰也不說一句話，也許是不願意擾亂這寂靜的夜空，好讓我們過分緊張的一顆

心得到片時的寧靜吧。小舢板划到江心，我仰望夜

空，深深地舒了一口氣。

## 血 路

## 九 煉

朋友，真幸運，我們能够在此相見。

諸君會否聽見有人在怨嘆：「生不逢時」？我認爲這種人未免太頹唐、太沒用，一個有爲的青年千萬不能有如此要不得的觀念。不是嗎？早有人說過：「路要人走出來的。」眼前正是空前的偉大時代，不去奮鬥，怎見光明，不踏遍荆棘，何來康莊大道呢？一粒種子，一束鮮花，我們不該忘去「不計收穫，但問耕耘」的名言。

也許有人不願再聽這些老氣橫秋的迂話，那末，讓我來講個血淋淋的故事解解悶。

民國三十年四月，正是春滿江南的季節，用不到諱言在敵人的「春季攻勢」下，浙東一帶有五六個縣城相繼淪落，那時我與李君等六個有家歸不得的青年，正浪跡在某縣附近的小村裏。其實是不足輕重的蠻村，但敵人捨不得放棄，原來其中正有一段令人痛心的「因緣」。

那兒有二千不怕死的男女農民，賦性強悍，集合成起他們的烏槍土砲，着實可與敵人拚個你死我活；半年來，憑着我們六個人的信心，希望將這支實力孕育成保國衛民的鐵軍。然而，國父曾經說中國人愛家鄉甚於愛國家，這羣半開化的山民却也患上了這個通病，他們在迂腐的鄉紳領導下，決定「先禮後兵」認爲敵人沒有妄行，不妨和平相迎，否則不惜以武力相見。這些還在做着「真命天子」之夢的愚民幹得出什麼好事，當然我們不忍眼望着半熟的菓子任人採去，最後決定——走！

時機已迫，與敵人前哨相隔僅僅七里，而且雙方已有初步「談判」，那天夜間我譯出S君送來的最後一個情報，祇有六個字：「敵索頗急速」於是我們六個異姓兄弟，緊一緊草鞋淒然揮別那有着半年心血的蠻村。

月光黯淡得令人心跳，稻秧在微亮中搖頭。各

要道上滿是自己領導出來的「同志」，他們荷着槍在徘徊，但決不是賞月，亦不在車水，的的確確是在爲家鄉効忠，眼見這四千條有力的臂膀，情情願願地投向自滅滅人的絕路，誰能漠然視之呢！

循村後小道越過某山口，即可到達S君的運絡處，然而，天啊！我們在那小山口遭遇到廿餘個預伏着的禽獸。

世上自有人類就有鬥爭，爲了生存就該將眼前的敵人殺去，誰害怕，誰毀滅。一霎間我們散伏在黑暗中，六支駁壳開始有計劃的射擊，於是大量的槍彈在我們頭頂飛舞，朵朵火花激蕩得午夜並不沉寂。從火藥的爆聲中，聞有淒慘的呼號，啊！夥伴的身影一個個在倒下去了，那臨死的慘呼，是在向正義哭訴，我憤怒地抹一抹眼淚，跳出去射完最後

## 如此「天堂」路

三月二十九日放假一天，這天恰巧是星期五，我想後天便是禮拜，只須在星期六請假一天，便可回到「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蘇州去玩兩天了，

一粒子彈。

年青的朋友們，我又要流淚了，痛苦嗎？決不，因爲我又在懷念那五個死去的伙伴了！然而還得告訴你故事的尾聲。

那晚我的生命從血泊中被S君奪回來；天沒亮蠻村中有數百不願屈服者，掀起了暴動，侵略家失敗了，愚蠢者醒悟了，予打擊者以打擊，予欺騙者以欺騙。死難者的血畢竟開出了火紅的花朵！

我用淚眼眺望那遍塗鮮血的小路，心中祇有一個信念：「循血路走向生存！」

現在以往的血跡尙未乾，再過幾天將是犧牲者的第五個週年，朋友，我很想痛快地哭一天，而且慢笑我太孩子氣，我還得告訴你們，那些死者從沒有說過：「生不逢時」！

彬兮

可是這幾天又偏偏下雨，雨天，在上海的馬路上走，還不覺得什麼，在蘇州可不同了，那石子路一高一低地，滿是泥濘，而且不易就乾，我既到蘇州，

當然不得不出門玩玩，看看久別的朋友們，叫我走這種路，豈非糟糕？

是二十八日晚上，我這麼擔心着，可是天幫忙，次日一早，我醒了，側耳靜聽時，聽不見滴滴搭搭的雨聲了，一骨碌翻起身，拉開窗簾，和暖的陽光正照射進來，看看馬路上，完全乾了，一陣高興，不禁莞爾。

忙了一個上午，下午搭電車往火車站，我立在司機人旁邊，看看兩條電軌，在日光下閃閃發亮，抽長了又縮短，縮短了又抽長，巨蛇般彎彎轉轉扭曲着，車身叮叮噹噹搖搖擺擺地從上面直滑過去，司機人兩眼釘着它看，一刻不離，今天明天，今年明年——如果我是他，我就得發瘋。

上了火車，在靠窗口竟有空位子，我便坐下來，車身慢慢地動了，然而它只是顛動着，顛動着，又像前進，又似後退，我如果不是看見窗外的樹木房屋，向後飛轉，我還斷不定車子是往那邊開呢！人都是自私的，當每逢小站停下來時，站着的人們就得算算路程，嘆口氣，顯然是不勝疲乏，可是，我從未看見過誰立起來讓別人坐過，於是我明

白，在火車上的這一段路途還未做到謙讓時，則在人生百年的旅程中，就絕不想有自己退讓一步方便他人的日子！

蘇州到了，下車排隊而出，踏上了蘇州的土地，這姑蘇之路呀！在我像重逢了闊別的友人般親切，然而困難也就來了。

在上海走慣平滑的柏油路，走上了蘇州的石子路竟難以移步，而且這一帶的石子路又鋪得高高低低，穿平底鞋還難走，何況我又穿了高跟鞋。有眼色的車夫，七八十來個包圍了我，遂坐了車，雖然他們的討價比從上海到蘇州的火車票價貴了數倍。

嘿，石子路上坐黃包車比坐火車還顯得難受。坐在我前面的車子上的人，腦壳子前後左右一顛一擺的，像是銅絲繞的頭頸，我想這人打瞌睡了，要不翻到車輪下去才好，可是我立即知道，我是想錯了，這完全是石子路在作怪，因為我略一注意，覺得自己的頭也受了石子路的影響，竟不聽我的支配。

蘇州，它充滿着特有的古色古香，早晨在小菜場賣蝦兒魚兒的鄉下姑娘是可愛的，獅子林的石洞

是別緻的，虎邱山的古蹟是值得憑弔的，……它有一點不好？可是在我心中總覺得有一個缺陷，却說不出究竟來，忽然間，門外有載重的貨車走過，發出了與上海不同的隆隆的響聲，每一秒鐘都像在跳動一下——於是乃恍然大悟。

到虎邱玩去，往虎邱這條路比較好走，就只灰塵飛揚。

登山頂，回頭看山下小路，在五色燦爛的田野中，連接不斷地成了一根曲線，人們像螻蛄般在線上匍伏前進，看看我們來的馬路乃是大彎大曲而來，使人們不知多走許多冤枉路，我想，從那邊直線的過來，略略繞過一些小河低丘到虎邱不是近得多麼？可惜人們只知走上自古以來千萬人所走的老路

## 緬懷我在坎坷的路程中

李文忠

父親生前常常這樣說：「人生在世界上無異是做夢，有錢有福的人做了一個好夢，窮苦的人做了一個惡夢。」雖然是老年人的感傷話，不足為青年取法，因為這樣的觀念足以挫折青年的銳氣。但是

，無形中吃虧不少，為什麼不想另開一條同樣可達到目的地的捷徑呢？

上山的路，建有石階，使人們可拾級而上，可是好奇者偏偏行不由大道，而從山脚下橫衝直撞攀草扶木的爬上來，爬了一段，氣喘了，看看上面，削壁一般，往下看看，又無路可回，掙扎一會，也只爬到半山，還只得一步步地仍舊往回退了，至此我對於另闢新路的理想遂發生了懷疑，但記得魯迅先生告訴我們：「地上本無所謂路，而是許多人從上面走過去，便自然成了一條路」，乃釋然，乃有了勇氣，乃恢復了希望！

爲了工作，匆匆間，我又來申了，每日在虎口似的馬路上往返！

我曾經在這坎坷命運的路程中才予過，雖然現在已能舒展一口鬱悶的氣了，然而我在坎坷的路程所經歷的，不妨作一次回憶的報告。

我在幼年時，同樣有慈愛的父母，但當時也不



知道是人生最幸福的時期。可是禍患的神降臨了，他把我的慈愛的母親搜去了！如此我就開始在坎坷的路程中彳亍，而不斷的躑躅！

是年在滬戰（一二八之役）的十月，我母親以產後喪亡！我開始受後母的凌虐，自己心靈上有了——一個大的創傷，比了生母在時無殊是天壤之隔。我對了母親慈愛的遺容暗自哭泣，我在夢中看見親母依然噓寒問暖的護侍我。金鷄叫了夢也醒了，枕邊滴了許多淚珠……我在這樣的慘愁中經過了五年！

抗戰了，虹口開始着中日的戰爭，敵艦不斷地向浦東發砲轟擊，日本的飛機也來轟炸，父親的汗血錢都給人家拖欠一空，這時人家都逃難，父親却沒法逃難。後來國軍撤退了，敵兵開始登陸，我們一家不能再走了，拿了許多可拿的東西開始逃難——逃到租界上去，到了碼頭，有幾個扒手把我們的東西又偷了些去——唉！這些沒有良心的人啊！

哥哥替我們在滬西借了一所骯髒不堪黑暗得很的平屋，每天祇吃些麵，因為沒有米可買，我這時又悲痛着我命運的惡劣，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父親有時跑到老遠的浦江邊上眺望，但是祇能看到

浦東的上空一片紅光——火燒！

據報紙上說浦東精華區已燒燼了，我們祇有悲嘆！後來聽說浦東交通已恢復了，就再行回到故鄉，幸虧房屋沒有破壞，偷去許多東西罷了！

這樣我的家就貧窮了，我也失了學，幫助父親謀生，這是我第一次幫助父親的謀生。

未幾我父又開店營業，我亦開始學醫，業成懸壺問世，那裏知道我年輕而又給人妒嫉，受小人暗算，不久有一個姓姜的偽衛生警長，以查問偽內政部部照為由，要加以敲詐，我處於牠的惡勢力之下，就祇能自動停業，這姓姜的小漢奸，牠的妻是妓女出身，牠的女兒也在半公開地普渡衆生。沒有牠，我也不至於重入坎坷的路程。

我無法行醫，便祇能在偽市立的小學擔任教員，過着淒清的教師生活，是年我廿歲。那裏知道在五月裏，日軍在浦東忽然半夜裏封鎖起來，我沒有存糧，當時約有七天的時間，我忍不住幽囚生活在夜裏爬出日軍封鎖的鐵絲網，依然去做小學教師。

「命裏犯了煨行灶，走盡天邊吹火通。」我所經過的路程——我過去生命的路程，永是坎坷的路

！坎坷的路上，有荆棘，有陷阱，有美麗的毒草，有猙獰的毒蛇，但是明知道路是坎坷的，可是使盡我平生的力，還不能越出這範圍。

我重又脫離了學校回到我的本業，向醫學的方面謀生，比較的好像又能舒過一口氣了。那裏知道敵人退敗已入沒落的階段，而美機時時襲滬，前年十一月廿一日把東昌路炸得七零八落，死傷了二百餘人。我幾乎在那天掛彩。這受炸的路上凌亂得什麼似的，斷的電綫、磚瓦，飛起的泥土、破木器，東昌路上的居民都逃避一空，我的醫務也不能維持了，聽到警報便得逃避到鄉村去。

我實在不能再株守了，既沒有病者求診，我那裏能有錢維持生活呢？轟炸我不怕！這許多許多的人，難道炸彈一定要和我這落魄者親善嗎？但沒有米是最嚴重的問題——於是開始無目標的流浪，到一個鄉村市鎮去。

我籌借了幾個旅資，開始流浪了——那時我以為總能依靠了我的技術而謀得吃飯地，但事實是相反，非但沒有一個子兒的進益，白化費了幾許借來的旅費，連苞米粉也買不起，對鏡自照，黑瘦了許

多，唉！地球是很大的，但是爲什麼一個人的生活却如此不容易呢！我這樣地發出一個愚問。

我無法可想再度回鄉，那裏知道走到洋涇，却每一店家扯上一面青天白日旗，貼着許多標語：蔣委員長萬歲！中華民國萬歲！我對着橋頭站立的東洋兵望望，我疑心在做夢——後來沿途聽到人家說，日本投降了！我自笑是桃花源裏的世外人了。

回家後，遇見到的人十有九總是歡歡喜喜的，有的放爆竹有的敲鑼鼓，我在他們的歡笑聲中又漸漸地好像病人有了起色，我自喜地說，可以脫離這坎坷的路程，而步武在康莊的大道上了。

事實告訴我沒這樣容易，父親死了，這不啻是我的霹靂，平空地打將下來，我半生潦倒淪落，母親早就悄悄地死去，父親又未曾得過我一些反哺，一些安慰，反而爲了我使他常常掛懸着，以後我即使再要孝順他，侍奉他，也來不及了！我良心的痛苦、責備，我命運的多乖，使我永遠地在坎坷的道路上徘徊、徬徨！

坎坷的路上沒有幸福，沒有溫和，他賦予我的，是酸痛的回憶，我的心靈上劃着一個創痛的深痕。

# 崎嶇的世路

尤靜生

生在這世界上才短短十幾年，却已輕輕的染上了一層傷感厭世的氣味；才開始踏上人生的旅途，却已對這旅行發生了厭倦。這固然是我的怯弱無能的象徵，然而這社會也實在使我們青年人失望了。

這社會裏處處可以看見人們爲了名利在爭奪、欺騙。在戰場似的商場上不用說，即使在講究道德的學校裏，給人散心排悶的公園中也早着緊張的空氣，使得置身其中的人無一時刻能鬆懈能休息。假使你老實一點，隨便一點，就會被人壓在下面，丟在後面，永久追不上前，永久不得翻身。

每當清晨深夜，在無人的地方，獨自冥想，往往覺得自己像坐在一隻小帆船上在渺無邊際的海洋中飄蕩，龐大的軍艦，堅利的潛水艇向自己直撞來；水底下沙魚蟒蛇又在作怪；遠處又有蜃樓海市在引誘着；雖也有同航的伴兒，却與我同樣的在划着行將沉沒的小船，陷在同一的危運中。又像深入森林中，黑暗得伸手不見五指，雨從頭頂上下來淋濕

了全身；風從身旁括過來腳也立不穩，前面老虎在狂嘯；樹上梟鳥在怪叫，雖然也聽見同行的人在呼叫，却微弱得可憐，顯然他們也和我一樣的乏力。

環境如此惡劣，想改造環境吧，自知沒有那麼大的神力。適應環境吧，良知不易，我做同流合污的勾當，逃避現實躲到桃源裏去吧，桃源不知在什麼地方。用自己的力量結束了這苦惱的生命吧，一方面對這世界有一種說不出的留戀，另一方面也沒有那麼大的勇氣。

在這十字路口，我彷徨了不少的時日。精神上的不安，使我日裏耽誤了應做的功課；夜裏患了失眠症。我的年青頭上不知幾時已經換了幾莖白髮。陡然發現了頭上的白髮時，雖然因爲自己已經未老先衰而悲從中來，然而從此悟到了感傷是徒然的。我決定要靠着信仰真理追求理想而生活。

我知道自己身體與能力都很弱，然而相信自己對於改善社會的信心，至少比身體與能力都強。我

雖沒有能力去打倒那些社會的害蟲，而實現我的理想，自己却不甘放棄理想。當那些凶禽猛獸張牙舞爪向我撲來時，我要以牙還牙以爪報爪盡力抵抗，當時我同理想同境遇的人向我求援也要盡力幫忙。

我也知道自己的知識智慧都太差，然而相信自已對於人羣至少比那些知識智慧都高而利用知識智慧來追求物質享受的人多一點益處。我雖沒有能力

## 貓的命運

張善慶

王家李家與我家同住在一幢四層樓大廈裏面，底層是郵政支局，而王先生也就是該支局的局長。大家因為是同居又兼同事，所以我們的生活好像止水般的安靜，但是漸漸地我們的安靜被那些老鼠破壞了：那些老鼠好像特別垂青王家似的，大羣的聚居在三樓。二樓（我家）與四樓雖也偶或光臨，但是並不久住，而且數目也少，所以倒也並不覺到過分煩惱。但是王師母的大喉嚨，確實賜給我們少許不快。每天清晨她總是鷄啼般的嚷着：「喔唷！皮鞋咬破了。」「喔唷！斷命老鼠把我的襪子啣去一

勸人放棄物質享樂的追求，而追求精神上的安樂，然而我自己却要儘量地克制自己物質的欲望，力求心理上的安靜與讀書求學的趣味。

崎嶇的世路在我面前，我不能向後退，也不能企圖冒險地衝過難關。我決定先充實自己鍛鍊自己，然我靠着自己的真實的工作而生活，以真理和理想為目標，一步步鎮定地走上這崎嶇的世路。

隻了。」「喔唷！火腿咬得不像樣了。」接着便是死老鼠殺千刀的亂罵。她的嗓子真是太響亮了，往往將我們愛睡晏覺的弟弟鬧醒，因此我的妹妹便給她取了一個綽號叫「鬧鐘」。

一天下午，她從親戚家討來一隻貓，花白的新貓（註）。那隻貓確是很惹人愛憐，躲在地上好像一堆毛球，跑起來又好像一隻兔子。據說已經捉過幾隻老鼠囉！所以王師母討來請牠做警備司令。那天晚上，我笑着對弟弟說道：「鬧鐘明天恐怕不鬧了。」然而出我的意外，下日的早上，我們還沒有

起床；王師母便來敲我們的房門，因為樓下前後門都有鐵門鎖着，所以我們的房門即使在晚上也不下鎖。她敲了兩下，便把門推開了：「張師母！還沒有起來？辰光已經不早呢……昨晚那隻貓捉了兩只老鼠呢。」接着便形容那隻貓如何的跳上跳下捉老鼠。我細看她的神情，即使她的兒子在校中考得第一名，她的歡欣也不過是如此。「王家姆媽！一早去買小菜？」妹妹看見她提着籃子問道。「早一點至小菜場去買買魚看。」

一連有十幾天，總聽得她贊美那隻花貓如何的會捉老鼠，每次總講得那麼詳細，起初我們還好奇的聽她的貓的故事，可是漸漸地我們聽膩了，最後我覺得她的貓的故事比校中訓育主任的話更討厭。

但是這幾天，我們却因為不聽到她的貓的故事而感覺到有點異樣；多疑的妹妹，却怪我在她——王師母——講貓的故事的時候冷待了她。

事情終究大白了。原來媽媽發覺她已經幾天不買魚了。自從那隻貓來了之後，王師母的小菜籃裏少不了魚。現在正是黃魚汛，而王師母的菜籃裏倒不見黃魚的蹤跡。「王師母！爲啥不買黃魚？」

「吃厭了！」「邪氣便宜，買給貓吃也合算的。」媽媽憶起那天王師母特地買了一條我們輕易不上餐桌的鯽魚給貓吃，所以這樣的說。「喔唷！不要講起格隻貓了，初來時倒還好，每夜總要捉一二隻；但是這幾天，一隻老鼠也不捉，真是養嬌了，我真不高興拌飯給牠吃，讓牠餓餓，自會捉老鼠的。」

媽回來一字不漏的講了一遍，把我們的不安打掃一光。原來王師母爲了那隻貓不捉老鼠，或者說是捉不到老鼠而不高興。

貓的末日終究到了。一天早上，敏兒——王師母的兒子——來約我弟弟一同上學時，他手中除了書包外還有一個草包，「迷阿五！迷阿五！」的叫聲不斷地從包中傳出來，不用說便是那隻貓了，「這隻貓帶去做啥？」妹妹好奇的問，「去丟掉牠，不捉老鼠，專門偷食，要來做啥！本來媽媽倒不預備丟脫的，那知道昨天竟將一碗紅燒肉吃去半碗，所以媽媽叫我去放在南市荒地上，省得再回來。」

「不是牠不捉老鼠，實在你們的老鼠已經捉光。」弟弟好像代貓辯護似的說，「老鼠捉光了！我們也不需要貓了！」敏兒倖倖地說。

「唉！世間可憐的還有甚於貓的命運嗎？」

## 鞋子的遭遇

李 棉

我在結婚那年因爲做了一套禮服，所以連帶定做了一雙黑漆皮鞋；在舉行婚禮的那天着過一次以後，便與那套禮服一同擱了起來，而且一擱便擱了多年，就是遇着什麼宴會，也懶得把牠再着上脚。年來爲謀稻梁到處浪跡，那有餘暇整衣潔履，更沒有機會穿禮服着漆皮鞋了。

這幾年皮鞋的價錢貴得駭人，在都市裏着皮鞋的又一天天的多起來，那不一定是一種風尚，大抵倒是因爲着皮鞋便於行路，又較布鞋堅固耐着，在交通工具異常缺乏的今日之上海，一班人步行機會太多，對於皮鞋尤其需要，這兩年上海忽然開了不少大大小小的皮鞋店，就可反映出需要者之多了。

今年春天一連落了近兩個月的雨，我的幾雙舊皮鞋每天在潮濕的路上往來奔走，壞的速度更快，而且鞋底洞穿，幾乎腳踏實地了。如果要買一雙新皮鞋，可是一個月所得的薪水才够買一雙，因此連

（註——新貓即已經長成的小貓）

走到皮鞋店的櫥窗邊看看的勇氣也沒有，於是每天臨出門的時候便想起了那一雙應當配禮服着的漆皮鞋。我拿出來試了一試，却沒有勇氣跑出去，只得又着上鞋底洞穿的破鞋子。

陰雨的日子一直連下去，我每天於工作完畢返家，總是履襪盡濕，甚至兩隻脚也給水浸得冷冰冰地有點麻木了，我還有什麼理由不着起漆皮鞋子跑路呢？當我剛剛走到泥濘的道路上時候，心裏覺得似乎委屈了這雙鞋子的高貴儀表，又擔心人家會把眼光落在我的脚上。我有意把鞋子弄得骯髒些，以顯出牠原來就是服苦役的，這樣子讓牠踏在污泥上似乎比較心安理得。着了幾天以後，也就不再想到牠原來的身份了。

那雙漆皮鞋不知因爲是「貴族」壞子，還是因爲上了幾歲年紀，耐不住幾天的勞苦，已經皮開肉綻，鞋底與鞋幫子分了家，看來到底不行了。妻預

備把牠扔了，但我因爲牠與我有相當歷史，仍然給保存了起來。

記得老畫家顏文樑先生有一雙皮鞋，曾經跟他走過各國名勝之區，後來雖然壞得不能再着了，却還是保存着。有一年顏先生住在巴黎近郊，一天房東太太乘他外出，給他整理房間時順便把床肚下面那雙破皮鞋丟了。顏先生至今提起那雙鞋子還有點惋惜，我知道顏先生不是惋惜那雙鞋子，而是想從這雙鞋子喚回他過去的年華吧。

女人着的高跟皮鞋有些式樣實在玲瓏可愛，有

## 十年

——一個肺病患者的哀歌——

我常常這樣想，爲什麼老天爺會將這人世間最辛苦最不幸的病加在我的身上？既然將這種病痛加在我身上，就應該早些讓我平安地離開這世界，爲什麼又叫拖疲乏的身子讓病魔整整地磨折了十年。

十年了，多麼悠長的歲月啊！

牠使老的死了，小的長大，牠也將我的青春慢

〔散文〕十年

一年我在一家鞋子店櫥窗裏看到一雙黑麂皮鑲銀邊的，於矜持中帶着妖艷，看了一會頗有買的意思，但那時自己沒有太太又沒有適當的女朋友可送，只得欣賞了一番就算了，可是不久我同一個姑娘訂了婚，有一次我陪她去買東西，偶然發現那雙黑麂皮的高跟鞋依然還在，好像有意爲我留着的，遂到店裏去試了一試，雖然尺寸略小還是給買了下來，可是着了一次，因爲行路不便，就擱了起來。到今天那雙鞋子還是很新的。也許這雙鞋子沒有碰着牠的主人，不能「物盡其用」，而有終身不遇之感吧！

## 舜年

慢的帶走了。在這十年中，有時我痛苦得想大哭一場，有時我憤怒得想毀滅我自己，然而沒有用，常識告訴我，這一切都是對我病體不利的，我還得壓制着我的感情躺到床上去養，養，一天……一個月……一年……十年。

有人以爲養病是一件舒服的事。的確，小病之

四一

後短期的休養，藉以恢復往日的疲勞，可是長期的無窮盡的養下去，你便會覺得這是等於無期徒刑，每天每天我像一頭老貓一樣蜷伏在家裏，吃了睡，睡了吃，沒有思想也沒有希望，眼望着從前一同嬉戲的朋友們一個個從中學跨進了大學，一個個戴上了方帽子後又踏入了社會洪爐，漸漸地他們有了新的事業、新的環境、新的朋友，於是我便慢慢地被拋棄，只好躲在陰暗的角落裏用寂寞的羨慕的眼光望着他們、祝福他們、願他們永遠健康，永遠快樂。他們都有他們的前途了。可是我呢？是誰摧殘了我的前程？是誰這樣輕輕地帶走了我的黃金時代？

有時，我也會懷着顆喜悅的心，溜出門去，看上一次電影或是在街頭上走走，但是這種喜悅僅僅是短暫的，霎那間一片陰霾又襲上我的心頭，彷彿有人用冷酷而嚴厲的口吻在對我說：「這是人的社會，你是個肺病患者。你已經失去做人的資格，還在這人堆裏混些什麼？他們都是工作之餘才來尋找一些娛樂的，你做了點什麼工作？你有什么資格來尋

找快樂？」於是我又像一頭老貓一樣蜷伏在家裏了。我知道也許有人在暗中譏笑我，說我沒有出息，不求上進。對於這我也不想辯白，只不過付之一笑而已。人類本來是殘酷的，千千萬萬有為的青年，在戰場上爲國犧牲了。他們都沒有皺一皺眉頭。何況一個區區的肺病患者呢？然而衷心愛護我，同情我的親戚朋友們還是很多很多，對於他們我不知道應當怎樣表示我的謝意，雖然我自己的能力太渺小了，不能報答他們。然而我相信上帝是公正的，他一定會降福給他們。這十年來我沒有被病魔吞噬了去，一部分也是偉大的溫情的暖流在支持着，否則我也許早已像雪人見太陽似的溶化了。

直到現在我還是樂觀的，十年來病魔既然沒有降服我，相信以後牠也永遠不會征服我，我還是要堅強的活下去。瞧吧，青草綠了，楊柳也在萌芽了，一切自然界的生物都蘇醒過來。總有一天，我也會復蘇的。到那時我將儘量地仰天向長空狂笑。朋友們！等着吧！

## 大哥之死

鈕東



大哥逝世，倏忽已是十個年頭了，時間過去得真快，世事變化得更多，可是我對於大哥的懷念，死後的悲哀，至今不能使它漸漸淡却；相反的，在這世亂兵荒的時代，格外喚起了我鮮明的記憶來，我想如果大哥至今還尚健在，那我也許不至於像現在這樣徬徨無助，在這艱難的世路中，到處碰壁，到處遭受人們的白眼。

大哥是個從事教育事業的人，由小學而中學，而教育行政人員，二十年如一日，他謹慎，他刻苦，他全能，使得在校時同事欽佩，學生敬仰，幹教育行政的時候，主管長官倚如左右手，而屬下都服他的公平正直，從無間言。

有一次學校裏突然反對一個新來的先生，因為這先生性情非常粗暴，初到校便像要給我們以下馬威似的吹毛求疵，辱罵同學，但在第一次上課點名的時候，便把一個高年級的同學名字叫錯了，他把「湛」讀成「堪」字，這同學當時便沒有答應，點名簿上圈着一個大圓圈，從此他的別字先生的綽號，出了名，背後甚至於當面。漸漸的不肯上他的課，理由很充分，說他讀別字，不配教我們。有時即

使上課，也鬧得非常厲害，使得這位先生很窘。據他自己的辯解：是點名冊上寫得糊塗，一個師範畢業的人，決不至於不認識這字的。但是同學爲了恨他無理辱罵，那裏肯原諒他。有一次正在踢球的時候，這位先生走過去，一些好鬧的同學，便把球照準了他頭部射去，嚇得這位先生，趕快逃進了房間，關上了房門，低聲飲泣。恰好大哥經過，看到了這情形，便用低小的沉着的聲音，向這些踢球的同學說：「你們也太過分了吧！」一句平淡的話，發了意想不到的效力，從此以後，上課的時候，不再喧鬧了，下課後也不再想出種種方法爲難這位先生了，他們背後說：「好厲害！×先生的一句話，比別字先生的打還兇！」「×先生出來說了話，我們以後不可再鬧了。」其實大哥這時也不過是個普通的教員，但是多年任教，一般學生的信仰，生出了如此的力量。

他担任教育委員的時候，辦理的是全縣最困難的一區，同事中沒有一個肯去嘗試，但是大哥不怕這些，他把容易的讓人家做，剩下來的困難的給自已擔，他終於克服了一切困難，把本區的各學校人

事，調整得非常適合，不到一年，成績爲全縣之冠，使得地方人士，同聲讚美，主管長官更給予了最大的信任。

爲了與主管長官同進退的關係，他接受了縣立中學的聘請，學生們聽到了這消息，便都興奮的自動的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歡迎，這使他感動下淚，更願鞠躬盡瘁於這個學校，他整天毫不知疲倦的改課改卷，從不休息，他對一切同學的關心誘導，使得學生們沒有一個不對他敬仰，同時又親切如家人。

然而大哥的悲劇，終於來到，這也許是一般從事粉筆黑板生涯者的共同的悲劇，爲了過分的勤勞，大哥的健康，突然不如從前了，他常常覺得疲倦，氣喘咳嗽，不過休息了一二天後，便又不覺得了，於是他又照樣工作，但一勞動，又起了同樣情形，同事們勸他省力些，休養一個時期，但他總不肯答應，他說：「暑假期近了，便可有一個較長的休息，免得中途請假，使得學生和學校都受損失。」他的責任心，不容許他半途而廢，何況還有生活這惡魔，從後鞭策他，毫不放鬆，使他像一隻牛一樣，不到最後一步，決不允許他停止前進。

離暑假還有兩星期光景，他終於病倒了，醫生斷定他是將要進入二期的肺病了，他再不能繼續工作了，在家裏整日躺在床上休息，由一個西醫繼續診治，——他絕對不信任中醫——據這醫生說：是試用着一種最新的療法，勸大哥多吃各種滋補的東西，並時時兼用針藥，一時似乎很有效力，大哥自己也非常當心，認爲有效的方法，什麼都試驗過，他靜坐，曬太陽，行深呼吸，家裏的人，都覺得很欣幸，盼望他能早日復原。

恰巧在這時，我走出了學校的門，進了一個機關做事，我寫信安慰他，希望他能安心靜養，再不要爲家事操勞，經濟方面我也可以源源接濟，決不使他感到困難，聽說他接信之後，非常歡喜，對家人說：「×弟也有辦法了，我更不用愁了，可以安心養病了。」隨即回信給我說：「身體日漸恢復，但是冷靜得難受，你來信使我安慰，願你時時寫些長信來，以破我數分鐘的寂寞。」

我在年底回去看他，見他果然與我離家時不同，臉龐日見豐盈，能起坐二三小時，不見疲倦，說話多了也不見得便氣喘，我非常放心，過了年，我

又離家時，他向我說：「你放心：我還想掙扎一些時候，我要把病魔打退，大約再休息兩個月，我就可以照常出去做事，我想爲家庭再盡一個時期的責任。」我當時竭力安慰他，叫他靜養。一直到現在，回想起來，覺得這幾句簡短的話裏，竟含有無限的悲傷，使我此刻握管時，淚珠不禁潸潸而下。

我常常寫信給他，有時寫得很長，還夾一些有趣的笑話，無稽的傳說在內，以順從他的期望，安慰他的寂寞。他馬上便有覆信，鋒秀的小字，使我立刻便認出是他的親筆，信上總是說，病體日漸恢復，能吃幾碗飯，和喜歡吃的菜，還告訴我什麼人會來看他，他還陪着他們叉了四圈馬將。這些瑣瑣屑屑的話，使我看了，很有趣，很放心。

然而不可避免的惡耗，終於到了，在這年四月底，我突然接到了一個從家裏發來的電報，我混身抖顫，趕緊請朋友把電碼翻出：「兄喪速回」。這簡短的電報，猶如晴天起了一個霹靂，這時已在下午六時以後，火車沒有了，一夜無眠，第二天清早方才趕回去，這時的大哥，已直挺挺的躺在那裏，面容像睡着一般，我滿想到家時，將如何悲痛，大

哭一場，不料過度的悲傷，竟使我如在夢中一般，呆呆的注視着，沒有落下一點眼淚。

父親老年痛子，大嫂中年失侶，一羣遺孤——三子一女，最大的才十五歲，最小的還剛會行走，我們的家庭，失去了一個中堅人物，這種悲痛，真是不可言喻的，我不忍多看多想，我匆匆的又離開了家。

然而悲劇還不止此，大嫂爲了大哥病中，時刻不辭左右，也漸漸咳嗽起來了，惡魔的病菌，已侵入她的體內，過度的悲哀，更加速的毀滅了她，同年八月初，也棄了她一羣愛子愛女而長逝。

最大的姪兒，在初中勉強畢了業，便去做不合格的小學教師去了，抗戰軍興便投筆從戎，最近却斷絕了音訊，第二個姪兒，小學畢業就沒有再升中學的福氣，在一家舖子裏當了學徒，三年之後，完全成爲一個典型的工人了，家裏過着非常艱苦的生活，我徬徨無助，在這艱難的世路中，到處碰壁，到處遭受人們的白眼，我想大哥至今若還健在，決不至於使我這樣的。

十年來無時無刻不想替大哥寫一篇紀念的文字

，然而一提起筆便又放了下來，真正的紀念，不是可以用筆來寫出的，直到十年後的今日，才寫了以

## 書記投攷記

是一個天氣晴朗的早晨。

他懷着一顆興奮的心，用年青的輕快步伐，走在這城市早晨的大街上。

這城市是他曾經居留過很久的地方，所以，他對這城市的一切，都很熟稔。

市政府前鐘樓上的短針，正指在「九」字上。大街上和往常並不兩樣；兩邊的商店，早除下了排門，可以看到學生們（即練習生）正在忙碌地做着揩拭櫃台或整理茶具一類的例行工作。

早晨的太陽，從邊邊溜下來，照在人家的青石階台上。人，來來往往地，依舊是那麼擠呀擠的，兩家店舖的收音機，正在向人行道放送着低啞的聲音。……

他似乎並不注意到這些，一種新的希望主宰着他，祇是一味聚精會神地走着，走着。

上的這些文字，稍償我心頭的素願，然而雜亂無序，也很可以看出我此刻的心情了。

## 蔡公坡

市政廳的門樓，巍巍地聳立在街道一旁。高的建築物，在晨曦中，發出驕傲的金屬也似的閃光。市政廳入口是一條長長的甬道，一口氣地跑到盡頭。

「你找誰？」從對面傳達室的窗口，探出一個剝落了頭髮，像紫銅色的頭顱。

「找收發處，先生。」輕微的語調中帶着不自然的順恭。「噢！隔壁不是？」弩了弩嘴，隨即那可笑的紫銅色的頭，便在窗口消失了。

收發處的門扇半掩着，裏面有着人們談話的聒音。

他從袋裏挖出了昨天的新聞紙，重新看了看，才猶豫地從掩着的半扇門挨進半個身子。

「招攷書記，是這裏嗎？我是看了報紙來報名的。」說話的語氣，仍然是那麼的不自然。

「噫！」一個坐在寫字椅上的中年人，似應非應地，勉強從鼻子裏哼了一聲，便不再說話了。

他呆立像一隻木鷄，看樣子非常的窘。

「報名嗎？這兒來。」好久，中年人才從寫字椅上扭轉頭過來，向他招呼。

「……」他跑了過去。

「你姓什麼！」

「王，三橫王。」

「名字呢？」

「單名『鑑』字，金字邊旁，那邊是一個『監督』的『監』字。」

「啊！王——監字，你自己寫下吧。」中年人把筆蘸些墨汁遞了過來。

「現在定是勝利了，一切跟已往不同。譬如，用人，用人就不同了。一定要經過登報的手續，公開的考試。這是『人盡其材，材盡其用』，第一要小楷工整，還有做公事，公程式全要熟讀，『爲字頭』，一些也不能馬虎的。總之，真是難得的機會。」中年人似乎向另一個報名者說話。

「公開的考試，難得的機會，人盡其材，材盡

〔散文〕書記投攷記

其用……」在回家的路上，他這樣默默地想。

第二天，他果然又出現在和他懷有同樣希望的五六十個人菌聚着的「試場」了。考試在兩處分別進行着。他們這間屋子，本來是市政廳的休息室。不過被他們暫時據用罷了。室內不規則地陳列着幾張長檯和一些凌亂的白木櫈子；現在這些櫈子已經滿坐着人。老年的，少年的，和中年的，黑壓壓的那麼一大羣。他們捻着一個惴惴的心，期待着主考先生的蒞臨。

主攷先生戴着闊邊眼鏡，在門口出現了，室內立刻鴉雀無聲，變得寂靜起來。

主考跑進來，沒有話說，首先抬頭點了點人數，然後按數發下了試卷，才從容不迫地說：「試擬上行文下行文各一篇，內容不限，正楷小字，字體必須工整……注意末了不要忘記寫上自己的姓名和住址，星期一放榜……。」

人們默默地運着腕底的初作，時間一刻刻地在岑寂的空氣裏逝去。

他首先交了卷，輕鬆地噓了口氣退出了試場。在前道的盪頭，不期遇到好久不見的表兄李維

。他是在市府廳秘書課辦事的。

於是，兩個招呼着點了點頭。

「啊，長遠不見了，是爲了應考來嗎？」李維問。

「是，是的。」無可奈何的回答，聲音有些忸怩。

「老弟，這是沒有希望的事。」李維一本正經的說。

「不見得吧！」他有些不相信。他想起收發處那位先生關於公開的考試，一切跟已往不同的話。

「什麼公開考試，說得怪好聽。還不是拿可悲的失業者們來開玩笑吧了。就說這次名額吧，事實上也只有一個，而且早就內定了。名字在昨天補進。據說，是重慶復員過來的人物，李主任的親戚，叫黃什麼的，李主任曾對人說，人家在重慶做的事

## 記兩塾師

李 棉

童年我在家塾裏讀書，有一年老師告老返鄉，我便轉到一個同鄉家的塾中去附讀，那個同鄉與我家爲世交，他家請的一位老師祇教授八九歲年齡的

可不小，個把書記，還不是大才小用。」李維當着他把全部的秘密都揭穿了。

一個希望，皂泡樣的給幻滅了，眼前是一片黑，他感到異樣的空虛，他跟李維握手告別，拖着失望的影子，踉蹌地跑了回來。

星期一的早晨，鉛青色的天空正飄着絲絲的牛毛雨。

收發處的小門，照樣虛掩着。左右側的公告欄內，多了一張市政府的公用紙，那上面寫着：

本廳招考書記，錄取一名，茲開如左：

黃××

市政廳×月×日

天空中，仍然飄着不大的牛毛雨，大街上，大羣熙熙攘攘地，跟往常沒有兩樣。

兩兄妹，老師是清閒之至，而在他們兄妹倆也寂寞得難堪，所以當我一走進他們的書房，他倆即刻在眉目間表示歡迎我入夥的意思。我拜見過老師，在

自己的位子上坐下來，兩兄妹便先後用眼光同我訂了交，而且做哥哥的一個儘對着我眯眼睛，像有許多話即刻要對我說的樣子。

這裏的環境，一切與我家兩樣，我家書房在花廳對面，這裏的書房却在大廳旁邊，但窗外掛着的兩籠善叫的小黃鳥却與我家相同的。

老師姓諸是一位矮胖的中年人，和尚頭，白淨皮膚，衣服很整潔，每一個時候似乎都是剛洗過浴，換了新衣，吃了豐盛筵席回來的樣子，他時時在剔牙齒嚙氣，彷彿肚子裏裝得太飽了。他連教課的時候也沒有忘記用牙籤子剔牙，他的牙齒倒是潔白而整齊的。他愛笑，笑的時候像坐在廟裏的彌勒佛，不像以前我家那位老師老態龍鍾的樣子。

午飯後老師照例倒在籐椅子上午睡，鼾聲一響，就是學生們活動時候了，於是那個爲兄的小友，再也按捺不住了，他躡着腳走近我的位子，笑了笑說道：「你知道諸老師叫什麼小名字？」可是不待我搖頭他已經告訴我道：「他叫狗胖子。」聽了這個怪名字，再偷眼看了看睡得正甜的諸老師害得我幾乎笑出了聲。

諸老師也是我們同鄉，他的家在原籍，他自己就住在書房裏，他床上的被褥蚊帳之類，非常乾淨雅緻，他的書桌擦得纖塵不染，桌上供了許多瓷器玉玩小品，每天早上他盥漱以後，照例到花園裏去採些鮮花插在花瓶同水盂子裏作爲裝飾，插花的技術頗得法，似乎對美術很有研究的。

有一天早晨大概我到塾中太早，老師還未下床，過了一會兒他起身後，一面着衣裳，一面獨個兒在傻笑，笑了一會，從枕頭下面取出一張照片，又對照片笑了一番。這異常的態度，使我感到滑稽可怪，很想探尋個究竟，等到老師到花園裏去採花的時候，我在他的枕頭下面翻出那張照片，照片上是一個女人，細看之下是常常應徵到我家的一種習見的妓女，毫無可笑之處，而諸老師竟看得那樣有趣，真使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所不解。

那時我除了讀書習字以外，每逢三六九日期的下午還得作文，老師出的課題不外是什麼「管仲論」，「投鼠忌器說」之類，遇到這種題目，我只把「一張空白紙，兩眼望青天」的份兒，一個字也寫不出。漸漸地挨到三點鐘，家裏派了聽差的來接，

諸老師看看該又是到我家去陪家君打牌的時候了，於是他只得站到我背後來，他口說「真言」，我筆錄在卷，然後老師升座，我去繳卷，他在我的卷子上改動了一兩個字，然後我謄清在課簿子上，再去繳卷，完事。記得一次有一另酒菜館子新開張，家君請了幾位常常在一塊兒玩牌的朋友同諸老師去小宴，那天我也叨陪末座，席間家君偶然問諸老師我的作文成績，諸老師連忙答道：「很有進步，很有進步。」我看了諸老師一眼，他很自然的在剔牙齒，但我臉上早熱烘烘地，心在跳了。

這樣地過了一年，到第二年開學的時候，諸老師因事滯在鄉下久久不出，家君恐怕就誤了我的學業，便送我到趙氏家塾去就讀。趙家在那個城裏是「簪纓世家」，趙老先生是個前清舉人，家學淵源，在地方上頗有一點名氣。他是一個瘦而長的人，面孔乾癟得剩了皮包骨，上面塗着枯黃的烟容，牙齒已全部脫光，兩頰深深地凹進去，但眼睛却炯炯有光，像一個活動的骷髏，非常可怕。由於他瘦骨磷磷，着了寬大的袍子，很像冥器店裏紙紮人型，他那件古銅色的緞面皮袍子，破舊而骯髒，油污積

垢滿身，古色斑斑，依稀顯示着牠過去的絢爛，腰間束了一條綢腰帶，也陳舊得辨不出原來的色彩，布襪，雙楔式鞋子，一個十足的遺老，十足的古董型的人。

他以教讀謀生，生活很清苦，早晨九點鐘以後，他抽足了鴉片烟，然後啣着一根長長的旱烟管子走到書房裏來，他一就座，學生們便搶着去背熟書，趙先生脾氣極大，背書的學生偶然犯了咿咿啞啞的毛病，那一疊書便毫無問題的被先生摔在一地，於是第二個學生又遞過書本，點頭幌腦，滾瓜爛熟地唱了起來。先生好罵人，我只要聽到他逼尖了喉嚨在罵「要……死」，便不禁心裏別別地跳，雖然我家傭人曾領了家君的命在先生面前備過案，說是對我不要管得太嚴。儘管先生的戒尺不會落在我的手上，但先生那副容貌，那種特殊的聲音都會使每一個孩子心悸的。

每天上午先生一面替學生簡略地講書，一面吃早點，他的早點大抵不是一碗光麵便是三只燒餅，我每見到他的嚙嘴吃力地在嚙燒餅，不免油然生不忍之心，他這樣年紀在受生活的折磨，覺得他的愛



發脾氣也是可以原諒的了。

趙先生似乎對一切都看不順眼，大概他因為懷才不遇吧，所以滿腔鬱悶便不免要時時發洩，因此他的太太、媳婦、女傭等，幾乎每天要挨到他的責罵，有時罵得太任性便被罵的人過份難堪而無法收場時，總是太太一面哭訴，一面以死來要挾他而結束那一幕慣演的活劇。在這個悲劇裏每一個人都是可憐的，我看了有時不免爲他流淚。

趙先生一家生活單靠學費收入是不夠維持的，因此一家都忙着糊花紙球（孩子的玩具）出賣貼補開支，趙先生得空也幫着糊。以一個「舉人」而以糊紙球作爲副業，想來也就太可哀了，但趙先生從



## 記事

### 四川的水路

「蜀道難」這句話，形容整個多山的四川之路途，是最爲確切的。尤其是金沙江上游的水路，最

〔記事〕 四川的水路

來不說彘，不對任何人低首下心，他發脾氣，他恃才傲物，確不愧是一個讀書人，但當時我祇覺得他是一個怪物，一個好任性的怪物。我在那樣的「春風」之中，很慚愧的並沒有得着什麼感化，至於作文，却祇會湊了些什麼「郊頭則飛雁成羣，野外則寒鴉爭樹」之類酸溜溜的句子，現在想來，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掉那種濫調，豈非鬼話！

趙先生已物化了多年；那位諸老師，據最近家鄉來人談起，却還健在，依然寫寫字，玩玩花草，在鄉間安享清福，雖然鬚髮皆白了，但精神很好云云。

我在這裏爲諸老師祝福。

湯龍

容易碰到暗石，民國廿四年時，我和幾十個人，分乘二隻極大的木船自成都到重慶去。船離成都不到

六十里路，正是水流湍急的地方，船上的十二個船夫，用力的搖着櫓，船正捷馳的前進時，忽然船身劇震，好像往後一退似的。各人知道不妙，船底果然已碰了一個大洞，水像決了口的堤岸似的湧進來。大家正在慌得手足錯亂時，忽見還有一隻同行的船從後面趕來，而我們這隻船已漸漸往下沉去，一般當差的拚命把船內的一隻隻箱子水淋淋的撈出來，等後面的船靠近我們時一齊搬上去，人們也一齊跳上那隻船，上船後不到五分鐘，回頭看時，那隻船只剩一枝桅杆露在水外面了。

下一年我們又從重慶返三台去，此時已是上水，水勢倒流，甚為湍急。我們的木船都由幾十個拉船的人在水中拉着，他們高大的身軀上，一絲不掛，身上長着野人似的黑毛，皮膚呈灰褐色，他們哼着壯烈呼聲，把繩子背在肩上，在岸邊拉着，有時岸邊全是樹木荊棘，不能行走，他們就在水中拉着

## 水路還鄉記

我所記叙的，既不是現實的道路、公路、海路

走，每人只露出一個頭和寬闊的肩膀，一根粗大的麻繩，繫在船的桅杆上，船像蝸牛似的前進。有時對面來了一隻船，我們必須停在旁邊讓路。據船夫說雖然這江面是如此闊，但能行船的地方只有當中的一條，好似一條鐵軌不能走兩部火車一樣，假如兩船並行，恐有一船要碰到暗石。我聽了不禁驚歎「蜀道難」，蜀水道的領江更難。

將到三台時，水清澈見底，水底全是飯碗大的白石，圓潤光滑極為可愛。晚上靠岸停歇時我們拾幾塊起來玩，無意間兩塊一擦竟冒出火來，原來就是火石，還有五彩怪形的蚌壳和石頭，滿江全是。

兩旁的峭壁直透雲霄，半山間已有白色的雲霧，山頂完全不見，一片深藍色的山上全是古老的松柏和百年的老樹，往往在中午方能在兩山間看到一點太陽，前面來的路和後面走過的路一些也看不見，船儘在江中灣來灣去航行，二星期後方到三台。

陶

、鐵路、航空路，以至鄉村的小路；又不是象徵的

青年之路、走門路，走頭無路的路。乃是這一次由四川陪都回鄉所走的水路，川江的水位，是春夏秋季增高，冬季低落，祇五尺左右。大輪船吃水深，是絕對不能行駛，祇有木船纔能够航行。我這一次就是搭乘木船還鄉。川江水淺的期間，並不是絕對沒有輪船行駛，吃水淺的輪船，還是可以照樣行駛，不過大半全是差船或是機關所包的船。如要搭乘這些輪船，勢非買黑市票不可。黑市票每張幾十萬元，都不是窳措大經濟力量所能辦得到的。我搭乘的木船，一共有七家之多：計男大口八人，小口五人，女大口十四人，小口十一人，共計男女大小三十八人。尚有船夫十二人，未計在內，總計五十人。一乘客住在中艙內，船夫住在前艙，上蓋竹篾席蓬，可以避風雨，船艙裏對面開舖，因為船艙寬度有限，夜間睡眠時，對面開舖。客家睡下來，不是腳碰着腳，就是腳碰着頭，或者是頭碰着頭，因此時常發生糾紛衝突。有人用草蓆緊起作壁，有人用被單懸起作牆，晚上每家一隔，即以蓆壁布牆爲界，各不侵犯。可是睡着後，往往無意中侵犯了鄰居的地盤，有時夜間也會發生吵鬧，船上伙食每日兩餐

，四川人煮飯習慣將米煮到半熟，傾去米湯，放入蒸籠，蒸熟再吃。船夫所不需要的米湯，就是客家的唯一飲料。四川船上忌諱極多。舉行開船禮的時候，尤其隆重嚴肅，不許客家講話作聲。船老闆把駕長槳夫請齊了之後，在開船的頭一天，須要行祭禮。駕長把公鷄豬頭豬尾供列在船頭上，點燭焚香，船老闆在船頭上叩首。駕長此時就把公鷄殺死，把鷄血洒在船頭上，又把鷄尾部茸毛扯下，貼在血上，然後船夫大家把染了血的鷄毛，貼在船頭上，船艙進口處，船尾上，以及爐灶上。據說可以辟邪。船上客家又有許多忌諱，每天清晨開船的時候，切忌把碗盞打碎，船開行的時候，忌諱客家問還有多少路程或者問到了沒有？（因為到和倒諧音，船假使倒了，那就說船傾覆了，所以船家均忌說到了沒有。）船上倒水，因為忌諱的關係，不說倒而說傾。譬如說把水傾了，水燒開了，說水漲了，諸如此類，稍一不慎，說了犯忌的話，當面就遭呵責。若遇大霧或者大風大雨，船就停開。船老闆因為他們的全家以及船上客家的生命財產，這是絕不可冒險的。

川江上的風景確是雄壯險要，經過巫峽的時候，頓覺得造化天地的偉大，人類的渺小。兩旁崇山峻嶺，直聳雲霄，蔚爲奇觀。到楠木園就出了四川省境，進入湖北省界。可是當地人語音仍帶四川口音。洩灘在秭歸縣，是川江中的一個險灘，過了洩灘半天工夫，就到新灘，也是川江中的一個險灘。據說水大時期有洩灘無新灘，水小的時期有新灘無洩灘。筆者這一次正是水小的時期，所以船過洩灘毫無危險，可是過新灘的時候，情形非常緊張。由洩灘早晨開行，午刻就到了新灘，船家招呼客家下船步行過灘，在第二灘岸旁等候。船上除年紀過大婦女不能下船行走外，其餘客家完全下船，有些人特別慎重，甚而至於把衣服被褥完全攜帶上岸背

## 茶會記感

在「覺悟」發起茶會之始，我就興沖沖地報名參加，想增加一點見聞，可是當通知的柬帖寄來後，却又躊躇起來了，去呢，還是不去？

我是十足的鄉下窮酸，沒有處過大世面，遇到

負步行過灘。筆者下船後，特地站在新灘北岸觀看新灘實地情形。所謂新灘，江中似有暗礁一排，橫貫江中，兩端有缺口，可容船隻通過，上水木船由北面缺口逆流而駛，上水輪船則靠南面缺口用絞練拖拽上駛。下水船皆由南面口下駛。木船過灘時，先將船由北岸駁至南岸，將船橫在江面上，順水勢過灘，船尾向前，過灘後，船又折轉，船頭向前，急駛過第二灘，靠岸停泊，筆者當時目睹，豬船一隻，煤炭船一隻，因過灘不慎失事，船立刻傾覆，舟子雖全部遇救，但是船上所載的豬和煤炭損失可觀。回憶當時情形，猶覺毛骨悚然。過了新灘以後下面的水路就無危險了，沿途經過宜昌、沙市、漢口、安慶、蕪湖，一直平安到達南京。

陳更生

陌生的人，就會侷促不安，而現在是大庭廣衆的集會；破題兒第一遭，我的心懷有些難於言說，寫了許多狗屁不通的文字，悄悄地寄出去，如今去與編輯先生見面了——「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

舅姑」，這情狀也許有些相像吧。然而我別無夫婿可問，妯娌小姑娘都是初見，我是多麼的羞澀不甯！

我之參加這個茶會，與其說覺得榮幸，不如說慚愧呢！我自知自己的文字是那末不成樣子，不要說替「覺悟」充當什麼重要脚色，連搖旗吶喊還不配呢！然而我竟張胆走了一遭。幸虧徐先生以主人自居招待得那末殷勤體貼，他似乎知道年青人是不宜以嚴肅凝凍了他們的興致的，他始終用笑臉和輕快響亮語調接待着每個人。在徐先生笑臉下，我的羞澀漸已消除了。而同伴們又復說着笑着唱着，我漸漸地沒入輕鬆愉快的氣氛中而不自覺了。

最使我注意而感動的，是胡樸安老先生。圓張的口，飄着雪白的長鬚，始終保持着沖和的笑容。沖和的笑容啊，我不知涵養工夫有多少深。俯頭讀了隨緣五百言，我彷彿看見胡先生的心了。胡先生的心啊，有如一潭秋水，清明澄澈，沒有一絲雜塵，但有碧天、白雲、青山、鮮花……。許多美麗的影子，在上面飄移着。我彷彿又看見在澄澈的水面上，泛起絲絲的清漣；呀，清漣啊！原來就是臉上的笑紋。這時，我心下也頓地豁然，祇見四周一

派光明燦爛，寧靜和平。

多少副刊雜誌，都有嚴峻的門路，初學寫作者，休想跨進半步。而我們的「覺悟」啊！竟負起栽培後秀的責任。這除了在整個文藝事業上別有意義外，不能不說是青年的幸運。尤其是我們的裸姆徐蔚南先生，他細心地為我們看稿子，鄭重地選拔精優作品，費了多少苦心；這更是使我們感激的事。

這次茶會後，使我對「覺悟」的內容更明白，對「覺悟」的關心也更加深，對於文藝的性質也認識得清楚了，對文藝的愛好更濃厚了。「覺悟」啊，你是我們的搖籃！

歸途中，那輕鬆愉快的氣氛還在心上飄漾着，而對「覺悟」的依依戀慕，更是難已。

附呈和胡樸安先生無始無終詩暨自號記詩各一律，博胡老先生一噓。

生有自來死不無，金剛百劫豈云枯！  
四時代謝長春曆，六合廣淵不老廬。  
智徹精微無幻影，仁敷萬物即真吾。  
靈犀一瓣通天地，何問儒書與佛書。  
雖然體態半龍鍾，氣象却如旭日紅。

知死知生能淡泊，可行可止自從容。  
道融儒佛仙還聖，識博古今老更雄！



詩歌

趕路者的厭倦

曠野伸展在我的面前，

曠野上伸展着路。

看呵，多麼廣闊的田地，

多麼冗長的路！

爬過了一座山峯，

接着又是一座，路

伸展着，還有沒有

山峯來擋住路？

閑把童心培後起，後茲請號少年翁！

Thomas Hardy 蘇次男譯

呵，爬過了第二座，

又接着的一座，而路

還是向前伸展——

又細又白的路

上天知道它的伸展，

却誰也擋不住路，

又從山峯背後彎下去，

看呵，永遠是路。

壽柳亞子先生

胡樸安

君年六十我六八，君尙黑頭我白髮，左手左足  
我不仁，精神飽滿君憔悴，民前三年識君初，我年

三十君廿餘，人情世故兩不問，斗酒論文胆氣粗，  
民國成立滿洲破，革命文章功勞大，君長南社爲主

盟，我當小卒常相和，革命功作未完全，寂寞民生與民權，帝制自爲袁世凱，軍閥領袖段芝泉，建都金陵軍閥倒，雄鷄一聲鐘山曉，君之文章世不用，蟄居滬濱閒舒嘯，滿胸奇氣鬱無聊，一枝文筆爲解嘲，小爲滬濱說掌故，大爲明季談南朝，東風猝起我不競，君駕南征我身病，從此信問不常通，病廢閉門我心定，原子炸彈一聲雷，日本武力炸成灰，

## 壽頭歌

胡樸安

爲問緣何不做壽。只因年歲不足貴。若無事業留人間。縱活百年鷄犬類。太上立德次功言。努力事業做一翻。古來多少豪傑士。身死已久姓名存。殤子彭祖無分別。兔走鳥飛不休歇。刹那現在抓不住。千歲光陰只一瞥。人死留名豹死皮。人生毋愧

此鬚眉。一切要從自己做。奉觴祝嘏果何爲。只要僥倖身不死。每過十年必有此。無賢無愚一樣同。做壽真是多事耳。可怪世人不自修。任人玩弄如沐猴。無功無言只有壽。所以稱之爲壽頭。

## 隨緣五百言

胡樸安

——在覺悟茶會中朗誦——

儒家貴實在，道家任自然，儒以誠爲本，道以退爲先，二家若相悖，致力有兩端，參以佛家理，大道本融圓，殊途而同歸，百流而共源，色空原不

礙，吾欲用其全，過去吾不追，未來吾不言，當前物俱足，守拙心彌恬，收穫吾不問，農夫只耕田，成毀吾不管，工人只攻堅，天若果下墜，吾乃任一

肩，書猶未火焚，吾乃手一編，假使目無覩，吾乃以心觀，假使耳無聞，吾乃聽以玄，假使化爲鳥，高飛吾戾天，假使化爲魚，潛冰吾在淵，假使身消散，吾乃神游焉，任其所變化，利用總無邊，萬事由心造，外境徒虛懸，飢餓迫吾身，辟穀吾學仙，囹圄困吾體，靜坐吾學禪，世界大爭戰，吾當電影看，時人多鬼蜮，吾總小孩憐，牛馬任所呼，人我兩無怨，生不愁衣食，死不問棺槨，心不存好惡，口不辨鹹酸，災禍吾不畏，險阻吾不前，人樂吾亦樂，人顛吾不顛，既不衆同濁，亦非己獨賢，在己惟其是，於人總無干，和易無城府，峻厲有牆垣，

## 汽 車 上

前進！

飛般前進！

衝上山河；

掠過峯腰；

滑下斜坡，

馳向大道！

沒有遲疑，

命短吾不戚，壽長吾不歡，孔子言知命，莊子言盡年，世亂衆人亂，吾心求其安，年荒衆人荒，吾氣求其完，禍福自外來，委心任變遷，學問貴自立，努力費鑽研，至樂不在物，高人琴無弦，彰身不必華，貧士履常穿，春水漲平隄，吾坐天上船，夏日熱於火，吾浴池中泉，清秋夜不曙，玩月吾無眠，嚴冬寒加厲，賞雪吾被毼，容膝不覺窄，幕天不覺寬，儉不在蔬水，豐不在杯盤，憂不在貧賤，樂不在田園，此心常陶陶，終日亦乾乾，進取吾學狂，不爲吾學稍，身死心常在，薪盡火能傳，當其未死時，氣象總萬千。

## 更 生

沒有畏避。

×

×

×

前進！

飛般前進！

看平疇向後疾轉，

讓叢林向後狂飛；

長河如電閃，



高山若傾頽。  
在萬物閃避中

## 小說

### 女同學林娜

林娜是我們班上的一位女同學，她是被目爲一朵花，一隻依人的小鳥，和一枚柔美的琴鍵的。

她貌美，年青而且活潑，無論什麼時候，臉上總是掛着笑，兩片薄嘴唇微啓着，紅得像初綻的桃花；她真喜歡笑，笑的時候顫動着豐滿的胸脯，響着銀鈴一般的聲音。

常常，林娜打扮得很漂亮的跑到校裏來，穿着入時的衣着，男同學們一窩蜂的圍過去，「密斯林 Morning。」「Morning」，她輕盈地一個個的招呼，而且動情地笑着。真像一顆明亮的星星，在圍着她的人羣中間，放着異樣的光彩。她使得男同學

【小說】女同學林娜

沒遮攔地前進。  
這是我們的生命！

蘇羣

喜歡，使得女同學羨慕和忌妬。

她一到了校裏，就像春天來到了一樣，教室中充滿着生氣，銀鈴般的笑聲在空氣裏振盪，輕佻地，動情地；和着男同學們的恭維的話語，和粗野的笑聲，以及女同學的竊竊的議論聲嚷成一片，直到教授站上了講台，這聲音才給暫時的壓下去。

每天，我總注意林娜的來，林娜的去，注意她的談笑，讀書和上課；但我從沒有一天，看見她夾過一本正課的書來，也從沒有一天看見她抄過一次筆記，但筆記簿却是三天兩天就換一本新的，那都是給隨便寫了扯了的。上課時，她撕下筆記簿上的

紙，寫上些什麼字，傳給一些男同學，遇到馬虎的先生時，她會捏成一個紙團，從空中拋過去，有時碰巧打到別的同學的身上，於是引起了全堂大笑。

有一天，我也曾光榮地爲我們這位高貴的小姐服務過，替她傳遞字條，爲了好奇心的滿足，也會偷偷地瞧過一眼，林娜以歪斜的鋼筆字寫着：「小李，今天下午二時在大光明門口等我。」小李的回音很快的就來了，「昨天我一直等到你五點鐘，今天請一准來。」以下還加上幾個切切，切切。

林娜看了動情地笑了笑，把紙捏成一個團丟在地上。過了一息，又寫了張條子遞給我交給另外一位着西裝的男同學，意思是差不多的，只是時間地點改了。「明天晚上到××舞廳去好嗎？」那位同學像曉得我要偷看似的，直接把回信交給了她，我看着林娜也還是那麼滿意的笑了笑，然後又很不耐煩地用鋼筆在筆記簿上亂畫着，一會便看看表，教授講了些什麼她根本就沒有知道，也無須知道，她就是這麼打發了每一堂課，也就是這麼周旋在許多男同學之間。

在同學們辦的壁報上，三期刊上，日日快報上

，也常常讀到關於林娜的報導了，那些消息是這麼記載的：

「某天，雙木小姐會跟一位男士在××舞廳出現。」這些消息層出不窮的登載出來，林娜看了，除了輕盈地笑一笑以外，一點反應也沒有。又一天，一個關於林娜的消息又登出來了。「昨天，有着美國制服之中國空軍軍官一人，駕吉普車送雙木小姐來校。」這消息一點也不假，林娜的朋友確是得多得很，不但交遊遍校內，連校外也是很廣了，她的交友之多是正如她的美麗一樣出了名。

壁報的編輯有一天也向林娜索稿，林娜說：「我不會寫，也沒有什麼好寫！」

那位編輯調侃的說：「你的朋友很多，寫篇交友之道好啦！」

「我沒有什麼朋友哪！」林娜說。

「騙人，我估計總有二三十個！」

「誰說，」林娜嬌嗔地白了一眼。但另外一位同學却湊趣地說：「當然囉，」誰說只有二三十個呢？據我所知——他比了一比手勢——「四打。」聽的人都笑起來，林娜也笑，驕矜她自己的成功。

實在，林娜年青、美麗，多交幾個朋友算什麼呢？多講幾次戀愛又算什麼呢？她又不是在小學時代或是中學時代的黃毛小丫頭了，她現在正是二十歲的女大學生。

前一個月同班的一位女同學拿着當天的報紙告訴林娜一個消息說：「國內局勢真嚴重了，東北的戰爭正激烈的在進行，國軍表示在打下長春後才能恢復談判，全部內戰有一觸即發的可能。」可是林娜却淡淡的說：「這有什麼呢？打也好，和也好，對我們又有什麼關係，我們在上海。」

又像最近，警管區制在校內激起了很大的反響

## 王大伯的預言

「我家門前，有兩棵老樹，一棵是老當益壯的基樹，她的極枝不斷的向天空升去，一棵是衰柳，牠的枝條永遠懨懨無生氣，低垂着頭，緊縮着頸子，猶似沉痛地默念着牠的主人——王大伯的故事。

在我的記憶裏，總有那麼一個和藹的老年人的影子，穿着闊大的衣服，掛着八字鬚，搖擺着微醉

，同學們準備來一次熱烈的辯論，一位同學把這通知林娜：「今天下午二時討論警管區制度，你要一定來的。」可是林娜却正如對東北局勢一樣感到不耐煩，她說：「真討厭，下午我還有約會哪：什麼警管制、民主、和平、特務、我全麻煩聽，你曉得，今天美琪的片子可好啦，賣吻記，秀蘭鄧波兒主演的，真靈。」這位同學只好沒有話說的走開了，林娜下午也就沒有出席她這認為麻煩的會議。

有了口紅，有了電影院的曖昧，舞場的魅惑，再加上男朋友的恭維與戀人的撫愛，除了這些，林娜還需要什麼呢？

## 沈 飲

的身體，顯現在柳條的疎影中。

「風吹鴨蛋殼，命運轉不好。

問君輸多少，空身回家跑。」

他的口中常常這樣抑揚頓挫的唱着，孩子們聽見這熟悉的歌聲就會相互的傳遞：「王大伯輸了。」這樣，王大伯往往已經從柳條旁顯現出來，面

上掛着很深很厚的陰鬱，孩子都走近他，拉住他寬大的衣袖，說：「大伯爲我們講新聞吧！」

「新聞？」大伯搖搖瘦削的面龐，把八字鬚向上一翹，作一個鬼臉，年幼胆小的孩子們就一個個的溜走，胆大的只是拉着衣襟吃吃地笑，他就說：「吃過夜飯講。」

吃過夜飯，我們就可看見他拿着一把明亮的水烟筒，嘸嘸嘸地口中吐着白烟，搖晃着頭腦出現在草場了。

「大伯，講新聞吧。」孩子們還沒有忘記他的預約。

「唔。」他又嘸嘸嘸地抽一口烟，烟霧散在周圍：「你們小孩子也喜聽新聞？」

他常用這句話做他的開場白。

「阿虎根——那精明於天文地理的傢伙告訴我，唔！你們看那空中的星兒，北斗星、老人星、踏車星、花色星……這麼多的星，有白有暗，有黑暗有光明，它們都單獨地代表着一個人的命運，據阿虎根昨夜觀察……」

「哈，哈，哈，」四圍的孩子們都笑起來，有

幾個在嚷着「迷信，迷信，一定又是『真命天子』了。」

大伯很慌忙的搖幾下手，待笑嚷聲停後又說：「這也許是迷信，可是聽我講下去，呵呵，他說東方殞落了一顆星，現在在西北角新出了一顆極明亮的星，很大很亮——要在早晨才可看到，這是象徵日本鬼子要敗了，上帝憐憫我們，把勝利放在我們中國人的身上。」

「啊，只要勝利一到，我們萬能的政府便會給我們白米，給我們布料，給我們平安，給我們自由，把吸血的豺狼赶走，把敲竹槓的姦淫擄掠的警察送到牢獄裏去，把殘虐成性的土匪流氓送回『來的地方』去，那時候我們不會看見一個苦人，因爲我們都可以安樂的生活……」

這些話往往會成爲催眠曲一般的把我送入夢鄉去，但起初總是十分分明使我欣喜不止，我怕那些背着武器的黃帽子，我怕那些風凜凜，殺氣騰騰的丘八，我更怕前村保正黃義生到我家來催「稅」的冷酷面孔。

「大嫂」他往往一進門就掛起尋事的臉譜：「一

萬元一畝的錢要了，倘使『友』軍來拖人，我是不負責任的！」

這時，母親只能滿臉笑容，端一杯茶放在他面前，搓着手請求：「你能否寬限幾天，這幾天實在沒有錢！」

「笑話！又不是我王義生要！」惡狠狠的站起來，一捨手茶也不喝一口就走了。

母親嘆了一口氣，又須到外面借債去，有時更須把田畝賣去一部份來清償債務。

我們苦呀苦呀的喊得上天響，但是他的財產在膨脹起來，越堆越高。

至於「黃帽子」「和平軍」的兇狠更使人寒慄，陸亦宜的房屋是誰燒的？阿土根是被誰打死的？

不用說，村中這般人是常到的，倚着一桿灰黑的槍枝，捉雞殺狗，哭聲與獰笑聲常常震撼了整個的荒野，我模糊了，飄飄然的似已超越了整個的世界，去看「黃帽子」「和平軍」及其他黑夜產物的哭臉去，可是，一會兒常常被驚覺中的笑聲驚醒。

王大伯似乎還在呼呼地談着，有聲有色，最後彷彿站起了身打個結束說：「好睡了，和平光明的

世界終會到我們手裏，天到達光亮的時候，那般黑東西自會毀滅的。」

我在朦朧中站起身來，看一看他的水烟筒，跟在他搖擺的身子後面，回到屋內去。自從我在這天發現了他口中的秘密後，就常和他廝混一起，傻問他：「爲什麼黑夜如此長？」他沒有惱恨我，不過社會却開始討厭了他。

一天清晨，王大伯提着茶壺上鎖去了，家中只留着他的妻子和他二個很年幼的孩子。

王大媽——大伯的妻子——這個終年忙於瑣事的苦婦人，洗過孩子的尿布，拿着一隻菜籃到小圃中摘菜去。

小圃，這是一個名不符實的名詞，約摸有二十丈長，五丈餘闊，園中的二棵枇杷樹都已結上青黃色的果實，大媽開了門，不幸地將眼睛射一下，兩個壯健的「黃帽子」正呷着酸苦的果實。

大媽的涵養工夫究竟太差，見識畢竟太薄弱了，看見後竟然大聲呼喊起來：「有賊……！」一聲未了，「碰！碰！」二聲早已打來。當我們聽見槍聲從屋內趕出來時，黃帽子早已無影無蹤，大媽在血

泊中躺着。

「末日到了。」

「末日到了——」

村中的爺叔們都騷動了。整個的村莊陷入了不安的氛圍。

有力的阿二將大媽揹進屋中，放在她自己日常休息的大床上，然而這次該是她永遠休息，只悽慘地翻幾個身，即離開了這沙漠似的世界。

圍觀的落着淚，孩子說是要「奶奶」。

## 義民奔流圖

楚風

爲了工作，爲了要明瞭義民內幕的情形，我不惜去做一次不是「義民」的義民。

自然，義民應該是有義民的樣子。我竭力抑制着內心劇烈的跳動，裝出一副憂鬱而心中又似有滿懷隱痛而憤憤的臉孔踽踽然向着「目的地」走去。

躡進義民接送站的大門，在義民羣中挨進登記處，摸出一張預備好的「義民證」，遞給那位登記的先生，但那位登記先生似乎看出我這張「義民

大伯從茶館中回來，很冷靜的摸到大媽床邊，沒有言語，只點點頭，忘記了孩子的存在，瘋狂地跑到鎮上去了。

就這樣：大伯一直沒有回來……」

我的朋友講述了上一段冗長的故事，最後，他孩子氣的抓緊了拳頭，在桌上揮一揮道：「人的遭遇是不幸的，然而不知希冀能否填滿空虛？現在已勝利了，然而黑暗的產物還在騷動着，我希望一切都像亂夢般的過去！」

「證」有些不可靠，於是乎就扮下不很「慈祥」的臉孔，眼睛瞪住我身體上下打轉，一面盤問着：

「你叫什麼名字？」

「祝培林。」

「今年幾歲？」

「三十四歲。」

「什麼地方人？」

「新昌。」

「從什麼地方來？」

「諸賢。」

「到這裏已有幾天了？」

「三四天了。」

「這三四天住在什麼地方？」

「朋友家裏。」

「你既然朋友家裏可以安頓，爲什麼今天又到義民站來？」

「生活程度這般高，朋友家裏久住，自己也覺過意不去，何況他也是很窮的，所以我祇好到這裏來請求救濟！」

「救濟！救濟！像你拿了這樣一張不倫不類的證件，也到來請求救濟，那末任何人都可以進來了，我們救濟不得這麼多。」

「這張『義民證』不好用嗎？」

「根本是假的，並不是好用不好用的問題。」

「先生：請你看得仔細些，假使我不是義民，自然不會情願到這裏來丟臉的。」

「我們不管你這一套。」

「你們救濟機關也說不管，那末叫我怎麼樣辦

呢？」

「你有什麼功勞？你爲抗戰盡過什麼力？」

「我的家被敵人燬了，我的母親被敵人炸死了，而我自己也不願在敵人刀尖下喘息，逃出來流浪，整整已有六年。熬過了這樣長長的六年，才見到天亮，雖然沒有什麼功勞，但爲了不願做順民，這六年艱苦的生活，已足夠受的。今天，假使救濟機關我都沒有權利跑進，那還不是國家逼我置於死地嗎？」

「不要說，不要說，我們不要聽了，拿一千塊錢去，給我走！」

「一千塊錢有什麼好用？」

「那我們可管不得這麼多！」

「先生：今夜請讓我在這裏過夜！」

「你用假義民證到這裏來冒充義民，不准在這裏過夜。」

「住一個夜都不准嗎？」

另一位先生看了我這副尷尬相，倒有些惻隱之

心，帶着慈悲的語調對那位登記先生說：

「我們不差一個人，把他收起來算了！何必如此認真？」

經過這樣很長的盤問和一位先生的折衝，總算得到站方的允許，把我帶到了第四寢室。

× × ×

一間不算很大的寢室，裏面排着十四張狹得翻身就要跌下的床鋪，每一張鋪有着一條新的棉被，新的布毯，地上則很潮濕；但看到有了這樣的設備，雖然不能算好，雖然想到自己一個義民的身分時，却又心安理得了；那位登記先生的臉孔，也已拋在腦後。

我把棉被打開，鋪好，人坐在床上，想休息一下，藉以恢復疲勞，但睡在對面的那位義民，却與我聊起天來了。

「大哥：你姓啥？什麼地方人？過去做些什麼的？」

「我姓祝，新昌人，過去我是在××地方送報的。」

「你幫報館送報，為什麼報館又會不要你呢？」

「送報賺得是折扣錢，並不是報館雇用的，所以報館移進省會時，我就告失業；這次輾轉來到此地，原想託朋友找點差使，去做勤工，但朋友說我來得太遲了，沒有辦法！」

「你伙夫會當嗎？××學校要找伙夫。」右邊鋪位中的義民插嘴說着。

「伙夫不會當，笨重的事情我幹不了的！」

「不要急，勝利了，我們總有辦法的！」又一個義民安慰我。

我們越談越起勁，全個寢室的義民也都興奮地發表各人的意見。

「抗戰抗到八年，把國家都抗窮了！」甲說。

「國家雖然抗窮，還算是幸運的！如果失敗的話，那末我們連做人都做不來！」乙說。

「不是美國，我們是沒有辦法對付日本佬！日本佬真厲害！」丙說。

「照你說來，我們勝利是靠美國人的囉？」丁說。

「當然！否則是不會勝利的。」丙又答復了的話。



「媽的！勝利與我們有什麼相干？老子的家都沒有了。」一個穿破軍裝的戍憤慨地說。

「勝利比失敗總好些！否則，這間房子能輪到你來住嗎？你能够到這裏來請求救濟嗎！」已說。

「救濟！救濟！我們等了這許多天，還不見一個錢發到，衣服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戍又說着自己要說的話。

「國家沒有忘我們，蔣委員長對我們是好的，可恨的是這批辦救濟的傢伙，祇知道自己肚飽。不管人家死活！」庚說。

「假使他們真的不顧我們，唯一的辦法祇有打！這批傢伙是犯賤的，給他一點顏色看看！」戊又提出了意見。

「打不是一種辦法，打了問題就能解決嗎？」辛說——是一個慈幼院裏的先生，他帶着七十多個的婦孺兒童。

「明天我們派代表再到救濟總署請願去！」壬說。

「好了！好了！不要說了！我們還是睡覺吧？明天再想辦法。」

……

這是人民真正的呼聲，也就是生活磨難後的慘叫！聽到這席話，我內心非常刺痛，假使我真的是一個義民，我該又不知如何樣的悲傷！

我同情他們，同情他們的處境，同情他們能有勇氣在如此險惡的處境中熬度過來，一直到天大亮的今天。

第二天，六點鐘左右，他們都已起床；有的拿着破舊的洋面盆，有的拿着木杓，有的拿着小鉛桶，到廚房裏掬水洗臉。

臉洗好後，沒有多久，已聽見吃早餐的鐘聲，大家很雜亂地進入膳廳。

膳廳裏約有二十多張條桌，每桌一隻木桶，木桶裏滿盛着漿糊般的「麥團」。

平時看到這種「麥團」，或許會食不下咽，但雜在義民的隊伍中，他們都狼吞虎嚥，爭先搶食，唯恐量的不夠！看到這種情形，我對「麥團」也很覺有味，而且還體味出另一種意味，同時並感到「麥團」確也得之不易的。

吃過早餐，代表到總署請願，其餘義民則都留

在站裏；有的洗滌飽經風霜的鶉衣，有的在太陽底下翻開衣服捉虱子，有的聊天，但在他們心中却都有不可告人的隱痛，有激越的憤慨，有着莫名的悲哀！假使需要掉句書袋要說「正義感」的話，我想他們個個都是爲了「正義」而流浪到這步田地的。

快將吃中飯了，伙夫粗大的手，捧來一鉢盂一鉢盂的青菜和一木桶一木桶的糙米飯，他們還沒有開動，忽聽A代表高聲發言道：

「各位靜點！靜點！我有幾句話報告各位，現在總署答應我們每人西裝一套，（不過沒有背心）遣散費一萬元，回籍旅費照路程計算，我們代表是盡了最大的力了！大家如有意見，請提出來！」

「贊成！」

「可以！」

「我們不想在這裏過年，就這樣解決算了！」誰也沒有表示反對，一場合理的要求，至此才算得到答復。

但到了第二天，總署送來二包衣服，裏面祇有十幾套西裝，其餘的都是女人的大衣外套以及小孩子的衣服。因此，二百多個義民又都嚷着不要了。

於是乎問題又告擱淺！

後來經代表與署方數度的折衝，結果是署方贈送衣服六包，由義民自行分配了事。

忙了一整半天，衣服才平均分配完了，每一個人都拿着自己分到的「寶衣」，估計目前的時值，大家都很得意。可見義民衆的希望並不高，「胃口」也不大，照情理來講，執事者應該體恤他們的苦衷的。

是一個暮春底夜，月光洒滿大地，窗子本來沒有什麼遮擋，各個房中可也不必點燈；無數張慘白的臉孔，露出一絲絲苦笑，整理着自己的行囊——說得澈底點，其實是一些零零亂亂的破碎物件，預備明天動身，回到久別的家園，各自重操舊業，有的沒有家，也預備跑向更廣大的社會，去找各人的歸宿。

這裏，我還得請大家聽聽他們在臨別時究竟說些什麼？

「好了，好了！明早可以回家了！」

「你家什麼地方？」

「我紹興，你呢？」

「我蕭山。」

突然屋角有一個義民，含淚說道：「家，你們都有家，你們明天可以回去了！但是我的家呢？我回到什麼地方呢？」

又一個義民說：「家，有什麼關係？整個社會可說就是我們的家，所以我對家倒並不懷念，況且我有家等於無家！不過我家裏的父母兄弟妻子兒女都被敵人殺死了！想起來，真有點痛心！」

又是一個義民的呼聲：「家以及家裏的人被殺死，都沒有什麼關係，橫豎家是已經毀了，人是已經殺了，過去的事當他是過去，放在眼前最難解決的是就業問題。我們究竟望那裏走呢？」

「做工去！」一個青年說。

「織布去！」一個大姑娘說。

## 新詩集

他含着微笑，迎接他那新詩集的出版，文章總是自己的好，這原是老話，何況這確是一本極美麗的抒情詩集。

〔小說〕新詩集

但那個義民却回答着說：「做工！織布！那裏有這許多工廠？那裏有這許多布廠？即使有幾間工廠和布廠，決也容納不了我們這麼多的義民！何況勝利後失業者反而很普遍呢？」

大家又沉入了苦悶的深淵，躲在被裏讓夢來安慰這許多無依的靈魂！直到鷄聲叫時，才又把他們拉回現實的境遇中——「現實」劃明了他們每個人心頭的創痕！

餐後，各自領到遣散費，携着破碎的行囊，跨出大門，各人走着各人的路。情況是够悲慘的！

我也雜在隊伍中混了出來，在大街上，我眼睛所接觸到的人物和耳朵所聽到的聲音，我疑心這不是人間的世界！我恍似做了一場大夢。

施瑛

這是多麼有詩意的事！他把那本新詩集，寫上「獻給××」字樣，簽上自己的名字，去看他的愛人，這是一個懶懶的春午，風輕日暖，他穿上了新

製的春裝，到了她的地方。

她嬌艷得像春天的花朵一樣。她很熱烈地跟他握手。他看得到她臉上的高興，他也覺得自己的光彩。他把那冊新詩集鄭重地放在桌上。她含着笑很快的說了：「我該祝賀你了，你那新的……」

他帶着驚奇的喜悅：「你早已看到了嗎？」

「就在我的眼前，我怎麼會看不到呢。」

他看着她愛嬌的臉容。他的心有點兒顫抖，然而他很誠摯地說：「你看了覺得怎樣？」

「好極了！」她緩緩地說：「我覺得漂亮的很，也許誰都覺得漂亮的很。」

「我做這些，整整花了三個月的工夫。」

「要那麼多的時間嗎？」

他看見她的眼光，落在桌上的新詩集上。是的，他還沒有把它獻給她呢。這是他精心的寫作，其中大半的抒情詩，他是爲着一個女孩子寫的；他以這些纏綿的篇什，來博取她的愛情。也許那本新詩集的出版，是他美滿的開始，是畢生難忘的紀念。居然她看過了，而且是那樣熱忱的稱贊！他像解釋似的說：「這個自然說不上說是藝術，但是一個

忠實的工作者，要完成一件東西，總得花費許多心力與時間。」

「怪不得那樣好。」

他看着她的眼光，鼓起勇氣說：「這是我爲着一個可愛的人兒做的。」

她微微偏着頭，假裝不懂的樣子，並不說話。

他的臉有點紅，心顫抖得更厲害，鼓起更大的勇氣：「原諒我，這是爲着你做的；秀君！」

他等待她的嬌嗔，然而並沒有，脈脈的眼光裏帶着疑問，好像天真未鑿的小姑娘一樣。

他終於說了：「我想把它奉獻給你，當作紀念吧。」

「奉獻給我？」她笑了出來，她笑得很響很美。

他給她笑得很高興，便放胆說：「只有你才配接受這美麗的東西，我是爲着你做的」。

她的笑停止了：「你說的是什麼意思？你今天太會開玩笑了！」

他雙手捧起桌上的新詩集：「這是我那才出版的新詩集，我想奉獻給你，你不是已經看過，而且

方才承你推許的嗎？」

她惶惑地說：「我說的是你新製的漂亮的西裝，你不是第一次穿了上身，到這裏來嗎？」

## 張拐脚得妻

雲 崗

張拐脚今年三十歲了，從二十歲起，他的父母就非常熱望於有人拿庚帖到家裏來，爲兒子成就終身大事，爲自己了却一份做父母的心願。

可是，這一切都失望了，媒太師雖然經常有人家大小姐的庚帖送來，但原因太多，排起婚來，什麼尅公尅婆，白虎星掃帚星，缺金缺土，實在使人頭昏腦脹，就是問或有一張看中了，「開話」起來，總不是嫌男家窮相貌壞，拐着脚歪着鼻，就是說公婆兇，拐脚脾氣壞，因此儘有許多大小姐被關閉在「廂房」裏，張拐脚依然是打單身。

沉悶關着張拐脚過了十年。

今年，拐脚可就交進桃花運了，有一個年紀已三十開外老小姐的庚帖被他父母看定了，媒太師二次奔跑，跑出效果，女家答應下來，拐脚從沉悶裏

他更惶惑地，沒有將那本新詩集拿給她的勇氣了。

被解放出來，立刻喜上眉梢，做工作也分外有勁了。

「踏破鐵鞋無尋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人們常常可以聽見他的歌頌。

當然，嫁娶的第一步手續是訂婚，在鄉下俗稱定親。

定親了！誰都知道拐脚沒有餘錢，拐脚自己心中明白，就跑到她母親跟前。

「怎麼辦呢？錢沒有！」

「把小牛賣了吧，你新婦進門就可用不到牛了，算命先生說，她是貴星呵！」

拐脚就牽着小牛到市場上去，市場主人預先得了這個消息，就跑來很老實地告訴他：

「你托我賣吧，不收你佣錢，管教滿意，我們

老朋友總不會錯的。」

他於是聽信市場主人的話，把小牛與主人牽了，市場主人在市場兜了一圈，不一會就捧着十萬偽鈔到拐腳跟前：「賣了，我兜了幾個戶頭，價錢很好，一雙手。」

「怎麼，價錢跌了，我正月買來也一雙手。」

「這個。」市場主人惱怒地說：「一時要用錢沒法的，我又不曾揩你油！」

拐腳忽然笑了：「我是和老兄開玩笑的，不必認真，老兄做的還會錯嗎？」他拿着鈔票回家去了。

到明天清早，拐腳小心地帶着錢到鎮上買物去，買些桂圓、棗子、茶葉、火腿、肉皮，半隻牛錢已空空如也。

「怎麼辦呢，媽！」拐腳回來問他母親：「半隻牛錢化光，還有半隻牛錢是要送到女家去的！」

「把小豬賣了吧，記住。你新婦是貴星，一到我家，我家就興盛了。」

這樣，拐腳就去找販豬商。

「我想賣去小豬獠。」

「小豬價很賤的，賣不起啊。」豬商關照他。

「那末稍許便宜些，實在沒法。」

「我看你還是賣給別人去吧，價錢很快要大跌了。」豬商變幻着臉說。

「那末六斤米換一斤豬肉吧。」拐腳央求地說。

「不要。」

「幫幫忙吧！」

「四斤！那也許人要，但與市價相差太遠。」

「好！就四斤。」

拐腳心思紛亂地賣了小豬，得八十斤米，將米折成價，捧着鈔票回到家裏。

「媽，豬商真好心，他收受小豬了，四斤米一斤。」

「那很好，從前不是只有二角嗎，四斤米可要三四百了。」

於是拐腳又將這些錢剪了一疋洋布，買了些燒酒和香烟。

訂婚——定親的儀式行過，時間又很快的到結婚日面前。

「媽，要買趁早吧，我看物價要漲呢。」

「是的，阿拐，把後頭羊棚中的二隻羊賣了吧，你新婦來時，我家可興盛了。」

「是。媽！二隻羊不够用，把鷄也賣了吧！」

「不錯，只要剩留一條老黃牛就行了。」

拐脚聽了他母親的話，就到鎮上賣羊賣鷄。賣不起錢，但也够了，他將羊錢買一疋緞，將鷄錢買一疋布，回到家裏。

媒太師到女家送走了一疋緞，一疋布，半隻小牛錢，日子更緊迫過來。

「媽，把老黃牛就在現在賣吧，豬糞沒有豬肉總須買一點的，餘下的可買條小船，我作漁夫。」

「阿拐，你的想法很好，但你新婦來後，你是不必作漁夫的，小船慢慢買。」

於是拐脚把老黃牛帶到鎮上賣了，揣着錢回到家裏，眼巴巴的等着結婚。

近了，近了，終於到結婚的日子，拐脚拐着脚

做起新郎來，半隻老黃牛錢已用得空虛，轎子去了已經好久。

「怎麼？」他疑惑起來，「應該鞭轎夫的腿。」

忽然，一個抬轎人很喘急的來報告他：「女家不肯開門，要擊門賞！」

「一千塊够嗎？」拐脚爽快地又取去了些黃牛錢，遞給轎夫，轎夫去了。

不到半句鐘，新娘轎子抬到，喝過子孫圓，行過舊式婚禮，蓋過印，送入洞房。

拐脚躡手躡脚的到新娘面前：「妹妹……」可

是臉紅了，心頭忐忑亂跳。

「我知道你爲我很苦，賣豬、賣小牛、賣鷄、賣羊、賣老黃牛，討我進門但以後怎樣生活呢？」

新娘很老成的在紅巾中說話。

「不……」張拐脚說，說完，他大胆地將紅巾一抽，啊！他不禁倒退了幾步，原來新娘是白髮婦，亦是歪嘴！

## 李麻子及其女友

沈 飲

李麻子被人詆蔑多時了，許多人都叫他李麻子，其實他臉上那兒有一粒麻子，真是幼時父母害了他，「麻子！打柴兒！」他父親開着柴行，老是直着嗓子喚他，夥計也學會了這稱呼，慢慢地又傳染到所有和他接觸的人，現在已經變成他唯一的稱呼了。

李麻子，這個名字，聽在女人的耳朵裏，實在是非常可惜的，雖然他的臉蛋並不麻，但想像起來，一個任何漂亮的臉蛋上，加上了幾顆麻子，豈不是走了樣，但是——有一個女人知道他清楚，在不久之前作了他的朋友。

今天他當了衆夥計的面前，吐露了這個秘密：「其實，她是一個尋常的女人，上月，我結識了她，那也是『姻緣早定，前世有緣。』我趁航船到陸村去，因為天雨，航船沒有生意，船艙裏只有我和她二個人。

怕羞是不行的！船裏既冷靜，路途又遙遠，我就想引逗她說幾句話。

「小姐！你到陸村去？」

「是」，她低低地說，說完馬上臉紅了。

船行了一程，我又忍不住住了！

「小姐，你在陸村那裏？」

「不，我住在上海，今天到姑母家去！」她的話使我明瞭她是見過世面的，我這老臉也不禁忐忑面紅起來。

我又說：「貴姓？」

「張。」

「張小姐！台甫？」

「秀芳。」

真的，好一個漂亮的名字。

「上海，怕是住在城裏吧！」

「不，在威海衛路。」

談了一陣，我對於她一切都清楚了，於是我告訴她一些關於我的經歷。當然，一爿小柴行是太寒酸了；我就說，我是在銀行當稽核的，父親做律師，叔父在重慶做指導員，哥哥是老正興館的主人。不要笑，朋友，在女人面前常常會心不由主地說謊的，你們也許沒有經驗過。

船到陸村，我倆已談得很投機，我看出她也很愛我，彼此留了地址，我替她會過鈔，又訂下再會



的日期。

回到上海，我一直在鬱悶中默數她訂下的日期，日期漸漸靠近我，也終於被我踏住了，我一早就到威海衛路找她。

她真是守信的，在上天就已回申了，我同她到茶室裏。

我們談了些自己臉紅的話，吃些茶點又到公園裏逛了半天，公園中出來，又到酒吧中酣了回酒，她提議看戲去，可是我摸了摸袋底說：「醉了。」

「醉了？啤酒是喝不醉的，你怎麼啊？」

「近來我身體不好，受不住一絲刺激，還是明天會吧！」

我這樣地捏造了理由，就同她走出酒吧。「要不要祥生汽車？」

「不用，那更使人氣悶。」我又摸了摸衣袋，假裝神志不清似地說。

「坐三輪車吧！喚，三輪車！」她沒等我同意就將我推上路畔的三輪車，我找不到拒絕的理由。雖然——我又摸了摸衣袋。

「威海衛路成都路。」她也跨上了三輪車說。

「小說」李麻子及其女友

到威海衛路成都路，她下了車，又叫三輪夫送我到以前誑說的某銀行裏。

「送我到南碼頭去。」我在她走後對車夫說。車子到柴行，我摸摸底袋已一無所有，於是把手上的錶除下來，叫車夫暫押，回身到賬房間取了五千元，那車夫已不見了。

第二天，我乘老爹回家之便，抽了十萬元賬款，再到威海衛路找她。

「你的病好了吧！」她說，我彷彿受了譏笑。「好了，多謝你。」

「到南京去還是黃金去，新仙林去？」她問。「隨便，你歡喜那裏就那裏！」

「黃金好不好。」她說，我點點頭。於是我們坐着三輪車在跑馬廳路一樣的飛走。

在黃金的對面，她叫三輪車夫停下來，我算了錢，她走進一家皮鞋店，我隨着進去。

「那皮鞋已過時了，我常常忘記再買一雙。」她笑着對我說：

在店夥手中，她選了一雙最摩登的黃皮鞋，回頭向我一笑，我就拿出五萬元丟在店夥手裏。

在出店時遇見小開金，這東西真坍盡了我的台，他當着女人的面，就叫李麻子，李麻子不停，我完全不理會他，偷偷望她一眼，她好像不快似的，這真使我起了恐慌。

黃金開鑼早，我們就在街上溜躑，散步時她常常要我將身子彎成半截，細細的聽她的話，使我身子酸痛得好久不能恢復過來。

順散步之便，她又買了一副銀質的照相架，一隻手錶，使我袋裏還賸三千元錢了。

這倒不能不恐慌起來，我想票價是够了，但回去的車資怎麼辦？

得過且過，我不能考慮以後的問題，就同她回黃金。

我抽出所有的錢往票櫃上一拋，伸出手指對賣票員說：「二張。」

豈知，賣票員對我望了望說：「從昨天起漲價

了，每張二千五，一共五千。」

糟糕，這怎麼辦呢，在女人面前丟醜是何等難堪的啊！當下，我顯露窘狀了，盡是將手指上的戒指撫着，她掛長了臉在假裝不認識我，許多的視線都注視着我一人，拿下戒指，我望了望賣票員，她却走出去了。

我忘記了放在票櫃上的三千塊錢，也就跟蹤出來，她却已在一輛三輪車上，似乎咕喚着：「請不起，又何必叫人出來，這個醜我受不了的，我看清楚你了！」

我立在黃金的門口，遠遠地望着她揆着皮鞋、鏡架、手錶走了，待看不清她身影時，我惡毒地吐了一口痰沫，自言自語地說：「看清楚的不是你，應該是我。」

講到這裏，夥計們都大笑起來。

— 中華民國 36 年 1 月再版 —

— 書 名 —

青年文  
選之四 小 主 婦

— 售 價 —

— 主 編 者 —

徐 蔚 南

— 出 版 者 —

日 新 出 版 社

— 發 行 者 —

日 新 出 版 社

上海南京路哈同大樓 323 號 A

— 上海經銷處 —

福州路 390 號 世界書局

福州路 384 弄 5 號 百成公司

福州路東華里 6 號 教育書店

山東路 209 號 正氣書局

山東路 221 號 五洲書報社

林森中路 599 號 博覽書局

— 日 新 版 權 不 准 翻 印 —

徐蔚南主編

文	青
匠	年

血与淚



行印社版出新日



## 序

我每月在民國日報覺悟欄中舉行一次「青年徵文」，獲得青年作家們偉大的支持，紛紛以佳作惠寄，每天所得到的稿子，要超過覺悟所能容納的兩倍以至八倍。我細心地選擇文筆最好的，內容最動人的作品來刊載，幸蒙各界讀者，尤其是青年學生們，一致予以鼓勵與讚許。這不是我個人寫作所致，而是寄稿者的功績！

日新出版社約我將覺悟中發表的作品，再加一遍選擇，把可以給青年們欣賞觀摩的作品提拔出來，作為青年文選叢書。這個提議，恰好可以滿足一般青年屢次要求覺悟每月發行彙編本的渴望。我所以立刻就接受了。

青年文選叢書所選的文字，並不限於青年作家。老作家以及已成名的作家的作品，只要富於青年精神的而且富有滋養的我也選錄了。或者，這更足以啟發青年們寫作的技巧。所選的文字，依體裁分類，如論說、小說、詩歌、書信等七八種。這不僅使青年們對於各種文體能得到認識，並且也使青年們在多種多樣的詩文中，得到極濃的閱讀興趣。

我相信這部青年文選對於青年們可以有點益處的。第一，青年們閱讀青年文選，至少在思想上必不至落伍腐化；在知識上可以增加新鮮而正確的觀念。其次，即就練習作文，也可從這部青年文選裏，得到許多觀摩之處。

現在這部青年文選叢書開始發行了，希望各地的青年們都能以愛我的熱誠來愛好這部叢書！

一九四六年 徐蔚南

青年文選 第十輯 血與淚 目次

(一) 通論

老夫子和老媽子

楊寬 (一)

(二) 專論

元末的紅軍

楊寬 (三)

古詩雜評

吳流 承名世 (七)

(三) 批評

錯誤百出之黨史

馮自由 (一三)

馮自由的革命逸史

陸丹林 (一五)

讀「新原道」

振甫 (一七)

(四) 散文

伯大尼孤兒院印象記

羅洪 (二〇)

覺悟憶舊

姚天羽 (二二)

我與「覺悟」

鈕東 (二四)

忘年交

徐漪 (二五)

憶

蘇羣 (二七)



萍水緣

許玉麟

(二九)

夫婦之路

周引

(三二)

回憶

彬兮

(三一)

一個強烈的希望

更生

(三三)

公務員日記鈔

鈕東

(三五)

友誼的贈物

鈕東

(三七)

橋林道上

鈕東

(三九)

遠處的燈火

石耶

(四一)

五憶

張鑄

(四三)

喜筵

石耶

(四四)

小天使

石耶

(四七)

病中的啓示

石耶

(四九)

短簡兩輯

石碕

(五〇)

憶舊遊

朱顏

(五三)

枇杷

徐白言

(五五)

枇杷

尤靜生

(五八)

### (五) 詩歌

詩歌八篇

胡樸安

(五九)

### (六) 小說

阿鼻先生

張沐么

(六一)

血與淚

蘇羣

(六五)



主編 先生 南蔚徐

編主生先源山胡

# 青年 文選

# 日新文藝叢刊

★ 冊十列下出已 ★

早劫轉朦誕天兩賣國境線上的寫作生活

戀	難	變	朧	生	籟	圖	代	藝	場	上	線	境	國	的	寫	作	生	活	
.....	.....	.....	.....	.....	.....	.....	.....	.....	.....	.....	.....	.....	.....	.....	.....	.....	.....	.....	.....
胡山源譯	中原作	湯仙華作	張珞作	方培茵作	程育真作	沈寂作	石琪作	蕭羣作	胡山源作	.....	.....	.....	.....	.....	.....	.....	.....	.....	.....

精選青年作品 最合青年讀者口胃

已出六冊 每冊內容小說散文詩歌遊記均全

- (1) 家的召喚
- (2) 聖潔的靈魂
- (3) 小主婦
- (4) 新
- (5) 童年的夢
- (6) 長春

上海南京路大同大樓三三號A室

## 日新出版發行



## 通論

### 老夫子和老媽子

楊寬

陶行知  
知詩證  
有為

據說老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文化界招待協商會代表集會上，曾發出這樣的呼聲。

「人人叫我老夫子，生活不如老媽子；

同是爲人帶小孩，吃不飽來餓不死。」

我今天姑以「老夫子和老媽子」爲題，一加論列。或許老夫子們要提出抗議吧，老夫子何得與老媽子相提並論？好在陶先生既相提並論於前，今則事出有據，應無庸議。

老夫子的  
祖宗

一談老夫子，說來話長。老夫子的祖師，無疑的是孔老夫子。在封建時代，知識本爲貴族所專有，而貴族階級最下層的是「士」，大多靠技藝來做貴族的家臣，

〔通論〕 老夫子和老媽子

學而  
優則  
仕

以此爲生。歷時既久，「士」的人數愈弄愈多，那裏有這許多家臣的位置謀得到，便開始找新出路。恰巧那時貴族階級漸次沒落，平民漸次得到抬頭的機會，平民間正有不少人需要知識，於是「士」的新職業——教書——便應運而生。孔老夫子就是個開山祖，所以至今老夫子們還稱他爲「至聖先師」呢！後來封建社會崩潰，「士」成爲四民之首；老夫子們的地位也就青雲直上。孔老夫子抱着「有教無類」的宗旨，平民的教育便由此產生。他所教的課藝，還只是些貴族生活中應有的知識，他教出來的學生也只是做家臣而已。

等到戰國時代，孔老夫子的徒子徒孫就大出風頭，子夏做了魏文侯的老師，子貢的弟子田子方，子夏的弟子段干木，都

爲魏文侯所尊敬，而子貢的弟子李克就在魏文侯那裏做起相來，曾子的弟子吳起也做了魏國的郡守，楚國的令尹。所謂「學而優則仕」，果然不錯！從此做官和教書成了「士」的兩大職業，不得志的教書，一得志便做起官來了。天下那有這麼許多官可做，不得志的當然要佔絕大的多數。可是也有些老夫子們看不起官，寧願自己貧賤。相傳魏文侯經過段干木的家必行敬禮，見了段干木，立侍而不敢息，真是尊敬到萬分，可是魏文侯請他拜相，他却不肯受，要去見他，他竟越牆而逃走。又相傳魏文侯的太子在路上遇見了田子方，引車避讓，下車拜謁，可是田子方却不還禮，太子因問道：「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田子方答道：「亦貧賤者驕人耳。」又相傳顏觸見了齊宣王，王問道：「士貴乎？王者貴乎？」顏觸答道：「士貴耳，王者不貴。」這些老夫子們是不是生就了這付窮骨頭，一定要拿貧賤來驕人呢？孟子荀子等輩，雖然他們急急於想找個官做，可是態度也是驕人的，孟子說：「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荀子說：「談說之術，矜莊以蒞之。」和孔老夫子那種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的情態不可同日而語了。至於那些隱士，更以清高自負，他們的氣節在官僚之上，他們的聲名更高過大官萬倍。

現代老夫子分類

至今在我國的教育界裏，老夫子們也還可以分作這麼幾類：一種是以教育當作終身職業，想以此爲生的；一種是看不起做官而以清高自負的；一種是做不着官而暫作棲身的，而其貧苦則一也，俗語說得好：「十只黃貓九只雄，十個先生九個窮。」自從抗戰以後，老夫子們實在太窮了，在這個見錢眼開的社會裏，儘管你標榜清高，却沒人來尊崇你。許多人認爲教子弟去念書是出息的了，「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亂世中英豪固然更重，可是讀書並不够高，因爲亂世中的英豪，不是讀書起家的呀！過去老夫子們傳授自己的道統和學說，想造成自己的聲望，如今老夫子們的責任是在爲國家造就人才，國家自當替老夫子們打算打算。如果能把老夫子們的生活提高，也還可以改變社會風氣，對於普及教育也有很大的裨益呢！

老媽子很吃價

現在論到老媽子了，恕我不學無術，老媽子的祖師是誰，一時考不出來。封建時代貴族家裏只養着奴隸來做工，傭工制度的產生是在戰國之世，有書為證：「客致力而疾耘耨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從前傭人的努力工作，無非想得到主子的賞識，可以吃得好的，工錢多。到今日却又倒了過來，主人必須要給老媽子吃得好，工錢多，老媽子才肯做。有人說，上海的女人比男人多，而摩登女子比樸素女子更多，所以要找個情人並不要費什麼勁，找個老媽子就很難了。其實找個適當的情人也不是件容易事，不如說要找個老夫子來教書是易事，要找個老媽子來燒飯就很難，這倒確是實情。



## 專論

### 元末的紅軍

（專論）元末的紅軍

老夫子不必灰心

現在上海私立小學校的教員其工作的繁重遠在老媽子之上，而生活的水準又遠在公館裏的老媽子之下。照這樣的情勢，女教員是不是都將去做老媽子呢？但是老媽子畢竟是老媽子，教員畢竟是老夫子，知識婦女還是只願做老夫子，不願做老媽子。目前國家正擬實行強迫教育，所需的小學教員，要以百萬計，我們一方面希望國家竭力提高老夫子們的待遇，不然準會有女教員去當老媽子的，一方面希望老夫子們要放遠眼光，想來老夫子不會長此不如老媽子的，將來需要百萬老夫子的時候，老夫子總有最值錢的一天。等着吧，萬物一有需要，便可利市十倍，國家當然需要人才，當然需要老夫子們去教育人才，決不會需要老媽子們去擔負什麼重任的吧！

楊寬

江湖  
叢談  
之一

在我們中國，江湖上的秘密結社，確實在下層社會裏有着非常驚人的潛勢力，國家紊亂飢荒時，許多內亂的發生，往往就有這許多秘密結社做中堅份子，幹破壞的工作；同時對於許多民族革命運動的興起，他們也有着不可磨滅的功績。元朝的「反元復宋」的運動，清朝的「反清復明」以及「扶清滅洋」的運動，無非是想反抗外來的壓迫，而找求國家民族的出路。雖然義和團「扶清滅洋」的運動鬧得一團糟，反而弄得喪權辱國，而「反元復宋」的運動，畢竟把蒙古人驅逐而建立了明朝的天下，「反清復明」的運動在我們初期的革命運動裏，也確曾得到他們的助力哩！

彌勒  
教與  
白蓮  
教

江湖的秘密結社裏，宗教思想非常複雜，有關佛教的，以唐宋時代的彌勒教和宋以後的白蓮教為最著。彌勒教是隋朝民間附會彌勒佛降生而發生的一種秘密經會，屬於華嚴及真言密教的緣起論派，歷經隋唐五代，到北宋而大盛，在元朝末年大亂時，曾和白蓮教徒混合活動，此後勢力頓衰，已不能獨立存在

了。白蓮教起於南宋，由於「彌陀淨土」西方極樂世界的信仰，組成的一種吃素念佛的淨業團體，屬於大台宗的實相論派，後來因為政府和教敵的強烈壓迫，漸漸和社會上不平份子結合，改變教理和儀式，成了下層社會裏非常有潛勢力的秘密結社。白蓮教在南宋高宗紹興初年為吳郡延祥院沙門茅子元所倡導，主張吃素念佛，後為政府取締，茅子元以「妖妄惑眾」的罪流謫到江州（今九江），可是這教依然秘密地流行在江南，到元朝統一江南，也頒禁令。到這時，白蓮教裏已參雜了民間其他的迷信，已相信什麼「五公符」「天背圖」之類，流行的區域在福建江西一帶，到元成宗時，由於白蓮教徒對朝廷的聯絡，忽而降下聖旨，受政府的保護，到英宗時又被禁止，從此就永久成為秘密結社了。元朝末年，因為國家紊亂飢荒，這異端的宗教信仰更是深入民間。這時白蓮教的教義中也已參入了彌勒教的信仰，宣傳彌勒佛即將降生的時候，「金沙覆地，處處皆清池茂林」，「壽命長遠，豐樂安穩」，「所營農稼，一營七穫，自然成實，不得耘耨」，這正是農民們所理想的極樂世界，也是飢民

們所日夜希求的，於是那些無知無識的農民和飢民，天天就熱望着彌勒佛的降生了。

### 紅軍的興起與黃河決口

在元朝末年，這些白蓮教徒一面倡言彌勒佛降生，一面又假託宋朝後裔，舉起復宋的旗幟，在幾個月之內，今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蘇，山東等地，都紛紛響應，大都燒香念佛，以紅巾為號，不約而同的稱為「紅軍」，頓時把元帝國擊潰了。最初有羅田人徐壽輝，本是販布出身，往來蘄黃一帶。一天徐壽輝在鹽塘中洗浴，身上恍惚有光，給麻城人鄒普勝見了，大為驚異，便聚集白蓮教徒，以紅巾為號，推壽輝為盟主，攻陷蘄黃，以蘄水為「蓮臺省」，尊壽輝為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這是至正十年十月的事。

最鬧動一時的，要算韓林兒和劉福通的起事了。最初有名韓山童的，祖上世代信奉白蓮教，他宣傳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江淮一帶人民信奉的很多。後來劉福通等輩就倡言「山童實為宋徽宗八世孫，走海外得還，實為中國主」，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要一同起兵，那知

### 〔專論〕元末的紅軍

給官吏發覺，把山童擒了去，而山童的兒子韓林兒逃到了武安，劉福通等也就頒發詔書，說道：「蘊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貧極江南，富誇塞北。」「虎賁三千，直搗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首二句指宋廣王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日本，以為宋廣王已在「蘊玉璽於海東」，陳宜中是在「取精兵於日本」，表示宋朝正統未絕，還可復興，次二句指蒙古人暴奪南人衣食財產，說明所以要起兵的原因。那時正遇黃河水災，至正十一年四月，元朝正集民夫十萬在塞黃河決口，據說那時有個童謠道「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見天下反」。有人預先鑿了個獨眼的石人，沈於黃河邊，後來治黃河的役夫果然得到這「石人一隻眼」，於是紛紛參加「天下反」了。一時聲勢浩大，舉韓林兒為「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建元「龍鳳」，這已是至元十五年的事了。

### 朱元璋入紅軍

劉福通在至正十一年五月起事，到八月，蕭縣「芝蔴李」「老彭」（即彭大）「趙君用」（或作趙均用）也起義攻陷徐州，到至正十二年春，定遠人郭子興也和

鄉里豪傑襲據濠州（即鳳陽），其他起於湘漢的，推「布三王」「孟海馬」為首領，布三王號稱「北鎖紅軍」，孟海馬號稱「南鎖紅軍」，在這些紅軍中間，郭子興可說是後起之秀了。

原來朱元璋只是個窮和尚，在十七歲時遇到大疫，父母哥哥相繼死亡，窮得沒法埋葬，自己孤苦零丁，跑到了皇覺寺裏去做和尚，等到郭子興的「紅軍」在濠州興起，他也就投入了紅軍的隊伍，等到郭子興在至正十五年病死，劉福通就遣使來招撫用宋主韓林兒名義，命郭子興次子天敘為「都元帥」，張天祐朱元璋為左右副元帥，後來天祐天敘都戰死，又命郭子興的幼子天爵為「中書右丞」，朱元璋為「平章政事」。等到天爵被害死，朱元璋也就統帶着這一支紅軍。當至正二十三年張士誠攻宋都安豐的時候，朱元璋把韓林兒救了出來，自稱為「吳王」，到至正二十六年把韓林兒害死，也就取消宋的龍鳳年號，後來平定天下，也就改稱國號為「大明」了。

爲什麼  
朱元璋  
會成功

爲什麼旁的紅軍都不能平定天下，而紅軍裏的這個三等脚色——朱元璋，却能完成建國的大業呢？這是由於朱元

璋後來改變了「紅軍」的作風，不宣傳迷信，不作殘酷的破壞工作，有紀律，有秩序，有計劃，有毅力，能重用一般有能之士，能發揚民族精神，在雜亂的局面之中，獨有他能擔當起建國的責任，他的成功當然不是偶然的。可是他畢竟是紅軍出身呀，原來紅軍倡義的口號是「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紅軍的領袖韓山童被擒後，韓林兒就稱為「小明王」，所謂大小明王本來也出諸佛家的經典，就是「正統斥偽志序」中「大小明王出世開元經」的大小明王，因爲白蓮教徒認爲大小明王是和彌勒佛同時降生的本尊。朱元璋的稱國號為「大明」，也還是紅軍的本色呢！

朱元璋可說是中國歷史上江湖起家的唯一成功者，他能斷然拋棄了膚淺的迷信和失去時效的冒牌復宋旗幟，喊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口號，聯合知識份子，愛護民衆，在戰鬥中確立了建國的基礎，這便是他成功的所在。雖然，他得天下以後，未免又走上了專制和封建的形式。

# 古詩雜評

吳流 承名世

## 舊詩新解之一

一，孔雀東南飛的時代。孔雀東南飛前人都認為漢詩，近來有人懷疑它出於六朝時人之手，如梁啓超陸侃如諸位先生對它都有考證，他們認它為六朝時詩的證據，最主要的有：

(一)五言詩在東漢時方才漸漸興起，為何在建安時就會有這樣的長篇？

(二)「青廬」據酉陽雜俎為北朝婚禮，為何詩中提及。

(三)詩中的龍子蟠是南朝的風俗。

(四)本詩似受佛本行讚的影響。

這四條證據駁的人很多，因為一，五言詩至漢末已漸盛，而向長的敘事詩方面發展。二，社會禮俗往往有很古的遺迹流傳後世，或僅保存於一隅。三，佛本行讚是無韻的，內容風格，也和孔雀東南飛不同。這種駁論的理由也相當充足，所以上面四條重要證據，還不足以證明孔雀東南飛出於六朝，

其他比較不重要的證據更難成立了。

但是孔雀東南飛出於六朝，在本詩中確有很顯明的證據在。如「交廣市鮭珍」一語，我們知道廣州是吳大帝孫權所建立的，「交」「廣」連稱起於三國以後。有這一條堅強的證據，再配上上面四條證據，我們便可斷定孔雀東南飛是六朝時的作品了。

二，木蘭詩經過唐人的竄改。木蘭詩到現在雖還不能確斷為什麼時代的作品，但其出唐代以前，大概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不過我們覺得其間似乎經過唐人的竄改，我們試讀全詩，詞句都很通俗。如「朝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聲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水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一段，和「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尙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一段，都同白話差不多，句法也參差不齊。惟



有當中的「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一段，句法既整齊，文字又矜鍊，而且對偶工整，近於律詩，一望便知是唐人的手筆，其出於唐人之手，可無疑義。大約木蘭詩這段原文本很冗長，唐人覺得不妥，替它修改一下，而上下文又不會多動，所以弄得竄改之迹顯然了。還有這詩的上下文，對於當時的君主，都稱「可汗」，如「可汗大點兵」，「可汗問所欲」，惟有這段中稱當時的君主為「天子」，這也是一個很大的疑問。從前人多說詩中的「可汗」是北朝人沿胡俗，對於當時君主稱呼。或說這「可汗」是稱唐朝天子的，因為當時胡人稱唐朝皇帝為「天可汗」。關於前說，我們是承認的；因為這詩從文字格局和內容上看來，確是北朝人的作品；關於後說，我們却不能同意，因為「天可汗」是當時胡人對唐天子的稱呼，本國人不宜摹倣。二，為什麼既稱「可汗」，又稱「天子」，豈不嫌稱號紊亂？三，這詩除「萬里赴戎機」一段外，並無唐人的氣息，唐人怎能有這樣

古拙粗野的作品？而且「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和「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尙書郎……」也有些矛盾之嫌；既然「賞賜百千強」了，為什麼又說「可汗問所欲」呢？根據上面的理由，所以我們敢斷定這詩是經過唐人竄改的。

三，陶淵明達觀詩的來源。大家都知道陶淵明的爲人是很達觀的，而他的詩更充滿着達觀的意味，不過他的達觀實在是從悲觀來的，這是那時思想界一般的風氣，我想讀過陶詩全集和明瞭魏晉時代的哲學的人，一定同意上面的話。然而我們認爲這種詩格和思想，在漢代早已具有，例如有名的古詩十九首中第十三首：「驅車上東門，遙望北郭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這首詩的風格，不是和陶淵明很接近嗎？就是曹操的短歌行開頭一段：「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也是中古

時代悲觀的人生觀的表現。這類消極的思想，像曹操這樣的英雄都不能免，可見時代思潮對人影響之深！像陶淵明那類本性曠放的人，自更容易接受自上古傳來，中古更盛，根深蒂固的道家哲學了。

四，「越人歌」與「綢繆」。劉大白先生「白屋說詩」說：「毛詩中唐風綢繆一篇，實在是一篇鬧房詩，雖然所鬧的似乎是新郎而不是新娘。因為鬧房的習慣法中，本來頗有兼鬧新郎的。」他的論斷固然也有相當的理由，但我們却還不能相信。我們覺得這首詩固然是「一男一女驟然相遇，而由第三者用開玩笑的語氣向那位男子取鬧，然而那一男一女並不見得就是新郎新娘。試讀「越人歌」：「今夕何夕兮牽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這不是和「綢繆」的「今夕何夕，見此良人」；「今夕何夕，見此邂逅」；「今夕何夕，見此粲者」等語句很相近嗎？不過前者是對方的口氣；後者是第三人的口氣罷了。「越人歌」雖說是「鄂君子皙泛舟於新波之中，……越人擁楫而歌」。但我們覺得這首歌實在

是一首戀詩，祇要看「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說君兮君不知」等語，便可明白。前人記載往往隨意亂說，未必可信。「越人歌」和「綢繆」是同類的詩，不過前者是南方人的作品，所以較宛轉；後者是北方人作品，所以比較質直。「綢繆」本是纏綿的意思，所謂「綢繆束薪」，本是借以興比男女的戀情的，而「三星在天」，恐怕就是譬喻三個人：一對男女，加上一個第三者。那個第三者很會開玩笑，他說：「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這好比現在喜嫖的人，往往喜歡拉同伴到堂子裏去，那個同伴如果是會開玩笑的，豈不會向那位真正嫖客說：「我看你今夜怎樣對付這位妙人兒啊？」雖然「綢繆」裏所說的那位「良人」，決不是妓女，但必是一位風騷的姑娘，可無疑義。至於「越人歌」裏的那位與王子同舟的妙人兒，更是自己獻起寶來，不像那位「綢繆」裏的「良人」，一語不發，任人開玩笑。南方姑娘比北方姑娘活潑，這或許也是一個證據吧？

五，「定情篇」與「靜女」。繁欽的「定情篇」中間有幾段話，很可以和詩經「邶風」「靜女

篇」相比，如「與我期何所，乃期東山隅；日吁兮不來，谷風吹我襦；遠望無所見，涕泣起踟蹰……」等語，豈不就是從「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一段中脫化出來的嗎？而「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何以致殷勤，約指一雙銀；……」等語，豈不也就是從「靜女其變，貽我彤管」，「自牧歸荑，洵美且異」等語衍化出來的嗎？所不同的是「定情篇」是借女子方面口氣作的；而「靜女篇」是用男子方面口氣作的。然其同為戀歌，則並無二致。

六，評古詩十九首。古詩十九首的著作時代，雖還不能確定，但其為古代有價值的詩，却是大家公認的。詩中的好處很難盡述，現在姑且摘評幾段，以表示我們的見解：

第六首：「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四句，非常自然，有三百篇的遺音。

第七首：「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雖有怨怒之意，有傷溫

柔敦厚，但寫情真切，讀之令人生同情之感。

第八首：「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出語既自然，寫情又真切，更能怨而不怒，為十九首中的最高作品。

第十首：「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寥寥數語，中含無限深情，其妙處全在蘊藉，真是古詩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第十七首：「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言情的深刻，在古詩中也很少見。

此外如第二首：「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第四首：「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窮賤，輒軻長苦辛。」王國維先生評這兩首詩說：「可謂淫鄙之尤，然無視為淫詞鄙詞者，以其真也」。我們認為古詩十九首的最大好處，便在一個「真」字。後人作的詩所以不及古人，也便在不能「真」啊！

七，李白與陰鏗。杜甫贈李白詩說：「李侯有

佳句，往往似陰鏗。」從前人多不信這話，有人說這是杜甫譏笑李白的，因為李白有「柳色黃金嫩，梨華白雪香」一聯，據說是襲自陰鏗的詩。其實唐朝人襲用古人的成句是很多的，例如王維常襲取陶淵明的詩句，不以爲病。他的「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二句，除了「漠漠陰陰」四字，便完全是襲取陰鏗的成句。還有杜甫本人也常襲用陰鏗的句子，（詳下節）他怎會嘲笑李白呢？我們知道陰鏗的詩對偶工整，格律謹嚴，正是唐人律體的先驅，李白杜甫們的「苦學陰何」本是很自然的事，有何不可信處？

梁書陰鏗傳說：「陳天嘉中，……文帝嘗宴羣臣賦詩，徐陵言之，帝卽召鏗預宴，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歷代吟譜說：「子堅（陰鏗）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足見陰鏗也是一個很有才氣的人，與李白相類，所以李白要學他。陳振孫說：「未見鏗之所以似太白者，太白固未易似也，子美云爾，殆必有說。」陳氏不會細考陰李的關係，陰鏗的詩實在很有像李白的，我們且試錄陰鏗和李白的詩數首，作爲例證：

〔專論〕古詩雜評

蜀道難

陰鏗

王尊奉漢朝，靈關不憚遙；高岷長有雪，陰棧屢經燒；輪摧九折路，騎阻七星橋；蜀道難如此，功名詎可要。

關山月

李白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戍客望邊色，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歎息未應閒。

晚泊五洲

陰鏗

客行逢日暮，結纜晚洲中；戍樓因嶮險，邨路入江窮；水隨雲度黑，山帶日歸紅；遙憐一柱觀，欲輕千里風。

昭君怨

陰鏗

跨鞍今永訣，垂涕別親賓；漢地行旛盡，胡關逐望新；交河擁寒霧，隴首暗沙塵；惟有孤明月，

猶能送遠人。

### 渡荆門送別

李白

遠渡荆門外，來從楚客遊；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

### 送友人

李白

青山橫北郭，白水遶東城；此地一爲別，孤蓬萬里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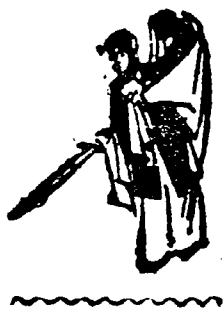
上錄的幾首詩，句法相同的雖然不多，但格律意境，確很相近。所不同的，李白才氣更高，句法更自然，陰鏗的句子終嫌來得生硬平淺，這是陰鏗不及李白之處，也是梁陳人不及唐人之處。然而李詩的與陰詩有關係，確是很明顯的了。尋求古人詩法的源流，應尋求其神韻意境的同異，而不當在字句上穿鑿附會；我們若細讀陰李的全詩，其因襲轉變的跡象，是不難看出的！

八，杜甫與陰鏗。杜甫的詩也有許多出自陰鏗

和何遜的，因爲他自己「苦學陰何」，所以能看出李白與陰鏗的關係，所謂非箇中人，不能道其甘苦。他的詩例如「江流靜猶浪」，是襲取陰鏗的「大江靜猶浪」；「白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和陰鏗的「白雲巖間出，初月浪中生」相同；「中流聞棹謳」，更是襲取陰鏗的成句。後人不會在陰何詩上下過研究，又沿襲前人輕視齊梁的習氣，復震於李白杜甫的大名，不會細考他們的作品，所以懷疑老杜的話。其實我們若撇去成見，用歷史的眼光來觀察古詩的演變，則唐詩和齊梁詩的關係，便能很顯明的看出，對於老杜「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的評語，以及他自己的襲取陰鏗的成句，就無庸深怪，而加以揣測附會了。

九，李白與庾信鮑照。杜甫懷李白詩云：「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這首詩從前人也說是杜甫暗諷李白的，他們認爲把庾信鮑照來比李白，是侮辱李白，而末句更是嘲笑李白詩才太粗，所以要與他「細論」。這也是穿鑿附會之談。因爲杜甫與李白交誼很深，而

且互相欽佩，照杜甫的爲人看來，決不至於輕薄好友。「詩無敵」，「思不羣」，是何等的恭維，拿庾信鮑照來比李白，也是看重李白的意思。只因後人輕視六朝的詩，硬把庾信和鮑照的地位壓低，才使更後的人發生疑問。實則庾鮑二人在唐代的地位還不很低，唐代詩人很受他們的影響。庾詩如詠畫屏風：「昨夜鳥聲春，驚鳴動四鄰；今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逍遙遊桂苑，寂絕到桃源；狹石分花徑，長橋映水門；……」置之唐代大



## 批評

### 錯誤百出之黨史

自國民革命軍統一全國以來，國人始漸注意於編纂開國前革命史，十數年來，坊間出版關於清末民初之光復掌故及黨人軼事，有如雨後春筍，蓬勃不已，迄今所知者，已無慮數百種，猗歟盛矣。然細察各書之內容，大都根據前清官書及歷年舊報，

詩人的詩集裏，並無愧色，其句法的自然，也確與李白有相近處。鮑詩如擬行路難：「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數復坐愁？……」梅花落：「中庭雜樹多，偏爲梅咨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霜中能作實……」格調更像李白。杜甫拿庾信鮑照來比李白，我們認爲並不大差，而庾鮑二人在詩史上地位的重要，也於此可見。

### 馮自由

輾轉抄襲而來，於民黨艱難締造民國之真相，罔未明瞭，而志士各自奮鬥之歷程，亦多隔闕，因而敘事述由，往往道聽塗說，訛誤百出。求其真能探本求源，大體不悖事實者，百不得一焉。此何故哉？曰，是在執筆者不知研求事實之門徑，而缺乏考據

徵實之過也。夫事實之真偽，不可不藉考據以明，而考據之方法，不外三種，所歷所見所聞是已。開國諸賢，能將生身歷手經之大小事蹟，據實寫作，公之於衆，使後世史家，得所憑藉，頭頭是道，自屬難能可貴，次則以目擊爲比較可信，耳聞又次，且有直接間接及遠代近時之別。若出夫間接或遠代者，則其信效更遞減矣。觀晚近各刊物之記載，屬於第一種之所歷者，固如鳳毛麟角，卽所見亦寥寥如晨星之可數，要不外出於所聞一類而已，執是之故，執筆者每受穿鑿附會，習於故常。舉例以言，滿清官書，慣以竄改黨人名字筆畫爲能事，如「總理之名文字，輒加水旁改爲汝之類，此在前代稍有讀報經驗者，莫不知之，昧者不察，妄認滿清所竄改爲正確者有之矣。民國前五年，丁未四月，有革命軍舉義於粵省黃岡，黃岡，地在潮州饒平縣，昧者不察，誤認廣州之黃花崗卽黃岡者有之矣。丁未九月，黨人嘗由日本僱日輪幸運丸載軍械至惠州汕尾海岸，昧者不察，竟誤會次年春發生中

日二國大交涉案之二辰丸，爲革命黨所有者，亦有之矣。尤可異者，丁未十月廿七日，革命將領黃明堂關人甫等奉總理命攻廣西鎮南關炮台，總理得報，乃率黃克強等由越南河內首途，於二十八晚抵達炮台，事詳余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某書局小學教科書，竟謂總理親自督兵攻佔炮台，殊屬不符事實。此種歷史教科關係兒童之常識，至深且鉅，誠不可不慎。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一言以蔽之，則亦缺乏考據徵實之過也。吾友陸子丹林，從事文化運動工作之餘雅好研究近代史，黨中先進，多所晉接。三十年來，蒐藏革命史料，至爲豐富，本諸身歷目擊耳聞，與各方研求，考證得失，分析異同，雖一名一字之微，亦潛心探討，務求正確，是誠有志史事者矣。近成「革命史譚」一集，徵序於余，余與陸子在上海逸經社及香港大風社，同事多載，深知其所記史實，足以補充正史，而策勵學子，謹陳管見如右，並告世之讀史者。

## 馮自由的革命逸史

陸丹林

革命黨先進馮自由先生，以前所編述的「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和「革命逸史」初二集，對於吾國革命史事珍聞，闡揚甚多，凡是讀過這幾本書的，對初期革命，當有深切的認識。而同志們因他精通革命史事，又屬在黨歷史最久的一位老同志，特給他「革命通」的徽號，顧名思義，便知道他對於黨史的精詳諳熟了。

最近馮氏所著述的「革命逸史」第三集出版了，他的體例，和一二集相同，而這集內容和一二集相較，似乎是偏重硬性的史料，趣味雋永的材料，比較少些，在我個人觀察是如此。

中國的國民革命自有機構至今，已歷五十二年，而初期革命的同志，許多人都不詳悉，他在「興中會初期孫總理之友好同志」及「興中會時期之革命同志」兩文，舉出五百多人，分別姓名，籍貫，職業，黨派及社團，或年代等而敘述，其中有若干是英，法，美，日等國籍，這些史料，實不易

得。正如馮氏在「本書大意」中所說：「本書所載史料，除就著者記憶力所及，分別錄出外，其餘概以己亥年出版之香港中國日報，及著者多年保全筆記函牘，民元臨時稽勛局查表冊為底本，就中大部屬於著者個人所獨有，而任何人所不知，即或稍知而不得其詳，吉光片羽，彌足寶貴。」孫哲生的序文對於馮氏是說他「為吾黨之先進，博聞強記；著作等身，年逾舞勺，即加入興中會，親炙總理，從事革命。於總理創業垂統之偉績豐功，嘉謨鴻猷，以及諸先烈先進經邦緯國之精神，致命遂志之奇節，莫不親見親聞。參與其事。其於南方及國外之黨務報務，與軍事活動，躬為主持者，歷有年所。民國成立，出長稽勛局，旁求博采，訪查考訂，於海內外同志効忠黨國之勤勞事績，更深明晰。」從這些話看來，馮氏這書的精神，確有他獨到之處，和東拉西扯，拾人牙慧或是改頭換面的癩祭著作，截然兩樣的了。



他的「孫總理修改倫敦被難記第一章恭註」和「中和堂小史」兩篇，據說是有感而作，前篇是強調興中會的成立是在於檀香山，而後篇是說明中和堂的真相，只是革命團體的外圍，絕不是招收革命黨員的直接機關。關於宣傳革命的出版物，有「開國前海內外革命書報一覽」，「吳稚暉述上海蘇報案經過」，「上海民呼日報小史」，「上海民呼日報小史」，「上海民立日報小史」等，均能給予讀者們知道革命時期刊物的一般。

談到黨史個別事跡的，有革命富人李紀堂，「烏目山僧黃宗仰」，「南洋革命黨第一人陳楚楠」，「革命詩人廖平子」，以及劉光漢，王漢，呂大森，吳樾，金既成，陳宏生，陳湧波，蕭竹漪，余通，葛謙，譚馥，羅澍蒼，曾範，黎萼，劉鐵，徐宗漢，李其，張百麟等先烈的崎行偉績，深可頑廉立懦，發人深醒。

在「林故主席與美洲國民黨」文裏，摘錄一些，便可以見到這冊書的珍貴史料，如述林故主席遊美洲，到舊金山時，同志開會歡迎，有云：「余（馮氏自稱）於宣佈開會辭後，即首介紹子超先生於

會衆曰『諸君知袁世凱在北京參議院就職臨時大總統時，有人持正不阿，使之大煞風景乎？是日袁佩劍登場，意氣揚揚，不可一世，臨時參議院議長某君遽趨前曰，此地乃代表人民之最高機關，不能攜帶武器，請先生解除武器，以崇法治。袁聞之，爲之變顏，即靦然從之。此守正不阿之參議院議長，諸君欲見之乎？即以手指子超先生而言曰，余特爲諸君介紹，此位先生，即當通令袁世凱解除佩劍之參議院議長林森也。』於是全場鼓掌歡迎。……」繪影繪聲，一幕逸事，似在眼前。

又有敘及中華革命黨的黨員誓約，他們填寫誓約的先後，第一號黨證是王統。此外各同志所領黨證戴季陶第六號，陳其美第七號，田桐第八號，鈕永建第十七號，鄧鏗第卅一號，凌鉞卅八號，謝英伯七十一號，夏重民八十五號，蔣志清一〇二號，柏文蔚一八九號，林森二二二號，周應時二三八號，馮自由二四二號，居正二五五號，鄧家彥三三五號，胡漢民四五〇號，廖仲愷四五一號，謝持七〇九號，吳鐵城七一一號，許崇智七四一號。按一〇二號即當今主席蔣總裁。以上均是在民國三年七

月中華革命黨宣布正式成立之前加入的。

本書爲商務印書館出版，版本有分渝版滬版兩

## 讀「新原道」

振甫

從前梁任公先生論中國的文化，說到宋明的理學，認爲是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結合後所產生的新學術。因而說到現代的中國文化，受了西洋文化的影響，相激相盪，在將來一定會孕育出一種新的文化。這一個預言，現在是應驗了。就哲學方面說，馮友蘭先生的「新理學」正是中西文化結合後所誕生的寧馨兒。馮先生在哲學上的建樹，正可以當梁先生的預言而無愧了。

馮先生繼「新理學」之後，又有「新原道」之作。「新原道」這一部書，是用來說明新理學在中國哲學中之地位。馮先生接受了西洋新邏輯學，用來研究中國哲學，發現了中國哲學和真精神，再來建立他的新哲學。所以這種新哲學其精神是中國的。但用以建立新哲學的方法完全是應用新的邏輯學，這種方法是西洋的。因爲應用新邏輯學的工

種，紙張和字樣，略有不同，而內容是無分別的。特爲介紹，以供研究近代革命史的參覽。

具，所以思想淵淵入微，了無漏義，足以補救中國哲學的罅漏。因爲其精神完全是中國的，所以不同於西洋的哲學，足以補西洋哲學之未備。

在西洋很少利用新邏輯學以建立新的形上學。新的形上學是起手形象的。他所講的是真際不是實際。是一種抽象的理論，形式的紀念，而不著跡象的。在西洋哲學史裏，沒有這一種形上學的傳統。在中國哲學中，恰好有這一種傳統，所以新理學的精神是中國哲學的。

至於「新原道」中的「道」，就是講新理學中的道。這一個道是超乎形象的。超乎形象的道，能够提高人的境界。科學上的知識，使人有所知，不能使人提高境界。使人向功利的路上走，使人去求個人的功名利達，超乎形象的道就是使人能够超出功利的束縛，達到道德的境界，這已經是提高一

層，達到道德境界中的人，所做的事件件求合乎道德或不背道德，他的作道德的事是出於有意的選擇，需要相當的努力。再進一步便達到天地境界。在天地境界中的人，作道德的事，不必出於有意的選擇，亦不必需要努力，他的一舉一動，無不合道。正如孔子所說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我們一般人真要從心所欲的做去，便不知要怎樣地邊挾道德的藩籬，我們所以不能夠不踰矩，全靠我們強制自己的欲望依着道德的規範去做，所以修養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已達到天地境界，比道德境界更高一層了。

孟子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爲大丈夫。」像這種大丈夫的境界雖已是非常難得，不過還是道德境界。雖是至大至剛，不過還是就人與社會的關係說的。不像孟子所謂浩然之氣是就人與宇宙的關係說的。養浩然之氣的方法有兩方面：一方面是了解一種義理，此可稱爲明道。一方面是常作人在宇宙間所應該作的事，此可稱爲集義。明道集

義既久，浩然之氣自然生出。有浩然之氣的人的境界，也是天地境界。

要達到天地境界，照新原道的道講，第一要明白道的種種觀念，然後可以知天。知天以後就可以照着應該做的事做去，即所謂事天。達到從心所欲不踰矩的境地就是樂天，然後能升入天地境界。到了這一步功夫，對內言，已完成了聖人的功夫。對外言，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外界有什麼事情來，自會用最好的方法來適應它，不過分，也不不及，事事恰到好處，這是最適於做領袖的才幹。所以這一種道，就是內聖外王之道，這一種道，就其超出功利境界，超出道德境界說，是極高明。就其不離人倫日用說，是道中庸。所以這一種道，是極高明而道中庸的。

根據這一個標準來看印度的宗教哲學，就見得他是極高明而不道中庸。因爲印度哲學的精神是出世的。再來看明法度的儒者，是道中庸而不够高明，就儒家中的孔孟說，他們對於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未能分割清楚，所以道中庸而於極高明方面，尙未能達到最高的標準，至於楊墨雖有爲我兼愛的

不同，但其出發點都是利己，尙未能超越功利境界，所以 不够高明，到了名家，始能超乎形象。如惠施所說，並不專靠經驗斷定在形象世界中甚麼東西是最大的、甚麼是最小的，但離開經驗說：「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至於公孫龍的離堅白，也是超乎形象而發現堅白的共相。到了道家比名家更進一步。名家以爲一般人的常識是錯的。但是一般人的常識也是真理的一方面。道家接受了名家的超形象的見解，而加以修正，所以是極高明。但是道家的修養方法和儒家不同；儒家用集義的方法，所得到的是在情感上與萬物爲一。道家用去的方法，由去知而忘我，得到與萬物渾然一體的境界，所以在知識上與萬物爲一，故常有遺世獨立之概，所以尙不會道中庸的標準。

中國哲學的精神到了漢朝受一次逆轉。漢人也講老莊，但把老莊超形象的理論加以形象的說明，所以使中國哲學又墮入形象世界中了。到魏晉玄學時期，開始又步入正軌。玄學家所講的聖人，其境界是極高明，其行事是可以道中庸。但這兩者還是兩行，並不能把極高明與道中庸打成一片，在應世

隨俗中卽得到極高明的境界。到了禪宗，才說應務應世，就是妙道，把兩者統一起來了。但禪宗既說担水砍柴就是妙道，何以還要出家。所以到了宋明的道學，才於人倫日用中見妙道。

宋明道學，沒有直接受過名家的洗禮，所以他們所講的，不免著於迹像。到了清朝，中國哲學的精神又受可逆轉，直到馮先生的新理學出來，才又接上了中國哲學的正軌。馮先生所講的新理學，完全是應用西洋新邏輯學的方法，所以是超形象的，在極高明方面講，最爲圓滿，超過了先秦儒家及宋明道學。就道中庸方面講，他的應用同於儒家。它是集儒道名及宋明道學家之長，在情的方面同於儒家的民胞物與，在知的方面，同於道家的由超形象以悟到萬物一體的境界，所以它是接着中國哲學最好的傳統而建立起來的。

新理學中所講的道，就其極高明這一方面說，就是天地境界。這個境界，在儒家道家玄學家禪宗和宋明理學家都已見到不過他們或因爲沒有接受過名家的洗禮，極高明方面還感到不够，或因有遺世出世的思想，在道中庸方面還感到不够。新理學是

就其不够方面加以修正，使之極高明而道中庸，這是馮先生得力於西洋新邏輯學之賜。其所講的境界，原來是古昔聖哲已悟入的境界，這是有得於古昔聖哲論道之賜，但能够認清中國哲學的真精神，指出它的演變和逆轉，再把新邏輯學來加以修正，這就是馮先生在中國哲學上的偉大成就。從歷史的觀點來說明這一個大成就，就是這一部「新原道」。



## 散文

### 伯大尼孤兒院印象記

這裏我想介紹一個最純潔的所在，一個人間的樂園。在這個所在，我們感到一種融洽，和諧以及恬靜的情調。與其說它——伯大尼孤兒院是一個孤兒院，不若說它是一個人間的樂園，更爲適當些。聽到伯大尼孤兒院這個名字，已經好久了，我祇知

有了新原道，方顯出新理學在中國哲學中的新貢獻，新理學是接著中國哲學的真精神。這種精神已經孕育了幾千年，雖中間經過二時期的逆轉，但終於發揚光大起來。我們希望新原道的流行，可以使國人深刻地認識新理學的價值，使中國的內聖外王之道，光大起來，用來消弭人類因科學發展而遭遇到世界有毀滅可能的憂慮。

羅 洪

道它在一所狹小的三層樓屋子裏，大概收留着七八十個兒童，沒有經常的款項可供使用，每天祇吃餠或赤豆粥，往往無法支持一日三餐，祇能舉炊兩次。主持該院的錢團運先生沒有一個助手或僕役，獨個兒教育這幾個兒童，他教他們能爲自己盥漱

洗衣，能照顧自己，他也培養他們爲羣衆服務的精神，掃地抹桌子，煮飯，都依照年齡分配得有條不紊，而且有一定的時間教他們讀書寫字。

別認爲處理日常的瑣細事情沒有意思，要使孩子們對於煮飯洗衣掃地發生興趣，一點不勉強照顧自己，那並不是容易的事。我們試想，一個家庭裏如果有六七個孩子，主婦該怎樣辛苦忙亂呢？不是這個兒子蹣跚，便是那個孩子哭嚷。然而伯大尼孤兒院所收留的孩子，最小也祇五六歲，他們却被教養得能够照顧自己，並不爭吵哭嚷，打架鬧事。飯食雖然簡單，但絕不面有菜色，他們很活潑，很壯健。

我聽了這些話，不免要問：

「那麼那位主持的錢先生憑什麼支持他呢？」  
「一顆堅毅熱忱的心，他是把教育孤兒作爲終身事業的！」那位朋友告訴我。

對了，天下無論怎麼艱苦的工作或事業，祇要具有堅毅和熱誠，總能克服困難。後來我又知道那位錢團運先生是一個熱心的基督教徒，於是我更相信這些孩子們是被溫煦的情感所薰陶着。宗教確能

使人堅定信心，熱忱服務的。

前天，我有機會實地到伯大尼孤兒院去參觀了一次。它現在已經遷移在中山路一一九三號一所很大的屋子裏，那也是一個基督教徒購買下來捐助給伯大尼孤兒院的。屋子寬大，又有空地，一塊空地作爲運動場，另外的一塊長滿着孩子們手植的蔬菜。

我們參觀了他們的寢室，教室，膳堂，都是清潔整齊，雖然陳設簡單，却是十分潔淨可愛。隨路遇到孩子們，都很禮貌地鞠躬行禮。他們有的在洗衣，有的在掃地，有的在搬動木柴，也有幾個小小的女孩子正爲自己的衣服縫上掉去了的鈕扣。我們聽不到一點爭吵的聲音，即使是搬運木柴的一羣孩子，也顯出了他們互助合作的精神。

現在他們請了兩三位教師，孩子們最高的程度，也已經到了初中。那位主持者錢團運先生跟我談着他十多年教養孩子的樂趣，他從兩三個孩子扶養起來，現在已增加到一百五六十個了。爲了孩子們知識上的需要，聘請了兩三位教師，可是煮飯等等各種操作，還是孩子們自己動手的。

我最愛他們之間那種融洽和諧的空氣。在那邊，使我忘記了外面那個紛爭雜亂的世界。對着眼前這些明朗整齊的屋子，倒使我想起伯大尼孤兒院當年在狹小屋子裏養育七八十個孩子的困難情形，這種教育孩子爲終身事業的熱忱精神，實在是最崇高偉大的。

他們現在仍舊很窮，靠着幾個基督徒的細微捐

## 覺悟憶舊

五四時代，作爲南方新文化新思潮的先鋒的，當推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和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但以擁有讀者的比例言，那末「覺悟」遠較「學燈」爲多。原來「學燈」偏重學理方面，而「覺悟」則除學理而外，對於社會實際問題也頗注重；尤其是那種短小精悍的「隨感錄」和「通訊」之類文字，爲「覺悟」所獨具的特點。

「覺悟」最初的篇幅是和現在半張大型報一樣的大小，其後改爲時下小型報一樣的形式，最後又改爲大型雜誌一樣的面積。

助，從未向人捐募。熱心社會慈善事業的人們，如果解囊捐輸給這樣一個人間的樂園，確是極有意義的舉動。

在回來的路途上，我一直被伯大尼孤兒院裏那種溫煦的氣氛沉醉着。我想到前些日子所看的「萬世師表」那個戲，同時在眼前幌着伯大尼孤兒院裏那些孩子們愉悅的臉。

## 姚天羽

那時「覺悟」的內容是分爲論說，評論，問題，討論，東西洋思想學說介紹，文藝，通訊及隨感錄等。而通訊及隨感錄是天天有的，並且每天所發表的通訊文字，在讀者來信的後面，必刊着編者的答覆。在這種答覆中，我們很可以觀察出編者對於讀者所提出的疑難問題，都不厭其煩地給予滿意的指示。這要不是學養有素，而且對社會各方面都有着深切瞭解的人不辦。

那時在「覺悟」上寫文字的人，都沒有分文稿酬可得，但投稿的人却意外地踴躍，記得那時在

「覺悟」上常常寫稿的人有戴季陶，劉大白，沈玄廬，李漢俊，施存統，謝晉青，陳朝道諸人。文藝方面不論詩歌，小說的作者，以青年人居多。以未附逆前的樊仲雲所譯日本文學家廚川白村「近代文藝思潮」一書，起初也會在「覺悟」上連載過。

說起「覺悟」的開創者，似乎不用我說明，大家都知道是那位邵力子老先生了。而主編這份刊物的，也是邵老先生。那時邵先生還擔任着復旦大學的教授，教務很忙；同時他又忙着其他社會事業。但他對於這份刊物，仍能拿出全副精力去經營，去培植，並不因了其他事情的過忙而稍稍減輕了對它的責任。別人爲什麼肯踴躍地把文稿投送到「覺悟」上去，也不難瞭解了。是的，邵老先生的苦心實在令人感動得很。尤其令人感動的，除了他對一般讀者給予有益的指導外，便是他對於青年投稿者的愛護。凡是青年人所投過去的稿子，如有不妥的地方，都能給予修改，給予發表的機會，從來沒有像一班自命「大編輯」者那樣的脾氣，他後來所以能成爲「青年導師」，受青年們的敬仰崇拜，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散文〕 覺悟憶舊

當「覺悟」出世之時，我還在中等學校念書，課餘作爲我唯一的讀物的，就是這份「覺悟」。那時我看它幾乎看得入了「迷」，不知不覺地也胡謔起來。而胡謔出來的，多半是「隨感錄」之類，我不願自己文字過於幼稚，每有胡謔的東西，都要拿到「覺悟」上去，而每次拿出去的不成樣的東西，都能給予「斧正刊登」，這使我感到了異樣的高興。我後來的能够寫寫文章，說起來還是「覺悟」，也就是它的經營者邵老先生給予我鼓勵的結果。

這兒，我得連帶一說的，那一年，我所肄業的那中等學校裏，會發生過虐待貧苦同學的事，許多同學在學校當局高壓政策之下，都噤若寒蟬，而我忍不住把學校當局虐待窮苦同學的事實寫了一條新聞送各報去登，但只有民國日報一家登出。事後學校當局查出是我幹的事，立刻把我開除了學籍。我被開除後，又寫了一信告訴邵先生，他便把這信在「覺悟」上刊出。而且在這信後面加上了幾句替我聲援的語句，因而我得到了社會上的同情。

其後我到杭州去讀書，邵先生還特地從他的薪給所得中分出一些錢來幫助我的川資和學費，邵尤



生這種熱忱，我至今還忘記不了。

邵先生因事離民國日報後，「覺悟」雖由他人負責主持，但無論如何，已不及邵先生親自主持那

## 我與「覺悟」

鈕東

偶然走上街頭，看到許多人擠在一起，走近一看，原來大家在看貼在牆壁上的一張新出版的民國日報，我懶得和他們擠，便向附近的報販買了一份帶回去看，久別重逢，如遇舊雨，尤其看到覺悟一欄，不禁使我想起十多年前我和覺悟的一段因緣來。

那時我還在上海×學校讀書，有些同學發表慾非常強盛，當時一般的報紙雜誌，都成爲大家投稿的對象，昨天某同學在××副刊上登出了一篇論文，今天某同學又在××雜誌上刊載了一篇小說或隨筆，這成了一般同學口中的話題，大家都很艷羨似的；而作品的主人，更似乎非常驕矜的自詡的成爲一個未來的作家了。

我便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偷偷的瞞了周圍的

時的精采了。

我至誠地希望現在的「覺悟」能回復邵先生親自主持那時的精神！

人，寫下了三篇東西：我還記得一篇是身邊隨筆似的短文，還有兩篇則是米凱郎基羅和亞基米得的傳記，那是由一本法文教科書上翻譯下來的。這當然是一些非常幼稚的東西，然而在當時却極爲鄭重的瞻正了，同時又似乎非常怕羞的用了筆名，親自封好投入了郵筒，寄給覺悟，——因爲當時民國日報是天天看到的，覺悟欄的文章又爲我所愛好。

等到寄出之後，心頭才像一塊大石落了地，同時又覺得很後悔，恐怕不能登出，給同學偵悉之後，又是多麼難爲情呀！於是心中又起了忐忑不寧，課也懶得聽，事也懶得做，茶飯無心的天天上午十點鐘，——報紙是十一點鐘送到——便到閱報室去守候，一接到報紙，便飛也似的展開，看覺悟欄裏有沒有登載我三篇東西的任一篇。到了第四

大，幾乎已絕望，但又不得不到閱報室去守候的時候，奇蹟發現了，天啊！我幾乎發狂了。這第一篇刊着的不是我的一篇散文嗎？這還是我第一篇用鉛字排成的作品呀！接着第二天第三天又把我的兩篇翻譯登出來了，當時的那種超功利的快樂，真非言語所能形容，雖離開現在已有十五六年的時間了，然而當時的情景，却還歷歷如在目前。後來漸漸給一些同學知道了，大家吵着預約着稿費收到後怎樣請客；同時又給自己預約着：怎樣買兩部久思購買而不能遂願的好書看看，真是興奮極了。

之後，上述的三篇文章，果然取得了每篇兩元的酬金，除請了幾個同學大嚼一頓之外，還到商務印書館買了一部辭源，帶着非常歡喜的心情，在書

## 忘年交

——記一位農村運動的老戰士

大伯，古稀以上的年齡了。來信，總喜歡稱我爲知友。我曉得他脾氣，不甘於老，處處地方要和年青人比賽一下，在鄉里中，我是和他最談得來的

〔散文〕忘年交

的第一頁寫上了如下的一段話：「一九××年×月，求學滬上，其時頗感工具書之缺乏，因購是書，又此書以覺悟稿酬購得，爰誌數語以示欣喜。」以後又有好幾部書上寫着以覺悟稿酬購得的話，其實那是善意的說謊，近乎誇張的寫法了。

其後投稿的範圍漸漸擴大，但仍有許多小文在覺悟發表，這樣大約有兩年，一直到我離開了×校，離開了上海爲止。

現在重復看到民國日報的復刊，覺悟欄的依然如故，不禁如在他鄉碰到了舊雨，又鼓起了我十五六年前寫作的興趣，寫了這篇回憶式的短文，以誌我過去和覺悟會發生的一段因緣。

徐 漪

一個。他喜歡我底叩扉請謁。

老人家在前清是個秀才，在舊學方面用過一番苦功來的。但他很早就受到康梁——尤其是後者底影響，在思想上急劇地轉變着，而且向自己所藏身

的封建堡壘，時施以反戈一擊。

記得十六七歲時，我正沉浸於舊詩詞的苦吟和許多神交詩友吟答酬唱，幾無虛夕，毫不知聞有五卅文學革命的巨浪已衝決着詩古文學的舊樊籬，他老人家却屢次勸我改變旨趣要摒棄吟風弄月的潔癖孤高，主張爲人生而藝術。

我的棄舊迎新，雖然並不受到他多大影響，是我到了上海讀書以後，開始漸漸演變的，但是他底期望年青人的熱情，在我以及和他日常接近的幾許青年，彷彿獲得一種「神」的感召和啓示，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始終不敢自暴自棄，始終把目標放在前面放在上面去爭取。

大伯的精神，是超人的健旺，他每天黎明趕三里路外的早市，無論風雪或雨霰。他帶了一支手杖，但掛在右臂彎，聊備一格。你想：他在六十壽辰之後，還一索得男。我會以「老樹逢春猶着花」一詩調之。

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大伯已是近七十的高齡了，但他也參加了建立人民抗日自衛會成立大會，三日三夜不眠不休，在敵寇僞軍的環伺窺隙中，天

天流動，熬受着蚊陣的圍攻和熱浪的侵襲，討論民主抗日的工作綱領。我很清楚地記得，在第三天議程完畢的時候，東方已微露曙色，大伯立起身，混入農民代表的行列中，趕着近二十里的路程，回到自己的莊院去歇息。

第二年敵僞進行「高度清鄉」，留在本地的抗日份子悉遭拘禁或殺戮。老人也吃了二個月的東洋官司，天天嘗受着尿坑的臭味，幸虧他身體好，還能忍受着空前磨難。出獄後，曾賦一絕句自況；詩云：

「肝膽原同白璧珍，黃楊厄裏現精神。秋風秋雨鴟鴞噪，還我東菑遲暮人。」

大伯一生精力，可以說傾注於農村教育，他至今尙興匆匆的在宅邊的一所小學裏，擔任一課注音字母的教育，聲浪很高，肥皂泡沫似的口水，從殘缺的牙齒和乾癟的嘴唇之間，直噴到坐在前排的小孩子的仰起的臉上。有一個時期，也很熱心地跟我討論國語拼音問題，他的觀點：中國的落後，不民主，是由於農民的不識字缺少智識。他竭力破除迷信，提倡科學，辦了一個圖書館和建造了一座公

慕。

在中國農村的改造，脫離了政治，是不可能實現的，具體地說，土地問題不解決，生產工具及方法，依舊是幾千年前的老樣子，政治經濟文化等等一切形態，也決難更變。我曾經對他的辛勞的一生，下了一個無情的酷評，我說：

## 憶

### ——給一個朋友——

窗外下着雨，我憶起遠天的友人。

是那一年呵，我們在上海認識了，又在上海分手了。

我永遠記得你摯厚的友情，記得你堅強的性格，記得你特別大的腦袋，和光光的和尚頭。

我們是同其命運的，在這繁華的都市，我們同樣地被人凌辱，被人蔑視，我們被注定了可悲的學徒的生活——那是被一些先生們美其名曰練習生的職業。

「老伯，您一生受了改良主義的騙。」他頗首肯，但是立即他說了：

「做了總比不做好。」

這是對的，這種精神也就是使大伯永遠年青的唯一原因吧！

## 蘇 羣

你比我來早了好幾個月，但你不像別的「師兄」們欺負我，你耐心地告訴我許多的事，使我免去了多少次罵和責罰。

我一開始便注意了你光光的和尚頭了，因為只有像我這個剛從鄉下出來的孩子，才會帶着這惹人嘲笑的特徵，搖到上海，你看，阿林，阿嚴，連那最小的傢伙——阿金，也是梳得光亮的飛機式的頭髮，但你却滿不在乎，搖着那顆光光的腦袋，來往在收銀處和櫃台之間。

那是如何偉大的處所呵：我記得，一到上海連那張開着的玻璃門也不敢跑進去，我想像着那是多

麼的尊嚴，在裏面也許陳列着許多奇珍異寶，怎麼的一個好去處呵；誰說不呢！他執着上海百貨業的牛耳，知名的四大公司之一。

但我終於跨進了那大門，而且在裏面生活下來了。

第一次，你跟我談話，除了問我的姓名以外，你說：「爲什麼到這裏來呢？沒有別的地方好去嗎？」當時我真想不透你爲什麼要說那樣的話；但以後，便也漸漸的明白了，那裏並不是天堂，而是地獄。

在那大的建築物底下成年的照不到太陽，十個半鐘點的工作，沒有一點休息，我們獻出了我們所能盡的力量，但我們所獲得的報酬却是那樣的可憐，你也許還記得，一個月只有六元九角錢，我們會作過統計，每天可得大餅油條一付，（一角錢）和生煎饅首一隻（三分）。

這是怎麼一種生活呵！我們以青春作廉價的出售。

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了，從那時起，我知道了更多的東西，我們學習了憎恨，對剝削者的憎恨，

我們也燃燒了希望，向開着花的明天。

我們利用着可能利用的空暇，讀書，學習，我們讀的書愈多，對這不合理的生活，也愈有反感。你愛上了繪畫，你說：你如用你燃燒的筆，蘸着燃燒的顏色，畫出這世上有着那樣兩種人，一種是工作着而不能吃飽的，一種是不工作而在窮奢極侈的。而且，你還做了那樣個美麗的夢！你打算進美術專校去讀書，爲了解決生活，你還準備早晨去賣報。你不會忘記那一個早晨吧！我催着你從宿舍裏爬起來，到報館去批報，我們走在闐無一人的馬路上，看着從廠中駛出來的第一列電車，我們在中美日報館，正言報館，申報館，但每一家都問我們要批報的條子，我們從那裏有這條子呢？結果只好白白的回來了，賣不成報，你也進不了學校，於是你的夢便也不得不在現實的針尖上給挑破。

在那裏，我逗留了一年，我忍受着生活給我的磨練，我恨那種生活，在那一年的冬天，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的第四天，我便悄悄的離開了上海，向長滿綠草的曠野行走。臨走，你說：「寄信來呵！我會跟着你去的。到那自由的國土，祖國兒女

可以縱情歌唱的地方。」但只有一個月，我却給家裏我回去了，我寫信告訴你，「我已成了家的俘虜」，你除了叫我以百分之百的理智來處理這件事以外，你沒有過分向我責備，我們通着信，在信中交換着生活的痛苦和發發牢騷。

之後，我一度離開了家，回來以後看到你很久以前給我的信，你說，你已離開了上海，往來在常州與丹陽之間販瓜，我照你寫明地址寫了信給你，但沒有回信；我寫信給上海的朋友探問你的消息，也是枉然，從此，我便得不到你的訊息，我們之間一切聯系也便斷了。

五年，多悠長的日子呵；我無時不憶念你，但這也只能寄託於夢寐之間。

最近，我又從家鄉漂泊到上海來了。第一件事

## 萍水緣

一九四五年冬天，華北B青年月刊上曾刊載過這樣的一段廣告：「某青年徵求會受相當教育，思想純正，品性優良，愛好文藝的良友一位，志願者

，便是到我們曾經服務過的處所去探聽你的消息，我碰到你的堂兄，他在那裏整整的挨過了五年，他們已不像我們在時的任人宰割了。他們有了自己的組織，自己的工會，用自己的力量保護自己。

他說：你那年曾爲了祖國的生存去參加抗敵戰爭，從常州寫過信給他以外，到現在沒絲毫信息。你的那位年幼的妹妹而今已長大了，她盼望着你能歸來，或是給她一個信。

今天，下着雨，我流着眼淚憶起你。我的朋友，你是不是還活在世上，而且活得健康？是不是已經在對日戰爭當中把你生命交給了祖國，用你的血染紅了江南的原野？如果是呵！朋友！我願意以這篇不成章的文字，獻給你樸實而英勇的在天之靈！

許玉麟

請投函本刊編輯部李志明先生轉。」那時我抱着好奇寫了一封應徵信去，一星期之後我接到R先生的覆信，約我在十一月廿五日下午三時至皇后咖啡

室第十二號桌會晤。

嚴肅的面貌，誠懇的態度，高貴的服裝，爽直的談話，這是R先生在皇后咖啡室給我的印象，在第一次會晤時我們足足談了二個鐘點，R先生對我的一切探詢得很詳細，甚至閒時作何消遣和喜閱何種書籍也問得很清楚，然而當我追問R先生身世的時候，他總是在沒有詳盡回答之前將話引到另一方面了，他告訴我自己是生長在P市的，去年在P市的某大學商科畢業，他的父親在P市工商界頗有名聲，在第一次談話終了時，R先生告訴我過幾天再寫信約你會晤。

距離第一次會晤十天之後，我又接到R先生的來信，他約我第二次會談，這次我們會晤的地點是在C街盡頭的一座花園洋房內。R先生告訴我這是他的家庭，在P市住着這樣精緻洋房的人家是屬於特等階級的。那天我們在會客室裏談話，時間也足足有二小時之久，但是使我奇怪的那屋子裏人很少，除了R先生和一個送茶過來的年老僕人外，竟沒有其他的人發現。R先生見我注視着會客室的週圍在懷疑，他知道我是在奇怪屋子裏的人會如此

少，他好像給我解釋般告訴我，父親因為有事在星期日到S市去了，他的母親也於昨天到T市去省親了，他告訴我還有一個妹妹是在洪光醫院服務，所以家中人很少。在第二次會晤終了分別時，R先生堅決地要我搬到他家裏去住，他希望我能够減少他的寂寞。

在第二次會晤後的第三天，我從公司的宿舍遷到R先生家中來住，在三層樓上R先生特地出空一個房間給我住宿，裏面除了一隻單人床，還特地給我陳設了一隻書桌和兩把椅子，R先生睡的房間就在我的對面。從那天起，我白天在公司裏工作，晚上就寄宿在R先生的家裏，在R先生的家裏，環境比我們公司裏的宿舍要幽靜得多。

日子一天一天過得很快，漸漸地我對R先生有了很深的認識。我知道R先生是一個不平凡的人，他平日的舉止和生活確實是屬於富家子弟的典型，然而他的思想和品性却多少帶點神祕色彩。每天晚上R先生總要和我在他的書房裏談話一小時，那時我知道R先生在寫一部小說，小說的內容是描寫P市某一個大家庭所發生的事件，他每晚和我談話的

資材，也大半來自這部小說的內容。R先生時常要問我對於這部尚未完成的小說各段落的意見，當他寫到那個罪惡的大家庭裏一個懦弱的青年與思想腐化的雙親對抗時，R先生曾經和我研討這個問題繼續了三個黃昏，R先生神祕地把這部小說寫成三分之二的時候，在我們詳盡地研討後，他決定這部小說的題名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女人」。R先生除了每天晚上規定和我作一小時的談話外，有時我先睡了，他也會到我房間裏來和我聊天，或者問我住在他家裏有沒有感到不便利的地方，事實上那時我寄宿在R先生的家裏是遠勝過公司宿舍的舒服了。

光陰片刻不停的消逝，轉眼我在R先生家裏住了將近三個月，這時R先生的著作「一個沒有靈魂的女人」也將全部寫成，然而經過這樣長的時期，到S市去的R先生父親和到T市來的R先生的母親，却還沒有返家的音訊。在洪光醫院服務的R先生妹妹，在這樣長的時期內，我也沒有見她返家過一次。對R先生家庭的情形，我是始終感到懷疑的，然而我也沒有勇氣來問R先生。

那是春天的季節了，北方的氣候依然很冷，某一天的晚上，我已經睡了，R先生忽然到我的房間裏來，起先他照例和我談了些不要緊的問題，後來他突然告訴我，也許自己明天要搭午後二時的快車到T市去探望他的母親。他說不久就要和他的母親一同返家，希望我能够繼續住在他的家裏，順便照顧着他的屋子，最後他又交給我一個大陸銀行的活期存款摺子，並且告訴我還有五十萬元的存款，必要時可由我隨時支用。

第二天晚上我從公司裏回到R先生家裏，果然發現R先生已經不在屋子裏了，年老的僕人——老李告訴我：「少爺已經在下午二點鐘搭火車到T市去了。」晚上因為R先生不在家，我倆感到寂寞起來，就叫老李到我房間裏閒談，老李把R先生的情形很詳細地告訴我，原來R先生的家庭並不在P市，却在Z市，而R先生的父親在Z市確實是很有聲望的，但是R先生的家庭情形十分複雜，他因為不滿意自己的家庭，所以和老李二個人住到P市來。事實上，R先生在P市也沒有在醫院裏服務的妹妹，不過老李知道R先生在P市是有一



個知己的女朋友，不過他們難得在這屋子裏會晤的。

R先生離開P市一個月之後，依然沒有回來的消息，連信也沒有給我一封，我猜想R先生一個人絕對不肯回到Z市的家裏去，但是老李也不知道他到T市去幹什麼事情。不久我接到公司當局調動的通知，我祇有離開P市到S市去，到這時我

## 夫婦之路

周引

德國民間有個故事，說明夫婦之道，說得最爲透澈，同時也說得最簡單明瞭。夫婦兩人，應該像鋸木頭的兩個工人，一推一拉，互相合作；要是有一個人不起勁，推得不對或者拉得不對，不是木頭

鋸不動，便是鋸子要出毛病，要是不推不拉，那麼也做不出什麼工作來。這鋸木推拉的工作，說明夫婦之道，真是恰到好處，特此介紹中國的夫婦們。

## 回憶

彬兮

回憶，它往往借解除寂寞爲名，偷偷地爬上你的心靈，換句話說，就是當人們寂寞的時候，回憶便立刻來伴着你，它在的時候，你會浸沉在它的甜

蜜的圈套裏，但等它走了，你就會加倍寂寞；你會感到辛酸；你就會惘然若失。

常有人將回憶比電影，據說回憶會有次序地一

幕幕地展開的，我不能瞭解，只有佩服，佩服他們的記憶會如此清晰，我的回憶從不會有頭有尾地將過去的事實重演給我看，它的來，也不一定是當我寂寞的時候，它像一個頑皮的孩子，不擇時間，不擇地點，隨時隨地，它都有對我突然襲擊的可能性，而且，當我覺察到它來了，要緊緊抓住它仔細地回憶個清楚，它可模糊了，紛亂了，終至於使我自動放棄。

某一次，當我在一種季節，一種環境，感到一種氣息，一種聲色之下，我倚着書架，無目的慢慢伸出手去取什麼書——可是就這一個小小的動作，突然勾起了我的回憶，我憶起了在幾年前的某一日，也曾有過這樣完全相同的動作，四周的情調也彷彿，……我不能縮回手了，扶着書架低頭浸沒在回憶裏，我要握住這偶然的機緣，儘情追思，然而，這一種情感是刹那間的，是稍縱即逝的，結

## 一個強烈的希望

我有一個希望，這是我感到最強烈最迫切而極

〔散文〕 一個強烈的希望

果，什麼都沒有，我只剩下一隻空洞的腦袋。

夏天的傍晚，院子裏，我仰面躺在竹榻上，眼望着天邊的白雲蒼狗，雲息萬變，悶熱的風，微微吹拂，這時萬籟俱寂，我的神志漸漸迷糊，突然間，傳來鄰婦的催眠曲，單調的搖籃聲，孩子的嚶語，我遂似動彈不得，瞪着眼睛，我的心已拋入了另一個世紀裏，耳朵裏注入母親的催眠曲，身體似感到溫軟，似被搖蕩……這時，我眼中有喜悅的幻想的光芒，可是我的心已睡着了，就這般，我停駐在這夢樣的憶念裏，回憶的，也就只盡於此。

片斷的回憶，隨時隨地襲擊我，我並不討厭，我愛這一刹那神祕的滋味，神祕總是美麗的，因此回憶就跟希望一樣，藉着這一點美麗，永遠在我心靈中生存。

更生

平常的希望，就是希望人類有一個安寧的日子，大

家能過一點比較舒適的生活。

這世界太悲慘了，這世界有如黃沙莽莽昏陰森的大殺場，處在這世界中，使我不相信人生到底有什麼意義。

看哪！大多數的苦惱者，朝朝暮暮爲衣食而奔波，費了無限的忍耐，受了無限的辛苦，猶不能免於凍餒；還要受許多同類給他的壓榨虐待，這種生命又有何意義呢？蜜蜂嗡嗡地採蜜，池魚悠悠地優遊，蟲魚鳥獸尙有合理的生活，暢順的生命，而我們人類偏有沒有衣穿的人，沒有飯吃的人；人爲萬物之靈，靈在那裏？

那些環境優越的人啊！享受了極優厚的生活，還要對弱者無限制的榨取，無限制的掠奪。看弱者在貧苦裏呻吟，在貧苦裏掙扎，在貧苦裏死亡，而毫不動心，人是有感情的動物，感情在那裏？

最使人痛心的還是那慘無人道的政治制度，豎起國家的壁壘來施行大規模的屠殺，弓箭不夠，要用槍炮，槍炮還不夠，要用炸彈，炸彈還不足，要用原子，人類原是應這麼慘殺的嗎？人是有理性的動物，理性又如何？

自私一日不遏止，掠奪鬥殺便一日不能免，而人類便不能一日不悲慘。同伴呀！生命道上的同伴呀，試平心靜氣想一想：殘殺是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掠奪是不是合理的？悲慘的命運是否安適的？悲慘是否可以避免的？我以十二萬分的誠意，提出我的希望。

第一，我希望將我們的自私心稍微加以限制，我們應該想一想，身外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何苦儘管無饜地向人榨取，向人掠奪，我們再想一想，我們富足了，我們快意了，而人家呢？不要說良心上過不去，就是良心上過得去，貧弱者到了不可忍耐，無法生存時，他們也會起來反抗；爲了他們的生存，或許會有更兇猛的手段來對付你。到那時玉石俱焚，於你何益？

第二，我希望人人將天賦的同情心擴展起來，將這世界造成和愛的世界。使這世界裏的人都能相愛相助，使每個人的生活沒有一些不便，沒有一些煩難。因爲到那時縱使你本身有所缺少，有所不能，而人家的同情，人家的幫助可以把你整個的生活環境佈置得件件裕如了。

同伴們呀！我以竭誠將我的希望提供了，我亦知事實上或許不可能，希望亦許是空想，而且也許

是根本背社會原則的，然而爲了大家，爲了自己，我祇有如此希望。

## 公務員日記抄

鈕東

×月×日 今日上午到差，到傳達室一問，局長不在家，便請謁×祕書，接見後隨將××的介紹信呈閱，承他很客氣的請坐，叫勤務倒茶，又遞了一支紙烟過來，我很難爲情的推說不會抽，很窘的敷衍了一會，他才關照×事務員領我到宿舍裏，把床位鋪好了，接着便吃中飯，也是×事務員領我去的。

下午因一路辛苦，睡了一個午覺，寫了兩封信，到局中各處走了一遍，廁所也找到了，新到一個地方，吃飯，睡覺，大便，非先安排好不可，人生就是這麼一回事。

晚上睡不着，許多同事有的出外玩去了，有的談得很熱鬧，我却冷清清的一個人，睡在床上只是想家，想××。

×月×日 一清早便醒來，勤務們都還沒有

到，等了好一會，才把洗臉水倒來，梳洗了一會，回到宿舍裏，同事們睡得正好，鼾聲很大，我輕輕的不敢驚動他們。

吃早飯時，三桌人只到了五六個人。大餅油條却買了一桌子。

勤務把我的委任送來了，派在××科，我會見了×科長，他領了一個座位給我，過了一會兒，同事們漸漸來得多了，又介紹招呼了一會，便各人回到各自的位置上，大聲喊着茶房，倒茶買點心抽烟閒談去了，我一個人却寂寞得不耐。

我想從今天起，又恢復了戰前的生活，我應當努力工作，才對得起國家，對得起自己。

可是今天在辦公室裏，枯坐了一天，却沒有做一件事，×科長似乎早已把我忘却，沒有派一件工作給我，我又不好意思去問，其實我看整個的辦公

室，他們也大都沒有做一件事，除了幾個書記在埋頭抄寫一些什麼之外。

晚上和同室的人漸漸熟了，大家談了一會才睡覺，今晚上睡得很好。

×月×日 今天起身稍遲洗過臉剛好吃早飯，吃早飯的人還是這樣的少，在辦公室裏和熟悉的幾個同事談談，看看報，比昨天好多了，但是依舊沒有做一件事，晚飯後上街去逛逛，在電燈光下看了一會來來往往的女人。

×月×日 我漸漸熟悉了辦公室裏的生活，——簽到，看報，喝茶，抽煙，談天說地——上至國家大事，下至本地以及本局的各項新聞，——我本想不再抽紙煙，但現在因為無聊，便又抽着了。

×月×日 今天發薪俸，到會計處出乎意外的領到了本月整個月的薪金，我是×日到差，不到十天，我想這大概是××介紹的力量，真是快活。可是有許多同事，却不開心，他們除了伙食預借之外，拿不到幾個大錢，有的還要倒找，他們都在嘖咕着政府不把公務員當人，生活程度這樣高，怎麼了事！

我覺得無功受祿，到差不過幾天，沒有做一件事，却拿到了整個月的錢。同事們知道了，都笑我，他們說：××一個月難得到一兩回，還支着不少薪水呢，能有幾個人，真是辦着公事的，而且照現在的生活，拿這幾個大錢，似乎也只好這樣，更犯不着拚命去做。

晚上請同室的幾個人，去看了一場電影，還吃了一次宵夜。

×月×日 這幾天公務人員加薪問題，成了辦公室中主要的話題，米已漲到六七萬元一担，生活實在難以度過。二十萬津貼，和一千倍底薪的消息，成了大家的希望，但是「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看報紙上却大字標題：刊着東北風雲緊張的消息。

辦公室中鬧得很厲害，但據說局長來了，是不准隨意談笑的，沒有事也得正襟危坐，不能隨意走開；幸虧局長事情多，不常到局，可不是嗎？我到了一半個多月，還沒有見着局長一回面呢！

×月×日 我現在完全熟習了此間的生活的一切，我再不感到寂寞無聊了，每天除了簽到看報吃

茶抽烟之外，我不再想去找事做了，下辦公後，便到祕書科長那兒抽烟喝茶，敷衍一套，和同事們逛街看戲應酬一下，我現在只希望着加薪的消息成爲事實，十五號前能把上半月薪金拿到，因爲我身邊上月發到的錢，已剩得不多了。

×月×日 公務人員加薪的消息，今天果然在報上披露了，但是所加的結果，還不到希望的三分

## 友誼的贈物

我們的主任，從×地回來，帶了一大捆舊衣，據說是從救濟署領來，發給大家的，接着又申明：因爲請領遲了，每人只能分得一件，而且破的不少，好壞全憑各人的運氣。

於是我們從事務員手中，各人分得了一件，有的是上裝，有的是褲子，大家忙着試穿，並檢查着好壞，大家並不很滿意，不是上衣的背上有一個補綴過的痕跡，便是褲子檔裏穿了一個大洞，袖口褲管都毛了不用說，鈕扣更大部份脫落了，至於大小更難得湊身，不是大塊頭拿到了一件太小的上衣，

〔散文〕友誼的贈物

之一，真是喪氣，但是一想到我們的工作，又禁不住要苦笑，我們究竟做了些什麼工作呢？同事們都在大罵：××混帳王八蛋，只有他不肯做人情。

天氣真熱，蒸得人頭昏腦悶，飛機轟轟的從天空飛過，格外使人覺得煩惱，我不想辦他媽的公了！

## 鉏東

根本穿不上身；就是矮個子却拿到了一條長褲，儘管褲腳向上捲了幾層，還穿不起來。大家由高興而失望，一面聽到主任說：某某幾個機關，因爲捷足先得，每個人都分得了全套西服，還有皮鞋，不由得在豔美中生出了忿恨。有的簡直主張退回不要，但有些人却以爲這究竟不用出錢的，實在不能穿時，又何妨帶回家去，給老婆做鞋底，或者給小孩做尿布，這才大家把這些舊衣收了起來。

我仔細觀察我所得的一份，這是一條西裝褲子，米色卡其做的，果然也破了好幾個洞，但都補

綴得很精緻，浣洗得也很乾淨，把鼻子稍稍靠近，便可嗅到一股藥水皂的氣息，我試穿了一下，果然不十分湊身，腰圍太大，褲管卻又太短，我想像這舊衣的原主，一定是一個矮胖子，而我這受贈的人，卻偏偏是一個細長條子。

據說這是一批軍服，由盟邦軍隊捐贈聯總，轉發救濟我們的，這是偉大的友誼的贈物。

我想像這衣服的主人翁，曾穿了它在槍林彈雨之中，與敵人拚命，爭取最後的勝利，這衣服上也許會濺上了敵人的點點血跡，也許這衣服的主人翁，曾經受傷，穿着這條褲子，倒臥在血泊之中，幸虧得到了戰友的援助，才得平安地回到了家中，這褲子的經歷，一定是非常豐富的，瑰琦的，可惜它不會說話，不然一定可以從它口中，把這些豐富瑰琦的故事，一部部告訴給我們。

我從想像的野馬中跑了出來，又仔細把它看了一會，突然起了不少聯想，覺得我不願接受這友誼的贈物，更不配接受這贈物。

我們是一些被人輕視，受人憐憫的所謂公教人員，然而我覺得還沒有資格接受這些友誼的贈物。

我目前還有飯吃，還有衣穿，這應該贈給那些終年沒有一塊破布障身的災區難胞們，他們才是真正需要救濟的人，而我們實在不配接受這贈物，老實說，就是分給了我們，恐怕也很少有人去穿它，我決心去找一個適當的受主，轉贈給他，然而我却至今還沒有找到，這舊衣現在還靜靜地被丟在箱子的一角，它沒有做到「救濟」的任務。

從這件舊衣上，我更發生了下面的一些聯想：我希望這些辦理救濟的機關，至少要做到並明瞭以下的兩點

第一：我們必需要做到把這些救濟物品要運到更遙遠更偏僻的災區去，那裏才是真正需要救濟的地方，千萬不要把救濟物品，隨手散了就算了事，尤其是京滬兩地，除了流亡的難民們，根本就不需要這些，我們不要爲了交通工具不彀，運輸困難，就不去做，我們應當要用最大的努力，去克服這些困難。

其次：我們應當明瞭我們目前所急需的是：麥子，玉米，高粱，黑麵包？而不是洋米，洋麵，牛奶，魚肝油，巧格力；是本地的老粗布，而不是西

裝，玻璃衣服，這些洋大人吃的穿的東西，我們根本無福享受，即使運來，也只是給少數上層階級受用，而苦難的大眾們，是根本得不到一些益處的。

我更希望受救濟的人應當想到以下兩點：

第一：要想我們是否配受這救濟，我們要知道被人憐憫是可恥的，除非到了萬不得已的地步，不得接受人家無端的贈與，我們更應當想到應受這些救濟物品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可是他們却大都

## 橋林道上

這一天因有要事，到橋林去，已是午後二時了，但必需於六時前趕到。

從縣城到橋林，約計四十華里，完全是公路，交通的工具，是人力車，本地人則大都靠騾子。

自從近來長途汽車通行以來，人力車的生意便一落千丈，不過汽車每天僅開行一班，下午一時前開出，所以上午的人力車，便極力貶價，以遷就顧客，顧客也拿「少待一些時，汽車便來了，又快又

〔散文〕橋林道上

沒有得到。

第二：我們假使已接受了這些贈物，我們應當善用，我們不需要，應當轉贈給那些急待救濟的人們，使得這些物品，真真達到救濟的目的，這些「偉大的友誼」，才算沒有白費。

爲了一件舊衣，却拉拉扯扯的寫上了一大篇，真也算得太無聊了，有誰高興注意到這些小地方呢：還不如談談「今天天氣哈哈……」罷！

## 鉏東

便宜」作爲還價的口實，可是一到下午，長途汽車開出以後，那時的情形，便完全改變過來，這時不是車夫遷就顧客，而是顧客遷就車夫了，他們便可以任意討價，非達到滿足他們全部的慾望決不睬理你。

我正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沒有趕上汽車，而事實上又非去不可，幾個人力車夫看出了我的弱點，似理不理的，非頂足價錢不可，我給了七千元的



價，他們還堅持不允，大家僵了下來，我正想假做回身不走的時候，突然從旁走上一個穿藍布大褂的老頭兒向我說：「先生，我拉！」我驚異地注視着他，我走出了人們的包圍，坐上了他的車子，他昂然地拉着車，不顧背後九個同業的憤恨，向前飛奔，一面嘴裏噤咕着：「媽媽的，敲竹槓也敲得太厲害了，總得講一點天理良心。」我懂得了他的意思，他是一半在打抱不平，心裏很感激他，便問他：

「老頭！你今年多少年紀了？」

「啞！先生不瞞你說，我已整整的六十歲了。」

「你不是本地的車子吧？」

「不是的，我是P鎮的車子，今天拉生意到城的。」

「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呢？」

「老妻早死了，兩個兒子都成了家，現在又抱了小孫子了。」

「你真好福氣，你兒子做什麼事呢？」

「還不是也是賤行，他們都拉着車呢。」

「他們都待你好嗎？」

「還好，還好，他們都叫我不必再拉車，可是我這老骨頭卻非每天走走不行，我在家吃飯可以不給錢，我掙的錢自己花，吃茶吃酒交朋友，到還很寬舒呢！」

「那你可以休息休息，少拉一回才是。」

「先生：你不要看我老，再遠一些也能拉，這條路拉了三十年了，以前橋林的王三先生小陸先生上城來，那一個不叫我拉，三十年前那一個不曉得我這有名的飛毛腿，有一次張四先生吃過晚飯，還要趕進城，我拉着他直奔，終給我趕上了，有一次小白先生打官司，十二月裏一天大雪，我們三個人推的拉的把他送進了城，賞了我們三十塊錢，先生！那時的錢才真值錢呢！三十塊錢可以整整的買四十擔米，嗚嗚！那裏像現在這樣鈔票，比錫箔灰還不及，那時的錢，才真是叮叮噹噹的呢！」

這樣的一問一答，却不覺走了不少的路，我相着他壯健的背影，真的覺得他並沒有老，我更想像着他那一個雖是貧苦却很溫暖的家庭，更想像着三十年前有名的飛毛腿，到處給人誇獎，大家伸着

大姆指。

沉默了一會，他又指着前面的一個山凹，他的話匣子又開了。

「先生！這也是三十年前的事，我在一個米行裏拉車，那時才二十多歲，正是筋強力壯的時候，一次我拉着老板，帶着五百塊錢到烏江去買米，不料就在這兒出了岔子，山凹裏走出三個打悶棍的，攔着路要買路錢，老板在車子上已是颯颯的抖個不住，我把車一停，奔上去一手擒住了兩個，把棍子也給奪了下來，給我一頓好打，苦苦哀求才放走了他們，嚙！他們也是苦人呢！沒有了飯吃才幹這一行！這時老板坐在車上，早駭得呆了，後來到了家裏，老板賞了我拾塊錢，逢人便說：『××真有種，一個人對付三個，媽媽的！』」

「現在還有這種打悶棍的嗎？」我連忙問：身

## 遠處的燈火

誰不願意接受表示歡迎的燈火在我們前面呢？當你在落日黃昏或者在漆黑的夜間，無論單身腳躑

〔散文〕 遠處的燈火

上覺得有些汗毛凜凜，很不放心。

「現在太平了，這還是三十年前的事呢！那年大荒年，大家都沒有吃的。」

我看着他那件縫有號碼的藍布上衣，便又問他：

「你們拉車還得捐！」

「那裏可以不捐，一個月三千塊，領件藍布號衣也是三千塊，上邊發下來說是一千塊，又給經手的賺了二千塊，媽媽的！」

一路行來，橋林已漸漸可以望到了，不久就進入了市梢，在某客棧裏我休息了下來，等到洗過臉揩過身，在一張藤椅上舒適地躺下的時候，看到他又拉着另一個旅客過去，他微笑着向我打了一個招呼，昂然地向回去的路程奔去了。

## 石耶

道旁，還是結了伴在旅途中急急趕路趕店的時候；那時候，除開身體疲乏，需要休息，在你暗淡的心

中，也需要一點光明，一盞燈火，來向你招引，來安慰你旅途的單調與岑寂，並叫你有所歸宿。所以不要嘲笑飛蛾撲燈的故事，也不要討厭撐盞燈來的吩咐，人都是需要光明的，——在昏暗之中渴望有盞燈火，在壁間畫上你的影子，在它的光亮照耀之下，無言而又友愛地陪伴你一身的孤獨。

黑暗令人團緊，光亮使人和愛，遠處的燈火更足以誘起人的想望，牽繫你一雙迷亂的眼睛。遠處的燈火是美的，是誘惑人的，它指示你的迷茫，點燃你的心靈，它的媚人的光始終招你前進，叫你不要氣餒，不怕疲倦的向前奔趕。在那閃閃燈火的所在，總有你所渴念的東西，或者是你所夢想的東西。

你曾在山鄉叢林中走過夜路嗎？崎嶇不平的路走得有些乏力了，你仰看夏夜的繁星，近聽四野的吠聲，林木幽黑，益顯周圍的孤寂，你那時候不是將有點着慌嗎？但遠處飄起一點螢火，青綠的光，一閃一亮，這樣就帶來了無限的希望，也加增了你不少的勇氣，你將拭去額上的汗流，朝着那飄蕩的螢火的去路，不慌不忙地堅定步子，朝前奔趨。

你也曾在長江水路上夜航過嗎？當水聲拍着船舷，長天昏黑無光，兩岸隱在幽夜裏，這你踏上甲板，也曾想探望過江中的漁火燈火嗎？偶然一座山壁迎面擋住了，船好像側着身斜刺裏輕輕駛過，忽然在山背後透過一道光來，——一道淒迷幽媚的光，你那時候心中將起什麼樣的一種感動？或者，在遠遠烏黑的水面上，霎那間彷彿閃過一陣光影，似乎有那麼一盞微小的燈火，在江波上搖曳浮盪不定，你那時是不是想飛身過去，瞧它一個究竟？但江流浩蕩，長夜無聲，全船乘客已經沉沉睡去了，祇剩着尖形的船首劃破水道，嘩嘩地孤寂地向前猛闖，而燈火呢，究竟又在何處？這時，你或將淒然有所感懷，而起一種大江飄泊之感。不過，突然一陣嘈雜，忽聽說又有個碼頭要到了，那時候，你不妨再去擠到艙外，倚欄望望，雲水蒼茫中，祇見遠處一排燈火，還有些則高低錯落，恍似夜的珠子，縱織在江空的邊緣之上，帶着含笑迎人的風姿，向你招手，表示歡迎的厚意，你那時纔會感覺到江上燈火的一種無比的美，深夜燈火的一種無比的幽麗。

也許，你更歡喜都市的燦爛的燈火——那種媽

紅翠藍嫩綠淡紫的霓虹燈光，明亮雅潔的巨白燈光，或者射着憂鬱氣氛的幽藍的弧光燈光，如果這樣，我可以陪你一同到跑馬廳一帶去看一個飽，東方唯一都市的夜的美麗，就盡在那裏。盞盞燈火，彷彿一串串的瓔珞，彷彿一圈圈的珠環，當中嵌着寶石，綴滿了微帶紅光的天空，月夜掩映着它，黑夜襯托着它，璀璨的星夜將越加增添它的姣麗和嫵媚。

你又看過遠處高樓上的一盞燈火嗎？夜已經深沉了，白色繡花的窗簾後面，還隱隱有着人影，閃

## 五 憶

過去的事情，如今追憶起來，總是感覺到美滿而很愉快的，尤其是兒童時代的種種，所謂「青燈有味是兒時」可惜時光無情，再也抓不住了，要免去這種憧憬往事的愁苦，只有回憶——不斷地回憶着……

### 一 津沽瑣語：

每天下午門口走過賣白薯的，「荔子味兒烤山

〔散文〕 五憶

亮的天花板上，不時描着淡淡的移動的影子，你能想像得到那扇窗內的情境？藉着那盞燈光的幫助和暗示，你可又能夠窺測得到那窗中人的一番心境？

一種遠大的希望，一個崇高的理想，一顆溫柔的愛心，這是人類自身的三大燈火，當它們之中的一個在遠處閃爍招引你時，你大概自會得振起疲憊的精神，煥然奮發地全力奔赴，但同時，你也將是有福的了。

因為人是趨向燦亮的光明的。

## 張 鑄

芋」的叫賣聲，猶在耳際，在東南城角一品香門前看提燈會，摩肩接踵，萬頭攢聚，小姑娘們穿着花襖紅鞋，往來如織，站了個把鐘頭，腿都立痠了，因落小館子，吃肉餡兒燒餅，並盡小米子粥三碗，食飽歸來，已萬家燈火矣。

### 二 舊京夢尋：

從北海划船歸來，經過北河沿，滿塘蛙聲

四三

嘎，坐在洋車裏聆着，心頭有說不出的感覺。

在西單商場對面的一家龍泉浴室洗澡理髮，一輪就是半天，醒來叫茶房買碟湯而飯來吃，有時還上隔壁雪香齋帶一小瓶竹葉青，慢斟慢酌，不啻南面王也。

上香山碧雲寺，滿山遍生紅棗，一路爬山，一路吃棗，轉來時汽車拋錨，停在亂山中，山側有河，恍如置身連環套中，不禁唱起「保鏢路過馬蘭關」的戲詞來。

去東來順吃烤羊肉，走進院裏，脫下長衣，一隻腳踏在長板凳上，用長鐵筷箝了生肉片，放在鐵鍋上去烤，隨着蘸了醬油與蔥薑送入口內，外襯着白乾酒與芝麻醬火燒，熱火火的，令人想起朔方游獵之遺風。

整個下午跑在宣武門內大街上掏舊書。

### 三 申江小記：

年卅夜，匆匆地趕進城去，一路燈火黯淡，已

是半夜時分了，兩旁的店家，都預備上板門，而店堂裏仍擁擠着許多主顧，熙熙攘攘的在採辦着年貨，兒童們都還不睡，滿街奔跑放着花筒，爆竹之聲不絕於耳，到得舅家，差不多人都睡了，又匆匆地回了表兄出城，看夜半電影，在麗娃麗姆村盪槳，微風吹來，柳絲拂面。

### 四 武林舊話：

從九溪十八澗乘轎直上龍井，天下大雨，轎行亂山中，一路溪水聲與雨聲相鳴，在碎石縫中流，其聲淙淙，聞有采茶女子，猶冒雨攜籃工作，實怡然有世外桃源之樂。

### 五 姑蘇雜憶：

蘇州真是一個水鄉，馬路上到處是水，五步一段河，十步一架橋，時見婦女搗衣河邊，又時見小船，舟子撐篙，緩緩而行，去過獅子林一趟，亭台樓閣，假山石橋，人工堆砌，玲瓏生動，游於其中，恍若身在一幅圖畫中也。

## 喜筵

## 石耶

一個女子，她一生最美麗嬌豔的時候，該是在她做新嫁娘，稱之為佳期的那一天。那一天，在喜氣籠罩之下，盛裝打扮之後，透露着她心的暗暗歡欣，就是平庸的姿色亦將意外地出落得秀美動人；同時，或許由於過去的一幅遮額紅絹，現今的那幅覆地長紗的關係，每一個新娘總帶着一種神祕綽約的丰度，而在她的四周，散射令人迷醉的氣氛。事實上，也應該是這個樣子，因為那美妙的一天，將是表示她生命重大轉換的日子，也是她當真如花樣的招展，細步跨上人生又一階梯的日子。她將不再是個臉浮紅暈，低眉淺笑的少女了；經過一番隆重歡悅的儀式，兩壁紅幃喜聯的點綴，再從那個洞房出來時，在她眉眼的一時蹙斂之下，實已暗暗挑上一付人生的担子，將不再如過去的自由輕快，也將不再如過去的可以任性瀟灑了。

她已正式做了又一家庭的一員，而一場喜宴也就風光綺旎地對此作了莊嚴的宣示。

因此，那一天，在她是分外重大，便是喜揚眉梢，也得稍稍掩抑，方顯得神情的端肅；任由一般賀客者百般的捉弄，打趣，也得收住那幾番想要笑

將出來的笑容。她須熬受一點拘束，在將來做人的應付上略做一些準備，方不致到時心慌失措。無論如何，在這另一個家庭中，她總是新來的一員，一個陌生者，她得預先默默端詳形勢，審度將來共同生活的一家人的性格氣度。所以在那一天固然是應該含笑快樂的一天，但也可說是強自抑制，不無隱憂的一天。

尤其是，小孩子們如穿花蛺蝶的爭看新娘，賀客們的語帶雙關的謔性祝頌，流水一般的殷殷勸酒，在她看來正無異是有意來對她作着種種的試鍊：看她將如何應付，又如何來承受忍耐，在周旋於猜拳笑語的筵席間，是從容大方，還是侷促不安。倘如無論怎樣擺佈，賀客們終不能博得新娘破顏的一笑；無論怎樣敬酒，新娘始終不曾端起酒杯沾一沾那緊閉的紅唇，這在暗懷好笑的新娘是成功了，而一場喜筵便也在那喧笑胡鬧之中宣告結束，僅留下一點疲勞給那個新娘，使她在人生的初夜，先不得不經受一點人生的疲勞。

可是我昨天參加了一場婚禮，一席喜筵，迥不是上面所說的那個模樣。是異樣的簡單，但也異樣

的自然與生動。從我吃喜酒以來，這真是最特殊的一回，而其意義，還不僅是在掃除繁文縟節那一點上。

新郎是一個肥皂廠裏的工頭，新娘是一位同事貝君相隨十多年的女僕，她在貝先生的家裏已經度過了她的青春，身材瘦削，現在看上去約摸二十七八歲樣子。新郎年紀要大一些，人倒樸實穩健。貝君便以主人的身份就在他家裏，代行主婚人的職務，沒有新房，沒有禮堂，也沒有賀聯之類的東西。

我同張君應邀走進門去祇看見一個新燙了髮的女子，身穿尋常衣衫，臉上略搽了點胭脂，在堂屋與灶房之間來去。有一對小小紅燭，中間置着一爐高香，點在那裏，不久又看見一個夏裝短服的男子，也在忙着什麼。

喜筵止有一桌，賀客親友不過四五個人，我同張君做了上賓。祇說了一聲請坐，我們就毫不客氣的坐下，自由自在地一邊呷酒，一邊享受滿滿一桌子的酒菜，這裏面沒有絲毫拘謹，也絕無尋常喜筵那種虛偽的謙遜和客套。新郎隨便敬我們的酒，我們也不去勉強勸新娘的酒。老友顧君突然做了證婚

人，面前放隻飯碗來盛酒，開懷暢飲，圓圓的一張臉孔吃得緋紅緋紅。

酒吃到一小半，趁紅燭仍在高燒的時光，顧君站起來填結婚證書，然後由介紹人馬爾小姐等一一用印，新娘面現微笑，也跑來在那莊重的證書上蓋了個章，證書由新郎收起，我們依舊吃我們的酒，隨意地談笑。

我們好像不覺得在吃什麼喜酒，為尊重主人的美意，祇是不停地在吃着好菜。我們的周遭並沒有什麼婚禮在進行，我們只看見有兩個我們所不大相識的男女，都臉有笑容，好似在表示他們滿心的愉快。我們僅知道有一對新結合的伴侶，將於次日一早，乘車赴鎮江，在那邊一家工廠裏，男的有着職務，女的也將加入到那一種職務裏去。有一個新的家庭將組織起來了，但很簡單，事前也並不會添製新的衣服和被褥。男女相識雖不久，看來他們對於這個結合有着深的信心。正不必什麼儀式，儀式早在他們心裏安排就緒；不必要什麼賀客，兩人之間已經有着足夠的賀詞！慶賀他們在瀟瀟的相遇。更不必紅絹披紗，裝綴增妍，來無端矚彼此的認

識，兩人的一憑本色，顯示誠實便是他們鋪展未來幸福道路的基石。

我連喝兩口酒默默地祝願着他們永以單純的心胸，熱誠的合作來分別担負夫婦之間的義務。「把打開幸福之門的鑰匙就在你們自己手裏。」不要以爲今日締結同心的經過太屬簡單，凡是能够簡單

## 小天使

英國小品文家却爾斯·藍姆曾經寫過一篇「夢裏的孩子」的文章，寫得那樣的美，那樣的淒麗，當孩子們一個一個在夢後消失，祇有他自己依舊坐在單身漢房間裏的一張椅子上時，就連我們讀者看了，都要爲之黯然，不禁一聲嘆息。的確，孩子是人類的花，是一個家庭裏的小天使，他的清脆的聲音是成人們所需要的，他的活潑的存在更是一個家的組織裏所不可或少的。

爲的是，一個沒有孩子的家庭是要愁慘無歡的。它的空氣好像因此要顯得清寒陰沉，彷彿失去了一點光與熱，一個調劑單調的活力。

〔散文〕小天使

的便是最幸福的人。人生的全圓就藏在這個簡單裏。而淡淡的愛正是深切的愛，永久的愛，此外一切不過是些花飾，花飾有日會得萎褪失色，但愛將永遠不衰，祇要你們始終相愛。

而你，便服的新娘，在那個愛中，將永遠照見你今日嫣紅的姿顏。

## 石耶

孩子們是吵鬧的，但也是有趣的。他固然牽累大人，有時至於令人討厭的程度，可是人生本屬一種彼此的牽累，而大人們在冷寂的時候，却正需要這一些吵鬧的聲音，來掩蓋他的無聊，振起他的疲勞。

孩子最好玩的時候，大約從半歲到兩三歲那一段時期。在那一段時期內，他慢慢地懂起人事來，但究竟懂得不多。他多少已懂得大人臉上的表情，聲音的含義和手勢的作用，但懂得並不完全。不過，你看他好像模糊，有時却非常乖巧；常有一免笨拙的地方，但又笨拙得有意思，常常會出人意表



的做種伶俐透剔的動作，可是又做得那樣天真，使你祇覺得可愛，不禁想把他抱在懷裏。

甜潤的是孩子的一張臉龐，紅白粉嫩，好像大人粗硬的手指一摸上去就要破碎的樣子。他睡起來，又是多麼平靜香甜，人生的煩惱還不會鑽進他小小的頭腦裏去，他祇是了無掛牽，平穩自在的睡去。

但最可愛，也最可寶貴的還是孩子的一臉微笑，那直像天使們一樣的笑容，無邪，溫美，柔和，恬靜，他祇是討人歡喜才笑，是一種內心真誠的笑，也是一種自然展露的笑，沒有一點造作，更沒有一點矯飾。他笑了，你不覺得也驕然露齒，和他同時笑將起來。你似乎感染了他的笑，感染了他的喜悅，同時在無意中還感到一種無上的安慰。

你從他牙牙欲語起，大概就喜歡逗他玩了，等他學成功一種腔調，說得半刁嘴，半清楚的時候，你更會時常去指東指西地引他說話，他說得越吃力，越急得臉孔漲紅，你越覺得高興，那時候你一定要哈哈大笑的了，但孩子自己也是快活的，他原本歡喜說話，希望說得同大人一個樣子，流利，完

全——他自然不曉得人類的言語是並不完全的，實不足表達萬象的紛陳或者一個人內心的變化。

人們大都厭惡孩子的哭——哭起來往往聲音很大，不像大人們哭得幽抑短促，而且一聲一聲的拉長，沒個完結的時候。人們殊不知孩子的哭才是真正的哭，不管是因為感覺痛苦而哭，還是為了沒有滿足慾望而哭，他總是哭得痛快，哭得豪爽的，把他所要哭的原因一古腦兒都發洩了出來，直至你哄騙他，恫嚇他，或者依了他方會停止。他當然不知道（也許知道），人到一年年的長大了起來，是會連當衆一哭的權利都要被無形的習俗，自己的羞澀所壓制了的，因此，便是孩子的哭也是令人疼愛的，你可曉得英文中有個「結婚的音樂」(Marriage Music) 這個字嗎，它的解釋就是「孩子的啼哭」，一個家庭中，倘如聽不見孩子的啼哭聲，那末這個家庭就好像缺少音樂，缺少一種震盪而又和諧旋律的東西。

也就是，在夜裏，在默默相對坐着的寂寞夫妻間，要有一位小天使來低低飛翔，趕走冷落，喚起和美的歡笑。

# 病中的啓示

石耶

最近，忽然病了起來。當然，並不是什麼大病，不過是發了幾次瘧疾。先是四肢痠軟，頭痛欲裂，全身寒顫，牙齒震響，然後身體又陣陣冒熱，最後則汗珠如小黃豆般沁出在額角鬢邊，同時胸前背上，却又像雨那樣的潮濕。不用說，瘧疾一度來襲之後，身心是疲憊到了極點，真彷彿是生了一場大病。

這樣的病，我已一連生了三回，今年是第三次了。近來因為精神的日趨萎縮，原就預料它要來，它倒真個來臨了，我除了默默接受以外，並無驚惶之感。

我本自小多病，從一歲到四歲，幾乎經常躺在病魔的懷抱裏，簡直是難以養大的樣子。到七歲，更是一場大病，纏綿了有半年之久，但眼看一條脆弱的生命快要消逝的時候，却又漸漸回復了過來。在自己固不免驚訝，在家人也認為是奇蹟，不過為的是藥吃得太多了，醫生也看得太多了，從此就使

有病，也諱莫如深，不願再驚動家人，也不願使自已再意識到已有病。有了病，總是拖，拖拖竟然也會得好了。

「病時方知健時仙」，這句話的確是說得不錯的，病中的况味，唯有病人自己方才深深知悉。一個飄泊異鄉者的病，和一個安居納福者的病，就使所患的病是一樣性質，此中况味，大不相同。除開病本身以外，環境在病的滋味中可以增減不少的痛苦或樂趣。

生病自然是件苦事，但苦當中也未嘗沒有一些樂趣可以令你細細體味領略。家人的看護，友朋的慰問，一心閒閒的躺在牀上，呆看天花板或者帳頂，想吃什麼，人家總會設法替你買來，無論如何說法，也總算得是人生的一種清福了。這祇要一比較你健康時候，家人友朋淡然相待，沒有你生了病時那種殷切關懷，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小病實在是件不可多得的清福，可以使你短時間內浸潤到人生

的溫暖一方面去。病多少引起別人的憐惜，和他人自發的照顧與愛護。

即使你生了大病，終日昏迷在病榻之間，那也不用恐慌得。你那時既已暫時脫離開生之活動場面，失去參加這活動場面的能力，別人的哀歡悲樂又都與你發生不了干係，你就讓自己恍惚迷離，作一個怪麗的夢好了。你正好趁此站在人生的邊緣上，模糊地回望一番你過去的自己。萬一你蘇甦過來，病又慢慢的好了起來，你不妨對過去作一次惋惜的告別，再以無比的勇氣奔赴你生命的前程。再萬一你從生之邊岸接近死之邊界了，好在你那時感覺的痛苦已在逐漸消除，你也儘管坦然前去好了，因為由生之解脫到死之沉默，不過是從這一扇門滑入另一道門的事罷了。

病是痛苦；病也是試練。病固可以誘發他人的同情，但同時也不無可以看作是對於他人的一種試探。

## 短簡兩輯

我這一次生的不過是場小病，但蜷伏在一間陰暗潮濕的小室內的長沙發上，在頭腦熱過百度以上的情形下，我却也把我最近一兩個月以來的自己，朦朧地檢閱了一番。在某些事情上，我真是太過誠摯了，也太過軟弱了，軟弱到了可笑的程度，至於幾乎動搖我存在的價值。我還有自知之明，我還須自己堅強起來。

同時，世道太險，人情太詐，自己過分的坦白與誠摯反有礙於他人的了解，甚至或許會得引導到錯誤的估計或推測的路上去。本是寂寂荒山又何必期望空谷的足音？由於這次的苦難，我理應再認識自己，正又何苦奢望別人來認識我？今後，在那遙長的歲月裏，我何不一邊撫着創痛，一邊默默地開墾自己小小的園地呢？

一次為時甚短的小病將使我的精神再度昂揚起來。

## 一，寄先生

翻開一頁一頁的記憶，年華好似一灣流水，時間已經在枯澀的沙灘上，流去了五年的影子。五年，這不算短也不算長的歲月；現在我要去追溯那個過去的影子，還是很容易的捉摸了回來，——你的清癯的臉；從前住的那間白鴿子一般的小屋；庭前那一株似枯朽古老的松樹，……那年冬天，你指着那株松樹默然的對我說：歲寒而知松柏之未凋。這是像對我作暗示着人生的忠奸，和事業的勤怠的深意，我牢記着你的話。這五年過去了，像還是真忠耿耿地守着那個被人嘲笑的位置；今天重讀你的文章，在腦後又現出了你以前的笑，怒，與慨歎；從字裏行間，你披瀝肝胆，嘔吐心照的忠言，往往使我肅然而起！

可是，我已經欺騙過你了，因為我曾經答應你，要聽從你說去學一門實用的技術，然而這五年間的輾轉，我不知不覺地走上你會咀咒過的那條自己所走過的路上——仰賴着一點寒微的稿費來拖拉生活的重累了。這是因環境與時間的影響，抑是歸咎我自己的失足呢！我不能答覆你，但是你也說

過：要給人類的心靈上構築起理想與信仰的工程，這不是全靠物質上與技術上的力量所能做得的，而要賴着精神的滋養。人要在物質利慾中生存，但是也有願受物質困乏的煎熬，寧在毫無邊際的理想，和無形無影的信仰中過活，我也便是想保持着這一份飄渺的理想，在任何艱危的途中，也願依附在你的身邊。

八年的戰爭結束了，但戰爭又在繼起，災難和痛苦像一雙繞紅的鉗子，死死地拮住我們。這些年頭，你流亡在天涯海角，我淪落在不測的漩渦裏；一些人還在對着我們的創傷作冷酷的戲謔！這時候還有什麼人來同情我們呢？我無須向你再訴這五年的遭遇了，讓它在記憶的箱子裏，全般的封鎖起來吧！

而今，秋風起了，蕭瑟的影子，已悄悄地移到我的窗邊；這裏沒有緋醉的紅葉，沒有秋影無波的湖光，……幾張不知名的黃葉掉落我的眼前，它像是對我說着萬物疲憊該到收斂時候的耳語。然而我投向你，和追隨理想的意志，是不會疲憊收斂的！我還是想着明天的奔走喲！

夜是愈深了，屋外是一遍秋蟲唧唧，這是易動思鄉懷人的午夜：我不敢蘸着濃重情感的筆，再寫下去。我想雖然我們是有着過重情感的人，但是我們又會將這些化爲烏有的。

## 二，寄小飄

當我把流浪的生活安定下來後，才有點寬鬆的心情，寫寫家書。在過去八九年的日子裏，我是很怕家書的，雖說烽火家書抵萬金，可是我每讀到一封家書，總是給我添上更重的憂念，因爲家已經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前幾天接你爸爸從家鄉來信，他這樣寫着：「……前年在柳州逃難時，得了小飄，大約你還沒知道你又添多一個姪兒了。他誕生在風雨飄搖多難的日子裏，所以我們叫他做小飄，——他真是風雨中的飄兒！但是苦難給他帶來更多的倔強，像一朵開在冬天裏的蔦蘿一樣，火紅色的生命來到了我們的家裏。現在倒是長得挺結實的，他已經會走會說話了，寄上他這張最近的照片，你看見他也應該高興吧！……」

小飄！我看着你的照片，漸漸地我撇開了所有

年人的對人生唏噓或退縮的軟弱，像看見了一朵白雪上的火紅色的蔦蘿，我認識了生的意義，和接觸到了生的勇氣！多年來離鄉飄泊，直到今天我才有這麼愉快的心情對着你。

生長在這國度裏的我們，就是生長在風雨裏的地方，我已經在風雨飄盪裏，度過了連串出生入死的日子，現在的風雨又是更瘋狂呢！可是你誕生了，並且倔強地長得更壯健，你像在對我說：「叔叔！不要怕，我在這裏喲！」

今天，風雨吹遍血腥的原野，襲擊荒涼飢饉的農村，也打入每一個人的家和每一個人的心裏；這些風雨如一陣陣一顆顆含毒的砲彈，企圖要毀滅我們啊！你在這樣的時刻來到了人間，願你堅強地長大起來吧！

不要學我這般懦弱的人，只會背着書包，挨過沉重的日子，埋頭在字紙堆裏，沒有力量去做，沒有力量去建起一堵鞏固的圍牆，去阻擋那無情惡毒的風雨，甚至有時連自己想求一點能暫時遮蔽風雨的殘隙地方也難得到，這不是太可憐嗎？你應該從此作教訓，要鍛鍊自己的力，自己的手，築起一堵

巍峨莊嚴的厚牆，爲着苦難的人民和爲了你自己，對風雨作堅決的反抗！

從你現在幼小的心靈裏，當你臥在搖床時，看見了窗外吹灑的風雨，不會使你覺得有任何的奇怪和驚駭，這是你純潔的地方。

我已經是嚐够風雨滋味的人？希望當你懂得風

## 憶舊遊

朱 顏

雨滋味的時候，已經是甘霖一般的灑在大地上滋育生物的東西。今天，我從這遙遠的地方，伸長我的手到你身邊，代替你母親的手，搖着你的搖籃。

小飄，我要爲你唱起一支小歌呢！

三五，八，二一夜於江灣。

「離鄉日已遠」，這樸實的詩句，我很愛吟味。愛牠底一種不過分強烈的中年性格的感傷氣氛。平凡的人們都是固執地對鄉土摯愛；這或許是古老的農業社會和迄今仍多存在的家族集居制度，決定了我們這種軟弱的性格。我希望我底下一代並不如此，慶賀他們有一個自由廣闊的天地。誠然，這些孩子們照現在看來，也將是無家可戀的了！

我對於這「日已遠」的遠，姑且作爲久遠的解釋，爲了配合我底情緒。故鄉何嘗遙遠呢？只要一涉過而前的滾滾江流，不就是熟識的黃沙土和親切的鄉音嗎？然而那裏現在正上演一幕瘋狂的慘劇：

秋稼遍地，人們不能管，因爲要忙着殺人或躲避殺害。像樣的市鎮和村莊，也殘破和毀滅了，因爲牠不幸作了這悲劇的舞台。舞台以外的人，除了流淚，啣歡或憤恨，他還能做什麼？

在謀生的工作閒歇中，思鄉情與亂離味很容易滋生起。無可奈何的時候，喜歡哼哼古亂離人的作品，也無非借古人代我嘆息之意。擱在柳條箱下面的幾本「杜工部詩」，便給我翻出來了。

拿起這薄薄的幾本書，却忽然記起這送書於我的一個人。生活太忙迫了，竟有多少時，沒有想到他，現在觸景思人，倒不免難以釋懷！因爲這年青

的朋友，正處在漫天烽火中。

這朋友比我要小十歲的年齡，本是同一個市鎮上的街坊。但因為年齡的差異，有一個時期，對他少接觸，完全沒有印象。比如說，當我以神氣活現的城裏中學生的姿態假期回家的時候，他還是看來像沒大出息的拖着鼻涕的小孩；他以驚羨的眼光看我，我以鄙視的眼光看他，如此而已。

後來我經常在外面，讀書和混活。他彷彿一直在家鄉，沒有怎樣好好的受過學校教育。大前年，我回家度歲，正月裏到一位親戚家喝酒，主人定席發現同桌一個頭髮梳得很整齊，衣服不很入時，面目很清秀而舉止安祥的年青人，禮貌地呼我「大哥」，我竟記不得這是誰來了。這少年坦率地說出他的乳名，我才恍然大悟，連聲抱歉，他原來就是那拖着鼻涕的孩子，於今是有了新的面目了。

同座幾位前輩頗贊揚他的人品和詩文，那儼然一方騷壇盟主的茂才公，更背了幾首他的傑作，我當然是隨聲頌讚了一番。

這一夜我沒回家，對於這年青人，發生了很大的興趣；或許是他的溫文爾雅的儀態和言辭，無意

中已吸收了我的注意力亦未可知。晚間，我和他抵足而眠，想聽聽他的思想，和生活的方式等等。

一起始我就明瞭，他之所以成爲一個「小名士」派的人物，就是因為戰爭，父母們固執鄉土之見，失去學校受教育的機會，走進搖落到行將斷絕的士大夫階層。他的做詩，是翻類書，調平仄而達到相當技巧的斗方正宗，因為他和幾位老夫子是經常唱和的。比如說：一位曾經有名的古人的毫無痕跡的坟墓紀遊詩，照樣也好像有聲有色地寫出來。他論字道：「字必從碑帖入手，然後根基堅固，揣摩各家，才能不浮不俗。」說過了，必定加一句尾巴：「某人如此說的，你覺得怎樣？」他就是如此臨了整整三年的繹山碑，臨本的紙片捆了幾大捆。他的愉樂是什麼呢？唱平劇！認認真真地學。平時是收羅曲譜，一有趕碼頭的班子由鎮上經過或是演唱，一些闖走江湖的老伶人必爲他招待到家裏，實行請教。因此他談戲，很有道理，唱起來，也不差。

他彷彿不大合適他的未婚妻——姨姊妹：但始終不會有厭惡的表示，唯一的辦法是遲遲不結婚。

「該討老婆了！」長輩這樣關切地對他說的時候，他無表示地一笑。知己的人如問他究竟如何打算，他的顧慮可真多：父母，姨母，老婆和自己全想到了，但是沒有辦法解決。

這一會我已對他有了認識，我謙抑地告訴他字和詩我都是門外漢！唱戲很歡迎，但不迷戀，討老婆的問題，假如是我，必定要以自己的幸福為前提等等的話。

「近來尊府生意如何呢？」後來我關切地問他。

他未免有些赧然了，告訴我早不如前了！兄弟分立，老大有不算少的錢，老二揮霍，他最小的弟弟則還在父母膝下。而他的父母，一向大方慣的，沒有辦法緊縮，現在，空了。

「假如你有老大那樣多的錢就好了！」我不禁替他感喟着。

## 枇杷

端午節，許先生買了一簍枇杷回來，他臉上帶

〔散文〕 枇杷

從此我們無意間就成了好友，可巧那年春間我閒居在家，唱戲讀書談詩，我這外行人也混在裏面熱鬧。彷彿和他相處，有一種非現代的優美感覺，叫人留連不能自己。許多人都覺得我們玩得特別，甚至妻也疑惑到我之常和他在一起是有對於他的一個漂亮的妹妹的非禮企圖。杜詩，就是這時候他送給我的。

幾個月的聚首，我們竟稱莫逆了。我離家的時候，他也和我一同來上海，我招呼他看了一些都市的文明，賭台和交易所都玩過，除了平劇，他別無所好，終於玩了幾天，「返璞歸真」，回家鄉去了。

呵呵！我怎麼竟寫出「返璞歸真」這不祥的字句？然而既已貿然寫下，改也何益？丟開杜集，想到這睽違兩載的「現代古少年」，却負荷了如此沉重的現實的担子，真不能替他樂觀了！

## 徐白言

有微微的笑容，步子走得很輕鬆。



許先生是個小學教員，也常常寫寫文章，薪水與稿費的兩個數目併起來，勉強維持了一家三口簡單的生活。

本來經濟的條件不允許他家有這種消遣品甚至可以說是奢侈的水果一類的東西進門——許先生每天早晨到學校裏去授課，常是兩條腿走的一百幾十元的電車錢他總不情願花費——今天他所以買這一籃枇杷，固然也是應應時節，實際上，大半還是爲了他的小明。

小明是許先生唯一的男孩子，當然是被父母特別寵愛着的，雖說家庭經濟不寬裕，許先生夫婦總儘量設法不使他有一點不舒服的地方；譬如小明的衣服就洗滌得非常乾淨，飲食也照料得非常合宜，他是小學五年級的學生，因爲父母日常督導，很知道用功；小小的身體，長得頂肥壯的，活潑，天真，也稍微帶點大人氣；他很明瞭父母的艱苦，所以從沒有無故嚷着要買些糖啦果啦小孩子最喜歡吃的東西。

前一個星期，傍晚，許先生帶着小明在馬路旁散步，走過一家水果鋪子，裏面堆積些種種美麗的

黃的紅的水果，還有新上市的時鮮貨——枇杷。

小明輕輕的對他父親說：「爸爸，你看，枇杷又上市了。」許先生聽了，笑笑，攏着他的手又朝前面走去，走了幾步，小明還回頭看了兩眼，散步回來，重新走過這家水果鋪子，小明就沒有說什麼，眼睛也沒有向裏面看，許先生知道小明最喜歡吃枇杷，當時就想買點回去，繼而又打了另外一個主意：過兩天不是端午節嗎，到那天，我買一籃回去，小明突然看見我買這麼多枇杷，不知要怎樣喜歡呢。

今天，許先生果然照他的主意做了。

小明放午學回來，媽飯還沒有弄好，他在房間裏看着一本借來的畫報，正感到十分有趣，父親回來他竟沒有覺着，等許先生立在他身旁，他才知道，再一看，父親手裏還提着一個籃子呢，他明明知道裏面是什麼，却故意地問了一聲：「爸爸，是不是買的枇杷？」許先生笑着點點頭。

許先生解開扣在籃子上的串繩，拿去上面一張印着黑字的紅招牌紙，滿滿一籃圓圓的枇杷，擺在小明的眼前。

「爸爸，買這麼多！這顏色真好看！深黃似乎又帶一點紅。」

「這種叫『大紅袍』。」

「『大紅袍』！爸爸，很貴罷？」

「一斤半買一千塊錢，你媽呢？飯還沒有燒好？」許先生邊說邊拿了四隻枇杷遞給小明說：「你先吃這幾個，等會兒，飯後，再跟你媽一道吃，另外再留些給你慢慢吃好嗎？」

小明拿起一隻，慢慢撕着皮，忽然想起什麼似的，在他四隻枇杷裏揀了一隻頂大的遞給他的父親說：「爸爸，你也吃一隻。」

許先生吃了一隻枇杷，小明吃了三隻，四隻小小的東西，裏面却浸透了他們父子兩人最真摯的愛情。

「爸爸，你不是說過我們鄉下的屋子後面，有一棵很大的枇杷樹嗎，每年到這時候，枇杷長滿一樹子。摘下來總有一兩籃子，你還說我三四歲時，一天就吃不少枇杷呢，幾時我們才能夠再回鄉下

去，看看那枇杷樹還在不在？」平日，許先生喜歡和小明談些家鄉的情形，小明現在吃枇杷，就想起父親常提的那棵枇杷樹。

「我前兩天接到你三伯父的信，他提到那棵枇杷樹說長得還頂好，就是交通不方便，鄉下又非常不太平，我們不能回去，我想，明年這個時候，我們一定可以回去過一個愉快的端午節。」

「枇杷又要長滿一樹枝了，爸爸，你用梯子爬上去摘，我和媽在下面用東西兜着，一兩籃的枇杷，多有趣；爸爸，那是不是也叫『大紅袍』？」

「不是，那種枇杷比『大紅袍』的味道還要好。」

「還要好？」

「嗯，初摘下來，真新鮮呢！明年回去，一定你吃個够，噲，你下去看媽飯燒好了沒有？你有點餓了罷？」

小明笑着下樓去了，許先生望着他愉快興奮的神氣，臉上浮起安慰的笑。

## 枇杷

尤靜生

小時候多聽了辟穀，不食煙火之食的神仙的故事，總以為果品是神仙的食物。因此對果品便有了偏好。

我家的後園雖然地方並不大，桃，李，杏，柿，枇杷，核桃等樹却都俱備。在這幾種果品中，我最喜愛枇杷。

枇杷吃起來，甘甜如蔗糖，而不膩口，多水如蘿蔔，而無水氣。

蜜黃的顏色更是取悅於人，不像柿子的濃烈刺目。核是圓滑的，而又相當地大，吃時不慮刺了嘴或者誤吃了下去。

中國的童話，以為百花百果都各有一位女神管理着的。我想枇杷樹的女神，裝束一定是素雅而不濃豔，她的性情一定溫和而不暴躁，她的舉動一定

有禮而不妨礙人的。

豐子愷先生在車廂社會中有一篇文章說，他很喜欢吃枇杷，只是吃後的皮與核難收拾。讀之有同感，所以我最愛在枇杷樹下一面採一面吃，皮和核便拋在地下，任它自己腐爛或生芽。

我的愛吃枇杷自小已然。記得十二歲時，後園裏的枇杷結得多而且大，引起了隣兒的覬覦，我同老僕點了燈籠去巡視，月光照着枇杷閃閃地發光，煞是好看。

離開家園四五年了，聽說老僕已經死了，枇杷樹也被鄉里中的惡少所摧殘了。每想起了家園，便不期而然地想到枇杷，月光下閃閃發光的枇杷也歷歷如在目前，令我垂涎欲滴。



## 詩歌

# 詩歌八篇

胡樸安

## 縉紳文學

詞必清真詩必宋，不問有用與無用，自詡意境能逼真，實則摹仿供人弄，口裏明白心糊塗，不願爲民願爲奴，居然自命爲遺老，辮子斜拖一捏粗，不居西山居都市，不食薇蕨食甘旨，目中只有張大帥，心中只有溥小子，福建餘孽鄭孝胥，能詩能詞又能書，蟄居海上爲盟主，進退羣倫自稱孤，做詩喜做江西調，咬文嚼字來一套，活剝生吞黃山谷，二十五人以外之詩皆不要，自從洋鬼子文學來，縉紳文學燒成灰，主子關在監牢裏，遺老遺少大可哀。

## 洋鬼子文學

一首新詩世爭捧，鬼話聯綿聽不懂，不講人話講鬼話，人種漸漸變鬼種，鬼話自有鬼的理，只是不合人世軌，夾七夾八說一篇，務挖目以爲美，毛

頭小子出世來，人事不知猶鬼趣，許多人話不能聽，一聞鬼話心中喜，嗷嗷唧唧學鬼話，從此變成鬼世界，不問文學與藝術，個個皆把洋鬼子的招牌掛。

## 艸澤文學

從心所欲膽氣粗，下筆橫縱隨手書，一切規矩不能縛，非道非佛亦非儒，艸檄萬言能倚馬，橫掃千軍稱健者，慷慨悲歌氣凌雲，彼此團結爲南社，民國紀元前三年，上海文壇都是南社的天，艸澤青遍大地，一篇詩文萬里傳，日報旬報月報拚命做，除了排滿以外無他課，喚醒民衆滿清亡，革命文章功勞大，只是涵養未能深，大氣一洩卽沈淪，鼓吹皆是氣作用，艸澤文學究不真，縉紳文學今已倒，艸澤文學不需要，洋鬼文學雖則轟動於一時，再過幾年恐亦無人道，不貴空文貴實學，奉勸世人變計早，空文自古不久長，實學萬歲常不老。

### 事情無礙歌

科學是物質，文藝是精神，無物質無事，無精神無情，物質所以善吾體，精神所以善吾心，兩者非一亦非二，事與情合始是人，不能為超過人類之天帝，亦不至為墮落非人類之畜生。一切皆是科學之製造，關於物質的愈析而愈精，一切皆是文藝之運化，關於精神的愈用而愈清，科學之進步，可以分析天地而極細，文藝之感動，可以包括天地而無垠，一則為事之發展，一則為情之引伸，偏於科學的，不知人生價值之真，偏於文藝的，不知宇宙萬象之新，有科學的頭腦，有文藝的性靈，科學之能力，可以役萬物而為用，文藝之能力，可以變四時而為春，可各執其一不能化，硬築起一堵隔絕的萬里長城，要曉得事即情情即事，精神物質本一身。

### 圈子歌

金錢不是錢，只要畫一圈，兩個圈是一百，三個圈是一千，若把圈子隨意畫，億億萬萬的金錢飛滿天，飢不能當飯吃，寒不能當衣穿，物價日日

漲，兵亂日日添，禍水日日淹，饑火日日煎，圈子套住不能動，浪無後路進不前，茫茫蒼天空無極，浩浩碧海苦無邊，大家都受了圈子的影響，個個敢怒不敢言，高官貴人任意把圈子畫，畫多畫少是我的權，老爺們的生活，愈畫愈鬆，積肉如山酒如淵，小民們的生活，愈畫愈緊，冰裏昆蟲火裏蓮，許多工人的工潮，皆從圈子裏出，許多公務員的心思，皆向圈子裏鑽，不從節約一方面着想，物價的激漲，永遠與圈子相周旋，物價與圈子為緣緣，若能把兩個圈子，三個圈子，減成爲一個，自然家給人足太平年。

### 人非人

新的道德也沒有，舊的道德也沒有，真的道德也沒有，假的道德也沒有，男女之欲不離心，飲食之欲不離口，外面堂皇如龍麟，內裏齷齪類豬狗，兩眼灼灼惟黃金，兩脚奔奔到白首，兄弟相殺戮，豺虎當朋友，夫妻無真言，父子下毒手，只知有己不知人，只願向前不顧後，故意裝出激烈樣，慷慨之氣冲牛斗，故意裝出正經樣，忠厚之貌自保守，

故意裝出親熱樣，追隨左右相先後，故意裝出文雅樣，總是徐行與慢走。只要騙得人相信，人不像人鬼非鬼，精神早消亡，物質只享受，自心是糊塗，信口亂可否，烏烟瘴氣鬧一遭，不知天高與地厚，嗚呼而今之人真可醜。

### 文字蟲

書滿壁，圖滿壁，陷其中，不可出，槍炮飛機現代物，孝經雖好莫退賊，我已前車後莫覆，不學鍊鐵學紡織，何以尚有許多咬牙嚼字的文字蟲，難怪當年鬼夜哭。



## 小說

### 阿鼻先生

阿鼻是個別號，原姓郁，大名乃鼎。因歡喜用鼻腔回答一般用不着回答的談話，加之，又歡喜哼哼地表示對某人不滿意的冷笑，所以友輩冠以阿鼻

〔小說〕 阿鼻先生

### 同年歌

——寄覺悟青年——

時間長無極，空間廣無邊，人生時空裏，老少皆同年，過去渺如霧，未來淡如烟，只此剎那之現在，無老無少共一天，昨日之日不可留，明日之日不必求，今日之日不暫休，大家同是今日我，自強不息日暮修，心堅如鐵大如海，一切皆是我主宰，凡我同年齊努力，江山可移志不改，抓住現在不放鬆，無窮未來皆現在，發憤忘食樂忘憂，不知年歲不我待。

張沐么

的雅號。見面叫一聲阿鼻先生，背地裏亦以阿鼻傳名；郁乃鼎三字反不見通行。

阿鼻先生今年才不過三十六歲，因不長鬚髯，

又愛修飾，乍看起來也不過二十七八而已。一付銀絲眼鏡平添了三分書生氣派，再加以一張白料料，瘦瘦的臉，一口整齊的皓齒，走起路來，兩臂垂落，不擺不動，不失為年青灑脫的風度。他原籍江西，上海也住了十二年，滿腔涉利的上海話，買東買西，誰知道他是個外鄉佬呢，討了個上海女人，一向過着安安穩穩的日子。家在江西是個大家庭，又祇有這根獨子命脈；每日化個十萬八萬的，在敵偽盤踞時間，壓根兒不成問題。

因之，阿鼻先生靠了這份得天獨厚的福祉，養成一股驕縱的氣焰：鼻子朝着天，逛逛上海的消樂窟，挾了些不三不四的女人臂膀，出出進進的，倒也逍遙自在，機關裏雖然畫了押，但幹得好，就個兩月三月，一不順眼，鼻子朝天，掛印揚長而去，滿不在乎。

咱大爺有的是錢，看不慣那班狗小子的臉色哪！

他的女人——阿鼻太太，倒是個安份守己，頗守婦道的賢淑妻子，在未同居前，經不住阿鼻先生那受發妻忘食，形影不離的癡情勁兒，一衝動就跟

了他，啥的形式都沒有，在一條幽僻的弄堂裏租了一間朝西的廂房間，開始演唱「西廂記」的曲兒。

十年來相安無事，太太平平，這幸而郁太太肚量寬，縱使搜到阿鼻先生在外拈花惹草的證據，也不過枕邊規勸一場了事，況且阿鼻先生有的是一套懷柔政策，抓得住女人的弱點，在外儘管色膽如天，回家一說一吻也就風平浪靜了。十年來總算養了一個女兒，到今天也有七歲了。以後所以不育的緣因，據說女兒三歲時，郁太太不幸罹致了一種不治之症，是肺病罷，事實也告訴我們，七年來郁太太一天瘦如一天，咯血也不止三次五次了！

自然囉！這一來阿鼻先生在外面可公開的胡鬧了，今天是這個舞女，明天是那個嚮導女，挾進挾出，遇到朋輩，介紹說是某小姐某女士。碰到有此不識相的朋友規勸幾句，他會正大光明向你說：「不行哪！肺病拖了七年，遲早都得個死。我卅卅開外了，沒有一個兒子，趁年輕力壯的時候，把個把兒子也對得住郁家的祖先啊！哈哈……老兄，這年頭，不玩才是傻瓜呢。」

有些朋輩倒也受了些感動，大發其同情之辭

有些頗具傻氣的，就逐漸疏遠了。前者做了阿鼻的游伴；後者呢？被阿鼻棄之如敝屣了！只有一位姓王的朋友，是個忠實的基督徒，與阿鼻最稱莫逆，也最諍諍得兇，奇怪的阿鼻非但不生氣，友情却越來越深。於是王君成了阿鼻的畏友，言語間不得不加以粉飾；

——老王，你是我的知心友，什麼都可向你坦白的談。我郁某生來這般瀟灑勁兒，外面的謠言當然無可避免，其實我郁某那兒會如此荒唐呢？咳！家裏一個病人，拖了七八年錢也化得够瞧的了，不見好，這又有什麼辦法呢？我郁某總算對得住她了吧！這七八年來外面消遣的事是有的，要說怎樣荒唐，我發誓沒有這回事，你也得同情我精神的苦悶呀！

於是，王君當然俯首無言，十分同情他的境遇。

事情的變化也顯得突然，正當阿鼻先生在花天酒地忘乎其形的時候，勝利的鐘聲赫然大響了！阿鼻着實也歡喜了一場，他心裏想：

——勝利了！也就是太平了！那末生活當然會

低下來，每月從老家匯來的錢，更可大大的揮霍，嗚啦！中華民國萬歲！蔣主席萬歲！

阿鼻特地買了一包肺病特效藥，送給躺在床上海瘦如柴的太太，有效無效連他都茫然，這不過表示他的一份興奮熱力罷了！

可是，好景不長，他接到家中老父一封淒慘的信；先則抱怨他十二年來不回一趟的無情，繼則告訴他家鄉凌亂的情形，租米收不到，兩家紗廠一家煤礦已被政府大員接收過去，在敵偽時靠了東洋人的肩膀撈的一筆橫財，如今天亮了，也就斷送得乾乾淨淨。據說，年屆六十的老人家也怕被人檢舉，身入囹圄，查封祖產；以後的日子不知如何過呢？每月的月規錢當然就此告終。最後，還無限哀切地懇求兒子回去料理一切，老頭子怕不中用了！

這可給阿鼻先生一個昏天黑地的打擊，一切甜蜜的夢剎那間都化爲烏有。他喝了兩盅五茄皮，迎着秋天的涼風，不覺踱到王君的家裏，見了面，一甩身倒到沙發裏，黯然的說：——完了！一切完了！

王君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地望着他。而阿鼻畢



竟生就是個樂天派，外加玩世主義的好漢，一塊黑雲到底遮不了偌大一升青天。接着下來說：

——沒關係！家破產了，在南京還有一幢住宅：復員的有錢人正在出高價挖房子，我想趁熱把它賣了，弄點資本作點生意。你看，作點什麼好生意？

王君果信其言，告訴他做股票生意最有把握，目前不是比兩月前漲了兩倍嗎！有錢的話，趁早來一手，保險利市三倍。接着問起他太太的病況，阿鼻一轉念，神神氣氣的說：

——就是說喏，弄點錢也可給她醫治醫治哪！照現在看來，不是祇好瞧着死嗎？

第二天，阿鼻先生到了南京。房子正是一宗炙手可熱的買賣，不出三天，阿鼻的一幢花園住宅就成了交，三根金條的代價，折洋三百二十萬。於是興沖沖跑回上海，從此阿鼻先生就像失了蹤，有半月沒人看到他。

太太祇剩一口氣，精神倒蠻好。雖然自己可以不吃東西，那個娘姨可不能餓肚子啊！米油柴的都成了飢荒，叫娘姨跑遍了阿鼻常去的地方也不見影

跡，一個垂死的人還加上一陣如火如荼的氣，差點兒嗚呼哀哉！

你知道阿鼻先生到那兒去了呢？嚇，有了三百萬，揚子飯店包一間長期房間，整日陪了大東舞廳的一個小揚州舞女，早出買衣料，晚出買皮鞋的正打的火般熱呢！一個說家室猶虛，願白頭偕老，一個說天涯海角，得遇知音，願相隨左右，侍奉一生；唧唧儂儂，說不盡的甜情蜜意，如膠如漆。但阿鼻一想，究竟還得回家一趟，看看那個黃臉老婆到底怎麼了？

郁太太見了西裝革履，滿面紅光的阿鼻後，大概肝火趕跑了結核菌，霍的抬起身來從一對紅窟窿似的眼洞射出陰厲的電光直盯住阿鼻的鏡片，直滲入眼球？阿鼻不禁打了個寒噤。

——哼！你還想回來嗎？

——太太！這是我的家，怎能不回來！——付彷彿十年前求情似的笑。但這笑裏的意思說：——這短命的倒會拖呢！

——什麼太太，比豬狗都不如！（嗚嗚的哭）我要死了，你倒在外面跟那些騷女人快活，沒良

心的，半個月你知道家裏沒有一個錢嗎？（嗚聲更急促），我知道你巴望不得我早死，你好趁心如意了！（雙手亂扯頭髮，大哭。）這不是你的家，你給我滾出去，滾！滾！（拍床蹬腳。）

這具七分像鬼三分像人的形骸，本來使阿鼻先生要起噁心，加之這麼一來，更使七年來根本沒有感情存在的感情上添了一層厭煩。他訥訥的說：

——好啦；有好聚必有好散。你也不要吵，咱們乾脆離了婚吧！省得你見了我就生氣，是不是？

——好，離就離……滾出去；

第二天，阿鼻先生請了一位律師，當了郁太太的面簽了字，拿出一百萬算作「遣散費」，女兒給阿鼻引去，所有的衣服也一古腦兒帶走。

魯女士（現在不稱郁太太了！）尋了兩次短見；一次吞下兩枚金戒子，一次喝了半瓶火油；但全被萬能的醫師救活過來。王君特地請來一位馳名海上的牧師，和魯女士處作了一次虔誠禱告，靈

驗得很，非但使她的病狀轉佳了些，並且將一顆破碎的靈魂驅進了一本純潔的聖經。一百萬的「遣散費」，放放拆息，月息就有二十萬，也足夠魯女士和一個娘姨的開銷。

可是我們的阿鼻先生呢？丟了一百萬的離婚費，給小揚州雜七雜八化了有一百來萬，兒子還沒有成，錢包却要乾癟了！他開始偏促不安，小揚州看看再也得不到衣料皮鞋，態度隨即一變，冷冷地自管自去重理摟抱生涯了！阿鼻先生咬咬牙，把孩子送進託兒所，自己搬進一個算爲莫逆的友家，幫幫朋友算算賬，拉拉生意，總算吃上口閒飯。

但他沒有消瘦，更說不上什麼悲觀，在人生道上跌跌爬爬的也不知什麼覺悟不覺悟，他唯一認爲遺憾，也可說後悔的是那筆百萬「遣散費」；

——爲什麼那樣傻，不給也可以，留着自己用不愜意！

……哈哈，咱郁某生平不作虧心事……。

## 血與淚

〔小說〕 血與淚

蘇 羣

——果樹園的故事——

馬路上尖嘴紅的桃子上市了，我想起家鄉的果樹園，和在那果樹園裏所演出的血與淚交流的故事。

是六年前的春天。

春天，在每根枝條上披上綠葉在葉綠間綴上紅花，在人們的血淚裏注入新的血液，站在曠野的高阜上，讓楊柳的軟風揉拂過鬢髮，看白雲在藍色的草坪上散步，大地舒暢地向着太陽呼吸，而對着這些，誰個不要從心底吐出一聲讚美：「春天多美好呵！」

就在這美好的春天，敵人的鐵騎竄進這寧靜的樂土，枝頭的紅花墜地了，飄着悽豔的紅色，那是祖國兒女的血，灑在祖國的土地上。

每個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噙着眼淚，懷着顆沈痛的心，向繁榮的城市，向他們自己的家，——那曾經住過他們的祖父祖母甚至幾代人裔的老家——告別，無奈地把家園交給陰森的鐵鎖，雖然明知這也是徒然，然而却那麼謹慎地鎖了，然後依戀地走

開，向窮鄉僻壤逃難。

我們一家子——母親，兩個姐姐和我，也隨着大批逃難的人羣，向外婆家遷移。

外婆家住在城北二十多里路的某村，地名叫張家尖，是全縣著名出產桃子的地方，外婆家的住宅後，也有着一座擁有二十多株果樹的園子。

住在城東門的姨父的一家已先我們來了，十六歲的姨姐瑞姑，十三歲的姨妹芹姑，和十八歲的姨兄文俊，連同我們姊弟三人以及當地的表兄弟，表姊妹們，真說得上濟濟一堂，使得這古老的院落，平添了多少熱鬧。

果樹園，便也成了我們天然的遊戲場，休憩所和會議廳。

在我們剛到時，正是果樹園打扮得像新嫁娘的時候，紅的桃花，粉紅的杏花，雪白的李花，在果樹園美麗的臉上，塗着一抹粉，一團胭脂，一點唇膏。十八歲的文俊是我們當中最年長的一個，這一年正該是高中畢業，他會寫詩，他就曾為這果樹園寫過一首多麼美麗的詩，到現在我還能把它背誦出來。

果樹園——他寫着：

我的新嫁娘

當三月的風

吹開你的笑靨

你的笑多醉人啊

像抑揚的琴音一樣美

而當日落西山的黃昏

晚霞的酡顏

映着你嬌羞的面頰

你沈思如一憂鬱的姑娘

迷惘地

凝着憂鬱的大眼睛

向着天邊……

在天邊

雲移動了

我——

一個歡樂的王子

駕着鳥羽的輕車

飛到你身畔

天國也已攪動着災患

我要忘了那天國

沈湎於你生命的一笑之中

那怕和你一同去死……

在當時，我們的確認為他是一首優美的詩，雖然我還不大懂得。我們只是放在嘴上唸，或是信口編起調子唱着，唱着唱着，我們也像成了那個歡樂的王子，忘了這是在逃難，忘了被毀掉的家，甚至忘了大人們因憂愁而緊蹙起來的眉毛，和漸漸地燃燒近了的戰爭的烽火。

在我們這一羣當中，除開文俊這個浪漫的詩人以外，秀雯也是最引人注意的一個。

秀雯是舅父家頂大的女兒，比文俊只小一歲，她有着一頭烏黑的秀髮，一雙憂鬱的大眼睛，而在她的眉間，却時時流溢着剛毅的表情，她的性情是沉於嫻靜的，同時也有着鄉村女兒的健康和活潑。她沒有讀過多少書，但她却懂得很多的事，她知道許多我們所從未聽過的民間的故事，她也會唱一些動聽的歌謠，她的歌喉是那麼清脆，圓潤，而且含着像濡溼着眼淚一樣的少女的憂鬱。總之，她

是一個迷人的姑娘，像打扮的果樹園一樣美麗的。即使她的少女的特有的憂鬱，也是那樣逗人愛憐的，除開歌喉，那雙閃在長長睫毛下的眸子，帶着深深的憂鬱，像深湛的河水一樣流動。而當這憂鬱的眼光沉重地落在文俊的身上時，在文俊的心裏，便不由的引起了不安，和急促的心跳。

愛情真是一件不可解的神祕，在互相忽略中却長大了，茁了芽，又開了花。

然而這在旁觀者看來却是非常清楚的。「文俊和秀雯戀愛了。」這消息很快地在我們中間傳播着，而且當做最有趣的事談着，討論着。

在當時，我對於戀愛的觀念是非常地模糊的，我只覺得這是件有趣的事，含着相當的神祕；這裏，就是他們相處得很好，他們要結婚。別的，便什麼也不懂得了。

在果樹園中間的那顆最大的碧桃樹底下而今也時常可以看到他們倆的蹤跡，肩並肩地坐在草地上娓娓地談着。有時我們幾個玩皮的孩子，故意跑到他們的面前，裝着咳嗽，或是遠遠地用手指刮着面頰羞他們，瑞姑和芹姑却有意趕着秀雯叫「嫂子」

，這戲謔使得他們惶恐而羞怯，時常漲紅着臉說不出話來，這表情使得我們喜歡，但以後我們也就懺悔過來了，戀愛並不是犯罪的。

消息傳到大人們的耳裏了，這不知是誰告訴的，或是他們自己看出來了。外婆第一個却說：「能够秀兒嫁給文俊，到是一對。」的確，誰說這婚姻不是美滿的呢？文俊年青，有爲，秀雯美麗，嫻淑，而且同樣具有着一個潔白的靈魂和堅強的性格，再加上老親做親，這在鄉間可說再合格沒有了，因此老人家便也沒有什麼說的，算爲默契。

戀愛的的生活是詩一般的，果樹園成了他們戀愛的聖地。愛的情調，把果樹園也裝點得詩一般的了。

一個月，兩個月，日子輕鬆地流過去，隨着敵騎的深入，這難中的桃源，也跟其他地區一樣感到不可避免的災難的威脅，我們開始在逃避和奔跑當中，打發着每個黑色的死亡的日子。

在這同時，果樹園的花謝了，果樹園開始結着纍纍的果實。

每天，在躲過了當日的災難的黃昏，我們這一羣大孩子小孩子們，便集中在果樹園裏閑談，在綠蔭底下，團聚在一起，互相述說着當天危險的遭遇，和可笑的資料，而每天，總有一些不樂意的痛心的事在我們的心中增添着，糾纏着，像張家的房子給燒了，李家的一家給殺光，陳二嫂子妯娌兩個被強姦，還有他家十三歲的小姑，因不堪凌辱而死掉等等，這些事件在我們心頭打上不可解的憂愁的結，仇恨的結，尤其是在她們幾個少女的心裏。

有一天，我便親耳聽見秀雯和文俊的簡短的談話，那是在他們談過了某家姑娘被辱的消息以後。

秀雯擔心地問道：「如果這事情落到我們的頭上怎麼辦呢？」

「我跟他們拚掉。」文俊毫不猶豫地回答。他的眼睛閃着堅定的光，牙齒咬得格格格的響，他又重添了一句：「這些侵略的狗，我就恨少了一根槍。」

有透明的眼淚在秀雯的眼眶裏流動，她一隻手緊緊地握着文俊的右手，微微地顫抖着，一種說不出的感激，和恐怖的預感，抓住這個多愁善感的滅

少的心，揉，揉。

在這多災患的日子裏，誰又能料得到明天。

果樹園裏的果實長大了。像文俊倆的戀愛一樣，向成熟的路上走着。我們做夢也想着，在不久，果實會長得又紅又圓，又大，亮亮的，照着人們的眼睛也發亮。

但不知怎麼，在我們同伴當中，却有人在偷摘那不成熟的果子吃了。據說並不如何難吃，只微微的帶些苦澀，在這無聊的避難的日子裏，苦澀到也像成了異味，每個人都變得特別饞了，於是大家都紛紛的採摘着，吃着；而且我們說着那樣動聽的理由：「誰曉得我們那一天會死去呢？在這動亂的時代。我們決不能把紅的果實留給敵人。」

偷吃桃子的事給舅父和外婆知道以後，舅父把我們喊了去。他說，他並不是吝嗇，想在這上面賺一點錢，只是未成熟的果實吃了純是糟蹋，因此他叫我們等熟了再吃。可是，我們沒有聽他。一天，一向慈祥的外婆也嚷起來了，他所說的話最使我不能忘懷的是糟蹋了果子，你們會得到報應。

報應，我不是宿命論者，當然不信，可是在那

件不幸的事情發生以後，竟來了一個多麼壞的巧合。

我們仍舊採摘着不成熟的桃子，杏子，咀嚼那苦的甜味，把舅父和外婆的話當做耳邊風我們從沒想到，那些生長的果樹，是不是在暗暗的恨我們，咀咒我們。

時序進入五月的天氣了，最晚的一堆麥子也早經收割，田野呈着光禿禿的一片，殘留的麥根，萎黃地現着衰敗的顏色，像癩痢頭頭上的頭髮一樣，太陽漸漸暖和起來，向大地噴着熱氣。

一天清晨，壞消息傳來了，城裏日軍派了一個小隊在離外婆家僅五里的某村駐紮下來。

五里，這麼短的距離，真的災難，眼看着來了，附近村莊的命運已被決定，因為無論在白天夜裏，這些侵略的狗，會隨時衝開你家的門戶，站到臥房門口。

一個上半年過去了，大人們商量着如何作第二次的逃難，我們一羣孩子在吃過了午飯以後，却仍舊聚集在果樹園裏，雖然明知擺在眼前的災難，但我們誰也沒料到，它是來得如此突然，如此迅速。

我和秀雯以及其他幾個孩子都爬在樹上，跟往常一樣，向繁密的綠葉中找尋那比較成熟的桃子，杏子，把他們擲給仰頭期待的同伴。就在這時候，外面的人聲夾着雜沓的足聲騷擾起來，大人們也在屋前聽着：「鬼子來了，快逃呵！」

我和其他爬在樹上的孩子都趕快地滑到地上，却不知秀雯是不是給嚇壞了，她遲遲地停留在樹上不得下來，其餘的人們都已從果樹園的後門奔到田野中去，只剩下文俊和我以及其他兩個跟我差不多的孩子，守着這個驚惶失措的少女。

住宅的廣場上已聽見囊擦的皮鞋聲，文俊發急地叫着：「快點，下來。」隨着這聲音，秀雯一失手摔倒在草地上，三個鬼子也同時衝進了果樹園的前門，後面還跟上五個。

不幸的事就這麼突然而又迅速地給決定了。鬼子們獐獐地笑着，叫着：「花姑娘，好東西！」

果樹園浸沉在一種悲哀的寧靜的氣氛裏，這是暴風雨前寧靜。中午的太陽光照着叢密的果樹，在草地上，投下了縱橫零亂的枝影。

秀雯從地上爬了起來，文俊向前跨了一大步，挺直地立在她的面前，她的臉是無表情的；兩眼射着堅定的光，我們的三個孩子畏怯地站在一顆桃樹底下，看着他們，在我的腦裏，很快地閃過了那天所聽到的文俊倆的談話，我的心不禁因恐怖而顫慄了。

一個鬼子端着上了刺刀的鎗，走到文俊的面前，用刀尖挑着文俊的衣服叫他走開，但文俊倔強地立着。

另一個鬼子野蠻地用皮靴踢着文俊的小腹，用拳頭擊着他的面部，把他轟開。於是秀雯便落在這羣發瘋的狗的手裏，被侮弄着，秀雯發着尖叫，用兩手死力的撐拒，但這掙扎是如此軟弱，她被摔倒在地上……

文俊發狂似的，從那邊衝過來，撕着一個鬼子的耳朵，想把他拉開，並且想從鬼子的手裏奪取那根鎗；但一柄明亮的刺刀插進他的腹中，他吼叫着；又一柄刺刀從他的後背貫穿了前胸；最後，一柄刺刀却直接的刺入他左邊的面頰，刀尖在右邊的太陽穴透出來，像一個血人一樣，他仆倒在地上，

血汨汨地從幾處傷口向外流，浸溼了柔軟的綠草，在粘厚的血液裏，綠草黯然地低下了頭……

在文俊被戳倒的當兒，秀雯已從地上爬起來了，她掙脫了一個鬼子的手，「哇」的一聲奔來伏倒在文俊的身畔哭喊着：「俊，俊，」而且用兩手想把他抱起來，但文俊沒有回答，只有傷口的血在湧着。

兩個表弟已嚇得在一旁哭起來了，用手蒙着眼睛，我大着膽子想跑上去幫秀雯一把，但一個日本兵用刀頭指着我的胸口，於是我又被逼着退到桃樹底下去了。

他們重又拖着秀雯，像狼拖着小雞一樣，他們把她拖到另一顆樹下，扯她的衣服。秀雯發狂地用拳捶着鬼子的臉，用嘴咬着，扯着，一個日本兵嚇她說：「花姑娘，不要動，嗤拉嗤拉的。」（註）（意即殺）

但秀雯不管這些，她已停止了哭喊，她的眼球上佈滿了恐怖的血絲，臉鐵青的，她要復仇，她要為文俊復仇，她要為一切被害的人們復仇。

然而，以一個瘦弱的少女，與六七个粗壯的敵



人搏鬥，這結果會怎樣呢？一個鬼子拖着她兩手，把她捺在地上，一個鬼子橫暴地扯着她小衣，跨在她的身上；我不忍再看下去，我閉上了眼睛，一切全是這麼注定的完了，生命直就是如此一齣值得一哭的悲劇嗎？

但一聲喊叫的喊聲把我驚醒過來，那個橫暴的日本兵兩手按着面部叫着，爬起身，有血從她的手指間流出來，滴在衣襟上，這是給秀雯咬破的，這個堅貞不屈的少女，她盡着一切所能有的力量，以敵人的血和她的血同流，那怕只一滴。

這舉動激怒了每個日本兵，他們把所有的殘忍都加在秀雯的身上，他們用刺刀割裂着她的下身，把她的乳部也割開來，秀雯咒罵着，掙扎，在死亡與痛苦裏扭動着，最後，便無聲無息的暈過去。

我真是怎麼一個卑情的傢伙啊，眼看着敵人在殘殺我的兄弟姊妹却毫無所動，當時我爲什麼不衝上去呢？那怕把我十四歲的生命在那染血的刺刀上戮死也罷，但我却是那麼卑怯地呆立在桃樹底下，讓淚水模糊了兩眼！

敵人在洩盡了他的獸性以後，去了，那個被咬

去了鼻頭的粗野的狗，也走了，我們如同剛從夢中醒轉來的跑到他們身邊去。文俊半個臉吻着地面，幾處傷口的血，已在草地上凝結了暗紫色的血塊，他的臉完全迷糊在一片血裏，呼吸早停止了，十八歲，爲了保持祖國兒女的堅強的精神，不願在敵人的面前屈服，也爲了維護他所愛的人，不願讓她遭受到侮辱，在英勇的搏鬥以後，他交付了他的生命，十八年的歲月不是白活的。

秀雯可更慘了，我簡直無法形容那樣可怕的形狀，這是每個稍有人性的人所做不出來的，但她的呼吸却仍舊繼續着，眼球也還能呆滯地轉動，在我們勉力地搭着她回到屋裏，把她放在舖在地上的草蓆上時，她表示了深深的感謝，而在她強直的眼角，擠出了一滴淚水，這淚水是她十七年來最後的一滴，是爲着這光榮的死而流的。她呻吟着，嘴巴牽動着，像要說些什麼，於是問她：

「是不是你記挂着文俊。」

她勉強動了動頭。我再說：「他還好，你放心躺一會兒好啦！」但她表示了不信任。於是我實在不忍再騙她，我激動地說：「我要替你們復仇，我

要叫那些殺害你們的狗一個個的，死在祖國的土地上，文俊死了，但我們還活着，活着的會永遠記着這仇恨，這血債。」

她很滿意的動着她的手，我會意地把我的手放在她的掌心裏，她的臉上露出一絲笑容，她的眼睛也像靈活多了，閃着青春的光芒；我從沒有像今天這樣深深地感覺到她是如此美麗，她不僅具有着一切外表上所稱得上美的條件，而且，她是有着這樣一個潔白的堅強的完整的靈魂啊！我不禁第一次以愛情的聲調，顫抖地喚了她一聲「秀姐！」便伏倒在她的身旁，孩子地的哭了。

黃昏，五月的黃昏是怎麼悶人呵！夕陽照在對過院落的白牆上燃燒着，悽艷的紅光映到這朝東的屋內，秀雯在這反照的紅光裏躺着，微弱地呻吟，像將落的太陽一樣，她也要向那不可知的黑暗的深淵裏沈下去了。

我們三個孩子分了一個去找舅父們！一個守在果樹園裏，還有我一個便默默地留在秀雯的身畔，看她微弱的呼吸，和給血浸透了的剛替她蓋上去的白色的單被。

大人們回來了，陸續地，有的還不知道，當他們一進門看到這情形時便一個個的楞住了。舅母和姨母也回來了，她們傷心地哭得在地上打滾，誰都流着眼淚，太小的孩子嚇得怕進來。左右鄰居們也跑來問訊，嘆着氣，搖着頭，咒罵着，女人們流着眼淚，說一些關切的話走了。醫生也請來了，但他的回答是那麼冷酷，沒有法子，傷勢太重，從這時起，秀雯便陷入不省人事的昏迷狀態中了。

姨父和舅父却忙着料理棺材和壽衣，默默地一言不發，男人的悲哀是給囚禁在心底的。

每個人都感到「儂今葬花」和「兢兢自危」的壓迫，在這到處埋伏着死亡的陷阱的日子裏，每條生命是不如蜚螭那樣的脆弱呵！

而這些給我們只有一個意識：「敵人來了，敵人是屠殺的兇手。」還有就是「軍隊走了，他們丟下了我們。」

延到深夜，這個有如盛裝的果樹園一樣美麗，一樣健康的少女便這樣悄悄地死了，也正如一顆顆沒有成熟的果實一樣，給殘酷地從生命的樹上摘走。

六年了，在秀髮死後雖然我也曾實踐了我的諾言，在敵人的後方打擊着敵人，替他們復了仇，而且直到最後贏得了勝利為止。

今天，我看見尖嘴紅的桃子，才想起了那果樹園，才想起這真實的故事，也才想起那值得我們崇敬的堅貞不屈的年青男女。爲了珍重這次勝利，和對於千萬戰士以及千萬受難同胞的死的愛惜，我們

應該嚴肅地追念過去，嚴肅地瞻望着未來，嚴肅地要求政治的進步和改革，而且，我們更應該愛護這勝利的果實，不容許有任何人來企圖把他毀掉，把他搶走。

勝利的果實該歸之於人民，因爲在戰爭當中，只有人民支付了他最多的一切，和挨過了最多的苦難。

# 行雲流水

傅紅蓼著

長篇章回小說

情節曲折

文詞美麗

纏綿哀豔

雅俗共賞

長篇  
譯作

# 早戀

夫雷雅曼著  
胡山源譯

是蘇聯現代文學名著

譯筆流暢與原文並美

抒情的語句，心理的分析，美麗的背景

文筆細膩優美

描寫技巧成功

地方色彩濃厚

現代作風標準

日新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36年9月初版

——書名——

青年文選之一  
血與淚

——售價——

——著者——

徐蔚南

——發行者——

日新出版社

上海南京路哈同大樓323號A

——上海經銷處——

福州路東華里6號教育書店  
山東路209號正氣書局  
林森中路599號海寬書局  
北京西路614號宏文書局  
中正北二路87號新蛙書店  
福州路320號大眾書局  
河南路179號百新書店

——上海經銷處——

徐蔚南主編

文	青
選	年

青年年的詩



日新出版社印行



## 序

我每月在民國日報覺悟欄中舉行一次「青年徵文」，獲得青年作家們偉大的支持，紛紛以佳作惠寄，每天所得到的稿子，要超過覺悟所能容納的兩倍以至八倍。我細心地選擇文筆最好的，內容最動人的作品來刊載，幸蒙各界讀者，尤其是青年學生們，一致予以鼓勵與讚許。這不是我個人勞作所致，而是寄稿者的功績！

日新出版社約我將覺悟中發表的作品，再加一遍選擇，把可以給青年們欣賞觀摩的作品提拔出來，作為青年文選叢書，印成單行本。這個提議，恰好可以滿足一般青年屢次要求覺悟每月發行彙訂本的渴望，我所以立刻就接受了。

青年文選叢書所選的文字，並不限於青年作家，老作家以及已成名的作家的作品，只要富於青年精神的而且富有滋養的，我也選錄了。或者，這更足以啟發青年們寫作的技巧。所選的文字，依體裁分類，如論文、小說、詩歌、書信等七八種。這不僅使青年們對於各種文體能得到認識，並且也使青年們在多種多樣的詩文中，得到極濃的閱讀興趣。

我相信這部青年文選對於青年們可以有點益處的。第一，青年們閱讀青年文選，至少在思想上必不至落伍腐化；在知識上可以增加新鮮而正確的觀念。其次，即就練習作文，也可從這部青年文選裏，得到許多觀摩之處。

現在這部青年文選叢書開始發行了，希望各地的青年們都能以愛我的熱誠來愛好這部叢書！

一九四六年 徐蔚南

# 青年文選第五輯目錄

## (論說)

- 青年之路……………淡雲(一)
- 怎樣建立一個美滿的家庭？……………之華(三)
- 友情……………浦增元(五)
- 藝術的誇張性……………李棉(七)
- 談財……………淡雲(八)
- 談娛樂……………淡雲(一〇)

## (傳記)

- 關中將才井勿幕……………老丹(一二)
- 我的父親王維克……………王福彭(一四)
- 父親的幽默……………王福洪(一五)
- 爸爸和巧克力糖……………王廷珍(一六)
- 記賈豐芸先生……………賈觀軍(一六)
- 海外的父親……………秦邨(一九)
- 蓓蒂小姐……………成甫(二二)



故人

成甫(二四)

## (散文)

勝利雜憶

徐蔚南(二六)

女性的空虛

勞倫五(二九)

破襪子

凌蕭(三〇)

一雙破布鞋

余歡(三二)

家

胡長生(三三)

安慰

聖英(三五)

芝蘭

秋航(三七)

胃病

石耶(三八)

烘箱的內外

曙光(四〇)

榴花

朱毓麟(四一)

橋

凌蕭(四三)

最後的微笑

成甫(四四)

童年的夢

張意(四六)

秋夜斷想

石耶(四九)

兩個日子

許玉麟(五二)

放河燈

靜波(五四)

夢裏的花朶

石耶(五六)

晚景與晨光……………石 碕（五八）  
美國朋友……………湯 龍（六〇）

### （書信）

奈古書信……………奈 古（六一）

### （詩歌）

日飛機轟炸非戰區域……………胡樸安（六四）  
空軍夜襲……………胡樸安（六四）  
手……………鐵 錚（六五）  
勉……………余 歡（六五）  
夏夜……………余 歡（六六）  
深巷……………蔡公坡（六六）  
夜思……………蔡公坡（六七）

### （小說）

梵娥鈴的故事……………霄 雯（六八）  
雪鎮的大街……………沈 飲（七二）



## 論說

### 青年之路

淡雲

有些青年在訴說着苦悶，枯燥，煩惱，甚至於失望，悲觀！

青年們剛從純潔的學校生活跳出來，具抱着活躍的心，向上的志願，滿望着有樂園可安頓，却不道樂園正等待着創造。

四周漆黑的一團，把青年們圍住，沒有方法，同時又沒有勇氣衝出這黑的勢力圈，於是在這個一刻不停的鬥爭着的世界裏，無力衝破這黑圈的青年，就被黑的勢力吞噬了，禁不住都市的聲，光，電，熱，色的刺激與引誘，便墮落了。一部份既不滿於現實，不甘墮落，又無力創造將來的，開始徘徊，趑趄不前，自暴自棄，用着傷感的眼光去觀察世界，一切都是灰色，觀察所得，迸出了真情的血淚

的牢騷和苦悶，什麼事都引不起興趣，而且什麼事都想一談，談的結果總不出於情感的，牢騷的。這一部份青年，就這樣的埋葬了青春，斷送了前程。

有些敢於創造的精神，勇於犧牲的決心青年，把希望寄託在事業上，開始努力了！

墮落，苦悶，努力，三條路橫在我們青年的眼前，我們只能走三條中的一條。

時代的巨輪不息的向前邁進，惟有我們勇敢的青年，跟着時代的輪子跑。腐化，懦弱，衰頹的人，讓他們沈淪下去，讓他們死去，讓他們永遠離開我們的眼睛。我們要忍耐，努力，走着我們的路。青年人應當帶着生命的熱與力，忍苦耐勞的，堅決不拔的，在黑暗，探索着青年人應當走的路！

人生決不是一直繞進行的，在生命的歷程中，從開始到終止，要想完全是一條平坦大道，無論如何是很少的事。人生的路，是彎曲的，要到那康莊大道，光明的目的地，中間有些是羊腸小徑，有些是荊棘叢生。如果不能披荊斬棘，不能暢通羊腸小徑，那末，就不能達到光明的前程。所以，逆境是不足畏的，貴在能够邁過逆境，追求光明。

能够充分領略人生意義的，是那些常在人生之路上，遭遇挫折傾跌的人，因為缺陷中間，本來有一種「美」的存在。何以呢？當一個人在深思默念的時候，第一個跑到他心上來的，而使他覺得趣味盎然的回憶，不是那些已經滿足了的事，反而是那些不會滿足過的事。同樣，從這上面，我們也可以知道，何以看戲劇時的興味，沒有看悲劇時那樣深刻了。

「大海沒有波浪，無以見其雄偉；人生沒有波浪，亦徒見其平庸而已！」我們要牢記這句格言，不要羨慕平庸無奇的飯桶生涯。

有價值的人生，就是出汗絞腦的人生。事業愈大的，需要的血汗與腦汁就愈多。值得人尊崇的人

，便是流汗多絞腦多的人們。爲什麼呢？因爲他們不枉生一世，因爲他們沒有辜負了人羣，因爲他們盡了人生的義務，人生的義務，就是作爲，受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

真正的樂，是作爲的樂，就是勞苦以後的閒靜之樂，簡單的說，就是樂由勞動而來。所以，視勞作爲痛苦，是一種錯覺。祇要不踰越生理的限度，勞作是絕無痛苦可言的！

當然沒人願意失敗，然而敢作敢爲的人，必不至於顧忌太多，一事不敢嘗試。困難本來是常有的，但是不要把困難估量太過。把困難太看大了，自己的勇氣就小了。

要知道，志趣愈高，不得意的成份就愈多，意想愈豐富，失意的機會也愈大，這是意料中的事，用不着怨尤，何從而來的苦惱呢？不得志而感覺痛苦的，不稱意而感覺到煩悶的，祇可說是自尋苦惱，糊塗得很，觀察不透澈！

魏文帝說：「少壯真當努力，一年過往，何可攀援。」我們只要努力，決不要失望，更不要悲觀，只要勇敢的向前邁進；國家決不會拋棄我們，社

會也不會討厭我們。國家與社會正像一個飢餓者，需要大量的蓬勃甦醒的進步青年，去維持其有機體，以充實其力量。同時，我們也不要自驕，那是個魔鬼，會把我們拖向墮落的路上去。

國父說：「無論那一件事，只要從頭至尾澈底做成功，便是大事。」在凝滯的狀態中過生活，不要把「事業」和「職業」劃分出界限來，因為對於本身職業的努力，就是我們未來事業的出發點，只要憑着意志做，什麼事都能成功的！

我們的心是坦白的，純潔的，忠實的。我們要把虛偽，欺騙，諂媚，一切醜行都丟掉。欺騙我們的，壓迫我們的，我們要時時留心他，更要反抗他

## 怎樣建立一個美滿的家庭？

之華

家是一個人日常在精神上和生活上所歸宿的場合，我國古代聖賢也把齊家看得和治國平天下一樣重要，且主張家齊而後國治，可見家是人生過程中的一個多麼重要組織！

一個美滿的家庭中，非但可以得到人生的慰藉

。青年們最須要預防的，就是金錢的引誘和欺騙，它是一個無形的惡魔，它能摧殘事業，毀滅人生！

時間與空間，織成了這廣大的宇宙，這繁複的世界，以及隨着人類的經濟文化，而發達到現階段的社會。在這裏，在那裏，青年們都應當舒展他的力量，不吝嗇的，積極的把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貢獻出來。最幸福的，是的，我們中國的青年是最幸福的，生在這多事的劇變中的，抗戰勝利的良辰，千載一時的富強的轉捩點，我們要發揮自己的力量，抓住現實，把握那具有歷史性的，空前絕後的良機，去改造，去建設，完成我們的重大使命！

，幫助個人事業的成功，並且進而可以促進社會國家的繁榮。可是我國歷來受着宗法社會的影響，家庭一切都操縱在一個家長之手，所謂家長便是一家人齡最高輩份最大的男子。如果做家長的人，思想正確，見解賢明，那末這個家庭還不失為一個美滿

家庭；反之假使做家長的是個昏庸者，那末全家人的幸福與前途都在他手中斷送了。近數十年來，這種宗法社會所遺留下來的舊家庭制度逐漸崩潰了，可是所謂小家庭制度能够美滿的還是很少，多數對於家庭處理不是抱着得過且過主義，便是抱着養兒防老，積穀防飢的陳舊觀念，爲家庭做牛馬而已。所以應該怎樣建立一個美滿的家庭，實爲每一個人，在復興民族，建設國家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課題。這裏根據筆者理想，把建立一個美滿的家庭應具的幾項提出來加以檢討。

### 一、家庭要有一個組織

家雖然是一個愛情結合體，但是要一個家庭處理得好，也需要一個組織，家庭的權力不能操縱在一個家長手裏，也不容隨隨便便的聽其自然。僅僅祇有一夫一妻的家庭，當然祇能憑夫妻兩人來商酌，但人數比較多的家庭却應該有一個家務會議，對家庭經濟，每個人事業發展，子女教育，房屋佈置及分配，宗教信仰，家事糾紛，家庭娛樂，傭僕管理等等都應該採取「民主」精神，來共同商討決定一個整個計劃，凡家內滿十六歲以上的人都應該參

加這個家庭會議，使其對家庭改進有發表意見的機會。所以我很主張大家庭制度的存在，家庭裏的人愈多愈好，使這個家庭如同國家一樣有一個健全的民主組織。家長不一定要年齡最高輩份最大的人擔任，却應該由家長會議推選頭腦最清楚，思想最前進，服務社會能力最強的人擔任。家長以下分經濟，教育，烹飪，佈置，娛樂等部門，視家庭範圍大小，由家務會議推定適當人員分別擔任。有了這樣一個組織，非但使家庭本身健全繁榮，並且可以使國家對實行地方自治，訓練人民應用四權一點得到絕大幫助。

### 二、家庭經濟的預算和籌劃

經濟是家庭的重要命脈，所以家庭經濟不能憑幾個有收入的人有多少用多少，却應該本量入爲出的原則，編成一個預算，由家務會議通過。假使家庭裏有三個在社會上做事的人，那末他們平時收入應該悉數交到家庭裏來，絕對不能容其任意揮霍。經濟預算裏面應該包括伙食，衛生，娛樂，教育，儲蓄，交際，意外事故等項。如果家庭預算不寬裕甚至拮据的時候，那末全家的人應該幫助幾個家中

服務社會的人策劃如何求事業上的進取，以期增加收入，或計劃使正在求學的人得到半工半讀機會，或者分別聯絡親友，幫助家長得到更好的職位。

### 三、家庭教育和娛樂的設施

家庭的教育並不是宗法社會中家長所說的所謂『老古話』，却是每一個人對世界大勢，國內情形，人生意義，社會道德，科學常識等必要理解事項，家庭裏應該每星期舉行一次座談會，全家老小一體參加，人人可以提出一個中心題材來，作座談資料。對孩童不理解的，應由母親或姊妹在空的時候把座談經過加以詳細解釋。其次家庭內起居作息都應該有一定時間，早晚全體舉行柔軟操。至於娛樂方

## 友 情

友情，和健康一樣，是人生最寶貴的東西；一般人往往待到失去時，才發現它的價值。我自己的身體不健康的，因此常體味到「有病方知健是仙」的境界，但我有堅強的信心，先努力謀取精神健康以求得安慰。對於友誼，我是特別有深情的人，為

面，家庭內日常應備棋弈，樂器，兒童玩棋，以供在娛樂時間內使用，每星期得輪流出外觀電影或逛公園一次，每季舉行郊外遠足一次。

### 四、家庭的佈置

一個環境的佈置得調勻與否，影響到一個人的精神頗鉅，所以一個家庭的佈置也很重要，佈置的主要原則當然要清潔整齊並且要藝術化，住的房間應該分開，假使房屋狹小不得已須數人一室時，也要加以詳細設計來佈置，使住的人感到身心愉快，牆壁上要有幾幅簡單書畫，兒童書室或臥室裏應該常更換有教育性的掛圖，每一星期應舉行大掃除一次，並且要把屋中佈置常常變換方式。

## 浦增元

了周圍的苦悶與寂寞，總會想到朋友，同時我自認，而且也只有向友情上找得更大的安慰。這種安慰在生命的歷程中是磨滅不了的。

友情就是基於相互了解的愛，這種是純潔的，真誠的，也是神聖的。進一步，便應無分彼此，沒

有畛域。如果能建立起真摯的友誼，那是極堪珍惜，值得引以為榮的。西諺稱朋友能兼美父兄，缺少後者尚可生存，而沒有前者則就不能，意義很是確切。有朋友的人是足夠富貴與幸福了，我時常深深地歌頌和讚美着。

可是話也得說回來，友情的存在並不是盲目的，或是功利的。他除了互相了解的愛以外，必須研究對方，如何可以從長相處。因為知心知己的朋友，實在也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朋友太多的人，甚至任何人都是朋友，也就相反地說明了他沒有人可以做真朋友的道理。真正的朋友並不在於多，却是在於有永久不渝的精神上默契的友情之存在。

當然，友情也隨各人的個性而異。像我，我是注重真情的趣味，能體察到心底深處，不胡言，虛偽，頑躁，猜忌。時常要檢討了解共同的性格與各人的所好。也不必拘泥於小處，或是作外表的鋪飾。那麼友情便如一泓清水，淡而雋永，就是相對不語，也會心領神會，感覺到無限的愉快。

我憎恨一般假癡假呆的人，不喜那種敷衍圓滑的話。有時我才被看得太忠厚老實，也許不懂一般

的「人情世故」，所以不配做一般的朋友。是的，像我們這種友情，不過是少數人能够了解，或者是目為特別的。我除了替自己憐惜，同時更憐惜他們之外，只有保持着自己的真的友情而默然；並且對他們這般的友情付諸浮雲與逝水。

我以為從友情的立場上所說的話，都應該是從真誠的坦白的心田所發出；我的個性就如此。並不會得罪人，也不會敷衍人，這是我承認的。同時也無分男女，無分尊卑貧富之類，因為友情在他們前面都是一樣平等的，正不必引為奇異。

朋友間有時起一些疑心與偏見，或許難免的。但這在整個偉大的友情上，不會有多大妨礙，因為我相信萬事都可出之以誠，以求諒解的。不過過分固執一己的成見，便不是朋友間應有的精神了。所以在朋友之間時常要設身處地替對方着想。友情既是平等的，便應該把朋友看作自己一樣，替朋友做事，就替自己做事一樣，盡全力以赴，以得到可能的成功。

我自問曾經在友情中找得些寶貴的收穫。相互的幫助與合作，同情與砥礪，這是我應該感謝朋



友們的。

大體說來，我一向本着上面的一些精神去和朋友交往，在應有的進退範圍內，我都一視同仁，無分彼此的。不過實在可真正成爲持久的知己朋友的，那就要靠一番選擇與認識了。最要好的，有深切的友情的知交雖然不多，但精神上的安慰，却是至

## 藝術的誇張性

一切的藝術是要求共鳴的，而它的初步條件，是要讀者能够理解。藝術作品的形象化與具體化，是使讀者易於接受的一個好方法，但這裏不要忘了將你所描寫的主題藝術地的誇張一下，以使其凸出。

漫畫式的人像容易使讀者普遍的認識而留下不易磨滅的印象，就是把對象加以誇張的效果。漫畫大師 LOW 說史太林的鬍子很好，他的鬍子用不着漫畫家加以誇張，因爲它已經漫畫化了。試勾劃了一個人臉，而把這個鬍子畫上去，見者必知其爲史太林。

高的無價之寶；雖然百分之百的知音者，似乎是不會有的。

總之，友情的意義是極深長的。用博愛的精神去對付，那末人類和萬物，一切都可能是朋友，天下也沒有仇敵，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誠然是頂理想的美境了。

李 棉

藝術的誇張誠然是需要的，但誇張得要有其適當的限度，因爲誇張不是說謊。在詩句中不妨有「白髮三千丈」，京戲的臉譜可以用朱紅塗關雲長的臉，這是一種直感，倘使雕塑家把前英首相張伯倫的鼻子雕得比整個的頭部還大，這將成爲怎樣的怪態。誇張得生了奇，只有使人感到滑稽。

我有一次舉行畫展，一個記者寫了一篇特寫標題是「細雨迷濛中八百人觀畫」，其實那天實到的人數不過五百人，但讀報的人不會說他扯謊，因爲他所寫的「八百」，祇是說參觀者之多而已。於此我們知道一張報紙或一本刊物，它宣傳得失了真，

只有收到相反的效果，遑論得到讀者的同情。

藝術的製作可以誇張，而且需要誇張，但尤其

## 談財

農曆新年，親戚朋友之間，彼此寒暄，第一句話準是「恭喜發財！恭喜發財！」同時，在春聯上寫着：「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農曆正月初五日那天，被稱為「財神日」，要是一個人胖了一些，別人一定這樣的說：「身發財發，鴻運高照了！」

發財觀念何以如此深入人心呢？管見所及的，約有數端的原理。

在私有經濟的時代，不論是勞心的或是勞力的，大多數人的目的都在金錢的獲得。雖然說：「人生的目的，只在於服務，生產的目的，只在於消費。」但是，由於社會現象的反映，服務仍不能離開報酬的企圖，生產還在利潤的收入。所謂報酬與利潤，亦就是金錢所寄的。

衣食住是維持人類的生存，然而衣食住的需要

需要真實。

，須以金錢交付，才能得到物質上的供給。由於人若沒有錢財，很難生存下去，所以，大家爲了金錢而忙，金錢爲大家所欲的了。

人類是貪心無厭的動物，得到了生存之後，又要想安適舒服的生活，等到慾望達到滿足之後，新的慾望又興起來了，如此的得寸進尺，慾壑當然難填，由是使人類對於金錢的需要，更見其迫切了。

人類是經濟的動物，同時，也是政治的動物，所以，有的人把握政權，以達其支配慾的目的，金錢的威權或可爲推動力。

由於上述的幾點，人們才鈎心鬥角地，終日碌碌，孳孳爲利了。

孟子說：「上下交征利，其國危矣。」的確，如大家爲了利而捨棄仁義，視錢如命般爭求着；那末，傷德犯法的事，層出不窮，社會糾紛的事情，

淡雲

愈形不絕。無疑的，這國家的命運，日趨沒落，朝不保夕了。

如果用了刻薄的心思，搜括的手段，積上了成千成萬的錢財，生計固然不愁了。然而，朋輩是在譏笑他，社會是在唾罵他，他的一舉一動，不免受人冷嘲熱諷，發生了仇視的反響。那麼，這人一定覺得坐立不安，感不到生之樂趣了。所以，獲得錢財的手段，必須絕對正大光明，方能享受生之樂趣。

再如擁有財富的人，生計雖不憂了，可是或則毫無學識，很好的書報，他都看不懂，很好的演講，他都聽不來；或則身體孱弱，帶有痼疾，吃飯也沒有胃口，說話也沒有聲氣；或則家庭裏面，妻妾爭鬧，親族中間，羣相纏擾，這些都減少了許多生趣。這又可見沒有充分的學識，健康的身體，優美和諧的家族，雖擁有財富，亦是無甚裨益的。

俗語說：「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世界上的事物，總不能離開一條顛撲不滅的玉律，那是：「有聚必有散；有盛必有衰。」這句話用之於錢財，最爲確切適宜。王勃嘗說：「勝事不常，盛筵難再

。」所以，欲求永遠富貴，徒爲緣木而求魚，刻舟而求劍了。

父親創了業，成了富翁，許多不肖子孫，由於他人活動的餘澤，來庇蔭他們，坐食而不去工作，這種坐享的人，豈但是一種寄生蟲，簡直是國民的蝨賊，拿他人的血來養自己的生命。俗話說：「坐吃山空。」這就是說，即使有了如山般大的財富，如果坐吃的話，亦有用完的一天。又說：「富三代，窮三代。」所以，窮人肯作爲，便可轉而爲富，富了不作爲，揮霍成性，結果必然赤貧。

現在，有些明白的人，觀察透澈的，知道發財是靠不住的，與其履行拜金主義，利慾薰心，拚命地撈金，倒不如做些公益事業，爲些慈善的設施，那才是豹死皮留，人死名留，造福人羣，爲社會服務的善策。

莫泊桑說：「人生不是吾人所想像的那般好，也不是吾人所想像的那般壞。」所以，人生對於錢財的慾望，亦不要像所想像的那般多，也不要像所想像那麽少，應用者，要用，只消有用就夠了；同時，我們更要牢記新生活運動中的一句標語：「我

們要用自己血汗換來的錢！」

## 談 娛 樂

休假的日子，在普通人看來，可以擺脫一切束縛，爲所欲爲，身心是何等鬆快。按其實際，與其說休假日子最好過，不如說最難過。

在平日，讀書或工作，都有規定，都有拘束；自己過着有規律的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只要每日能做出相當的成績，精神便有了無限的快感，自覺生趣盎然，無厭可倦了！

可是，到了假期——尤其是較長的假期——生活上的規律，幾乎完全打破了，早上儘可起得遲些，夜間儘可睡得晚些，甚至膳食也不必限定時刻，向來規定讀的書，不願去讀；規定的工作，也不高興去作了。然而，這些日子怎麼過呢？能一天躺到晚，以睡眠來消磨過去嗎？當然不能的，能整天足不出戶，專以與家人閑談來消磨時間嗎？那又是不甘的。怎樣辦呢？於是乎，或則呼朋引侶，打一天牌；或則帶了家人朋友，看一齣戲；或則一局棋，

百盞酒，以消永晝；或則逛馬路，尋聲色，以遣悶懷。弄得不好，身體爲之斲傷，精神爲之損失，化了金錢，換了煩惱。所以說休假日子好過，真是絕大的疑問了！實則假期的日子，如果不知好好的利用，不但是不好過，無聊的精神痛苦；而且足爲製造罪惡，墮落身心的關鍵。

歐美人民，看待假期，已有許多人，並不去禮拜上帝了；然而，他們也並不乘機靜養，閑憩，止息，却要用以蓬勃他的精神，清醒他的頭腦。因此，時常利用假期，到郊外去爬山，騎馬，打球，或到海濱去游泳，釣魚，或到公園去散步，林間去野餐。這些舉動，無非要把塵務暫時撇開，另換一處新環境，得到一付新力量，然後回到日常繁重的功課，或煩瑣的工作，另有一種新的觀感，含意深長的興味，足以勝過艱難，達到最高的效率；同時，無形地消弭了很多的罪惡。

有些人，不善於利用假期，打牌，喝酒，狎游，或看無意義的電影，聽荒誕窳舊的戲曲鼓詞。即不斲傷身軀，亦必在這時，激發低級趣味與惡劣的觀念，養成不良的習慣，影響正當的工作，可說與假期的本意背道而馳。這樣，有了假期，反無裨益個人生活，真不如取消假期，好得多了，並且妥當。

一粒果實，得了泥土水澤的滋潤，到了相當的時期，決不肯再讓堅硬的皮殼把它包圍着。一株長在石縫裏的樹，在它的生命發展的時候，可以用最柔軟的樹根把最堅強的環境衝破。同樣，人們在現實重重包圍之中，欣逢假期的良辰，也應當奮起精神，跳出圈子，把自己的思想沐浴一下，以求自己生命之花，展開了花蕊，放出芬芳，毫無遺憾的充分開展！

人的腦力與體力，斷不能只有緊張而無放鬆。古時對於藏，修，息，游，看得很重，其意就在於此。所以無論何種工作人員，都有假期的需要。不過，假期之爲益爲害，要看其善用與不善用的了。

假期本來並不叫人絕對的不工作，不過叫人利用時機，揀自己所最喜歡的工，自由地作，不受拘

束。這樣，才可以使腦力與體力用交換的方式，得到自然的休養，並且激發一種興趣。在這個原則之下，凡在職業界服務的人們，恐怕要以讀書爲最好的消遣了。誰都知道書是智識的寶庫，讀書可以開發心胸，增進智識，且於解決職務上的各項問題，也可以得到不少的幫助。

讀書是腦的工作，假期當然不應全部用來讀書，使腦力陷於疲乏。除每日二三小時讀書以外，應該抽出一部分時間，來作遊戲運動，藉以增進體力。如果能郊游，不但可吸受新鮮的日光空氣，並且小橋流水，隨處娛情，綠樹青山，相映成趣，也可以掃除煩惱，開轉胸襟，於身體健康，大有裨補。

如果假期較長，就可聯合同志組織游覽團。住鄉村的，可以看看都市的繁華，住都市的，藉此看看鄉村的樸質。遊覽高山大川，名勝古蹟的，足以增加愛國的情緒；參觀歷史館，博物院，足以感悟我國歷史的悠久，文化的特長；考察大工廠，大公司，大試驗室，足以增長智識和經驗。雖則不無耗費金錢，算來還是值得的！

有人說：社會上不知有多少人，因爲在週末，

在假期，當課室關了門，公事房上了鎖，光陰無法排遣的時候，才被迫走入歧途的。這話確是事實。由此，我們更可以覺悟假期不是好過的，而是難過



## 傳記

### 關中將才井勿幕

老丹

昨和友人談天，談到護法之役，于右任氏崛起關中，就任靖國軍總司令，和南方相呼應，與惡劣環境奮鬥。于氏最得力的文武兩將，是劉守中，井勿幕二人。

井勿幕，可說是于氏的心腹健將，井於民國七年十一月廿一日殉難，于氏有詩哭弔，詩云：

十月纔歸先軫元，英魂遺憾復何言！渡河有恨收羣賊，殉國無名哭九原，秋興詩存難和韻，南仁村遠莫招魂。還期破敵收功日，特起丘山擬宋園。

的，應該想出種種方法，善用假期，利用休息的時間，來換新我們的頭腦，創新的精神，決不要妄用假期，作無益有害的娛樂，因而走入歧途！

過了一年，于氏於民八家祭之後出三原城，忽有感觸，想起井氏，又做了一首詩：

雲暗關門問道回，我衣墨縑髮雙摧。何堪野祭還家祭，不獨人哀亦自哀。桴鼓經年空涕淚，河山四戰一徘徊。東山大業憑誰共？喚得英魂去復來。

隸事屬詞，真有一歌大風，思猛士」的感慨。于井兩人的公誼私情，也在字裏行間活躍了。

井勿幕，是陝西的蒲城人，他的先人，都是豪俠著名於鄉里。他少年時十四歲，跟着父親到四川

，受新教育。不久，到日本去。那時革命空氣，在留東學界，非常普遍與熱烈，又恰值國父由美國到日本，宣傳革命。他聞着大受感動，即加入同盟會，返國後，從事實際的排滿工作。同志們適有廣州起義的計劃，他聞着，兼程南下參加，怎知他在途中還沒有趕到，廣州三月廿九之役失敗了。只得折回西安，運動新軍，再圖大舉，決定之後，到陝北去聯絡同志，定期發難。可是時期還沒有到，突然間，武昌起義，不久，陝西也獨立了。那時袁世凱嗾使河南，甘肅的清軍分道入陝，想用武力來破壞獨立。井那時是陝北招討使，和同志們分統民軍努力抵抗。察覺潼關地處要衝，是陝東的門戶，要是失守，全陝都不能夠保全，只有重淪清兵鐵蹄之下，而非民黨所光復的漢土了。於是迅速地分兵河東，粉碎敵人的攻勢。結果，清軍大敗。南北和議後，井解甲遠遊。袁世凱叛國，潛入雲南，率兵出川，參加納溪戰役。袁死，陳樹藩割據陝政，井在故都住了幾個月，後來李根源入陝主政，井任關中道尹，過了不久，李離西安，于氏改裝易服，潛回三原，密謀革命，響應南方護法討賊，出任靖國軍總

〔傳記〕 關中將才井勿幕

司令，與廣州軍政府合作，雲南，四川，貴州，湖北各省軍隊，分十路聲援，軍威大振。葉全，顏德基，袁祖銘，石星川，但懋辛，呂超，石青陽，黎天才，王安瀾，王天縱等軍長，決定共出關中。于氏那時分遣參謀秘書等和他們個別聯絡，浩浩蕩蕩，先後克復興安漢陰各地，勢如破竹。陳樹藩驚恐萬分，託井氏和彭世安到三原與民黨協商，做緩兵之計。井彭兩人都是民黨的忠實同志，到達三原，竭誠擁護于氏，參加護法工作。于即任井為總指揮，迎接葉荃部隊，共同密商擴大作戰計劃。詎料陳樹藩知道大勢已去，暗嗾部下李東財向井氏詐降。井氏不知陳李的陰謀，親往視察，竟在興平縣南仁村遭奸人暗殺。于氏聞着，痛失左臂，因而有詩哭悼。

井氏是能文能武的將才，少年英俊，實西北的革命英雄。可惜天不假年，死在政敵之手，于氏每念及，常向同志們追述井氏的功勛。

×	×	×
×	×	×
×	×	×

## 我的父親王維克

王福彭

父親的外貌毫無奇偉之處：身材不魁梧，也不矮小；面孔不秀麗，也不醜陋；全體看來顯得很平凡。因為經常著長衫，穿布鞋，鬚鬚不常剃，所以，常有人稱他爲「老先生」，這稱呼也許含有落伍者的意思，然而，我却很尊敬他，倒不是因爲我是他的兒子。

父親是個注重實際，不顧形式的人。無論對宗教，政治，教育……他都作如是主張。以宗教舉例吧：他讀佛經，讀聖經，尊敬釋迦和耶穌的精神和行爲，但是，他不燒香念佛，不禮拜祈禱。他可憐那些以自私爲出發點的教徒，他們妄想以祈禱跪拜爲手段，而達到往西方，登天堂的目的。

父親一生大部份的時間，是用在翻譯和創作。他無論做甚麼工作，都以利益羣衆爲宗旨，所以他從不寫無聊的小品文，他認爲那是耗費自己和讀者的可寶貴的精神，時間，和紙張的。對翻譯的態度是只求達其精義，而不斤斤計較其一字一句的。他

說：「我譯的書，小的錯誤很多，大的錯誤則是絕無僅有的。」其實，他做任何事情都是看清大處，而忽略小處的。

父親毫無嗜好，如果有人說，凡人均有嗜好，那麼，我只能以「愛書」來做父親的嗜好了。父親愛看書，即使在大便的時候，也必手執一卷。他更愛買書，每次自外埠歸來，對我們說：「我帶了許多好東西回來了。」孩子們都欣喜了，看那沉重的行囊裏，料想是許多糖果吧？然而打開一看，非也，盡是些不知所云的討厭的木版古書，洋裝西書。俗人看見他有許多書，便對他說：「這許多書倒值些錢哩，但如果用買書的錢來囤貨，那才更好哩！」父親笑笑，父親愛的是書，俗人愛的是錢，彼此的心思是不同的。父親夙有開圖書館的志願，但歷年兵荒馬亂，弄得自家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都成問題了，那裏還有餘錢來辦呢？

父親曾經留過學，做過教授，譯著了不算少的



書，其中文學科學都有。他平時待人接物，也值得我們子女的效法。他交的朋友不多，但他決不會和他們絕交的。

總觀父親的生平行爲，也和他的面貌一樣，是顯得平凡的。可是拿破崙的僕人從未覺得拿破崙是

## 父親的幽默

父親從前在蘇州讀書的時候，他看見趕驢子的人在後面走，而驢子却在前面跑，祇有在轉彎的地方加以指揮，結果驢子都到了目的地。父親敘述了這個故事以後，便對我們說：「教導學生和子女，都是用這個法兒，就是把學生和子女，當做驢子，只在轉彎的地方，（就是困難的地方。）加以指導，並不是把驢子牽着走的，所以驢子覺着很舒服，而趕驢子的人，也覺得十分省力。」

我家天井裏每年都種着兩缸荷花，有時無花，有時有花而不結果，甚至有時連葉子也沒有。父親見着這種現象，便對我們說：「你們有兄弟七人，姊妹三人。你們現在都發奮讀書，將來究竟誰是開

英雄的，因為他們太接近了。如果我不和父親早夕聚首的話，那麼，書獃子的我，也許要說：「我崇拜他，和崇拜其他的學者和偉人一樣。」我現在把我弟弟福洪妹妹廷珍描寫的爸爸，附在後面。

## 王福洪

花而不結果的呢？」我們聽了他的話，都深深的記着，恐怕讀書無成，辜負了他老人家的希望。

有一年暑假，我們兄弟姊妹，合辦一種壁報，父親賞給我們稿費，並且對我們說一個故事，他說：「愛迪生幼年的時候，在火車上服務，他一個人辦一份報紙，凡編輯，排印，推銷，……等一切工作都是他一個人做，現在你們兄弟姊妹合辦這一份壁報，與愛迪生相比較，自然相差得很遠。愛迪生後來成爲世界上最大的發明家，我希望你們將來能够做到愛迪生的千分之一，或是百分之一，我就心滿意足了。」

父親在家編譯自娛，不慕榮利，有人勸他出去

謀個官做做，他便笑着說；「有一個人算命，算命先生說他將來有做長的希望，他想：我是一個文人，軍長，師長都沒有資格做，或者省長，廳長，縣長大概有個希望可以做吧？可是經過數年，他才做了一個甲長。現在我不過是家長，地位比甲長還低

## 爸爸和巧克力糖

我們的爸爸不飲酒，不吸煙，甚至於不吃茶，只吃開水，可說是沒有一點嗜好。但是他很喜歡吃巧克力糖，他今年到上海去，買了許多巧克力糖回來，大部是他自己一人吃了，我們兄弟姊妹分到的却是有限。爸爸說：「巧克力糖是苦中有甜的，所以我很歡喜吃它。」我們說：「我們也歡喜吃巧克力糖的。」爸爸笑着說：「終有一天可以滿足你們的慾望！」爸爸說這句話的意思，大概是因爲近年

## 記賈豐芸先生

我的父親，姓賈，名豐芸，字叔香，別號環緣

一級，但是我負起一家的責任，努力於本位的工作，作一個兒孫的好模範，像這種家長，也就不多了吧！」

父親幽默的事情還很多，可惜我年齡幼稚，不能盡記。

## 王廷珍

來捐稅繁重，經濟不大寬裕吧。

前幾天，忽然接到大姊從南京來信，信中說她在暑期學校教書，分到薪水二十萬元，她想贈送我們弟妹各一萬元，隨便買什麼東西都好，暑校完畢帶回家中。爸爸看了她的信便對我們說：「你們可寫信給姊姊，說要買巧克力糖，你們的慾望馬上可以滿足了！」說罷，爸爸笑得淌出眼淚來了。

## 賈觀軍

，今年已是年近古稀的人了。他雖是年近古稀，精

神却非常矍鑠，性情和順而靜穆。目下擔任三個學校教職，每星期授課二十六小時，從不缺席，子女勸伊節勞，他說：「我精神還健，尙能教學，在家閒坐，反覺煩悶」，因此做小輩的人，難以再進言了。

父親是先祖歧雲公的第三子，如照男女排行起來，他列在第十，所以他兄弟姊妹輩，都叫他十弟或十哥。

父親在兒童時代，有一件事頗堪發噱的，即與先叔季英兩人，隨侍先祖在張掖任時，一日，兩人自衙中後園屋上，行至隔壁城隍廟廡上，給先祖母看到，認爲危險萬分，便加以嚴責，從此兩人便不敢再有升屋的舉動，這是父親親口告訴我的。

父親在十一歲的時候，患了一次傷寒病，這病的起因，清明日至蘭州迎神會場而得，傳染兄弟姊妹多人，後來雖然好了，但先祖母却因傳染而一病不起。

光緒癸巳秋，父親自涇州回上海，中秋後某日，舟抵漢口集家嘴，天已薄暮，即泊於此。此處無隄防，河灘作陂陀形，上有木樁，纜繫於樁上，與

其餘同泊各舟，用繩聯絡，以免動蕩。至深夜，舟子均入睡鄉，適值漢水暴漲數尺，灘沒於水，樁遽拔起，纜失其繫，各舟聯絡之繩亦斷。此時舟子聞岸上警鐘亂鳴，乃從夢中驚醒，舟已順流倒退。父親所乘之舟，所有篙艫，多被鄰舟之人奪去，祇贖兩篙一艫，以致在倒行中，欹側者再，勢甚危險，幸舟子艫安力搖，始免沉沒；後力駛漢陽山下鐵廠前停泊，得以轉危爲安。

父親和先叔兩人，至學齡時期，先祖父請了先生，在家攻讀。既讀完四書五經文選等書，便到親戚家塾中就學。至十五歲時，便應童試。十八歲以第五名入學；同榜第十七名，就是先四叔。當時「一登龍門，身價十倍」，里人都以爲榮耀之至。

先兄觀林，聰明異常，在清華大學讀書，和沈有乾君同班。不知怎樣，先兄患了猩紅熱，竟致不治而死。父親接到見歿消息，即往北平，將先兄靈柩運回。經此波折，悲痛非凡，胖胖的身體，瘦了許多，直到如今，還不見十分胖呢？

民國二年，父親生了我，非常的愛我，因爲那時父親任上海市政廳學務科主任兼學務委員，這個

職司，就同目下縣督學一樣。當時父親在學界中，有相當聲譽。一直做到國民革命軍來到上海，方才交卸。

十一年一月，父親突然患軟脚病，半身不能動，母親急得非凡，叫我請傷科石曉山醫師來診治，經醫師針了一次，就能行動了。

十一年四月五日，記得是一個清明節，父親承浦東東溝苗圃主任朱福田君的東邀，帶我同去。到了圃中，各植樹秧一株，那時政府規定清明為植樹節，故有這種舉動。

十一年冬，父親的友人瞿君，送來大蟹一串，我吃了蟹後，未曾飲薑湯解寒，即和衣而臥，醒後咳嗽不已。父親見我面色不佳，即送至汪企張醫師處診治，適汪醫師出診他處，不得已送余至斜橋伯特利醫院醫治，雖住院多月，然病勢未見起色。十二年春出院後，仍往企張醫師處診治，汪醫師對余病症，認為初期肺病，醫治尚可，父親心為之一寬。汪醫師診治仔細，對症用藥，診治一年又半，病即痊癒。父親勞神傷財，我做兒子的，如何報德呢？

廿六年秋，父親患癰閉，西醫稱為「攝護腺肥

大症」。這症的成因，是攝護腺（即生殖腺）腫大，加之膀胱以內，或有歷年沉澱之砂屑，使所積之尿，受阻而不能通暢，患者非常苦痛。父親入某醫院醫治，醫師因父親年老，不用治本割治之法，令用治標通尿之法，（即用細橡皮管輸尿）如是者二年餘，膀胱受損，尿成赤血，苦痛不堪。我看到父親病勢很重，便親自與汪企張醫師商榷，汪醫師云：「令尊病症，苦痛非凡，不如割除，可一勞永逸。」遂介紹曹晨濤醫師診治。未幾，至曹醫師處診斷，曹醫師云：「此症非動手術不可。」父親聽得可以割除，便也答應。入醫院後，經曹醫師兩次手術，將攝護腺割下，並取出砂石一塊。父親自經割治後，身體日益健康。

抗戰八年中，父親仍舊從事教務。雖然清寒非凡，但含辛茹苦，堅貞不變。這是上海地方上的人，多數知道的。

卅四年冬，先四叔去世，父親非常悲慟，曾撰挽聯云：「勉承家澤，同父母幸作同胞，憶平生同讀書，同入泮，同執教，同輔仁，同當世中興，事蹟每相同，手足深情今已矣！」造就槃才，有兒女

都能有志，奈先後有正氣，有妙文，有好詩，有哲學，有臨終遺囑，病根亦罕有，膏肓惡夢爾何堪？「從聯語看來，可知道父親的手足之情了。」

父親的舊學相當的好，因此國文歷史兩科，也相當的熟。他曾留學日本弘文學院，喜研究博物，兒輩於動植物有所不明，父親隨口說出，熟極而流。

父親所生子女，除已死亡的外，共有二男六女，除一男二女尙未成家及出閣外，餘均能自立。父親對子女的教育，以家境關係，不論男女，均一律培植高中畢業。

父親在學界服務，已四十餘年，受業之多，約近萬人。嘗說：「擔任教育，全憑良心，敷衍塞責，誤人子弟便不淺。」因生平忠實的關係，目下一無積蓄，真所謂兩袖清風。

父親雖是年老，尙能安步當車，兒輩請伊乘車代步，父親總是不肯。平日所穿的衣履，亦以樸素

## 海外的父親

〔傳記〕海外的父親

爲原則，做兒輩的，理當學學父親儉約的精神。

父親業餘後，喜歡寫作，以前常在報上發表，我的喜歡東塗西抹，即傳染了父親的作風。父親的朋友，請他題小孩的名字，或代撰文字聯語，總是有求必應。所以朋友和父親很親近，說父親一些沒有架子，一些沒有驕傲的性情。

父親長於屬對，又善射文虎，猜字謎，同道中人以爲不可及。又擅作詩鐘，人有「北樊南賈」之譽。（樊即樊山，賈即賈粟香。）積稿頗多，所著若上海縣續志，民國上海志物產門，江浙風鶴記，雙藤老屋筆記，均膾炙人口。平時游歷所到之處，均有游記或吟咏，曾散見於出版物。

以上所述，都是父親的平生事蹟，我有了年老的父親在堂，可說有福氣了。自己雖然也做了五歲小孩的父親，感到做父親的人，都是爲子女着想，所以我認爲我的父親，同我的母親一樣的偉大！

秦邨

離開父親六年多了，歲月流逝，每逢看見有着斑白的鬢角或深烙皺紋的老者，我總不免引起一陣被感動的輕微的戰慄！

「癩痢頭的兒子自己的好」，世上唯一無條件的血肉的爱！同樣，人們不論如何浪跡天涯，也總不能忘情於自己的父母。當你還在他們跟前享受着無微不至的照拂時，也許稍稍覺得厭煩，一旦離開了他們就禁不住你的思念，而且隔離得越遠，情愛的絲縷拉得越緊，越長。

如果說，母親是純感情的，那末父親是比較理智的。

我的父親，和大多數廣東人的命運一樣：爲家鄉生存空間的狹窄所逼迫着，草草受完私塾教育之後，就「攜一條褲帶，飄洋過海」，二十多年來總算僥倖，沒有在異域淪落，但半生辛勞也只打下了一點微末的基礎。

那還是第一次歐戰剛剛結束的時候，父親跟着前輩的冒險家來到陌生的馬來半島，在他年青的生命中正孕育着一個美麗的淘金夢。他從商店的打雜，伙計，跑街幹起，漸漸地由自己獨立支撐起一

個門戶，在馬來人的村落裏定居下來了，接着是我的誕生。

父親非常吃力地適應着當前這個不熟悉的環境：第一要學語言，中國話的種類已經够多了，還得翻動着成年人的已不靈活的舌頭去學馬來話，印度話，英語……。第二父親不懂英文，但在業務上又不得不和外國人的「洋行」往來，他進貨時從那一堆英文的發票上，只記牢每一筆交易的數目字，就能够查賬無誤，這是近乎滑稽的一種才能！

我在小學時代，父親唯一注意的事項，是翻閱我的「作文簿」，和鼓勵我熟讀「論說文範」，並且教我閱讀當地的華文報紙，所以那時候父親實在是我的真正的監護人兼老師。

進初中的前一天晚上，我還記得父親的一番「庭訓」，從此我發覺父親過份的敏感，那時情形是那樣嚴肅，他自以爲精明地發揮了爲學與做人的老套理論，但特別強調着「不要參加任何政治活動」，其實，我那時對於所謂「政治」根本不懂。

中學離家有四十多英里，第一次當了寄宿生。父親每逢週末總前來探望我，而且每次都帶來一批

「補品」，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一隻大熱水瓶，裏面裝着炖雞或參茸之類，這件事使我成爲同學們嘲諷的對象，而傻氣地把它偷偷地倒掉，下次父親問起，便說：已經吃完了！

十五歲那年，我初中畢了業，起初要求回國升學，父親不肯。我便和同學計議，製造「既成事實」。辦了護照，介紹信，和一切手續之後，父親終於應允了。這一次，不免又是一「庭訓」一番，但不像上回那麼嚴肅，多少帶着討論與激勵的口吻，而且出奇地要我去走「政治」的路。這裏所謂「政治」的涵義，一句話拆穿：是謀個一官半職的意思。父親大概沒有忘記故鄉的「石壕吏」們的嘴臉，要求自己的兒子吐氣揚眉。

對於年青人，最大的痛苦莫過於悖逆自己的興趣，因此，我回國來並沒有遷就父親的期望，反而在上海進了一所藝術學校。父親先是表示不滿，最後不得不妥協地說：「行行出狀元」，聊以自慰。

不到一年光景，八一三全面抗戰起來了，我也感染了當時年青人一片獻身的熱情，暗中向一個戰地服務團報了名，事情輾轉地爲我遠在海外的父親

所知，一連五個電報把我拖了回去。

在家裏，我覺得與父親在精神上距離愈遠了！父親和我時常固執地爭辯問題，他有時故意用一種嘲諷的口吻抨擊年青人的熱情與戀愛，更時常的在一種頑強的成見掩飾之下企圖偵察出我的真意，諸如此類的事情，時時弄得臉紅耳赤，然而父子之間，絕對是沒有惡意的。

繼續讀着高中，有一天父親忽然在信上向我提起一個女孩子的名字並且讚揚她如何可愛，有多少財產等等，顯然地他是急於想獲得這樣一個媳婦，然而，我斬釘截鐵地拒絕了，唯一的理由是我不能解她。妥協的當然又是父親，回信來了，他以一種聊以解嘲的可憐的口氣說：這不過是試探我一下罷了。

廿九年我又回國升大學，這次父親哭了：他是懷着怎樣的心，企圖把我再送到那個他已不能了解的世界上去搏鬥！老年人對於自己的命運可以「高貴的容忍」，但對於年青的一代，希望是永遠不滅的。

太平洋戰爭，從開始到結束，我們有整整四年

的「生死兩茫茫」，幸而時間已經打發走了一切痛苦的思念。但今年，我收到父親的照片時，那不可挽回的蒼老，終令我流了淚！

八八節那天，父親又來了信，他說：時局悲觀，當一個公教人員，顧了吃顧不了穿，不如回去團聚一下再說，有父親的人是幸福的，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滿足。

## 蓓蒂小姐

已經有數星期了，每天早晨，在一定的時間內，我總可以在那條馬路的電車站旁看見蓓蒂小姐，她緊緊的擠在人叢中，大概是在等乘電車吧！

我大概有好幾年沒有看見蓓蒂了，她好像微微比從前老成了一點，看她的態度，也好像比從前穩重的多了。她的打扮，也似乎不如從前那樣有着充分的活潑的少女裝飾，同時，更沒有從前那樣有着高貴的闊小姐氣派了。幾年不看見，顯然的，蓓蒂也變了！這幾年來，她大概也受了生活的折磨吧？這是環境有了轉變呢？不會的吧！蓓蒂該是幸福的

父親沒有任何特長，也沒有託庇上代的恩澤，就憑他的正直，堅強，數十年努力，終於在遙遠的海外立定了根基。在我這樣的年紀時，他早已一肩挑起全家人生活的担子，這是下一代人對上一代人應該感到害羞的。

## 成甫

，她總不會有不幸吧！因為蓓蒂的家境，我知道得很詳細，幾年前，我和她在一個中學裏同過學。

記得那時候的蓓蒂，是我們學校裏唯一最高貴而最有錢的小姐了，她好像是一隻神聖的金絲鳥，任何同學看見她都會感到相形見拙的。她每天往來學校，總有一部小奧司汀來接她的。雖然如此，但蓓蒂却絕沒有一點豪奢驕慢的習氣，相反的：她對同學們總是態度溫和，談吐謙恭。因此，同學們無不對她樂於接近，決不會有對她不可親近的感覺。其實蓓蒂也非常厭惡豪華，她時常表示對這家庭賜



給她的那種闊綽的生活形式，感到厭煩，她不願坐汽車；但是她的爸爸總是每天規律的派汽車來接，要她坐，因此弄得蓓蒂處處不方便，處處不自由。

記得蓓蒂的英文名字叫做 Beauty，這名字也不是她自己取的，那是因為她的性格優秀，同學們都喜歡這樣稱呼她，後來日子久了，同學們都「Beauty Beauty」的喚慣了，她也不期然的把它譯成中文「蓓蒂」，同時，把學名也改用了這美麗的名字。

那時候我們時常到蓓蒂家裏去玩。她的家，的確是一個非常富有的上等家庭，那是一座很大的法國式的洋房，在後面還有一個相當精緻的花園，裏面有小池，茅亭，花房，佈置非常富麗，一切都顯得高貴而幽靜。因此同學們都稱贊蓓蒂的家，是一座都市裏的桃花源，都說她是一只高貴的金絲雀，無不羨慕這位闊小姐的生活和幸福。

可是相別幾年來，蓓蒂的生活現在爲什麼會變得這樣簡單樸素了呢？難道她的環境有了轉變？或許家道中落了嗎？更或許有了什麼不幸？……這些疑問，當我每天早晨看見她時，我總會不期然的

竭力的去研究，推測，同時我總默默的祈禱，她應該會有不幸吧！但我每次總是竭力設法躲開她的視線，我覺得在未明白她最近生活的真相以前，我不願去和她招呼；因爲這在我深恐會使她難堪的。

是前幾天的一個晚上吧，我在一個朋友的家裏，遇見了一位老同學，她現在在一家銀行裏供職，據她說，湊巧蓓蒂也在該行任職，因此她們現在已是同事了。從這位同學的口中，我詳細的知道了這半年來的蓓蒂的事。

蓓蒂爲什麼拋棄了這高貴豪華的金絲雀的生活，到銀行裏去任職呢？據說是爲了婚姻問題，原因是她的父親要把她嫁給一個比她家更有錢的執事子弟，而對方却是一個十足染有糜爛習氣的青年。因此他們父女的主張相左了。而蓓蒂又是一個倔強的孩子，終於她們父女的感情決裂了！最後蓓蒂終於毅然勇敢的擺脫了這豪華的家，拋棄了那金絲雀的闊小姐的生活，投身到這現實的廣大的社會裏來，準備創造她那理想的獨立自主的生活。蓓蒂小姐的思想和精神是時代的，令人敬佩的，更是前進而勇敢的！

我深深的希望蓓蒂小姐，以後能在這社會里磨練得更剛毅，更勇敢，永久不向惡勢力低頭！向這廣大的人羣中，學習更多的豐富的知識，拿出你固有的天賦和聰穎，拿出我們青年固有的戰鬥精神，

## 故人

一走進村，總可以在那條小街盡頭處的橋上，

或者那條小河灘旁邊，看見那個名叫鰲大的農夫，他拿着一根趕牛棒，在亂指亂劃，舞呀弄的。有時，他腋下戴着一頂垢穢不堪的灰色呢帽，套在趕牛棒上，頭在空際，亂舞亂揮，一面，口中嗚哩啞的不知在咕嚕些什麼。他長得滿臉于思，頭髮長得像犯人一樣的亂蓬着，衣服也穿得襤褸污穢不堪，他絕對不像多年前的他了！顯然的，從他那失常態的舉動上看去，一望而知他是一個在發着瘋的人了。

「大家看呀！鰲大又玩得起勁了！」許多孩子們指手劃脚的一喊，一時都鬧哄哄的跑攏來，圍住看鰲大玩把戲。但是一當孩子多的時候，瘋子又突然停止了，他把帽和牛棒，用力丟在一邊，身子突

願你在這黝黑的社會裏，闢出一條光明的路，射出一道新中國時代女性的光芒！

最後，我謹在這裏默默的為你祝福。

## 成甫

然迅速的倒下，直挺挺的僵臥在地上，緊閉住眼睛，裝着睡熟了的样子。每當他一這樣，孩子們又感到無趣的走開了。於是瘋子又爬起來，但這一次他總得安寧一些時候，不揮動也不咕嚕，只是低着頭默默的坐着。當這個時候，人們並不能看出他是瘋子。我才回故鄉來的幾天，我第一次遇見他時，他是安閒的坐着，我正想和他招呼，但為旁邊的鄉人阻止了，他們告訴我他已是一個瘋人了。這使我非常吃驚，他是我的——個可愛的故人，我在童年時曾經和他生活過一段悠長的時間。記得他非常喜歡我，一有空閒的時候，不論早上或傍晚，他總攙着我到山上去採野花，或者摘桑葉吃。下山回來的時候，他照例馱着我，一直馱我到家，問我山上好玩嗎

，下次還去嗎，總是撫撫我的頭，親愛的笑嘻嘻的走開了。

在這村子里，他是一個最好的農人，他很勤儉於工作，他一向靠着祖上幾畝田過着活。他生就一副忠實淳樸的性格，他臉上常露着天真的粗野的微笑，沒有陰險，更沒奸詐。有時候他老實得往往連話都不會說，他最後始終只會答人以真誠的笑。由於這個原因，村人們都稱他爲「蠢大」。他的老實與和氣，往往使村人們愛護他，他如受到委屈或什麼吃虧的事情，人家都會替他出頭幫助他，他一直在這一個沉寂古老的山村里，做着一個被人們公認的好人。

但是自從他遭受了這一個最大的不幸的刺激之後，他就突然變爲一個瘋子了！那是什麼不幸呢？說起來，那也實在是永遠也不會使這村里的人們遺忘的一段慘痛的事：

該已是大地遍奏着凱歌，勝利之神早已光臨到這一個小村落的一個冬天的早晨，這一鄉的鄉長，偕同着他手下一批征收員，到這村子裏來開始他們向農民捐穀的工作。這村里的人們大都是窮農，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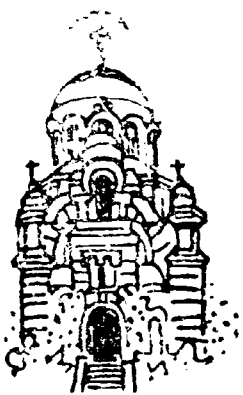
們的穀早已一天天裝進肚子裏去了。他們看見鄉長來了，因此都擔心着，覺得將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似的，許多人像一羣馴服的綿羊，準備着讓鄉長來擺佈他們的命運。

蠢大的家是在這村子頭上第一家，那天蠢大正在家里碾米，因此給鄉長碰了個正着。蠢大連忙殷勤的招待他們，他看見他們一副來勢汹汹的樣子，早知道情形不妙了：因此他就開誠的苦苦向鄉長哀求，哀求他決不能把這兩袋他正在碾着米的穀拿去，因爲這是他們一家數口最後的僅有的糧食了。但是隨蠢大怎樣哀求，鄉長和徵收員們是不會相信的，他們反而怒氣沖沖的把蠢大罵了一頓，結果終於把他兩袋穀中的一袋捐去了，蠢大雖然憤怒，但他在鄉長的淫威下畢竟倔強不起了。

然而，他的妻子却過來罵他了，責他是笨胚，死東西，爲什麼看着人家把穀拿走，一點不表示反抗，虧是一個男子漢！蠢大聽了這番話，這一次却怒不可遏了，他突然發起蠻性來，竟過去猛力推他妻子一把，把懷着孕的妻子猛衝倒在地上，就只一下，竟闖下大禍了：他的妻子立刻臉色發着青，

昏厥在地上了。他雖然立刻扶起，抱她到床上，但他好久總是在昏迷的狀態里。不想就在當日半夜里，他的妻子就發生難產，痛呼，扎掙……最後終於給死神攫去了生命。就在第二天，釵大就變成瘋癲癲癲的狀態了，他時時哭着，時時喚着他妻子的名子，時時嗚啞啞的亂咕嚕，亂走，亂跑……甚至認別的女人是他妻子。嗣後，他一直是這樣了，瘋了

，那還是不到半年的事情啊！  
「挺可憐了！」每當在橋堍，在小河邊，看見他時，我總會這樣默默的嘆着。  
多年不回故鄉來，山景依然，而人事全非了！故人們，死亡的死亡，走的走，留下的像釵大那樣的人，却已是瘋子了！啊！世事變幻莫測，相別多年，故人全非昔日面目，真是何堪回首話當年呢？



## 勝利雜憶

### 散文

徐蔚南

卅四年八月十日下午，我應中央文化運動會暑期講習之約，去文化會堂作演講。是下午五時開始的。大會堂中已坐滿了人，有六十歲前後的老先生，也有十多歲的青年男女，天氣雖則很熱，場中空氣却很寧靜。

大約講述約一點多鐘的時候，忽聽見屋外有騷

動的聲音，我仍繼續講下去，滿以為不過是相罵，打架，至多是失火等類事情。但形勢逐漸緊張了，騷動波及到會堂前的庭中，許多工友忽忽地雜亂地跑向門外去。文化會堂的秘書李辰冬先生，形色緊張地跑來，向我低聲說：「日本投降了！」  
我不知道自己如何會訓練得那麼冷靜的，也許

因爲勝利早在預料之中，不過遲早一點而已，也許因爲我那時候以爲消息並不十分可靠，我仍舊講下去，只是縮短了內容，將已講過的，扼要地複述一次，然後加以一個結論，聽衆依然靜聽着。但其時爆竹聲已四處響起來了。我和李先生便向聽衆宣布道：「報告各位一個好消息，日本今天已投降了！」這時滿堂的聽衆的情緒是緊張，嚴肅，興奮，而寂靜的。過了半分鐘，我們領導鼓起掌來，立刻全屋子的人一齊鼓掌起來，慶祝我們的勝利！

「中華民國萬歲！」

「蔣委員長萬歲！」

「中國國民黨萬歲！」

歡呼的口號從四處爆發起來，接着聽衆們一齊擁出會堂去，一到街上，只見滿街是男女，滿街是歡聲，爆竹接連在燃燒，吉普卡，公共汽車上的人也高呼勝利了！勝利了！美國兵上向着我們伸起大拇指，口中叫「好」！

我還到中華路的寓門前，看見同事們都在門口，地上是一大堆的爆竹紙屑，顯然已放過爆竹的了！各報爭出號外，每張賣到一百元，二百元不等

。雖則號外上並沒有什麼特別消息，但是人人還爭購號外，彷彿一看報紙紀載，便格外證實一點似的。平時蝕本的報館，靠了號外倒發了一點小財的。在中華路左手的青年路上的聯合畫報館裝置着擴大器，騷亂的愉快的音樂，流注在滿街的人頭上。美國兵左右兩臂挾了啤酒，到處叫「好！」美國兵的吉普車坐滿了中國孩子在路上如龜行般地前進。

我和同事們一起到青年館的酒吧間裏去，先要一瓶伏特加的燒酒。堂倌說：「酒只賣給聯合國的友人，不賣給同胞喝的！」

我們一齊抗議道：「今天勝利，酒還不開禁嗎？快拿酒來，我們一齊來喝酒！」

我們將酒也敬奉鄰桌的男女，有位廣東女將說平素不喝酒，但今天非喝不可。我們將酒杯一飲而盡，真覺得痛快之至。接着我們喫冰淇淋。美國兵挾了大爆竹到酒吧間裏來，就在地上燃放起來，那聲音真響亮，砰！砰！砰！

走出青年館的酒吧間，一到路上，只見人更增多了。國際舞廳前，人潮湧湧，據說舞廳裏的杯盤

都被發瘋般的人打光了！轉到精神堡壘那方面來，聽見鑼鼓熱鬧盈耳。滿街是人，到處是人。在精神堡壘角子上，一家下江人開的小食店四五六，在玻璃窗上用紅紙貼上一個V字，還貼上最後勝利的標語。

從街上還到靜寂的臥室中，一個人坐在藤椅中，在暗淡的燈光下，雙手抱着頭，回想一下在戰中和敵偽奮鬥的經過，自幸我的一家人從最小的嬰孩起都能接受最大的痛苦，和敵偽奮鬥到底，現在終於勝利歸於我們！不管過去如何忍辱受苦，此後生活如何的艱難，總之，敵人給我們打倒了！最大的敵人給我們打倒了！不覺靜靜地淌下淚來，這是苦痛的眼淚，也是歡樂的眼淚！

十一日，我們大批的人乘着三輛大卡車，去上清寺國府，向主席致敬，男女老少擠滿了國府的大堂。當蔣主席從容不迫地出來時，萬歲的聲音立刻爆發起來，足足有五六分鐘之久，主席笑容滿面地頻頻向我們點首。後來聽了主席報告關於日本投降的消息，我們便乘車回去，沿途高呼口號與唱國歌。那個山東傅胖子特別注意勞工大眾，凡

看見勞工聚集的地方，總是他領導高呼口號，引動勞工們的熱烈的反響。回到家中，林虎先生替我寫了四個字「勝利到來」，黃炎培先生替我寫二句詩道：「料得十州城下日，瀋陽一夕悔佳兵」，以為紀念，都是寫在信箋上的。我還到上海，便將二張字裝裱起來，掛在牆壁上，現在還是掛着。

中華路上英國大使館的新聞處，高懸四大強國的國旗，（其時法國不在四強之內）夜間於三層樓上滿綴電燈，並放送各種音樂，熱烈雄壯，得未曾有，每逢奏各國國歌時，行人便佇立致敬。這樣接連慶祝有一星期左右。

慶祝勝利這一天，聯合國家男女都有參加游行。行列長至數里，美國女兵都戴中國大草帽，欣喜若狂。行列中的舞龍舞獅最為可觀。像電影明星康健女士也扮個和平神像參加游行的。

勝利後數天，重慶晚報描寫上海勝利後人民金迷紙醉，熱昏的樣子，寫得非常刺眼，邵力子先生指着這報紙告訴我道：「上海是這樣胡鬧，還是在後方，清靜得多。」他的說話雖似尋常而簡單，但我很了解他的深意，我更冷靜地凝視勝利後一切。

# 女性的空虛

勞倫五

屋外邊，在那靠近樹木的空地上，他用樹枝和稻草起了個矮小的棚，是給小雉雞避風雨的，在棚下有五隻木欄子。

有一天，當她到那裏時，她看見欄子裏有了兩隻棕色的母雞，兇悍地警備着，正在孵着雉雞的蛋，很驕傲地蓬鬆着毛羽，在它們的女性的熱血裏，深深地沉味着。康妮看了，差不多心都碎了。她覺得自己是這樣的失落無依，毫無用處，全不像個女性，只是一個恐怖的可憐蟲罷了。

不久，五個欄子都有了母雞了，三隻是棕色的，一隻是灰色的，還有一隻是黑色的。五隻母雞都是一樣地，在它們女性的重大而溫柔的撫愛裏，女性的天性中，蓬鬆着羽毛，緊伏在卵上。當康妮在它們面前蹲伏下去的時候，它們的光耀的眼睛，守視着她，它們忿怒驚惶，發出尖銳的叫聲，但是這種忿怒大概是當着被人迫近時的女性的忿怒。

康妮在小屋裏找到了些米穀。她用手拿着去飼

它們，它們並不要吃。只是一隻母雞在她手上猛啄了一下，把康妮嚇了一跳，但是她却焦心想把些什麼東西給它們吃，給這些不思飲食的孵卵的母雞。她拿了一罐子的水給它們，其中一隻喝了一口，她喜歡極了！

現在，她每天都來看這些母雞。它們是世界上唯一可以使她的心溫暖起來的東西了……雖然這是春天，吊鐘花在樹林裏開花了，榛子樹的芽正在萌動，好像一些青色的雨滴似的，多麼可怕啊！已是春天了，一切都還是這樣冷，這樣的無情。只有那些母雞，這樣奇異地蓬鬆着毛羽伏在卵上，是在它們女性的孵化的熱力中溫暖着！

有一天，那是陽光華麗的可愛的一天，蓮蓉花在榛樹下一簇一簇地開着，小徑上綴滿着許多紫羅蘭花，她在那午後來到了雞棚邊：在一個雞欄前面，一隻很小很小的雞，在傲然自得地蹣跚着；母雞在驚駭地叫喊。這隻纖小的雞是棕灰色的帶了

些黑點，在這時候，這整個的大地上最有生氣的東西，就是這隻小雞了。康妮蹲下去，在一種出神入化的狀態中，注視着它。這是生命！這是生命！這是純潔的，閃光的，無恐懼的新生命；這樣的纖小而蹣跚地進欄子裏去藏在母雞的毛羽下時，它也不是真正懼怕什麼的！它只當作一種遊戲，一種生活的遊戲。瞧！一會兒過後，一隻小小的尖頭兒，從母雞的金棕色的毛羽裏鑽了出來，探視着這花花的

## 破襪子

凌蕭

倒並不是爲了體面或考究什麼的，着慣了皮鞋，拖着布底鞋總是感到很不爽步的樣子。而且看着老母親紮鞋底的一副吃力勁道，實在也應當使她不要爲她這末大的孩子操勞了。在經濟方面算起來，皮鞋並不比布鞋貴，講耐穿，一雙皮鞋總是好抵上數雙布鞋的。

但是因爲着皮鞋的緣故，襪子却常常破了。每次當我買了新襪回來，二妹總是這樣對我說

大千世界。  
康妮給這一幅美麗的圖畫迷住了。而同時她被遺棄的失望的感覺，濃厚到她一向所沒有過的。那使她忍受不了。

上文係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一節，描寫康妮因爲丈夫是性不能而感到空虛，看見母雞孵卵，以及小雞的出世，更使她忍受不了。即就描寫方法論，已不失爲一傑作。

：「常常看你買襪子，却又常常看你穿破襪，怎末搞的？」

真的，新襪子沒有穿上二三天，一個洞又生出來了。再穿下去，就是二個三個，不斷的出來，補一補吧，也只好過一天。我常常嘗試想把脚步放得輕些，但這是一件很吃力的事，不留意間又回復老樣子了。母親說我「腳勢」太重，但是總改不過來，也許因爲自己是長條子的緣故。我的走路，又很快。



自己的確是糞堆大，但是一個個人可能總是不希望將自己的窮顯露給別人看的。我家的家訓最忌孩子「鞋拖襪塌」，大人自己也必常時振作，決沒有這種情形。漸漸的我也被養成這一種觀念，一看到「鞋拖襪塌」的人心裏就自個兒會厭煩，甚至看不起他，好像「鞋拖襪塌」的人一定很缺乏教養似的。但現在自己却常常着破襪——因為補不勝補，前一雙沒補好，後一雙又破了，來不及時也只好把破襪將就一下——心裏想起來，常常會感到一種羞意。

爲了這一件事，我有時忽的羨慕起女人來了。因爲女人不着襪好像是一種時髦，男人却不可能。這件事想起來是很不通的。女人原本已穿了看不到褲腳管的短褲——雖然加上了一件到腳踝骨的旗袍，但下面終究是光赤赤的，却反而可以不穿襪子。男人穿了差不多到腳背的長襪褲，又蓋上了一件長于褲腳管的長衫，却反而不可不穿襪子。（雖然沒有明文規定過，但我未見有既穿長褲又穿長衫的不穿襪子的人）這雖已是習慣成自然，但仔細把它當一回事想起來却也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談吧。

我實在探究不出這一個問題來，做一個人爲什麼要有這末多的困難？（即就以一雙襪的小事，也常常要爲它煞費躊躇！）我又不知道有許多人爲什麼又有這末多的時間？常常歡喜顧問（？）到別人的事上來。有一天我的襪上又有了破洞，新的沒有買，舊的沒有工夫補，被一個路人看到了，他同一個同伴這樣指指點點說：

「看樣子倒滿漂亮，可惜襪子破了沒有換一雙！」

我自然感到很羞愧的，雖然我根本可以不理會它——這一回事——然而我應當去理解說話人的這一番含意。因爲我窮，我是不能不承認的。他的一句很隨意的話——但並不是善良的，我知道——刺傷了我的心。

窮是可以沒有什麼羞意的，但被人銳意地這樣指破了之後，却不能不感到對自己的一種抱歉。雖然說這一番話的人自己也負有一份淺薄，但是我也不能不對自己的無能感到羞愧，因此我的羞意是完全浮立在無能的上面。連這末一個細節都不能周全，我應當對自己感到如何抱歉呢？

襪的破洞往往不在上端，在上端有褲腳掩護着，倒不致令人看到，可是它却偏偏在腳後跟上面，賭氣要顯露一下我的窮似的，使我感到雖然渺小到如一雙襪子的小東西，却也捉挾得厲害！

小抽屜內是塞滿了補得不能再補的破襪子，千瘡百洞，傷痕纍纍，它們也都顯出很大的落寞相，似乎既被主人所遺棄，就萎頓消極得振作不起精神來。假使它們也有任何心情可以思索的話，那末它們也一定要爲已往曾經有過這末一天二天的威風及服務的勞績，而感到傷心吧！

母親看見這許多無用的破襪子感到有些累贅，

## 一雙破布鞋

一雙布鞋破了！在別人一定立刻把它拋掉，但我却不忍和它分離，我要鄭重其事的把它保藏起來，像保藏我其他心愛的東西一樣。

因爲，這一雙布鞋是我母親和大姊二人，在澹黃的豆油燈下，爲我流浪前趕做成的，我怎能任意把這雙布鞋丟棄呢？何況，這雙布鞋內包藏着母親

但就此拋掉又感到有些可惜，因此忽然想起可以繫「拖糞」的念頭來。一天，我看見這些破襪子在地板上飛舞。它們似乎又很驕傲的樣子，好像在說：無用的東西又變成有用了，無用的只是你們這般人，爲什麼不趕早想出一個辦法呢？

不是嗎？你看它們！這些「無用」的破襪子不又都是精神抖擻地在工作了嗎？「鞠躬盡瘁」，這可能作爲它們的寫照了。同時我却要爲我的母親，我的家祝福，我們是在這樣物盡其用的生活之下刻苦奮鬥哩！

## 余歡

的血汗和大姊的辛勞，更有我這個流浪人的辛酸和涉世的風塵。

我要珍視它，爲了紀念我逝去了的那些辛酸味，和懷念故鄉的母親，以及江西的大姊，我必須珍惜它，這雙爲別人所不重視的破布鞋。

依稀地我還能記起那一晚的情景，桌上的豆油

燈在散發了嬌紅的微弱的光芒，母親坐在豆油燈旁，迷着那帶有「花」的眼睛，一針針地在綴着；大姊坐在母親的對面，一針針地在加緊着工作，我立在屋角裏整理行李，二姊在幫着我一起工作。我偷眼地望着母親，她的額上有着深陷的皺紋，頭髮像深秋的枯草，已經是花白了。但她沒有喊老，也沒有怨言，她在爲着她的愛子不斷地工作。

第二天，東方剛現出魚肚白，我離開了家，穿起了那雙昨晚趕製的新布鞋，肩起了行李，在晨光曦微中，我走出了家門。母親在門口叮囑着：

「歡！路上要當心，上船下車要緩慢，冷暖要格外的留意，切不可遭了涼！……」

「媽！我知道！」我哽咽地，頭也不回地走了。我噙住了眼眶中的熱淚，我很快向前走了。

## 家

當敵人的毒燄蔓延到蘇北的時候，我們的家鄉——鹽城，發生了動搖。全城的居民，都在忙碌地搬家，避到認爲比較安全的地方去。我家當然不能

〔散文〕 家

從此，這雙布鞋伴着我，跟着它那苦命的主人，踏過了泥路，石子路，又踏過了寬闊的柏油路，也踏過低小的草棚，走上過巍峨的大廈。它伴我受了無數的風塵，也遭到達官貴人們的白眼，因爲，它並不是光亮亮的，考究的皮鞋，它是一雙最低微的布鞋啊！

如今，它經過了幾次的修理：打後跟，補一塊，終於是不能再綴補了，它完成了它的任務，因爲它已遭受了不少的辛酸和風塵！

爲着一雙小小的破布鞋，拉拉扯扯地寫上了一大堆，大人先生們一定不會看這些無聊的文字，因爲，現在一雙皮鞋也沒有大不了的事，更何況一雙破布鞋？這可以看出我們這些小人物的悲哀和寒酸了！

胡長生

例外，父親，母親，四位哥哥，和三位嫂嫂們，都在那最緊張的幾天裏，動員起來：僱船搬運，包紮，各自分工地忙着。我那時還不懂得什麼，我僅知

道，把我所有心愛的玩具收集齊了，裝到一隻提籃裏去；我以爲我的任務已完成了，便閒逸地站在門外，看望那些來往匆促的人們，以及搬運着的車輛，苦力，和左右鄰舍們的神色驚恐，竊竊議論的態度；又看見幾位同學，他們也是一般地匆忙着，臉上沒有往日的歡怡，親熱，使我對於這些很熟悉的面龐，覺得有些生疏而不自然了。

我家屋子裏好陰暗而淒慘啊！那些陳設的物件，掛着的，擺着的，都似掃空了一般地離開原來的地位，更顯得空洞寂寞。許多盛滿了東西的皮箱，籐籃，都倚立在牆腳跟下像排隊似的。

砲聲漸漸地逼近，至於震耳的時候，便不願離家而去的母親，也改變了堅決的意志。

扛夫把所有準備帶走的箱籠搬運清楚的當兒，母親便和我坐在一輛人力車上，還有大哥大嫂，以及三哥三嫂們，他們都步行着，尾隨在車的後面；車夫扶起車槓走了，母親似乎在含着淚，向家的外圍，投以一次二次……的留戀的瞥視。車子出城門的時候，母親又作最後的一瞥，終於珠淚灑在我的衣襟上了。我轉身倚在母親的懷裏，眼光在後面尾

隨着的哥嫂們的頭上掠過，看到尙不遙遠的家；兩扇板門緊緊地關着，還有一把銅鎖，像個下弦的月牙，掛在中間。我想：再有些大力氣的強人，也不會闖進去的吧？

巍巍的城牆，無情地截斷了我的視線，使我不再窺見家屋了。仰頭看看母親，她露着絕望的神情，再也不作回顧，她的嘴唇，微微地顫動着，眼淚還在滴着；我不知道她在說些什麼禮語。

到了已僱好的船上，父親，二哥，二嫂和五哥，他們都疲憊的坐在艙裏，在等待着我們。

二十七年的三月中，一個春和日麗的下午，終於拋棄了我們的家，離別了我們的家鄉，步上逃亡之途。途中，我們看到隱隱地，濃密的烟火，從家鄉的上空，噴散起來，我們大家祈禱着：上帝，保佑我們的家，平安無恙！母親站上船頭，遙遙地對着家鄉，嘆息，垂淚。

二天後的早晨，消息傳來，敵人已踏進了鹽城，據最後一批離開家鄉的人們談起，他們目睹城裏，已成了一片焦土。我們的家，那座美麗融和的家，也在這不幸的，可怕的火燄中燬滅了。於是母親

哭了，父親悲嘆了，哥嫂們也都泛起了一種憂鬱沉痛的表情；我也嗚咽地哭了，因為我再也不能看見和有着那座美麗融和的家了啊！忽然我意識地想起了那隻心愛的小貓，牠還在家裏呢；那時匆促，沒有一個人想到帶走牠的，連我這位最親密的主人，也忽略了牠。那條可愛的小生命啊！怕也要葬身火中了。我不覺大聲急呼的喊道：『我的小貓啊！我的小貓啊！』他們都不曾作聲，除去哭得傷心的母親，誰都不約而同地向我看，但沒有驚詫，同情，或任何的表示，也沒有人來安慰我。

在敵偽的盤踞下，我們一家人爲了要求生活，便不得不再回家鄉。我那最慈愛的母親，爲了家被燬滅，終日抑鬱而成病，終於在六年前的秋天裏，永遠離開了我們。現在她不能再和我們一樣地重見淒涼的家鄉，再見那從前美麗溫和而現在祇存一堆瓦礫的家了。

經過瓦木工人的建設，在那瓦礫叢中，又起造

## 安 慰

「散文」 安 慰

成了我們新的家。然而沒有以前那樣精緻，牢固，輝煌，美麗了；並且佈置也簡單得可憐。我初次走進裏面，一切生疏得使我不敢相信這是我們的家了，覺得牠使我太不滿意，沒有一絲溫和可親，值得可戀的；然而在牠的遮護下，也渡過了兩個年頭。現在，家鄉裏雖沒有震耳的砲聲逼迫離開家鄉；但是，在共軍盤踞之下，那種黑暗的勢力，在無形中逼迫着我，不得不離開家，到這有光明的江南來。

敵人燬滅了美麗融和的家，黑暗纏繞着不值留戀的家鄉，我在無家可歸的今日，使我懷念那昔日美麗融和的家，和逝去的母親，更使我羨慕，渴念那簡陋的新家屋。現在我所感覺得到，就是再醜陋些的家，甚至於一間茅舍的家，總比無家可歸幸福得多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够重新回到我現在認爲有萬分留戀的家裏去呢！

聖 英

自從有了這孩子後，顧懋的父親漸漸覺到家中多了好些想不到的事。家中素來沉寂的空氣也變得熱鬧起來了。自從那日起，他工作得更加興奮和努力。在無形之中，他覺得生命有了小小的寄托。

一年，二年，十二年輕輕地過去了，父親顯得半老了。十二歲的孩子已經有了青年的生氣，家中好像多了一個幫手，本來末，父親早晨得起早，買點心，買報紙，然後上寫字間，現在可不用自己動了，總是：『顧懋替我去買！』

假日的下午，一二點鐘的光景，父親帶孩子去走走公園，看看小電影。一套整潔鮮艷的衣服，預備好給孩子出去穿。眼看到兒子洗過臉，把秀美柔軟的短髮梳得一彎彎的，時式的小童裝，襯着白色的汗衫，加上那聰明清秀的面兒，活潑康健的身體，他覺到做父親實在够味！

六月底的天氣已經够熱了，顧懋的學校也快放假了，而父親的事却加倍忙起來。一家聚首的時候祇不過在晚間一刹那，而惟有這一刹那，是家庭中最快樂的時期，月兒朗朗，星兒閃閃，蟋蟀跳躍，蟬兒歌唱，這些父親都不在意，而獨獨傾聽那室內

清晰的讀書聲；顧懋正在念英文呢！這會使得父親忘去了煩勞憂悶的。同事問他：『你家的孩子在那兒念書？』他會驕傲地答道：『中法學校，六年級！』

那天下午，不知道爲了什麼，父親沒有笑容，當他辦公回來時候，臉兒就鐵青，直對母親氣憤憤地說：『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那兒世界上會有這種人！不幹了，不能幹了……』

往日受了閒氣的時候也有，可是不像今天。今天情形確是有些特殊，嚇得連母親也不敢勸一聲。

好一會兒他問道：『顧懋呢？』

『上學校領成績單去了，沒來呢！』

『噢！』

父親的積忿，使他提起了筆在寫字檯玻璃上寫「辭職」兩個大字，抽出了一張信箋正要寫下去。

拍的門一響，跳進來的是天真活潑的顧懋。

咦！什麼，滿手的新東西：一個小皮包，一個

小鐘，好幾本美麗的洋簿，故事書。

『爸爸，這是學堂裏給我的獎品！』顧懋高興地說，一面跳進爸爸的身邊，捏着爸爸的手，親熱

地說道。

「爸爸，校長並且對我說，下學期不收我的學費呢，你看，這是成績單！」

一面看着，父親的心田起了熱潮。

## 芝蘭

一陣陣的香氣，順着和煦的清風送進鼻孔，送到唇邊，這不是芝蘭的香是什麼！

茉莉花啊，原來是你帶着芝蘭的香來了。你纔是芝蘭的化身呢，我焉得不愛你？

茉莉啊！我愛你吧。然我終於不能忘記你的伴侶——芝蘭。

芝蘭是我最初的伴侶，她是活潑多情的姑娘，她很愛茉莉花，和愛我一樣地真摯關切。

在初夏，當遊螢紛飛涼風徐來的時候，我倆並立在庭前的茉莉花旁，望着萬里無雲的澄碧天空上的一彎新月，經風吹過一陣幽香，是茉莉花的芬芳呢，還是她的呼吸，我辨不清楚了。我故意向她問道：

「咦！爸爸！爲什麼辭職？」孩子驚奇着，看到玻璃上的字，因爲他已懂得這字的用意呢。

「噢！那是沒有的事！」父親隨手拿揩布揩去了字，並且扯了寫過字的信箋……

## 秋航

「芝蘭花香還是茉莉花香！」她說：

「兩種香也是很難比較的」，轉眼看見了盆裏的茉莉花她又指着說道。

「你聞這不是很香的嗎？」我故作憨笑地說：

「茉莉花的香好像從旁邊的芝蘭那裏發出來的」

「她兩頰發紅地笑着低下頭去。」

轟轟的砲聲，逼着我離開寂寞的古城。她也不願受侵略者的摧殘，決意跑回她的故鄉去。

「今天起，月亮倒好！」她自慰似的說着。並把一朵茉莉花插在我的襟上，黯然地望着我說：

「我望你永遠保護着多情的茉莉，不要辜負了她對你的誠意，到了溫暖快樂的時候，你可別忘了她的好友——可憐的芝蘭。」

她俯下頭來吻我的嘴唇，從她的眼裏流下如雨的眼淚在我的頰上，我們擁抱着哭。

警笛高喊，表示火車就要開了。環境上時間上不許可我們在一起，她終於離開我了。

一年二年……現在我仍回到寂寞的古城裏。

我終忘不了芝蘭的多情，每天清早，我朝着茉莉花徘徊欣賞的時候，我聞得到玉蝴蝶從芝蘭素心

## 胃病

奧國小說家兼戲劇家顯尼志勞曾經在他劇本「阿那托爾」中，說過這樣的話：「疾病有許多種，可是健康却祇有一個」，所以劇本中的主人公阿那托爾寧願過着煎熬痛切的生活，即沈溺於柔情的芳香底靡爛裏，却絕對不肯放棄他不斷地一個又一個熱戀女子的癖疾，因為他明晰地知道，一朝過着健全清醒的生活，便將與人人相同無異，而那種狂熱的一往深情的癡戀，雖然有時惆悵有時懊惱，却有着一種特異的溫馨風味。我對於我的胃痛，正同那位阿那托爾先生一般，持着相同的態度，雖然事情是

裏帶來的餘香。芝蘭啊！我願給香的馥郁醉死了，讓我化做蝴蝶，飛到你的面前，補償你的素心。你爲了我拋棄一切的幸福割愛你的寵兒，我又怎樣才能報答你！我將永遠崇拜你冰心弱質，我願意崇拜凡是你所心愛的人，我也願意喜歡所有愛你的人。茉莉花香又被清風送來了，還帶着清幽的芝蘭的香。

## 石耶

根本兩樣。

我時時玩味我的痛苦的胃病，默想着它的根源，歷數着它的發展，細細咀嚼每一發作時那種癢痛的難受滋味。我從不會當真聽從別人的勸告，去就診於醫生，把它從根料理治好過。我保持這個胃病正像隱藏着某種心頭的創傷一樣，我寧可天天不能吃飯，却不願消除這個使我意味到自己的存在的病痛。

我以爲，在人生中，固然少不了一些甜蜜，同時却也缺不了一些兒痛苦。這痛苦叫你刻刻驚覺，



不至於變成麻木；同時，快樂也許太平滑了，有時也非得要些磨擦挫折來滲和不可，於是痛苦就來了（不管這痛苦是屬於精神上，抑或是附麗於肉體上的）。而這痛苦也正是生之意識，或者，也就是所謂生活的根源。

據說，一個人生到這世界上來，便是帶了痛苦而同來的，所以人一出世，先就一聲啼哭，往後，在生之成長中，更須得一點又一點，受盡人世的苦辣與磨難，直到他的生命之流，迴繞曲折，激盪碰撞，終致疲憊消沉，而在夜底幽咽裏悄悄地流去，或在黎明的薄光中，平靜緘默地流去，流向那自然底秘奧的山谷中去。

事實上，誰又當真能夠解脫得了痛苦？人生的生老病死，天時的冷暖煥寒，已經够受，更何況再加之以貧窮的遭受，人事的牽纏，心靈的悲痛，國家的多難？這種種都是要叫你欲說還休的痛苦的事情。那末，我這一點兒小小的胃病又算得什麼？真是許多人又許多人都已經熬牙堅忍地捫負了那無上的痛苦，我又爲什麼不能夠承受這一些兒小小的苦味？並且，倘如我當真把這個胃病除掉了，誰又能

够担保不會得有別種病痛再來磨折我的身心？我早年的盜汗，青春的虛弱，都已經先後克服過來了，我當不至於還害怕這如病若無的胃病。我也還有一些毅力和勇氣來應付這胃腸的失調。

抑且，正因爲我有這點胃病，我，還意外地享受到一些人生的愉悅。我在家庭裏彷彿因此得了一種特權；我在朋友間好像因此獲得一種愛護。「他生着胃病，不要拿冷的東西給他吃，免得發酸嘔吐；並且也不要叫他氣惱，回頭又要他發胃痛。」尤其當人家忙着爲我買麵包，弄湯麵的時候，我真是說不出的一種感激，彷彿一流甜蜜，注向心裏，使你多少感到一點人世間的溫暖。萬一我沒有這撈什子的胃病的話，我的確不曉得我要憑依什麼，或將要到何處，纔求得到這種溫慰的體惜和寬諒的同情。

到現在，我生這病已經有十四年了，這十四年，無論過得多少痛苦，都已去如烟影，杳無痕跡，能够剩下來，好像祇有這一點兒胃病，我因而對它非常寶貴。在始終無可奈何地活下去的情形之下，我剛好需要這身體上的一點輕微綿延的病苦，來

陪伴我精神上的一種寂寞。

正如人家偶然忘了我有胃病，沒會預備得麵食，我祇得坐在桌邊皺眉苦挨一樣，我將以英雄的忍

## 烘箱的內外

天氣熱得令人發悶，人昏昏迷迷，四肢像是生了軟骨病，力氣不知那兒去了，汗淌滿了全身，濕漉漉地，難受得緊。

我這間有如豆腐干一塊似的斗室，說它是房間吧！實在有些不相稱，乾脆，實是烘箱吧！人置身其間，真像麵包在被烘焙。說到窗，孤零零的兩個，小還在其次，討厭的是小得可憐，不用說風一絲也透不進來，能够從這裏輸給我些活命的空氣，不致使我窒死，已經算上上大吉，謝天謝地了。

「心定自然涼」這句老古話，很多人奉爲至理名言，在別人或許真的有效，於我却一些也不起作用，這倒並非我有什麼異於常人之處，實在環境使然。

心神定了下來，握起筆桿，正襟危坐，如此我

耐，來對待這個病症，並從那病底苦澀的香味裏去深切感受那生之意味。

## 曙光

想總可以「自然涼」了吧！然而吸血蟲趁機進攻，西咬一口，東咬一口，嗡嗡嗡嗡，嗡嗡嗡嗡，試想這個心怎能「定」下來？心煩意亂，腦子裏休想想出些東西，稿紙上，橫七豎八的幾個十字，真是天曉得！

沒辦法，祇可以拿出最後一着棋了，溜之大吉，於是拖着滿是汗的身體急急逃出了這間可惡的烘箱。

外面畢竟不凡，迎面就吹來了幾陣微風，雖說是「微」，但在我却已經心滿意足，真是「快哉此風」！

月亮躲在雲堆裏，害羞似地似現非現，祇有幾顆小星，倒還明朗地放出微弱的光芒，用它的力，照亮這世界。

路上，碰來碰去是人，汗的臭味，從每個人的身體裏發出來，這氣味却也不十分好受，大半都是些手搖芭蕉扇，赤着腳踏拖鞋的納涼者，「踢吐，踢吐」的逛着馬路，這些人，我想，至少一半是我「同志」——從烘箱裏逃出來的人們！

除了這些在街上悠哉游哉逛馬路兜風的「同志」不算，階沿上，人行道上，密密層層的躺滿了人，坐滿了人，帆布床，蓆，蹺蹺米，竹椅，小凳，各式俱全，把個人行道簡直塞得密不通風，走過去，非得一步步留神，不然踩着脚，那可了不得。

也是同樣的悠閒，翹起了脚，赤着膊，高臥在露天床上，盡情的談笑，默默的抽煙，談些什麼？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吃飯拉屎，看上去真是無所不談，這時是他們最寶貴的休息，而且悠閒而舒適的。終日為生活而工作的攤販，到這許多人都作息的當兒，他們還不能休息。

賴着小小的摩電光，他們做着交易，沙啞着喉

## 榴 花

〔散文〕 榴 花

嚨，盡力地叫喊。

「西瓜吃哦？一百兩百來，不甜還格來！」汗從賣西瓜的額角上淌下來，淌下來。

慢慢的，走入了所謂繁華區，這裏是另外一個世界，——有錢人的場所。

跳舞廳裏，傳出迷人而動人的爵士音樂，「蓬拆蓬拆」紳士淑女們在狂歡；「Bar」的血紅的霓虹燈耀得令人發炫，門前車水馬龍，三輪車，人力車，拚命的拉主顧。

「天上棚拆，地上拆棚」，不知怎的，我記起了這幅辛酸的漫畫。

對着這些繁華，我實在就不下去，心中只覺得這些是無恥，荒淫，如此的繁華並沒有逗起我一些興趣，相反的祇覺得十二萬萬分的厭惡。

夜深了，遠遠傳來賣餛飩的敲柝聲「的篤，的篤」，我急急地離開了這討厭的繁華區，重新回到了烘箱裏。

朱毓麟

日曆上又印上了耐人尋味的五月！

五月是一個熱情的季節，一個怪羅曼諦克的季節！

溫柔的南風裏，那鮮紅的榴花又展開了迎人的笑靨；和去年一樣，還笑得那麼甜甜的。可是這短短一年的歲月，已剝奪了小林一點僅有的天真，一年來的每一頁日曆，小林是在一種黯然的心情中過去的。我永遠覺得天真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情操，我不瞭解小林的個性爲什麼這樣的劇變，他的一張臉上，老堆滿了一片憂鬱的暗影。這次，園子裏火艷的榴花開了，我叫他一塊兒去看看，他並沒有拒絕我的要求，我們並肩坐在石榴樹下一方美麗的花碎石上。我偷看他臉上的表情，一雙含愁的眸子凝視着那一株榴花，一會兒狂笑，一會兒好像又染上了淡淡的傷感。小林臉上這種矛盾的表情告訴我，在這株榴樹下，小林一定有一段悽楚或美麗的故事。我懊悔我剛才的舉動，至少認爲自己已經做了一件怪殘忍的事，我把小林牽進了痛苦的回憶裏。小林——這個染上了憂鬱的孩子，茫茫的站在那株榴樹下，似乎在尋找着去年的失落了的舊夢。

去年的舊夢可以尋找，舊夢裏的人物，難道不能在自己的回憶裏映現。

去年，也是五月的季節裏，在這株榴樹下，小林和凱藍小姐正串演着一幕怪羅曼諦克的戲劇。凱藍是一個天真的孩子，所以小林給予凱藍的也是一片純天真的愛情。可是，凱藍有一股很嚴肅的前進思想，她配用着等量的理智和情感。而小林呢，理智一直做了情感的俘虜！

有一天，小林的臉上堆滿了笑輕輕的對凱藍說：「藍！我怕再擠進外面亂糟糟的人堆子，我們這一方小天地是多麼的可愛！永遠看見天真和愛的影子！」

凱藍聽見了小林的話，似乎要糾正他的錯誤：「這樣說法，你是一個十足的自私自義者，爲什麼祇希望我們這一方小天地中永遠看見天真和愛的影子，我們應當把我們這一份熱情貢獻給大家，貢獻給小我以外的人羣！」

「這是你的高調，一般青年人都犯上了這個毛病。祇會喊，不會行，祇是幻想，不能兌現。」小林對凱藍的一片話語迎面來了一個譏諷。

「等着吧，我將來會用鐵一般的事實表現給你看的，縱然自己的力量薄弱，不能改變社會的顏色。可是，我堅決的站在爲人羣服務的崗位上努力的爭取！」

他們在許多方面的觀點雖然不同，但是，他們並不因觀點的不同，而沖淡了濃厚的愛情！

就在榴花片片凋落的幾個日子裏，凱藍決定離開這兒，她要到遙遠的一個新的環境裏循着自己的目標忠實的爲人羣工作。

臨行前，留了一張紙條給小林：「親愛的林哥：人與人之間應當互助，我希望你拋棄自己的私觀念。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才是崇高的愛。我是「博愛」的信徒，同時，我也要第一個做「博愛」的實踐者。」

## 橋

橋，她永遠是這末沉默：然而她有熾熱的心意。她駝負了人的困難。

無論是獨木橋，是石橋，是鋼骨水泥的鐵橋；狹的或闊的；然而這也僅是觀瞻上的不同，她們忠

〔散文〕橋

者。

凱藍×月×日

凱藍小姐走了，走了已有整整的一年。我看見小林的臉上再度泛起了一片憂鬱的暗影的時候，我就不禁要低低的勸慰他：「人生本來是一幕戲，何必很傻的演得那麼認真，你這樣的憂鬱下去，不但損壞了自己的身體，而且你自己的青春，事業，也爲什麼如此甘心的讓它無代價的葬送？況且凱藍小姐的思想是正確的，你應當毫不猶豫的朝她指示你的目標去努力！」

小林聽完了我的話，又抬頭看看那株榴樹上紅艷的朵朵，晶瑩的淚光中已漾出一絲興奮的笑影。那一絲笑影裏，已找不到一點兒傷感，痕跡了。

凌 蕭

誠的服務的赤心却是相同的。

你或者並沒有會遭遇到這種困難。不過你的一生中總有過一個時間是用腳踏過一座橋的——你這時曾否假想一下：假使沒有這一座橋呵……

四三

你悵望着泓江水，你將要怎樣呢？

像一個飢餓而不得食的孩子，像一個迷失了美麗憧憬的失望者；你將要停止你活躍的脚步，你只能默望着彼岸，心裏將要掀起怎樣一番懊惱的感覺呵！

彼岸，彼岸，橋駝負起了人的困難。她賜予了飢餓孩子的飽餐，她給失望者的憧憬中重又勻添了美麗而鮮艷的色彩。

橋永遠是這樣沉默，雖然她擔負的工作是熱鬧的。她用希望而冷靜的眼觀望着南來的人北去了，

## 最後的微笑

成甫

我永遠記得一個微笑，一個最後的微笑。我也記得這微笑的承受者祇有我，因此這微笑的印象是給我超乎一切的深。我感到我一生中祇有得到這樣一次虔誠的微笑，這微笑的虔誠，也許是世界上最會有的。但是這微笑是悲哀的，它所表現的一件事，是一個少女的深怨的悲劇。

這悲劇的主人翁，是一個年輕的外國女郎，我

北來的人又南去了。她會輕撫粗壯的以及柔嫩的腳迹，也曾傾聽過匆亂的以及緩慢的足音，她更曾盼望過幾多幼嫩的腳在她上面茁壯了。

人世的滄桑在橋的眼邊隱變着。砲火中，她們之中的若干生命或者因之被崩裂了；爲了掩護一隊壯碩的衛國健兒，爲了駝負了若干人羣的生命的險難。然而她們的同類還是這末沉默。

橋，她永遠是這末沉默；然而她有熾熱的心意，她駝負了人們的困難。

不知道她的國籍，但是我知道她一定是歐洲人，英吉利，法蘭西，挪威，瑞典，波蘭……總之，她是不脫這些國度里的一個。這個外國女郎的美麗，正和她的名字——黛莎——一樣，有着高度的吸引人的力量，不過我這里不想描寫她怎樣的嫵娜多姿，我祇想記述起當我在一個南極的島國的時候所遇見的一件難忘的往事。

當和平神帶來了第一個春天的時候，這曾經沉淪了數年的南極的島國，已經把過去人間地獄型的生活的痕跡和污辱，漸漸的沖淡了。勝利的舞蹈和歌聲，掀起了整個島上的忠厚的黃黑色人類無盡止的長期的微笑。老人，青年，女人，孩子，每天狂歡在春天的街上，他們擁抱，接吻，歌唱，整個大地成了他們夢境一樣美麗的人世間的樂園和搖籃！

就在這樣興奮情緒中的一天晚上，華燈初上，南極海的涼爽的晚風，飄掠全島，使人們的生活感到更愉快了。我們得到了晚報上的啓事的邀請，去參加一個軍人宴會，那地方是一所建築極雄偉而具有充分的古典美的島民俱樂部大廈，我們到了那裏，許多人已在和着音樂的節奏，在這金宮里婆婆起舞。我欣賞着這富麗堂皇的場面，把整個靈魂沐浴在享受里，我用新奇的眼光，懷抱着一列輝煌動容的色彩，和那足以逗人的迷戀的空氣。我整個兒的心，默默地調和在和諧的愛的旋律里。因此對我的發生興趣的，並不是婆娑的舞蹈，而是音樂師們的悠揚的樂曲，和少女們嘹亮的清麗的歌聲。我注意着那麥克風前的一個一個女歌唱家們，其中印象給

〔散文〕最後的微笑

我最深刻的就是黛莎——是從一個報告節目的人的口中介紹出來而使我知道她的名字。這位也是從外國僑居到這里來的外國姑娘，她在燈光下第一介紹給人的是一對美好的充分洋溢着碧藍色的大眼睛，戀愛底地向四座晃動，似乎含着無限的情感的光芒，僅是這一點，便在座的人頓時譁然了。至於當她那鮮紅的櫻唇在張起時從白玉般的齒縫中飄揚出來的動聽的歌聲，則更是攝取了整個與會者的神志。

從報告節目者的數次的介紹中，我們知道黛莎姑娘不僅是歌手中的佼佼者，而且是本城的一位挺出色的閨閣名媛。然而想不到她僅是爲了出席這次應酬——同時也可以說是慰勞的宴會里，就這樣地把青春的生命誤送在一杯酒——一杯法國名酒白蘭地上。

酗酒的重登少尉，不，一個屠手，一個蠢材！他和他的幾個朋友，緊緊的包圍住黛莎，他以一種強迫性的興奮，握着一杯白蘭地酒，啊——多可怕的白蘭地酒！湊近黛莎的嘴唇，使誰也不能再擺脫的叫她喝下去，任憑她怎樣在喊生平沒有嘗過酒的味兒，他們也不能饒恕她，他們以瘋狂的態度，終

於在黛莎的口中灌下了她生命中第一杯酒——這多可怕的第一杯酒啊！

立刻，陣陣的紅暈，陣陣的醉笑，都一齊泛溢在黛莎的臉頰上了。她雖然是醉得那麼美麗，那麼可愛；然而人們絕對不會想到那就是悲劇的預示——

我突然看見雷登少尉失常態的笑着，從袋里摸出一枝銀色的四寸小手鎗，遞在黛莎的手裏，這情景使我的神經緊張了，我再也忍耐不住了，我急遽的奔過去，要想一把奪下黛莎手中的東西，不料幾個傢伙擁上來狂笑着把我抱住了。我這時憤怒到透頂了，我高喊着：我要求雷登少尉不能給喝醉了酒的人玩手鎗，我要他們快把黛莎手中的傢伙奪下來，然而，確——那分明是死魔的喪鐘，我不敢想了，全屋子的人譁然了——啊，肚皮裏！肚皮裏！我真慌了，我用全力擺脫了幾個傢伙，立刻擠進人堆

## 童年的夢

狹小的屋子是墨墨的一片，月光靜靜地從窗外進來，照着他的臉，小意，翻了一個身，磨着他那

裏，我小心的攙起黛莎，讓她偎倚在我膝腰上。我看見她瞪着兩隻醉醺醺的晶瑩的大眼睛，在同四週晃動，她也看着她肚子上的傷處，鮮紅的血在汨汨的湧出來，她無聲息了，她像一只軟癱了的綿羊，她的身體縮緊着，抽搐着，活潑的呼吸慢慢的微弱了。她突然流下兩滴眼淚，濡濕了胸口的紗衣，那是黛莎最悲哀慘痛的眼淚了吧！最後她終於給了我一個虔誠的微笑，一句虔誠的感激的聲音——謝謝你。她的生命就這樣完了，一個青春的活潑的少女，就這樣死了。

這是一幕使我難忘的死，一個難忘的人，一個難忘的最後的微笑——一個最美麗的外國少女給我的最虔誠的微笑，也是一件當我流浪在一個南極的島國的時候所遇見的永遠難忘的往事。

## 張意

小小的牙齒，就又睡着了。

他是在夢中，他的夢永遠是荒涼，寂寞而狹窄



的；多少還有點兒害怕。他常常夢到白雲在他頭上飛，有時還圍住了他，直圍得透不過氣來，還夢到過一個蜻蜓掛在蛛網上，蛛網是張在黑洞洞的角落裏，掙扎，掙扎……。

有一次，夢到了在那對窗的荷花池邊，微風吹着，蝴蝶在飛，天是晴的，空氣發散從野草裏蒸騰出來的甜味。四周都是綠色，綠得那麼新鮮，明淨，油光光的，綠得像要冒烟了。忽然，一切都不見了，全體就像跌入了無邊無際的深淵，黑暗，氣悶，他全身都出了汗，眼裏冒着金色火花，張着嘴，幾乎像斷氣似的可怕的攤在那裏了，好夢是不久的。過後，他暗暗地流淚了。

永久是那樣的，一個夢連接着一個夢，雖然他不希望，不願意再做了，可是就非做不可，就像他白天坐在窗口一樣，雖然不願意，不希望再坐了，可是不能出去，就非得坐在那裏不可。

窗的對面，就是一個小小的池塘，塘裏種着些荷花，春天，周圍都長起了綠草，毛烘烘的厚敦敦的，飽滿得像吸足了水的海棉，當暖和的春風吹來時，那些草梢也會跟着風捲動，風從東邊吹來，它

就一齊向西低頭，一會兒順着風勢又向東倒，油光光的，綠森森的，裏面夾着些疏疏落落的藍色，淡紅色的小花，看來就簡直像頂在青草頭上的樣兒。

這孩子想：若伸過手去摸摸多好呢！

這孩子希望：走近那邊去瞧瞧多好呢！

雖然，這希望並不十分清楚，而是下意識的希望。但是，他知道，他一步都不能離開這兒，他一推開門出去，鄰家的孩子就會打他，他很瘦弱，蒼白，永遠就像大病剛愈的樣子，他明確地知道自己，無論如何是打不過別人的，於是只有像一匹小貓似的，靜穆，安閑，但多少帶些無聊的坐着，欣賞着前面的一切景物，一面漂渺又朦朧的幻想着，希望着，有一天，自己一個人，偷偷地去玩一次，或者自己也強大起來。這樣一直坐到黃昏。有一次，竟睡着了，從那不十分寬大的窗台上滾了下來。他沒有感到痛，也沒有害怕，只用手背揉一揉眼睛，然後看看四周，剛才，真的是一個夢呢，自己始終在屋子裏邊，而不像夢那樣，悠閒地溜蕩在藍色的天空下，荷花池邊。於是，他覺到落到了無底的空虛中，冷清的，灰色的，伸出手去似乎什麼也觸不到，

眼睛看去似乎什麼也看不到。空虛困擾着他，他又回到窗邊上坐着，把背脊緊緊的靠住了牆，一直靠到背脊微微的發痛，這樣，他感到了異樣的困倦。

小惹，天天的望着荷花池，夏來了，池裏的花開了，東一朵，西一朵，紅紅白白的相映，分外的美麗，但是，可憐的小惹始終只有在窗口上望望，從來也沒有走近去細看過，只是把想像誇大了，誘惑着自己，想着那邊，什麼都有，蝴蝶，蜻蜓，大蚱蜢……蟲子們全唱着歌，灰色的小麻雀一跳一跳地，草和花們，就像孩子們聽了故事的樣子，不住的點着頭……

雖然，他朦朧的希望去看一次。不去也罷，可是總覺得去看一次好一點兒。

他想：就是一次，那怕一次也好啊！

那孩子說：「爺爺領我去看看那大荷花，咱們去拔些柔柔的草來吧……。」他說完了就靠着爺爺的腿，輕輕地搖着，用眼睛望着爺爺白色的鬍子。爺爺總是整天昏頭昏腦的抽煙，水煙筒咕嚕嚕地響，但是並沒有理他，空虛和悲哀馬上襲擊了他，他感到似乎非去看看不可，而自己又不敢去看，爺爺

不帶他去看的話似乎看不成了。他閉着眼，眼淚像要從眼角流下來，鼻子酸溜溜的。可是他心裏馬上起了一種憎惡那荷花池的感覺：荷花池有什麼看頭，哼！一點也不想去看！於是，他將要溢出的眼淚，總算被自己欺騙着沒有流下。

可是，他雖然欺騙着自己，仍然朦朧的希望去看一看，看一看多好啊！

夜，開始偷偷地到來，爺爺的煙筒就那麼在暗中閃着光，他離開了爺爺，自己一個人寂寞地爬上小牀，睡了。

半夜裏從荒涼的夢中醒來，月光靜靜地撫着他的臉，除了爺爺的鼾聲外，四周靜寂得很，彷彿一切全安靜地睡着了。他偷偷地起來，披上了衣服，默默地望着窗外：啊……多美喲！純白色的月光照在荷花池上，就像極薄極薄的給鍍上了一層銀，寬大的荷葉展開着，露珠就在上面滾動，像珍珠，又像打翻了的水銀。四周的草，被風吹着簌簌地響，其間夾着一些小蟲們喃喃的叫聲。遠處是一片黑色的背景，更襯托出這銀白色荷花池的動人來。他呆住了，朦朧的希望開始在心中復活，開始在內心淨

清起來，是的，他必須達到這個希望，他想：這晚上可沒有鄰家的孤子來打人了！於是他輕輕地開了門，向那池邊奔去。

夜景的色迷戀了他。風輕輕地拂着他的臉。池面異常地平靜，像鏡子一樣，他在池邊坐了下來。野草濃厚甜蜜的氣息在周圍發散。他用腳輕輕地打着水，引起了一圈圈的波紋，直蕩開來，漸漸地消滅。他微笑了，這孤寂的，沒有父母的孩子，第一次發出從心底裏出來的微笑了。

他正快樂自在的時候時，一種輕輕又甜蜜的聲音，不住地傳到耳膜裏來，那是一種有說不出好聽的音樂，縹緲渺渺地使人聽了欲仙。他瞧瞧四周，一點也想不出這音樂是那兒來的，這音樂陶醉着他。他四面仔細查看的結果，忽然發現了音樂的來源，那是在池中心，荷花最密的地方發出來的，忽斷

## 秋夜斷想

現在已經是秋夜了，秋夜自有它一種特殊的情調——在溫靜之中帶着一點春夜的嫵媚，冷落之內

〔散文〕秋夜斷想

忽續。他俯身水面細看，同時發現了池中的荷花，彷彿都在向他招手，尤其是一朵頂大的，粉紅的大荷花，還向他笑嘻嘻的咧着嘴。他躊躇了一會兒，就很決然地向池中心走去。眼前突然亮了起來，他又微微地笑了，音樂在耳中更好聽地響着……雞是報曉了。

荷花池的小蟲子們還唧唧地叫着……聞有青蛙叫了一陣。露水閃着光，小意最喜歡的蚌蠶在荷葉上跳。

小意朦朧的希望被完成了，以後誰也不會再欺負他。

但是，荷花池的對面的窗口，却現着一個白鬍子的老頭，托着烟袋，臉上充滿着驚訝的神情在發怔。

那就是小意的祖父。

石耶

又含有一點夏夜的煩惱。它可以使人深長的思索，但因為距離熱天究竟相去不遠，也會得叫人起無端

的悵惘。更何況此刻一室之內，除了自己，寂寞無人，既沒有朋友會跑來談天，又無心情去看什麼書，於是，在呆望了一下電燈之後，便點燃一根香烟，在烟影的繚繞之中，拿起筆來，寫了下面幾則斷想。

據說，現在是玻璃世界了，從玻璃皮鞋起一直到玻璃雨衣，都已應有盡有了，將來大概也會得有玻璃傢具玻璃房屋的罷，但如果人的心一朝也能用些方法使它玻璃化起來，那才更有意思。因為人與人之間，心是最難溝通的東西，也是最難摸索的東西。一旦大家能以坦白的心胸換取彼此的誠意，不必探究，不必掩藏，不必猜疑，更不必欺瞞，一齊生活於融洽赤露之中，那時候爭端既息，煩惱盡除，纔是人間樂園出現在地上的時候罷。

最近又忽然喝起甜而苦的燒酒來。有人問我可  
是以酒澆愁，我報以苦笑，點頭稱是，但又說不是  
我所澆的，是自身的空虛。

你說人生不是空虛的嗎？我不知道，我祇知以

濃烈的白乾灌澆我自己荒涼的心田。愛是煩惱，財屬貪念，祇有酒纔是知己。它能使我神經麻木，忘記過去，忘去現在，更忘記將來。

人生的確是「難得幾回醉」的，要是能够喝得陶然醉去，或者渾然如泥，什麼也不曉得了，那自然是最好的事，可惜我常常不能。但一點朦朧的酒意也就够了，它可令我高興一個半個鐘頭，驅逐那陰冷的心之昏暗。

世界上唯有友情最爲可貴，我曾經譬之爲珍珠，粒粒都可保藏。它沒有親情那樣勉強造作，也沒有師生之情那麼的莊嚴。它彷彿如行雲流水，到處無情，又可到處有情，等到兩人相處既久，一旦情結誼生，那時候你才覺得，若有一樣溫煦微暖的東西，流注到你心中去了，因爲真正的友情，就是真誠的關懷。一個人既然不過是活於別一人的記憶之中，那末人生除了關懷繫念，又有什麼呢？

我平日頗愛慕一班闖蕩江湖上的所謂「風塵義士」，他們推重友誼，他們急義勇爲，他們從不失信，他們爲了崇高的友情，可以赴湯蹈火，捨生忘

死。

據王爾德說，男女之間，並不存在友情。他意思好像是說，兩性間的走廊，祇是一條愛的道路，無論是淡漠的愛也罷，濃烈的愛也罷，總之脫不了愛之範疇。其實真正的友情又何嘗不是愛？真正的愛又何嘗不是一種超越的友之精神？兩者祇是一物的兩面，施用於不同的兩性，穿過這兩面的，是一顆熱烈的，蓬勃的心。

唯真正的友與愛，才會超越世俗的障礙，突破人情的籐葛，向着人間和諧美滿的理想境地，攜手同進。

當然，友情是一道彩虹，又何可強求？蓋其根基是建築在相互澈底的了解和諒解上面——所謂精神的共鳴。

× × ×

人能够真正自由嗎？就他自身一人來講，先就難以自由，不要說其他方面種種的限制了。

你霎時情緒的衝動，想叫你往前走，但你那難以慰撫的理智又叫你後退，結果將弄得你徘徊躊躇，進退兩難，最後唯有嗒然坐在路旁，呆看着前面

〔散文〕 秋夜斷想

伸展向無窮的大道，引領想望，却又滯留不進。

人性又偏偏是拗執的多。明明是願意的，偏又表示不願意，明明是不願意的，偏又勉強的透露願意的意思，這其間的情形自然祇有他自己一個人知道。然而神情的流露，舉止的表現，又在在可以看出他對此正作着內心的交戰。當然，他不一定承認這是痛苦。然而劇烈的痛苦，不算痛，輕微延長的痛苦，那纔是真正的痛。

有許多人，本來是可以快樂幸福的，但他在人生的小徑上，不採濃香的花朵，偏揀有刺的玫瑰，寧願不要一束熱情，却要滿籃荆棘。

多少自性的一味偏執倔強，誤了大事。又誤了多少自己，多少別人？所以在謀取社會的自由同時，每一個人還須求得他一己本身內部的自由與解放罷。

可是，人的內心，往往是有時陰暗，有時明朗，陰暗的時候較多，明朗的時候較少，人亦正難於了解自己。要達到自身的和諧，情智的平衡，怕正同保留一個美麗而飄渺的夢一樣的難吧？

五一

## 兩個日子

許玉麟

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晚上，斷續的砲聲響着，我和父親行裏的吳先生從虹鎮逃出來，沿途經公平路，岳州路，嘉興路，中虹橋，每條馬路都是逃難的人，帶着鋪蓋，箱子和包袱絡繹不絕，路上巡捕和商團團員在嚴密地戒備着。過了外白渡橋，總算離開了危險地區，許多逃難的同胞便坐在人行道旁休息。那天晚上，我們宿在舊法租界的國泰旅館裏，父親行裏的幾位職員無聊地打牌着解愁，我一個人在躺在床上睡不着，擔心在虹鎮的母親弟妹和虹口的父親的安全。這一夜，砲聲和機關槍怒吼了整整的一夜。

十四日早晨，天下着微雨，父親行裏的職員都要回到虹口去，雖然他們叫我留在旅館裏不要到虹口去，但是我掛念着父親母親跟弟妹的安全，所以終於跟吳先生再坐人力車到了虹口去。那時槍砲聲更密集了，沿途逃難的人更顯得緊張和擁擠。到了父親的酒行裏，見母親和祿弟英妹等也已由虹鎮逃

了出來，父親正和行裏的同事們商議着緊急措置，但是人多意見雜，有的主張全部同事立即離開虹口，有的主張先撤離低級職員，高級職員暫時留守。正在討論得沒有結果的時候，突聞飛機聲由高空急降，頓時轟然巨響，接着是一陣密集的高射砲和機關槍聲，這是我國空軍首次出動轟炸停泊在公和祥碼頭附近的日本出雲旗艦。我父親的酒行是鄰近公和祥碼頭的，那時高射砲彈和飛機上掃射下來的機關槍彈很多落在我們的屋頂上，情形相當危險，到這時候父親方正式決定全體同事分組出發，離開虹口。我仍舊和吳先生一同逃。那時路上的逃難同胞大哭小喊，沿路有很多逃難者所拋棄了的箱籠和雜物，也有不少商店要緊逃命而沒有關上店門的，秩序已混亂到極點。逃到外虹橋，逃難的人已把橋上擠塞了，一輛電車被擠在人羣中不能動彈。這時有幾個有錢的逃避者，手中拿了紅綠的鈔票，分發給前面的逃難人，要求他們讓自己先逃過去；又有

幾個婦人和小孩被擠倒在橋上，可是這時逃難的人祇顧逃自己的命要緊，什麼都顧不得，就在被擠倒在橋上的同胞身上踏了過去。顯然，這幾個不幸的婦人和小孩也許是要給大家踏死的，幸虧吳先生總算把我抱着，擠在雜亂的人叢中闖過了外虹橋，吳先生的草帽因此軋得落掉，長衫也給人家拉破了，然而能够安全地逃過外虹橋已經算是幸運的了。逃過了外白渡橋，我們驚懼的心才稍安定一下。這時我飛將軍又在黃浦江中敵艦隊的上空盤旋着，炸彈在日本兵艦的週圍落下，激起了很大的水花，敵艦的高射砲在緊密的亂放着，我和吳先生沿着外灘走去，見某報館的大門前正貼着「我空軍首次出動轟炸敵艦」的號外。

到國泰旅館將近三點鐘了，我剛要向床上躺下去休息，突然又聞轟然一聲，這是大世界門前的炸彈爆發了。二十分鐘之後，我又拉着吳先生到大世界門前去看炸後的慘劇，這時路上鮮紅的血在流着，離開大世界不遠的一家飯店門前停着一輛大卡車，車上滿堆着沒有頭沒有手足或半個身體的屍體，救護人員還忙着將受傷的同胞抬上救護車去。那天

晚上我在牀上一夜沒有睡着，這幅悲慘的鏡頭老是在我雜亂的腦海裏浮現着。

× × ×

三十五年八月十六日，日本天皇宣佈向聯合國投降的消息傳佈到東北的一座大煤山上。過去在這座大煤山上生活着的人是很難獲得外界音訊的，這次守護煤山的日本警備隊雖然嚴密的保守着這個消息，然而一個中國的伙夫却首先知道了這個驚人的消息，不一會煤山上五百多個在上海，漢口，天津等地被強迫招來的中國礦工都知道了這件事。過去他們在日本警備隊的拳打足踢下在礦穴裏操着奴隸式的工作，沒有完備的衣服，更沒有够飽的食糧，他們在日本人的壓迫下，生活還比不上牢獄中的囚犯，今天意外的消息使他們的熱血沸騰起來，刺激了他們創痛的心靈，在這裏受苦最長久的李班長站在炎陽下的五百多位同志悲痛激昂地高聲演說着：「各位同志：現在日本鬼子已經向聯合國乞降，我們的祖國已經達到最後勝利，我們同胞給日本人壓迫了十四年，今天已經到了我們清算的日子！我們要向殘酷的敵人清算十四年來的血債，更要報復過

去我們長時期被壓迫的奴隸工作和非人道生活——，接着是一陣震動山谷的掌聲。

那時煤山下的日本警備隊小田隊長已經知道中國礦工集合山頂準備暴動的消息，平日專事毒打礦工的小田隊長這時竟還想做等待命令和維持秩序的美夢，他帶了十多個日兵，荷槍實彈想上煤山去驅散集合着的礦工，當小田和鬼子兵爬到山腰時，山頂上的大石塊，鐵板和毀壞了的機械如雨點般向鬼子兵的頭上打下來，立即有六七個鬼子兵由山腰裏滾到山脚下的大河裏去，激起了很高的浪花，小田見勢不對，就和僅存的六個鬼子兵趕緊逃下山坡去，山頂上的石塊和鐵板依然不斷地拋下來，落在山

## 放河燈

從前鄉居的時候，每年在廢曆七月裏，總有一次放河燈的豪舉，可是，近幾年來，兵荒馬亂，天災人禍，相繼而起，人民生活，艱難萬分，那裏還有閒錢來做這種閒事？

放河燈，據說是超度水鬼的善事，費用往往由

脚下的大河裏不斷地激起水花來。

兩小時後，山頂上拋下來的東西漸漸停止了。小田隊長就請一個中國的翻譯從後山爬上去向五百多個礦工乞降，並且答應立即改善工友們的糧食和三天內發清歷年積欠下來的工資。當李班長大聲向同志們宣佈小田乞降的時候山頂又起了一陣熱烈掌聲，接着齊高聲唱起來：天亮了！敵人已經向我們投降，祖國已達到最後勝利，我們要向鬼子清算十四年來血債，我們要呼吸祖國的自由空氣，我們要把自己的力量貢獻給新生的中國！——這時山坡下日本警備隊的小田隊長正遵照中國翻譯傳達的礦工命令，在灰色的屋頂上升起一面雪白的降旗來。

## 靜波

幾個巨富捐出來，有時是地方上公攤。

放河燈最主要的當然是河燈，那是用紅紙剪糊成的四瓣紙花，再切許多二寸見方的冬瓜片，每片上釘竹篾一根轉穿過花心，插上特製的小蠟燭，便可輕盈地隨波流去了。有者也有用蛤蜊殼注豆油，



置紙花於上面，裏面用燈草點着，那比較簡便，但是容易傾翻，並且不十分明亮。

河燈每年要放五六里長，所以紙花足足載滿四五船。

到得放河燈的日子，先要請和尚登台作法，唱上半年一週豬糶普米呀吽唵，呀吽……一類的梵唄，再敲上一陣鼓，就可以使陰間的餓鬼超度了。

晚上，天已暗下來的時候，放河燈開始了。最大的一隻船在前面，船頭上，是用竹片紮成的鬼王頭，身高七尺，頭大如斗，二隻眼睛是二盞汽油燈，雪亮的光，可以照上幾里路，鬼王頭身旁，還有着兩個小鬼。船艙繖彩布作棚，裏面燈燭輝煌，坐着和尚十餘人，一邊放焰口，一邊奏簫鼓。後面跟着一船唸佛婆，都是年約五六十歲的老太太，點上香，唸着佛，倒像是個佛堂。再後面就是一連串的跟着四五隻放河燈的小船，船是狹長的，船上共十多個人，除三個搖櫓的是漢子外，放河燈的却全是未出嫁的少女。爲什麼要用少女放河燈，却是不得而知。

放河燈的船，由前溪到後溪，由這村到那村，

〔散文〕 放 河 燈

熱鬧非凡。沿岸觀衆，肩摩踵接，擁擠不堪，而一般小孩子，尤爲高興，跑着跳着，嚷着叫着，一會兒這裏，一會兒那邊，跟隨着船，寸步不離。老人們也興趣地扶杖而出，堆着笑臉，對身旁的小伙子誇耀着昔日放河燈的盛況。少女們打扮一新，三五成羣在人叢裏招遙而過，少男們隨着少女，東跑西竄。

河燈的主要者爲頭燈，頭燈比普通河燈要大數倍，用細篋編製，特別精緻，四圍重疊地裝飾着深紅的紙荷花瓣，裏面插着一枝大蠟燭，底是用木塊做的。聽說那座頭燈，鬼搶得就可投生，而榮獲那頭燈者，必是聰明伶俐之鬼。要是那燈被人搶得，則必生雀馨佳兒。

每當小燈放完，這唯一的頭燈才飄飄地蕩漾在水面，隨波逐浪而流去時，一班鄉民，都划着小船追蹤而去，紛紛競取，即使失足落水，亦不肯相讓，一盞紙燈，竟成爲人鬼互爭之物。

放河燈最好是無風的星夜，天上沒有雲，繁星眨着鬼眼，水面平靜如鏡，看着無數盞蕩漾的燈影，忽高忽低，忽左忽右的跳躍着，映着碧綠的水面

，映着微亮的藍天，映着河畔的青草，映着籬邊的茅屋，更映着孩子的笑靨，少女的新衣。水在緩緩地流，燈也在緩緩地蕩，照着水，水又連着光，長長的一條，曲曲折折的蜿蜒着。燈光忽明忽暗，映着天空裏的星星，好像在私語。搖曳了虛空的甜夢，撫弄着遊魂的柔影，靜靜地，交織成一片詩意，多神祕，多美麗，七月之夜！

今年，鄉間傳來的消息，七月裏，又預備放河

## 夢裏的花朵

——一個情緒的研究——

朋友，你錯了，同時你也誤會了。我不會向你提出什麼要求，我祇是在一個落寞的時光，在一種枯寂的心境下，對你抒說了一番我的淒苦的情緒罷了，此外，我沒有多說什麼。我記得那正是室內漸漸陰暗下來的黃昏時候，一天工作之後，精神有些疲乏了，但神經却還有些緊張，而且心頭忽然無端有種悸動來襲。是那樣的時分，我才拿起筆來，寫了那麼幾句。我明知道這或許將引起別種的誤解，

燈了。記着，九年了離別家鄉，算不了長，但也不是短促吧！九年來未曾見到家鄉的河燈，未知今年的河燈，比了往昔是明亮抑是暗淡，是熱鬧抑是冷落。跟隨着船奔跑的小孩子，應該是我的姪輩了，扶杖向觀的老人，已不是幼時的長輩。

現在，回想起昔日放河燈的情況，心中不由感到一陣追思的欣歡。

## 石耶

所以先在前面趕緊聲明，然而由於自己一時的軟弱，我終於貿然向你送遞那樣沒來由的話，畢竟也是錯了。而且是，怪不得你，是我自己先錯，誤會了別人的微笑的意義，然後纔會引起你的錯誤和誤解來，於是才成爲現在這樣子情緒錯綜的局面。那情形好像是：一隻脆弱的船，突被天際無端起來的疾風，吹向一塊岩石，因爲沒有防備，幾乎把那隻船撞得一個粉碎，但同時，那塊岩石自身却也因此起

了些微的動搖。

現在不就是這樣情形嗎？究竟是我錯還是你錯呢？澈底講來，你我都並沒有錯，錯的是彼此起落複雜的情緒。從情緒的錯綜糾纏裏，纔彼此成爲驀然陌生的人。

人，本來是個奇怪的東西，起初竭力想互相吸引，中途忽用力裝成一種淡漠，最後則惟恐彼此遠避不惶。雙方面究竟是爲了什麼，我不大清楚，恐怕你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彼此無非在做着情感的把戲，帶着傷感的色彩，又似乎含有悲涼的意味。

然則我當真在什麼地方傷害了你嗎？仔細思量又並無實在的證據。我不過述說了一些情懷，說到自己神經的衰弱，身心的疲憊，說到須要一個友人來互相談談，當然說得未免有些情感的氣氛，於是你就害怕，你便警覺，你高豎起一面牌子，嚴正的表示了你的態度，來抵擋這股情感的水流；於是本來向前傾注而非洶湧的水潮，不得不激起了浪花向四處飛散，同時其主流也急忙地往後撤退了，爲的是它受到堵塞，它感到了出乎意外的阻力。它也驚

訝，它也恐慌，它經過一度混亂之後，也漸漸地消沉下去了，雖然在似乎平靜的水面上，還不時起着微波，冒上細小的泡沫。

你呢，忘記了也會經流露過什麼，散發過像春天的芳香那樣的氣息，深溝高壘，堅守着你防衛的戒備，顯示一種森然的嚴冷，使得連小小情感的細沫都無法飛越。事情好像是個樣子，但事情就那樣結束了嗎，又好像不是。因爲人的情感和理智總是永遠衝突的矛盾的，而現在情形又是那麼可笑地輕微，於是一方面便紆迴沉潛，暗中摸索；另一方面，則灰暗的熱情遮蓋在貌似冷漠之下；有時突然眼角飛飄，在那裏面又似乎隱藏着一抹幽恨。我曾在一個集會上，聽見你神經質的笑聲；我又在另一個場合裏，見到你臉色的焦黃。一若有某種的思索正深深苦惱着你。

我究會給你寫了些什麼呢？此刻已有些茫然，好像記得寫過這樣的話：「夜裏，我採着夢裏的花朵；白天，我撫弄那用心的長絲所織成的五彩錦繡的畫幅。」並記得「池子久經乾枯了，連春風也難吹皺，忽然，下有湧泉出現，泉水汨汨流來，於是

它就滿溢了出來」的話。但是，水流過沙地，隱沒無蹤，你始終不會答復過我。

你永遠緘默神秘，陰鬱淡漠。我懷疑是否遇見過你，或者，彼此從頭就沒有相識過也很難說。全部祇是一個幻想，一個幻想的馳逐。在某一次的车子上；在一次躲雨的屋檐下，我遇到的或者是個幻

## 晚景與晨光

石 碁

### 一、父親

五年前的一個春天，我偶有機會回到故鄉，剛踏進家門，最先看見了父親，多年不見，他蒼老得像一棵僵僵的老樹，頭上是結滿霜花般的白髮，兩頰皺摺痙縮了，終生對困苦掙扎，耗盡了他的精力血汗，撫育這羣衆多的兒孫，而今時間溜去，枝葉新芽都已在生長，可是父親已蒼凋枯弱了，我上前叫他，他只是用隱沉沉的聲音應着，用眼睛注視他這久離膝前的孩子。

居家二月，母親常愛和我在燈下長談，她細數着家的變故；她告訴我父親近年來常常臥病的經過

影，怕連我自身也是一個幻影。

你的樣子，我已經模糊，僅約略記得你的聲音，猶如春日晴空裏的銀鈴那樣，聽起來很清脆甜潤，現在呢，便是這聲音也如秋夜的鐘聲，飄遠，消散。或許，這是因為熾熱悶鬱的夏天已經過去，涼冷黯淡的秋天已經來了的緣故罷……

，曾有兩次幾瀕不起，然而我在離家的時間裏，父親給我的信，從未提過患病的訊息，惟恐我在外感觸不安；家裏的人也都沒有告訴過我。每當夜裏母親和我長談，她常常在暗泣而終斷了談話，耳邊也常聽見父親在臥室裏的咳嗽聲，像這樣的長夜漫漫，我說不出心裏所感，呆伴着母親。

父親雖年高體弱，但是他仍工作不輟，往往夜已深也不去睡，他不接受我們勸請休息的要求。當他工作過於累時，自己靜下來吸着煙，略憩一會兒後，又默默地繼續做他的事。在他的心裏，只有一個希望，便是決意從苦境裏挽起這破碎的家，從沒

有怨尤，也不歎息。

二個月後，我又匆匆離家遠行，母親送我到車站，她哀鬱地對我說：「當你再回來時，你已不能再見父親了。」言後泣下，我茫然坐進汽車的座位，其實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再能回家去，我沒有說話，難壓抑的淚，沾濕我的眼眶。車開了，飛塵掩沒了後面的一切，我再看不見什麼，但是，母親的淚，和被壓在重重的生活擔子下的父親，我怎麼能够忘記呢！

今年的春天，已經是我離家後的第五個春天了，去年秋天勝利後不久，家鄉已是劫後殘墟；我突在這時接到一封家書，知道父親已死於我離家後第四年歲末，我沒有萌過回家的思念，而父親永別已一年多了！母親的話，重響在我的耳邊，求生的苦鬥把父親裁倒了，終天之恨，草木之悲，我怎能盡訴念父親的銜哀！

## 二、小權

有一年夏天，我返二哥的家去度假，我剛剛坐下和哥談着，同屋的張嫂，笑嘻嘻的匆匆抱着一個小孩子，放在我的膝上，舉起孩子的小手，摸我

的臉說：「小叔叔抱！」張嫂說了便走開去。孩子圓亮亮的眸子望着我，我舉起他吻他的臉，他望着我這陌生的人，要掙脫我的手，哭起來了，哥把他接過去，他的眼睛還驚異地盯着我。這時較大的衛姪，跑到我的身邊，指着這孩子說：「她是小權妹，媽叫她竹權的，我不高興，只叫她小權，小權。」我才知道一年前，我又添了一個姪女了。

住在哥的家裏，我常常和嫂與三個姪兒跑到離城不遠的園子裏去，嫂抱着小權；晚飯後我們便似結隊般到城邊散步，小權對我漸漸消除陌生感了，接受我抱她，願意和我在一起，因為家裏的姪兒，三個都是哥哥，只有她是妹妹，所以大家都格外的愛她。

小權是圓圓的臉兒，鼻子長得那麼端正，小嘴唇長得那般美麗紅嫩，眸子裏充滿靈慧的光彩；她很少哭鬧，好像老早就懂得閨秀的嫻淑一般，嫂常對其他的姪兒說：「你們都是頑皮的大哥，我不愛你們，我只愛我的小權，」是的，小權是娟秀的，是動人愛的；在家裏，她似一朵嬌嫩的玫瑰，給整個家帶來馥郁的芬香，帶來生活的喜悅與生氣；如

一線金色的晨光，帶來無盡的溫暖。

## 美國朋友

湯龍

一天晚上在南京路上散步，正想要知道甚麼時候了，忽見科發藥房門口有個美國兵坐在那裏，手上帶着一只大而黑的夜光表，我就前去詢問。他一聽見我講英文立刻和我攀談起來。他問我到那裏去，我說散步，他就站起來說我們一塊走，於是我們就慢慢的朝西蕩去。談話中，我知道他到過重慶，昆明，漢口等地，到中國已有九月，到上海只有二月。他說重慶，昆明等地都是頂括括的，上海也非常美麗。他在軍隊中擔任無線電測量工作。當他知道我到過的地方還要比他多時，他非常的驚奇了。但是他聽到我因父親的逝世而小小的年紀就在外面做事時，又非常的同情和惋惜。他的名字是溫特而斯，我也把名字告訴他。他把我的名字反覆的念着，好像非常好玩似的。走到貼有報紙的牆壁旁，他找着報紙上的字，可是一個也不認識，他笑迷迷地對我說「希望將來能在報紙上找到你的名字。」

我倆手牽手地在街上走着，路人皆投以驚奇羨慕的眼光，有些好奇的人甚至圍攏來看，他忽然計上心來，頭儘朝天看着，於是周圍的人都跟着朝天看了。可是天上除了幾顆半明不暗的小星外別的一無所有，他却哈哈地大笑起來，路人知道上當才一齊跑開。他對我說我們紐約也是這樣，一人朝着某地方看，許多人都跟着朝某地方看，真是滑稽極了。我們走到裘天寶銀樓門口，他在右階上坐下來，我也跟着坐下，他突然發見斜對面有個三友實業社，他很滑稽的說「一個朋友二個朋友三個朋友」，原來他也認識中國字的。他不但識中國字，還能夠說中國語，對面的大中電器公司，他能把大中兩個字讀出來。其餘幾個字我就教他讀，可是他舌頭彎不過來，器字只會讀K C，不能讀出中國聲音來，我看着他那用心學習的樣子真是好笑極了，他見着我笑他也笑了。

時間極快的溜過去，街上已漸漸冷靜，眩眼的吉普卡燈光也逐漸減少，我們在熱情留戀的情緒中，我的小手伸在他強有力的大手中握別。

回到家裏，我躺在床上想着剛才的事情。我生平用我的英文同外國人講話還是第一次，我覺得非常的榮幸。他魁梧的身體要比我大上一倍，可是他



## 書信

### 奈古書信

蔚南老兄：自上次通信後兩旬之間，此處赫赫炎炎，不讓赤道下之熱帶地區。人們一日十二時，總在如蒸如烘，如烤如烙之中，流汗不止，似欲炸者，心煩腦熱，達到滬語所謂熱昏境界。中間會接大函，匆匆一看，旋即失去，現只記得吃大菜高粱數字而已。罪甚歉甚。

賢郎阿彬，已飛匡廬，所帶昭和縮刷大藏華嚴

〔書信〕 奈古書信

的心情正和我一樣活潑天真沒有絲毫拘縮和大人們的習氣。我希望我們下次再能見面並希望多認識幾個美國朋友，他們不但能幫助我英文的進步並能增加我不少的見識。

我想中美是永遠親善的，這祇要看中國人碰到美國兵總是感覺特別的親愛就知道了。

部一帙，已由主日報館遣人送來。老兄，真大費心，合十和南，爲無量謝。然因手臂徧是汗污，額角水時下滴，終不便伏案虔誦。於檢點目錄欣賞一番之後，恭置案頭，只好待到秋風起兮，再作道理矣。

上月間，由一舊書經記人之手，爲店中購置四部叢刊。其書由閩門捆紮而來。迨解放度架後，發

見包紮之爛紙皆是舊書殘葉。細審之，多係金陵官書局所刊子史等類。然有甚奇者一種，則申報也。

此申報，色澤甚舊，頗零亂，經檢點排比，共得三十一份。其日期自同治癸酉（十二年）閏六月初五至七月初十日，共三十六天，其號數自第三百八十三號，至第四百十三號，共三十一號，次第銜接，無缺少。其份數與日數不符者，中間有照例停刊之日故也。報中啓事有曰，「閏六月份，除初四日，十一日，十八日，廿五日無輪船開，不發外，餘每晨准發一張，風雨不改。」蓋不發，即停刊之謂也。

在熱昏中，隨手翻閱此七十三年前之古老報紙，竟不瞌睡。聊述其閱而有所感者數事，與兄共之。

閱閏六月初九日「記滬地大熱」一條曰：「昨滬地炎熱太逼，火傘撐空，真有流金爍石之勢。按其寒暑表，已至九十五度云。」訝曰：何其酷似今日耶？

閏六月初七日有「上海米價驟漲」一條曰：「上海米行，因近來天氣亢旱，踊貴異常。初不過三

千餘文一石，近則將近五千文矣。」十七日「蘇城米價」一條曰：「雨後米價未小，今日米行大價，頂次洋二元五角起，至頂高三元三角。聞江寧尖米價自一千八百起，至二千二百文止。」以上述米價，對照現在米價，而求當年制錢與現在法幣之換算率，則制錢千文，約當法幣萬元也。

閏六月初十日「蘇省撫轅事宜」欄有云：「初四日琉球國進貢正使耳目官回德裕，副使正議大夫王兼才，朝京都通事蔡大鼎，傳譯行禮通事謝維恒，又馮紹年，均由京來，即辭行。記名總兵留閩補用副將羅洪標，前福建寧府張文斌，又台灣府淡水同知陳星聚，均伴送琉球國貢使由京回；即辭行。」十七日有云：「初十日同知陳修齊護送琉球國貢使回。」當年琉球台灣同隸版圖，故淡水同知，亦參加伴送貢使。其後不久，兩處均為倭攫。今台灣已收復矣，然而琉球呢？

閏六月十四日有一置貨可以頓巨富論，七月六日有「焚書論」。兩論皆言日本近行燔書之令。前者謂中國自兵燹後，正苦無書。日本欲盡燒燬，亦覺費事。若有人往以廉價販來，可以尊重價而致巨



富。後者謂東洋人君，尙爲勵精圖治之賢主，即欲行西法何必盡毀中書，即欲禁中書，何妨令其國人載至中國變價，既不使書籍遭祖龍之害，且可藉書籍獲青蚨之利，復使中國得舊本之書，豈非兩得其益」云云。日本維新之初有鄙棄漢學之風，屬實。不知其政府果有燔書之令否？然當時線裝書籍之價值，必甚低廉，則可以想見也。

閏六月十五日有「英人議獻火車鐵路於中國」一條，七月初八日有「英人議獻火車鐵路論」一文。皆謂英人此舉，係好意而非爲利者。前者略謂，英京有奇聞，曰獻火車鐵路於中國大皇帝也。倡此議者，欲以約二十萬兩爲之。西人雅意殷勤，其爲我國謀也至矣，豈不美哉。後者駁斥或人所言英人惟己利是求之說，謂天下商賈之行爲，未有不自私其法獨擅爲利者。今英人大公無我，反以其國最利益之事，有最利益之器，遠獻於萬里外之中國，其意誠可嘉哉。但其結論曰：「英人之意，不過欲中國造成火車鐵路，可便於商，可裕於國，中國若果富足，彼之通商貿易，亦可大獲市利」云云，說來說去，亦自己道出「英人亦可大獲市利」矣。不知

當時之讀者，曾爲失笑否？

閏六月初六日有「招商局情形」一條，其中謂前日發船至長崎神戶，蓋擬在東洋上海，常川往來，船名伊敦云。則招商局當時，固已開闢外洋航線矣。

閏六月十二日有「運煤論」。文內謂中國稅章，凡由外國運來之煤稅銀每噸（一千六百八十斤）只納五分。本地所被之煤，則稅銀百斤即納四分，加釐稅則每噸殆一兩餘矣，而產煤之地所抽釐，猶在外也。此可見當時訂定稅則者之糊塗。

老兄！珍惜破殘物事，殆屬人類癖性之一。弟此刻已有若干整齊書本，均畏熱不敢開讀。而翻弄此斷爛舊報尙具興趣，且於此通信中刺刺不休，流於文抄公之所爲，不可解也。吾意上海市通志館中，必已收藏此老報，且必爲全豹也，——其中尙有不少上海本地掌故以及軟性新聞，類皆當時主筆或訪問員先生搖頭晃腦所結撰，今日觀之，別有趣致。兄如得暇曷取觀之！店中同事，有由上游帶來瀘州大曲一罇，將於今晚「開堂」，弟聞而甚喜，不能再寫矣。敬候

撰安。

弟奈古拜上。

三五·八·十七



詩歌

日飛機轟炸非戰區域

胡樸安

軋軋軋軋，飛機來，轟轟轟轟，投下炸彈響如雷。一彈投下濃煙起，人與房屋頃刻俱成灰。平民束手待死無抵抗，一聞機聲泣向相。草根樹底爭藏身，潛伏權作犬羊狀。日機肆虐爾徒然，中華物產浩無邊。縱能炸得都市工商業，決不能炸翻農村千

頃萬頃田。初見飛機誠驚恐，見慣漸漸心不動。萬事都從經驗來，弱者能強怯者勇，日機儘管各處侵，廣者平原深者林。若能一縣投一彈，激起二千縣人民個個抗日心。

空軍夜襲

胡樸安

中華空軍東方雄，  
一葉飛來憑長風。  
三更日落夜氣黑，  
高高盤旋雲霧中。

無聲無色不聞見，  
突然下擊如垂虬。  
一彈已達目的地，  
恍如霹靂起長空。

敵人高射砲亂放，  
火星分散南北復西東。  
側向低飛出火線，  
憑空上升矯如龍。  
探海燈光四面射，

## 手

偶而染了點小病，  
苦着臉躺在牀上；  
睡意朦朧裏，  
一隻手加在我的額上；  
「錚兒，頭痛嗎？」  
他試察體溫的高低，  
我聽見是父親的聲音，  
得到無限的安慰。  
時間是無情的怪物，

## 勉

〔詩歌〕手

勉

我機飛去已無蹤。  
夜襲技能有如是，  
幾使敵人防衛之術窮。  
若能馭有飛機千百架，  
早已凱旋奏奇功！

## 鐵錚

朔風漫天的嚴冬裏，  
家鄉的寧靜，  
給罪惡的魔爪撕碎了，  
善良的父親閉上燃燒的眼。  
父親離世已兩週年了，  
加在額上的那隻手，  
不知變了什麼樣子；  
我不敢病了，  
病時到那兒去找那隻手？

## 余歡

燃起你那青春的火花，  
萌發你那蓬勃的朝氣；  
再不要高唱：——

「浮生若夢，

爲歡幾何？」

人生原來是：——！

努力，創造，奮鬥！

失敗並不完結，

灰心，嘆息，頹廢，

永遠找不到成功的希冀！

## 夏夜

青蛙在奏着有節奏的夜曲，  
孩子在東奔西走撲螢火蟲，

## 深巷

當夕陽的餘暉，  
向如斯其靜的陋巷，

在困難的環境中，  
永不把希冀幻滅！

雖然，世界獨多不平，

但我們不能消極和頹廢！

要知道真理永不消滅，

雖眼前被人遺棄，

有一天，它將在人間確立！

失敗的，不如意的，

讓它隨舊時代過去！

## 余歡

大人互相在談古今道家常，  
銀河裏有流星殞落在地上。

## 蔡公坡

投下最後的一瞥時，  
這兒，

遂有了我底漫步

八年，

在不盡的流浪中，

送走了戰爭，

也帶去了青春？

而今，

我又蒞臨這墓門一樣靜闕的小巷

像久別乍逢的戀人，

一陣喜悅，

又是一抹輕愀

悄悄的遮上了心頭。

在那些古舊的石庫門上，

時間的手，

刻下了年代的風風雨雨！

然而，

這煙霧似的歷史裏，

## 夜 思

涼風扣破了窻櫺

〔詩歌〕 深巷 · 夜思

我能說出誰家的興替！

春來了。

矮的院牆外，

紅杏的嬌豔一如往時，

但已不復有倚門的紅衣女，

相對作拈花的淺笑了。

黃昏的古巷，

永遠睡在沉思里，

寂寞的低徊者啊！

你想找些什麼呢？

深巷之盡頭，

湖水澄清得像一面明鏡，

我要去照一照舊日的影子，

但却怕聽到，

那礎上思婦的擣衣聲。

蔡公坡

月兒湧出了晶亮的素色

六七



## 小說

### 梵娥鈴的故事

雷雯

春夜，皓皎的月光已斜照着嫩綠的樹梢，校園中是靜悄悄地，沒有一絲風聲——夜已深沉。

驀然，不知從那裏傳送來熟悉的樂器聲，是一曲幽靜婉轉的「小夜曲」，這時候竟還有誰在奏着梵娥鈴。我凝神欣賞，奏得竟這般圓潤悅耳！同舍的同學都早已入了夢境，我輕輕地從書櫃中取出一具積滿灰塵的梵娥鈴，上面有一根弦是斷了的——這是華臨別時贈我的紀念品。

我細心地拭去了梵娥鈴上的灰塵，它又恢復了當日的豐采，雖然斷了一根弦，但依然這般華麗。然而它的主人如今在何處？

在我眼前又模糊地現出一付清秀的臉龐，一對

黑白分明的睛珠，又明亮地注視着我。我輕吻着斷了的弦線，我又憶起了熱情的華。

我們的認識，還是在初中一的時候，離開如今已有許多年了。

有一天散課後，我隨着教師出了課室，突然有一位陌生的同學拉住了我問：

「你是不是二十五號？」

「是的，有什麼事？」

「那麼你一定是史琦了。」

「你問這幹嗎？」我當時真奇怪他在玩什麼把戲，很想去理會他的。然而，見到他炯炯的目光，我就失去了冷淡他的勇氣。

「沒有什麼，我只想跟你做一個朋友。因為……」

瞧他訥訥地說不下口，倒覺得是挺有趣而可愛的。我有意開他玩笑說：

「因為你遺失了一個朋友，是嗎？」

「不，因為我已看過你的大作，寫得很好。能否請你替「晨鐘」寫些稿子？」

「大作根本沒有，牆上貼出來的小作還是由錢老師批改而成的！」

「也好，那麼請你以後多寫些小作投稿，我是林華。」

「原來是「晨鐘」編輯先生，久仰久仰，失敬失敬。」

我們大家都笑了，這笑聲的收斂，也就是我們友誼的開始。

第二天清晨，我還在盥洗的時候，外面即傳進一陣敲門聲，開門一看，原來就是林華。

自此以後，每天清晨他總首先來敲我家的門。而我倆的友誼也隨着敲門的次數而增加。

離我們學校不遠就是一個公園，所以每在上課

前及放學後，我們就一同去玩。他是很愛靜的，他不愛玩那些捉迷藏，打架，強盜山等幼稚的遊戲，他只喜要我坐在冷僻的地方談心，欣賞那些花草，蟲蝶，聆聽那葉聲，鳥語。有時執拗不過我，才勉強伴我拍蝴蝶，然而拍到了兩三只蝴蝶後，他又會搖頭，大喊太殘忍而不幹了，獨自走進葉叢中或低首細吟，或引吭高歌，他的歌喉是挺響亮的。

那時，我還熱愛着巴金的創作，而他在巴金茅盾的作品外，還愛讀魯迅的文章，此外更將俄國與蘇聯的作品視為至寶。他時常與我談及創作的態度，但我總持着超越的欣賞觀念，所以每每遭到他的攻擊及不滿。

有一次他非常鄭重地將一大包東西捧到我家裏，解開一看，原來是四本厚厚的書，並留有一張字條：

「這幾部都是世界文學名著，內容豐富，描寫生動，故事真實，請仔細研究體會。閱完後方准歸還，否則決不接收！」

然而，我辜負了他這一番美意，我實在沒有耐心去欣賞這些偉大的著作，每本書都只翻閱四五頁

便擱置在一旁，那時我對文學名著實引不起興趣。但我不願傷他的心，我等期地將書一本本還他，不出半月，六厚冊全新的書籍都歸還了他，他要我批評，我只要撒個謊：

「內容和技術的確都非常的好！」

勝利的微笑掛上了他的口角。

校中的功課，除了數理較差外，其他各科成績他都極優秀，尤其是國文音樂兩科，三組中的成績總推他為第一。

當初，我還只知道他彈得一手好風琴，雖然我對於音樂是門外漢，但我很愛坐在他身旁靜聽他的樂曲。有一次，我到他家中去玩，無意中在他書櫃中找出這一隻梵娥鈴，我一定要他奏給我聽，但他推說才學了一年半，不可演奏，而我固執地不允他推辭，他鬧不過我，最後奏了這一首「小夜曲」。

一曲未終，我整個的心神早為他幽雅婉然的樂音所擲動，對他的才能我只有歎服。我成了他一個知音的人。

他的行為表面上與他的儀容一般的恬靜可愛，而他的實質却是一個熱情奔放容易激動的多情人。

在與他朝夕相處的兩年中，我很清晰地認識他這一點。他往往會含着晶瑩的淚珠讀革命的故事，而當他讀到激昂慷慨的劇本時，更會激動的顫抖……他自己也率直地說過：

「表面上我恬靜得和湖水一樣，但當暴風雨來臨時，我便會湧起澎湃的浪濤，作震天的呼嘯！」

不久，這暴風雨果直打擊了他！

在一個沒有星月的晚上，門外傳來一陣慌亂的打門聲，開門一看，原來是他，我滿以為他是來取昨夜所遺忘了的梵娥鈴的。但是他却一聲不響地直衝進我的書室，獨自俯在書桌上，拼命地搖著頭，秀麗的細髮竟會似個亂草叢，但他仍不停地猛烈搖著拉着自己的頭髮。

看到他這樣痛苦的情形，真使我莫明其妙束手無策，經過了再三的詢問與慰勸，他才慘然地說：

「她竟會拒絕了我的愛！」

我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原來與他同組中有一位豔麗而聰敏的姑娘，她的學業和品性都很優良，我時在華的口中聽到贊美她的話語，同時我也知道她對他的印象也不差。然而，現在看到華煩惱的情



形，我知道事情一定有什麼變化。

果然，華從口袋中摸出一封很重的書信，是寫給她的，但封口已撕了，在旁邊並有幾個娟麗的字蹟：「今後請勿如此幹！萱。」

他憤懣地說：「我化了一天的時間與精力，她竟當廢紙似的拋還了我！我錯視了她！」

我們都沒有戀愛的經驗，看到華激動的情緒，我不知應如何去安慰他。我僅對他說：

「少女的心本是最複雜的。她們是不會與我們一樣率直坦白的，而且她這樣的舉動也不可說是有厭惡你的意思。」

我這話實在還不敢自信，但意外地却奏了奇效——他的情緒漸漸地緩和了。

我趁機將那只昨晚所遺忘了的梵娥鈴置在他面前，請他奏一曲，他先搖搖頭，可是默然地注視了我一會後，又將梵娥鈴抱在懷中，重奏了這首「小夜曲」。

聲調是這般淒涼婉轉，我分不出是華的聲音還是琴的聲音。這夜他奏得似乎更圓潤更美妙更悅耳，我從不曾聽到這樣動人的音樂。

但剛奏到末尾，突然伊哦一聲，琴聲立即中斷，一根絃線斷了！

華歎了口氣坐下，默默地。

室中是怪寧靜的，華靜坐了一會便站起來告辭，攜去了他心愛的梵娥鈴。

但是，二分鐘後他又折回了，但誠摯地握著我的手說：「這具斷了絃的小提琴請你代為保留。」

我覺得他有些異樣，不過我沒有勇氣去追問他。他走了，別離時留下了這具梵娥鈴。

這天以後，我便不會見到他的蹤跡。後來我收到他一封短簡，是這樣寫的：

「音樂解脫不了我的憂鬱，文藝抒寫不出我的憤怨。我原企望以整個的心奉獻給她，然而，她竟無情地擯棄了這一個純潔的靈魂！如今，我已毅然地拋棄了家庭，別離了友人，投進了祖國的懷抱，踏上了遠征的路途！」

「我要將自己真純的愛心奉獻給整個國家整個人民。他們渴望着我的賜予！」

「朋友，莫悲傷，莫憂愁，我們都是年青的人，來日方長，後會有期。」

「願你永遠珍藏這斷弦的小提琴，待我凱旋歸來，重逢時再奏一曲！」

然而勝利不會帶來華的音息。梵娥鈴的懷中滿

## 雪鎮的大街

沈 飲

黃色的菜子花，鋪滿了整個的原野，緊緊的夾住了這高下不平的小磚路，這路是唯一和雪鎮通達的要道，它的一端，連接着雪鎮唯一寶貴的大街。

路是灰的，天空也是灰的，路上的磚頭有很多已被挖去，裂開一條條大大小小的縫，天空的浮面正滿佈着烏雲的窟窿。近處的河流淙淙地響，青蛙在河裏一咯，咯，咯」的唱着粗野率直的濫調。

是一個春天陰暗鬱悶的下午，我和我的旅伴從遠地流浪到這裏。

我們全是步行來的，走完了灰色不平的磚路，前面的雪鎮大街便躺在我們的腳底下了。

這是一條泥路，二旁歪歪斜斜的矗立着幾家鋪子，街道的光線很暗淡，晒衣竹竿橫在二旁屋頂的瓦縫裏，飄着幾幅破碎的被單，水珠從上面斷斷續

續了塵垢，期待主人來臨！

夜更深沉，園中樂聲已絕。

我撫揉着梵娥鈴悽然。

續的落下來，有幾處成了泥潭。

垃圾很自由的堆在街道的邊沿，果殼，污水，草灰，狗糞，縱橫狼藉地點綴着各處，沒勁的鋪子大都擺出一塊門板，門板上有廉價的香煙，糖果，鹹魚，花生，瓜子……

黑孩子在泥路上胡亂的圍着，打滾，叫罵，互相競爭着煙尾的俯拾。

「大叔，這給了我吧。」一個黑孩子很快的跑到我的面前，用手指着我指間殘餘的煙尾，我慚愧了，把煙尾丟在他的掌裏。

我的旅伴笑了，他說：「多麼荒唐的事，這般幼小的東西，你也許要感到駭異吧。」

「其實，」他停止了笑，「說起來是怪可憐的，他們沒有錢，大人們要時常使喚他們，他們是在

找尋工作呵！等待着，不知有誰來喚他們推磨，不知有誰來喚他們挑水，田中——他們也是願意去的，拾烟尾，那是副業，拿回去，給爸爸，做成了廉價的香烟，農人喜便宜，也就買了去。」

再往前走是茶館排列的所在了，茶館的主人是和和睦睦的，面對面，肩並肩，儘都是同行的貼鄰。

茶館的門前大都堆着燃過的煤屑，污水也比別的地方多，一陣風起，灰沙與煤屑同飛，館中的農夫與小商人正熱鬧地談着天。

年輕的短衣漢子伸出了黑色的拳頭在桌面上飛舞着，山海經與寡婦風流史在他們的口角邊飛揚，茶伙計提着壺在他們的旁邊裂開嘴癡笑，忘記了自己也忘記了周圍等待他泡茶很多的客人們。

朋友扯扯我的衣裳，我們慢慢地走了進去，坐在二個西南角落的座位裏。

短衣漢子的話言中止了，很悠閒的拔出幾支烟卷，分送給他的同伴們，各人點着了火，矮胖的叫伙計拿出一副撲克牌，興高采烈的打起牌來。

茶博士泡上二杯茶，我潤了潤喉嚨，抬頭注視四圍，我看清了有四桌在「挖花」，五桌在打「麻

雀」，一桌是打撲克的。

四桌挖花的十六位老年人，是顯得相當的融洽與文雅，有幾位在抽着水烟，很悠閒而有節奏的啓閉嘴唇，白色的烟霧一陣陣從灰白鬚根裏溜出來。

「走吧，去找尋住宿。」我拍拍朋友的肩頭，朋友伸了伸脚，丟一張綠色的鈔票在茶博士的手掌中，同我走了出來。

天色已漸漸地黑暗下來，習慣於流浪生涯的我們倒也沒有驚怕，但地面却是非注意不可，街上的行人並不多，茶館中的客人在漸漸地走出來，猛然，一個醜陋的男子在一間頹陋的房子中走出，把掌中的一串長錠向我們的脚邊一拋，劃起一支火柴，在火光中，我們很清楚地看出了他眼中的淚。

沒有街燈，黑暗加深起來，細雨從黯黑的天空忽然飄逸下來，我們在一家茅屋外立定了。

「得，得，得。」朋友上前敲門。

一個老婦開了門，她露着抱歉的眼光低低地說：「客官，我們的姑娘沒有空了，趙隊長在呢，請明天來吧。」說完，她立刻隨手關了門。

我感到有些不能了解了，朋友悄悄地說：「想

不到會摸到這種的地方。」

「什麼？」我問

「妓院！變相的賣淫所。」他吐了一口唾沫。

隨後，我們走下階沿，依舊在大街上走着，我用手帕遮住額角，朋友用手指在面龐上不停地撫着，抹去面上的潮濕。

一不經心，朋友的腳踏進了水潭，水飛濺起來，沾滿了褲腳，他驚奇地叫了，我回頭一看，腳下正踏着一塊淤滑的泥土也就跌倒了。

還好，沒有傷，只不過沾污了些衣褲，朋友把我扶起，我們二人緊靠着撥扶着來到另一所茅屋的門前。

「得，得，得。」我上前敲門。

出來開門的是一位和藹的老農夫，我說明了意思，他慈愛的讓我們到屋子裏。

他看了看我滿沾污泥的衣褲，就說：「要不是這大街上滑倒的吧！那路本來是難走的，我在昨天也傾倒過，何況是遠來的客官，更何況是在夜間。前天，胡公子開香堂，收徒弟，擺了三十多桌，張大爺娶妾，殺了六只豬，擺了四十多桌，——要不

，節約一些，街道也可鋪石子路了。」

「你總是瞎說，惹了禍怎樣呢？」他的老妻從廚房走出，打斷了他的話。

「非常抱歉。」朋友微笑地站起身來，她顯然臉紅了，說：「不是這留宿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胡公子，張大爺……」她啣唔着跑進廚房去了。

「坐！」老農向朋友指點着身後的長凳：「有錢的人多半是不肯做這些事的。」

「不錯」朋友坐下了：「世間盡有許多人是不肯填平水窪與掃除污穢的，因為他不願看見別人走上平坦的路，順利的從這端通過那端。」

老農點點頭，我不覺笑了。

在笑聲裏，我們吃着老農妻子手做的黃米粥，吃完，老農掌着燈送我們走進潮濕沒有地板的小房中。

倒下藍布的滿綴白色補釘的帳子裏，我們熄了燈火，靜聽着街頭的風雨，遠更的鑼聲，女人的嗚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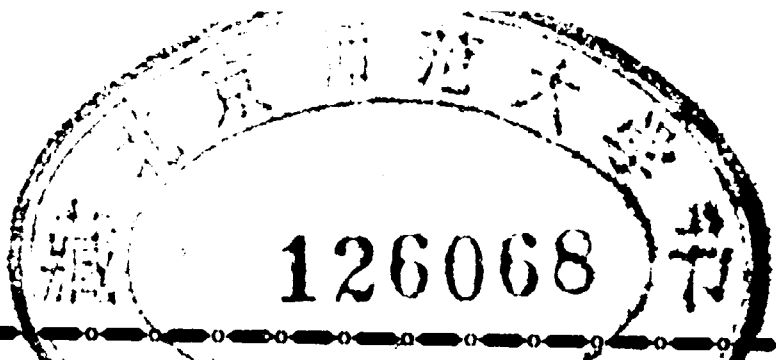
徐蔚南主編

文	青
匠	年



日新出版社印行





## 序

我每月在民國日報覺悟欄中舉行一次「青年徵文」，獲得青年作家們偉大的支持，紛紛以佳作惠寄，每天所得到的稿子，要超過覺悟所能容納的兩倍以至八倍。我細心地選擇文筆最好的，內容最動人的作品來刊載，幸蒙各界讀者，尤其是青年學生們，一致予以鼓勵與讚許。這不是我個人勞作所致，而是寄稿者的功績！

日新出版社約我將覺悟中發表的作品，再加一遍選擇，把可以給青年們欣賞觀摩的作品提拔出來，作為青年文選叢書，印成單行本。這個提議，恰好可以滿足一般青年屢次要求覺悟每月發行彙訂本的渴望，我所以立刻就接受了。

青年文選叢書所選的文字，並不限於青年作家，老作家以及已成名的作家的作品，只要富於青年精神的而且富有滋養的，我也選錄了。或者，這更足以啟發青年們寫作的技巧。所選的文字，依體裁分類，如論文、小說、詩歌、書信等七八種。這不僅使青年們對於各種文體能得到認識，並且也使青年們在多種多樣的詩文中，得到極濃的閱讀興趣。

我相信這部青年文選對於青年們可以有點益處的。第一，青年們閱讀青年文選，至少在思想上必不至落伍腐化；在知識上可以增加新鮮而正確的觀念。其次，即就練習作文，也可從這部青年文選裏，得到許多觀摩之處。

現在這部青年文選叢書開始發行了，希望各地的青年們都能以愛我的熱誠來愛好這部叢書！

一九四六年 徐蔚南

# 青年文選第二輯目錄

## (一) 通論

- 覺悟……………更生 (一)
- 爵士音樂與跳舞……………李 棉 (二)
- 「面子」論……………楊 寬 (三)
- 漫談希望……………沈雲崗 (五)
- 希望漫談……………徐白言 (六)
- 希望是個騙子……………彬 兮 (八)
- 希望決不是騙子……………蘇 羣 (九)
- 希望平議……………蔡公坡 (一一)
- 幾種要不得的希望……………尤靜生 (一三)
- 戀愛之路何在？……………阿 夷 (一四)
- 這是戀愛之路……………冰 影 (一五)

## (二) 專論

- 人物畫六要……………朱應鵬 (一七)



## (三) 散文

一個工廠職員的希望	許玉麟 (二〇)
至性	姚寅仲 (二一)
一位小姐的奮鬥史	余惠珍 (二二)
長江三角洲的消長	陶 (二七)
希望美國好婆回來	陶 (三〇)
驚險歷程	唐風 (三二)
人生的路	藍戈 (三四)
我找到一條路	沈飲 (三六)
鬼路	之華 (三七)
人生應走的路	辛人 (三九)
一條隱士的路	鈕東 (四〇)
家	厲生 (四二)
不堪回首話舊居	尤靜生 (四五)
霧與家	熹亮 (四七)
理想的家	李方正 (四九)
一個兵的家	寧生 (五〇)
新生	古口 (五三)
小樓夜雨	楊素華 (五四)

(四) 小說

慈母心	德 卿 (五五)
父母心	施 瑛 (五七)
石窟得寶記	張 意 (五八)
午餐	蘇 羣 (六〇)
在鐵蹄下的人們	曙 光 (六三)
「牛馬走」的開端	沈 飲 (六七)
豬的故事	沈雲崗 (七〇)

(五) 詩歌

青年歌	胡樸安 (七三)
祈太平	胡樸安 (七三)
桃花源曲	胡樸安 (七四)



## 通論

### 覺悟

十餘年來，總覺得人世冷酷，生命無聊。以爲所有的人情，都是虛偽的；一次點頭，一番寒暄，無非勉強周旋罷了，以爲所有的同情互助，不過互相利用而已。因此將自己的心胸縮得極小，把自己造成一個木僵滯鈍的人，將自己擯斥於人世之外，孤零零地徬徨、煩惱，度了四千多酸苦的日子。

然而，我知悔了，我認錯了！我明明在父母的愛護下生長，在親鄰的關心中長成，在朋友的幫助裏生活。如果沒有父母的愛護，親鄰的關心，朋友的幫助，我能有這樣一個我嗎？假使我是一株小草，那末這些愛護、關心、同情，便是陽光、便是雨露。沒有她們，那裏有我？

我們的世界有如一個蛛網；我們居在網中心，四圍是密密的愛護關心和幫助織成的網絲，這些網

### 更生

絲是縷縷相連息息相通的；我們的每一慶幸會引起許多人的快樂歡笑，我們的每一不幸會引起許多人的關心、嗟嘆，甚至流淚悲泣。網呀！情愛的網！

我們的世界原也有虛偽，原也有冷漠，原也有利用欺詐，原也有掠奪殘殺，因此人人心中都充滿了驚憂、疑忌，充滿了仇視、憎恨。然而我們的世界原確也有同情、互助和愛。這世界已够冷酷了，够悲慘了，我們不要再來添一些冷酷，添一些悲慘。我們曾經享受過許多人給我們的愛護、同情和幫助，我們也應該施予人家以愛護、同情和幫助。我們自己已嘗透了冷酷悲慘，我們不要再使人家受冷酷悲慘。我們應該拿出所有的同情、互助和愛情來對待任何一個不相干的人，使這世界成爲春天般的溫暖和暖，就是我們到了一個極遠的陌生地去，

也不會受到冰冷的白眼，和窮人的欺詐，這是我們

所需要的世界，這是我們所應盡的義務！

## 爵士音樂與跳舞

李 棉

有人慨嘆近代中國音樂沒有展開，古代樂曲已經成了歷史上的陳蹟，新的還沒有建立。從國樂方面說，那些「絲竹金革」之類成爲單調的「五音聯彈」，崑曲之演變而爲皮黃，其簡單的旋律，在音樂藝術上成就不大，不中不西的粵樂，有一種庸俗而爛熟的感覺，所謂「禮樂」之邦的國家，音樂藝術是沒落了。

年來雖然有人對於音樂藝術之研究，已稍稍注意，但於介紹西洋正統音樂與如何改進國樂的工作似嫌不夠，於是爵士（Jazz）音樂却在這個期間像潮水似的衝了過來，它首先衝進舞場、餐廳，然後隨着有聲電影的勃興而衝進第八藝術（電影）的領域，因此一班作曲家莫不鑽在爵士音樂的圈子裏翻跟斗。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爵士音樂忽然瘋狂地流行於全世界，而在音樂藝術上掀起了一個狂潮，如

果翻一翻西洋音樂史，便可以知道這個現象並非偶然。Jazz 名稱的來源雖不可考，據吾人研究，爵士音樂爲美洲土人與阿非利加人的音樂當屬毫無疑議。西洋音樂到貝多芬時代已經發展到頂點，不久便到了低潮的階段，在音樂史上是成了一種窒息狀態，直至大戰以後，土人的爵士音樂忽然侵入了文明國家的音樂領域，而很快的便爲文明國家所接受、所歡迎，這是一個很有興趣的問題。

爵士音樂本來是土人舞蹈時所演奏的音樂，節奏明朗，旋律動人，人們聽到那種聲調內心便引起一種愉快，而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跳舞原是人們感情洋溢時的一種無法壓抑的有節奏的動作，爵士音樂的旋律鮮明活潑，所以用爲舞蹈時的伴奏，自然很宜。最初，巴黎名跳舞家德司利與比沙等開始採用爵士做跳舞的伴奏，後來各地的舞廳，咖啡館也一致採用。

爵士的本身是一種原始音樂，而歐洲文明國家的紳士淑女會將欣賞音樂藝術的興趣移在土人的音樂上，這似乎是歐洲音樂藝術之沒落。不過人類的愛好，在某一點上往往是有其共通性的，文明人愛吃甜的果子，土人未必不愛吃，自然，能够挑逗土人情感的音樂，文明人聽來也會引起激動的，而且在感情被激動這一點上，文明人土人是並沒有什麼不同。所以爵士可作為土人的跳舞伴奏，也可用在文明人的跳舞上，因為它的節奏容易撩撥人的情感

## 「面子」論

偶然讀到日人長野郎所編著的所謂「支那事典」，其中特立一條叫做「面子」，他認為中國的社會裏「面子」經常地很廣泛的支配着一切日常的行動，商人間的賣買，要講「面子」的便可以得到許多便宜，政治上也有「面子」在支配着，有「面子」的就可以在政治舞台上活躍，甚至勞資糾紛也得要有「面子」的人才可調解，我們又讀了密勒士評論週報上「輸入專家是不够的，還要相互瞭解」一

，使人發生興奮，而使人聞聲起舞。爵士音樂不像古典音樂，其本身具有獨立的形式與內容（已經遠離了跳舞時的伴奏作用），因此把爵士音樂同跳舞配合起來是最適當的了。

在音樂藝術非常落後的中國，近年來在大都市裏也到處飄揚着爵士的音符，隨着跳舞之流行，爵士音樂正是方興未艾；但是爲了提高音樂藝術，對於嚴正的音樂（MUSIQUE SERIEUSE）還有待於我們的音樂家之努力。

楊寬

文，也指出了我們中國人對於「面子」的重視，在甘肅油田受訓的工程師，爲了保持「面子」，不肯親自操作，還要輕視那些親自操作的美國專家們，以致美國專家們失望而同。「面子」問題在我國社會裏，既然佔這樣重要的地位，被外國人這樣的注意着，究竟要得要不得呢？

在我們這個社會裏，無論上上下下的人，非常看重情面，一切困難的事，一講「面子」就可迎刃

而解。接洽任何事情，如果用情面來疏通，就會比較地順利進行。同時我們中國人的心理，自尊心太大了些，對於名譽又看得太重了些，一方面自尊地

「面子」來實現的，如果喪失了「面子」，就辦不成事業，就沒法創造出許多偉績來。

要保持自己的「面子」，一方面又自卑地尊重人家的「面子」。所謂「面子」，就包涵着「情面」「自尊」和「名譽」等等多種的涵義，所以「面子」會成爲一種支配一切行動的力量。你要有求於人，必須要靠「面子」，人要有求於你，也得要用「面子」，你想在社會上得到崇高的地位，必須先造成自己的「面子」，你想在政治上活動，更得要預備好相當的「面子」，如果自己的「面子」不夠用時，必須要借用旁人的「面子」來應付，若是你不講求「面子」，准會被許多人看不起，成爲一切行動的絕大障礙。呀！「面子」，「面子」，你在中國真不知拉起了多少人，也不知埋沒了多少人。所謂「聞人」，所謂「名流」，就是靠「面子」來支持的，如果喪失了「面子」，就算不得「聞人」，就沒法插足「名流」的行列。呀！「面子」，「面子」，你在中國真不知做成了多少事，也不知破壞了多少事。所謂「事業」所謂「偉績」就有許多是靠「

人是有感情的動物，對於事物當然要起感情作用，可是我們中國人辦事，專講「面子」，一切都感情用事，不用理知來判別事態的急緩輕重，那就阻礙了重要工作和緊急工作的展開。同時對於用人，也往往只講「面子」，不用理知來選拔適當的人才，那就影響到一切工作的工作效率。而且那些有「面子」的人，又不免要表現出他的「面子」，擺起架子，不肯切實去辦事，~~認~~爲親自操作，那是沒有「面子」的人幹的，於是什麼事一到有「面子」的人手裏，只是說說空話，敷衍了事。目前中國社會上一般人，看到了「面子」的重要，知道「面子」是起家的唯一本錢，因此重要的事不辦，專門在那裏設法製造「面子」，到處奔走，結識有「面子」的人，到處自我宣傳，甚至相互標榜；爲了「面子」，真是忙够了一般人，爲此不知浪費幾多可貴的光陰和金錢。在目前的中國社會裏，謀事要「面子」，做事要「面子」，交際也要「面子」，忙着製造「面子」，閉着保持「面子」，以乎墜固止會只有

「面子」問題最主要，一切事業倒反成了支撐「面子」的工具，那還要得麼？

我們認爲要挽救中國當前的社會和政治，必須要根絕這些「面子病」，一切事惟人才是用，一切

## 漫談希望

沈雲崗

我曾經聽見一個人說過：「人生好比一輛永遠不停的車子——除非壞了——只許一直向前進，不許朝後退。」

倘若這語句是確實的話，那末我對於「希望」這個抽象的名詞，好有一比，比做什麼？比做推動車子前進的原動力。

所謂推動車子前進的原動力云者，即不是馬匹，便是驢馬，不是電力，便是蒸汽等等。

車子沒有原動力即不能前進，換句話說，人生也是一樣，缺了希望即缺了使人「活下去」的勇氣！

記得從前有一個故事，在一個村莊裏，有一個終年辛勤工作的石匠，他永遠不停敲鑿着石器，叮叮噹噹，除了睡眠吃飯之外，整天的時間都化費

事惟實際問題，要不顧情面，要不採納虛譽，人們無所用其「面子」，那一切事業才能大大的改進，建國的工作才能迅速地完成。

在工作上面。

一天，有一個天真的小孩子走近了他，好奇的問：「你爲什麼永遠這樣辛勞的工作呢？」

石匠懊惱地說：「咄，辛勞的工作可以賺錢。」

小孩又問：「賺些錢何用？」

「賺錢買米燒飯吃。」

「吃飽了又怎樣？」

「小鬼！」石匠憤怒地說：「吃飽了才可以依

舊鑿石器。」

「鑿了石器怎樣？」討厭的小孩子又問他。

「？……」石匠呆住了。

是的，石匠此時覺察自己的可憐了，工作、吃飯、工作、吃飯……至於死。

第二天這村莊裏，便沒有了石匠的擊石聲。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故事，它告訴了我們「希望」對於「人生」的密切，失去「希望」的人，是不能發出工作的力量了，正如一輛車子，缺少了動力就不得不拋錨一樣。

X X X

西班牙有一個詩人說：「希望好比一個娼妓，喜歡對人擠眉弄眼，勾搭人，對人生加以引誘和蠱惑。」

不錯，希望是一個不安本分的女人，她喜歡做媚眼，勾搭人，引誘人走上正路，也蠱惑人踏上歧途。

許多人爲它捨身流血，許多人爲它流芳百世，許多人爲它遺臭萬年，這裏要注意的便是一切的希

## 希望漫談

我們的生命是一種「流」，不能有一刻休停，而推動這「生命之流」的就是「希望」，「希望」宛如天堂的樂土，長滿着奇花異草，陳列着玉液瓊

望都須把人類大眾的幸福作標準，流芳百世，遺臭萬年的分野便是在此。

當心着，朋友們：身畔蠱惑的奸邪的希望是否已融洽了你，調和了你，麻醉了你。

X X X

「希望這傢伙，使很多的人發了瘋，很多的人爲她嚎哭，很多的人爲她悲不欲生，間或亦有很多的人抱住了一個永不能完成的希望，冤枉的虐殺了自己，如李太白一樣，吃醉了酒跳入江中撈月亮。

所謂「不能完成的希望」者，即是過度的「奢望」，希望而成了「奢」，是如何的無聊如何的浪費，如何的無價值呵！久而久之，終於成了失望。

俗語說：「哀莫大於心死」。要知道「心死」就是失掉了希望！

## 徐白言

漿，我們爲了要抵達這一塊幸福的樂土，我們有了勇氣和毅力，振起步伐向這條路上邁進。

「希望」使我們感覺我們的生命很有價值，而



知道寶貴自己的生命，爲完成自己的希望去努力、奮鬥。

「希望」一定要我們努力奮鬥去完成的！即使完成一部份也好；不然，「希望」僅僅是一種虛浮飄渺的幻想而已。

一個人因爲要完成自己的希望，就得繼續不斷的努力、奮鬥，結果，他個人本身有了長足的進步，我們由個人而推到整個人類，整個人類所以能够進展到今日文明的地步，是十萬年來，人類爲完成「希望」而努力奮鬥，費去無數的心思才力流下了血和汗所換來的結晶。

「希望」，因爲動機的不一，有「善」和「惡」兩方面，「惡」一方面的希望，造成人世間無數的罪惡，搶劫、淫亂、欺騙、奸詐，最大的就是戰爭；「善」一方面的希望，可以提高人類文化，增進人類幸福。

我願世界上每個人都懷有一個「善的希望」，那麼這世界將成爲幸福的樂土，和平、安寧、自由。

「奢望」善良的人應該有，因爲「奢望」更能鼓起他努力奮鬥的勇氣，促進他向前；罪惡的人不能有，千萬不能有，希特勒奢望他可以統治歐洲，

征服全世界，而伸出他的魔掌，掀起了大戰的波瀾，千萬無辜的人民在他魔掌下成了砲灰，慘極了！

「希望」帶給我們努力奮鬥的勇氣；但千萬不能因「失望」而隨又帶走了勇氣，我們應該失望一次，變得更堅強一點，「失望」的經驗，可以使我們糾正自己努力奮鬥的方針，重新去完成這個希望，或另一個新的希望。

沒有「希望」，我們不能活下去，正因爲「希望」很多，我們每人都有每人不同的希望，因失望而墮落，甚至自殺的人們，他們太懦弱了，受不住一點挫折，他們不知道從「失望」中尋出希望，也不知道一次的失望，可以重新建立另一個新的希望。

完成一個偉大的「希望」，絕不是容易事，并且要付出相當的代價，八年抗戰，「希望」是勝利；八年當中，千萬的同胞在敵人砲火下犧牲了，千萬里的土地因着敵人鐵蹄的踐踏，成了焦土；然而，「希望」終竟是完成了。

一個偉大的希望可以分做若干小的「希望」，我們慢慢地一個一個去完成，完成一個小的希望以後，我們勇氣增加了，意志堅強了，再一步一步向前推

進，不久的將來，偉大的希望，就會變成鐵一般的事實。——但中間絕對不容我們有一絲懈怠和疏忽。

我的朋友——他們都是年青人——當中，許多人常會感到自己沒有希望而苦悶、頹喪，他們難道真連一點希望都沒有嗎？他們難道不知道希望是要我們自己建立，然後再要自己去完成的嗎？將來的事，雖然未可預測，但我們可以自己創造自己的將

## 希望是個騙子

彬 兮

一天晚上，我伏在桌上打盹，迷迷糊糊地，彷彿覺得我已經老了，老得什麼事都不能做，什麼心都淡了，不愛穿美麗的衣裳，不愛見翩翩的蝴蝶，陰暗的紗，蒙在心頭，我不想更新，不想振作，却希望身外的一切，和我一般灰色。

我彷彿在回憶着我那少年時代，但再也記不起我在少年時代曾幹過什麼事業——除了那瘋狂的追趕之外，我追趕的目標是什麼？現在才知道，原來是一個騙子，那時當然不知道，即使有人警告我，可是我也不信，因為我正有着大好的精神和勇氣，

來，一枝嫩弱的幼苗，幾年之內，就能夠長成高大的樹木，青年人應該有青年人的希望，以青年人充沛的精力為完成自己的希望去努力奮鬥。

青年人的希望應該是：希望我們有高尙的人格，必需每天不斷地陶冶自己；希望我們有廣博的學識，必需每天不斷地充實自己；希望我們有強健的體格，必需每天不斷地鍛鍊自己。

我一心要獲得它，便拚命地追趕，拚命地追趕，却永遠追趕不着，太陽在我頭上照耀了數千次，也會數千次地沒落了，我一點不覺得，月兒無數次的圓了又缺，缺了又圓，我也沒有知道，更未嘗注意我的青春在我疏忽之間慢慢溜走，却只覺得那追趕的對象倒逐漸離我遠了，淡了、淡了，以至於不見，我方猛然站住！

我還能追趕什麼？我已失去了方向。

疲乏了，我想坐下息息，方覺得坐下也不甚靈便，原來老了，骨節硬了，我的寶貴的青春已經消

逝，可是我絲毫不曾享受它，利用它，就這麼輕輕的離了我麼？我不信，偏回頭追尋，但見黃沙飛揚，哪兒有些許蹤影！任憑我呼喚把握，也收不回一絲，握不着一點，寒風吹動我蕭蕭的白髮，我站在人生的末一階段，回顧前塵，不勝懊悔，我是受了欺騙。

那引我追趕的，萬惡的，可咀咒的——騙子，騙走了我的少年，一去不回。

它叫什麼？人家說「希望」兩字是它的名字。

現在我彷彿是寂寞地坐在一所古老的屋中，昏暗的燈下桌上攤着一本書，我嘆口氣，遲緩的翻書，有一段，跳入了我的眼簾。

「希望是什麼？——是娼妓！」

## 希望決不是騙子

蘇 羣

我的心永遠燃燒着希望。

從沒有一天，我曾經沮喪過，頹廢過，或是傷心地哭泣過。

希望的火是那麼永恒地閃耀在我的面前，他給

【通論】 希望決不是騙子

她對你蠱惑着，一切都獻給，待你爲她犧牲了你所有的寶貝：

——你的青春，

她便棄掉你！」

少年一去不回頭，要是我能恢復我的青春，我一定知道如何利用享受，如何去粉碎那萬惡的騙子。可是我當真回到了我的少年時代了，當我從夢中醒來的時候！

我還是烏黑的頭髮，大好的精神，我最愛穿美麗的衣裳，來回在翩翩蝴蝶間，不幸——那萬惡的夢中的騙子：「希望」，又輕飄飄地在我眼前舞蹈了，它是那樣地吸引着我，唉啊！聰明的你，請問：我還是擊碎它呢？抑是再作一次傻子？

我以鼓舞，它給我以精神上最大的支持，而且指引着我面對一切來臨的苦難，去克服，去戰鬥。

二十年，排除了數不清的不幸與困苦，我終於活下來了。那些險些把我年青的生命也劫奪了去的

黑色的日子，在崎嶇的途程上，印滿了我戰鬥的足跡，和因創傷而流出來的血……

我本不是一個命運的寵兒，而是在窮困裏長大的孩子……

那些由災難、疾病和死亡所結成的過往呵：現在想起來還心有餘悸。

童年，在窮苦中，度過了。經過了爸爸的死，經過了家庭的破產，看看索債的逼着悲痛欲絕的母親要錢，使我幼小的心靈裏，蒙上了人世悲哀的陰影，依在母親的懷裏，爲母親拭去從紅腫的眼睛裏流出來的淚水。夜裏，也總不敢入睡，擔心着會如連環圖畫和舊小說裏所說的那樣，母親會偷偷地在半夜裏爬起來，用一條帶子結束了她的生命。但是，一次，終於敵不住疲倦睡着了，夢裏看見着所想的事情我不覺大哭起來，母親接着喊着我：「醒來，不要怕，這是做夢。」我開始覺到還是睡在母親的懷裏，於是哭泣着，把夢中的情景告訴了她，母親哽咽着說：「不會的，孩子，媽媽捨不得你……」母親的眼淚滴到我淚猶未乾的臉上，我重又哭起來。慘淡的月光從窗口射進來照在床上——這印象在我

的記憶裏是怎麼的鮮明呵：這是我十一歲的事，如同昨日一樣。

然而，其時我想着：我要用心讀書的呵！長大了賺錢，來孝順母親，替爸爸還債……於是，這希望復把我帶到中學裏去。

美好的憧憬在我的眼前展開了各種各樣誘惑的畫面，我和希望一同過着日子，時刻，我拿他來鼓勵着自己，不倦的讀書、學習。

但眼看北方烽火的蔓延，戰爭也波及了我的家鄉，那座古城美好的憧憬給砲聲震碎了，家給毀了，希望幻滅了，隨着母親我開始了逃難，我失了學。在鄉間，不斷的聽敵人姦淫燒殺的消息，雖然正感着失學和希望破滅的痛苦，然而我認識到這全是敵人給我們的，顧不了母親的阻攔，我毅然地跑到里始游擊隊去，我把個人的希望和民族解放戰爭的前途放在一起。

我開始了新的生活，我堅強而愉快地和那許多戰鬥的伙伴在一起，他們來自不同的處所，全跟我一樣年青，一樣懷着對敵人的切齒的仇恨，一樣燃燒着那希望——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

在敵後，由於這個希望的支持，由於進一步要把這希望促成事實，我們無所畏懼地以無比的英勇，用各種方式打擊敵人，消滅敵人。

敵人的掃蕩來了，一次、兩次、三次……清鄉、圍剿，幾次的性命幾乎送掉，瘧疾和疥瘡跟我們結了不解緣，然而，在這種種疾病和死亡的威脅當中，我們並沒有動搖，沒有給他攆走，更沒有給他消滅，我們堅持在敵後，用我們唯一的希望鼓舞着自己，我們相靠，黑暗的盡頭是黎明。

我們和每個不屈的老百姓在一起，和他們攜着手……

八年，熬乾了血的悠長的日子，但我們終於看到勝利了，以往的苦辛沒有白費，我們希望在祖國的土地上生了根，萌了芽，而且開了花，結了豐滿的果實。

看着這碩大的果實，撫摩着過往的創痕，心底

## 希望平議

希望本來是萬物之靈的人類特有的思想產物，

〔通論〕 希望平議

裏慶幸着人民的勝利，而且感謝着那曾經鼓舞和指引了我們去戰鬥的希望。

希望不是美麗的謊言，不是寡信的蕩婦，他會屬於每個曾經爲他努力，爲他流汗流血的人們。

而且，感謝事實給我的教訓，我矯正孩時的錯誤；希望不會給只爲了個人的利益打算的人們以滿足，他必須跟大多數人民的幸福和偉大神聖的事業在一起，否則，將會落空。

現在，雖然抗戰勝利了，然而，更艱難的建國途程仍然展開在我們的面前，在今天，我們每個人正應該把全部的希望放在政治的刷新和民主事業的建設上，決不要爲了目前的陰霾而悲觀，絕望，我們要確信，正如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一樣，這也將一定會得到成功。

而且，希望已經把我們從含淚的過去帶到現在來了，他也一定會使我們從過渡的今天邁向明天。

蔡公坡

也是一種本能。從偉人名流，以至浪漢乞兒：除非

他是一具「木乃伊」，誰都得有一個希望。

人們不能離開希望而生活。沒有希望的憧憬，生命該是怎樣的黯淡無光呢！時代的輪軸，是人們在把它向前推進，而人們一切趨前向上的勇氣，又全靠希望做原動力。所以，沒有希望的召誘和鼓勵，恐怕人們連「活下去」的勇氣也沒有。

希望是生命的花朵。這花朵是如何的鮮艷而美麗啊！她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上，正是不可缺的行囊和乾糧；有了希望，縱你走在闕無人烟的荒野中，也不至感到枯窘和蕭索，反之，即使橫在前面的，是通衢坦道，你也會覺得滿目蕭然，遂油然而有「沙漠似的寂寞呀」之慨了。

希望是事業靈魂，也是事業的母親。由於希望，這世界上才產生出創造和發明，才奠定了今日人類高度文明的豐功偉績。從歷史上英雄偉人的傳奇裏，我們不難看出他們每個人都必有一個正大光明超凡入聖的希望存在着。正如佛典所說的「具大誓願，發菩提心」是也。由是以觀，事業是建築在希望上的，沒有希望，便沒有事業。

希望又是航行者的南針和燈塔。她能辨別海上

的迷雾衝破夜間的黑暗，時時在摸索者心裏發光，給予奮鬥者以可恃的信賴：把穩了你的舵，乘風破浪，不畏艱險，對着理想的方向駛行，你會渡過礁石的難關，而達到成功的彼岸。

×

×

×

不錯「希望是生命的花朵」，但不是華而不實專供清賞的東西。我們期望她結成豐滿的果實。務必不讓她中道夭萎，非得好好的加以栽培和灌溉不可。是凡勤儉、誠實、勇敢、自信、有恆等一切人生的美德，無一不是希望之樹絕好的養料。同時，除去培養的功夫而外，尤須注意於害蟲戕毒，應予剪滅。她的害蟲則不出乎自私、卑鄙、投機、僥倖、苟安之類的東西。如果，一個園丁，能盡了施肥和除蟲的能事，獲得豐收的保證，乃是當然之事。

常言說：「慾壑難填」，又說：「希望無止境」。這是人之恆情，這是事實。所謂希望無窮，我認爲並不是壞事，祇要不是不合理，不洽情的「奢望」就好了。罔擇手段，勿顧一切，爲了非分的奢望，那是野心家的技倆；與「希望」大有分別，爲我們所不取。

我們要有希望，但希望不是盲目的希望，而是有着目的和方向的希望。蔣主席曾昭示我們：「生命的目的，在創造宇宙間繼起之生命。」這裏，

## 幾種要不得的希望

希望是一種神秘而有力的東西。它能鼓起日暮窮途者的勇氣，使他們能在山窮水盡疑無路的時候尋出一個柳暗花明的村莊來；它能把一個百無一用的書生造就成偉大的人物。然而除了對現實認識得非常清楚有先見之明的智者外，人們常有許多要不得的希望——幻渺的希望：寄托在旁人身上的希望：自私自利的希望……這些不能幫助人們，往往使人們空耗去了年華，抱恨終身。

一個與現實相距過遠的幻渺的希望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存着這種希望的人，除了疲精勞神以外，將一無所得。我記得一個故事很可作為這種希望的人的借鏡：「一個賣牛奶的女郎頭上頂了一瓶牛奶在街上叫賣，她想——賣了這瓶牛奶買一隻母雞飼養，母雞孵二十隻小雞，半年以後小雞都長大了，

請別忘了，我們希望的目的，在繼往開來，為下一代着想，而希望的方向，應該緊對着真理和正義，更緊對着大眾！

## 尤靜生

賣得的雞價就做一件美麗的舞衣，那時她脫了粗糲的布衣，換上舞衣，去參加跳舞會，她的美麗吸引了所有的男子，全鎮的男子中最富有最美麗的一個未婚的男子來請他同舞，向她求婚……。她越想越得意，走路心不在焉，~~忽然~~跌了一交，把寄托她的全部希望的牛奶瓶打得粉碎。」

格林有一個童話是寫貪得無厭者所得的惡果，但也可以用來說明寄托別人身上的奢望的不可靠，故事的大概是這樣：「一個漁夫和他的妻同住在一間小茅屋裏，非常窮苦。一天，他捕了一條能發人言的怪魚，怪魚請漁夫釋放，允以勉力報恩。漁夫是個心地善良的人，便無條件釋放了它。晚上回到茅屋裏，把這事告訴了他的妻，他的妻立即叫他去向怪魚討一座洋房。在漁夫未回家前他的妻便如願

以償地得了一座精美的洋房。可是她欲壑難填立刻又希望得一座大堡，等怪魚給了大堡後，他立刻又希望另外更好的東西。最後她做了世界上最尊榮的皇帝還是不知足，又希望做主宰日月星辰以及全宇宙上帝，終於怪魚拒絕了她，而且把她已得到的東西一切都收回，讓她仍住在小茅屋裏度貧苦的生活，除了回憶過去的幾天歡愉的生活外沒有歡愉。」

存着自私自利的希望，不但對自己有害，而且能破壞團體的秩序，發生慘烈的衝突，最後同歸於盡。葉紹鈞的童話古代英雄石像中有一篇熊夫人的幼稚園，對這一方面，曾給與我們很好的啓示。熊夫人的幼稚園內曾有過這麼一回事：「熊夫人問她

的學生想望什麼？虎兒說他想學他的祖先吃別種生物的血而生活，所以要請熊夫人教他吃別種動物的本領；鷄兒說他不願被強暴者吃去，所以請先生教他說服強暴者本領；豬兒要先生教他聯合弱小動物抵抗強暴的方法；麒麟說不希望學到什麼，只須讓他安安適適消磨歲月就是；猴兒却希望熊夫人教他偷東西的方法，熊夫人立不定主意依那一個孩子的希望教授才好，就把孩子們一個個送回去，把熊夫人幼稚園的招牌取下了。」

我本來想寫些自己的希望，後來一想，我自己的希望並非別人的希望，而這些「要領的希望」，却是每一個人都要不得的，因此改寫了這些。

## 戀愛之路何在？

阿夷

我想戀愛，但是我找不到對象和門路。有一次，一個朋友跑來對我說：「喂：想談戀愛嗎？你得學會一手漂亮的好字。」這以後：我聽從了他的話，天還沒有亮，就一骨碌爬了起來，學習再學習，可是天老爺却不肯成人之美，雖然不斷地學着，但

是寫出來的，不是像蚯蚓，就往往同蟹爬一樣，自然，我明白想寫得一手好字，已然無望了。接着來了二樣花樣經，據說，爲了引起異性的注意，衣服是不得不穿得華貴一點的，還有文章要寫得好，也會引起別人的注意，於是我特地向家裏要了一筆錢



，完成了前面所說的一條，衣服是做起來了，雖然並不十分華貴，但是也還不致於蹩腳，足上又套上了一雙簇新的皮鞋，自然是擦得雪亮的；至於寫文章那就挖苦了我，因為想投稿，在書店裏的確買了不少書回來，可是沒有用，看雖看了，但是有一次，寢室裏的人全跑出去了，那時珍却從門口走了進來。我對她雖然並不陌生，但是突如其來的光臨，我的心不由得卜卜地跳了起來，這一刹那，我的臉也紅了起來，叫她名字吧，怪不好意思的。她向我借書，我把所有的書都捧了出來，但是我不知道應當對她說些什麼，雖然盡力的在腦海裏搜索着，可是一句話也沒有，全身只覺得好似通了電流，毫無

## 這是戀愛之路

舊式的婚姻是憑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新式的婚姻是憑戀愛。前者是被動的結合，後者却基於自由意志，因此現代青年，都反對舊式婚姻而主張用戀愛方式去解決婚姻問題。

但是戀愛是要有一個對象，這個對象並不是隨

【通論】這是戀愛之路

所知，一直等到她出去，又關上了門，方才有了所謂知覺。之後，她也曾來過幾次，但是每次都沒有說什麼，只覺得她是一個可親的人。然而用什麼方法來親近她呢？據說，求婚是應該在沒有人的時候，跪了下去請求的。男人膝下有黃金，這是母親說過的，我雖然傻，但是却不肯屈膝。然而我的確想她，沒有她，我似乎就不能生存，心底裏也會空洞起來，爲了想使她的歡心，我曾經寫過不少的連自己也看不懂的文章，雖然化費了不少的郵資，都寄了出去，但是伸長了頭頸，一天二天的過去了，也還是沒有一點消息，倒反而拆蝕了一些定報的錢。我想戀愛，但是我却找不到戀愛的門戶哪。

## 冰影

隨便便可以找到的，有好多青年朋友們，因爲一時找不到適當的對象，便托人介紹，一經介紹見面，不問對方個性、品行、學識如何，便開始進攻，寫情書、約會、求婚……在這一箇彼此追求的过程中，大家當然都儘量表現自己的優點，而掩飾自己的

弱點，因此由友誼而戀愛，由戀愛而結婚，目的很快的達到了。可是曾幾何時，彼此便發現對方的弱點多於優點，又很快的反目了。結果，這個原來理想中的婚姻却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促成的結合還要不行。這最大原因便是沒有真正理解戀愛之路。

什麼叫做戀愛？從前有一個英國哲學家叫培爾的曾經說：「精神之結合謂之戀，肉體之結合謂之愛」又說：「真正的戀愛是要從自然狀態中萌芽和長成。」那末，你如果因為找不到戀愛的對象，而託人介紹，憑着你一時情感的衝動而盲目的進攻，那末你這種戀愛便是出於不自然狀態的。你要真正踏進戀愛的道路，你得先要從你已認識的異性去仔細考察，你最初的一步便要問問自己，如果我要去愛她（或他），彼此是不是可能？譬如你是喜歡整潔的、和藹的，對於室內桌椅佈置都要力求環境的美化的，那末她（或他）是不是也有這種習慣？你平時跟對方談話，大家又是不是彼此意氣相投？對方穿的衣著是不是合乎你的理想？這些問題你如果認為有百分之八十的認為滿意和可能時，那末你可以向這戀愛的對象開始進攻了。

我有一個朋友，他在許多年前認識一位女士，那女士穿的衣服很整潔，態度也很溫和，而且她是藝術學校畢業生，非但學問和品行都很好，而且對於繪畫非常擅長，我的朋友跟她在公共場所爲了職務上的關係，僅僅來往不過三四次，不久便勞燕分飛，彼此音訊杳然了。我的朋友也並不介意，可是相隔了半年，有一天突然接到她的來信，要求我的朋友替她辦一件私事，這樣掀起了彼此的戀情，在我的朋友接到她第三封信時，信內便有這樣一段：

「你熱情的行爲，誠摯的態度……深印在我的腦裏，使我永遠的不滅，永遠的不消！」

這種彼此精神的結合，實在不是目前一般青年寫着「妹妹啊，我不能忘了你！」要真誠和充實得多了。後來我的朋友有沒有跟她結婚，雖沒有詳細知道，但十多年來他們的戀愛，却並沒有終止過。

戀愛是自己的事情，應該要自己去尋求這一條路，所以萬萬不能求人幫忙說合。求助於人去找戀愛門路，是一樁最愚蠢不過的事！可是當你走上戀愛之路的時候，你也千萬不可把戀愛當做生命一樣，拚命去追求、進攻，你儘可把熱烈的情感轉移到

學問和事業上去，在戀愛過程中，是需要「理智」和「感情」並進的，同時要在極自然的狀態中發展，這樣的戀愛才不致失敗或遭到不良的後果。



## 專論

### 人物畫六要

人物畫有六要：

其一、形象及動作姿態，必須合於人體生理。此為最基本的條件。研究人體生理，現時比較古代要便利得多，學者可先研習藝術解剖學，同時實習人體寫生。待純熟之後，再作國畫人物，自能得滿意的結果。至於如何融和中西畫法為一體，而又不失中國畫的風範，其詳當另篇述之。

其二、畫人物不論是寫實的或想像的，必須考慮所畫之人，具有何種品性。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大作家劉納多達文西，畫「最後的聖餐」，其中猶大一像，費了不少的時間和精神，纔得到這

【專論】人物畫六要

至戀愛結果，是不是一定要結婚雖屬另一回事，但婚姻畢竟是神造之杯，戀愛却是婚姻之酒，有了美滿的戀愛，當然會有美滿的婚姻的。

朱應鵬

一個內陰險而外殷勤的面貌。這故事在西洋是一般週知的。畫惡人如此，畫善人亦然。推而至於一切人物，如仁暴、忠佞、智愚、剛柔等品性的分別，莫不皆然。故畫偉大的人物，必有撐天拄地氣象，畫妖艷的女子，必具媚惑風流的體態，舉此類推，無煩多說。若畫名人，尤須對於他的生平，有深切的體會，方能符合其性格。唐張九齡云：「夫形者神明之表而動用之應也。察之苟至，則珠玉雖蘊，光輝必兆於山泉，而眉睫可知，賢達亦徵於象骨。」宋胡銓云：「非寫形容之難，寫心之精微為難也。蓋君子小人，貌或類而心不同，寫其形似而不得

其心之精微，或以小人爲君子，未見其能寫也。……雖君子小人骨相或同，間不容髮，而其心判然自殊，如涇渭之不相亂。『均屬精切之論。』

其三、是表情。即是喜怒哀樂的表現。此與人體生理的研究，最有關係，蓋人類感情，均從五官四肢，肌肉筋骨的變化中，表達出來的。倘畫家對人體解剖之學，缺乏根基，則表情即不能切實傳出。若更進一步研究，則表情與其人之性格及所處之境況，亦有關聯。如謙恭與驕傲，拘束與不羈，活潑與萎頓，辛勞與安閒，各種分別，亦必須細心體會，方能曲盡其致。

其四、是所寫人物的身份。即尊卑貧富之分。這種分別，在一般看來，似乎不應該有的。但就實際而論，除非世界大同，科學進步，全人類在政治、經濟、教育及生理各方面，真正達到完全平等之後，決不能泯除此等現象。就已往及現在的情形而論，這身份不同的表現，在人物畫中，是不能缺少的部分。宋人筆記中，有一節故事，可資參攷。

國初修老子廟，……壁當再畫。郡以請隱士，隱士勿辭。有老畫工黃緣以至者……隱士

遂就東壁畫天帝。初落筆，作前驅者二人，工就視之，不語而去。工亦畫前驅二人，隱士往視，亦不語而去。於是各解衣盤礴，慘澹經營，不復相顧。及工成來觀，其初有不許之色，漸觀其次，迺適咨嗟擊節。及見輦中人，工愧駭下拜曰：『前驅賤也，骨相當嗔目怒髯，可比騶馱。近侍清貴也，骨相當清奇龐秀，可比臺閣。輦中人則帝王也，骨相當龍姿日表，可比至尊。今先生前驅乃作清奇龐秀，某竊謂賤隸若此，則何以作近侍？近侍雖可強力少加，則又何以作輦中人也？若貴賤之狀一等，則不足以爲畫矣。今日先生所畫前驅，乃吾近侍也，所畫近侍，乃吾輦中人也，泊觀輦中之人，其神宇骨相，蓋吾生平未嘗見者。此所以使我慚愧駭服。』

這故事指出畫工所畫的天帝，乃是人間帝王之容，而隱士所畫的天帝，纔是世間未嘗見到，高出人間帝王一等的容相體態。纔合於『天帝』的畫題。今之作者，能體會此意，方能不失分際。

其五、是人物動作的合於事理。亦舉宋人記錄

中三事，以代說明。

後主衍嘗詔黃筌於內殿，觀吳道子畫鍾馗，乃謂筌曰：『吳道玄之畫鍾馗者以右手第二指抉鬼之目，不若以拇指爲有力也。』令筌改進。於是不用道玄之本，別改畫以拇指抉鬼之目者進焉。後主怪其不如旨，筌對曰：『道玄之所畫者，眼色意思，具在第二指，今臣所畫，眼色意思，俱在拇指。』後主悟，乃喜筌所畫，不妄下筆。

元祐間，黃秦諸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擣蒲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据一局，投迸盆中，五皆六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濃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爲卓絕，東坡自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效閩人語耶？』衆賢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相國寺舊畫壁，乃高益之筆。衆工奏樂一

堵最有意。人多病撥琵琶者誤撥下絃。衆工皆發四字，琵琶四字在正絃，此撥乃在下絃。誤也。予以爲非誤也，蓋管以發指爲聲，琵琶以撥過爲聲，此撥掩下絃，則聲在上絃也。益之布置尙能如此，其心匠可知也。

故描寫人物動作，必須明白事物之理，任何部分，均不可忽略。

其六、運思構局，必須切於主題。黃庭堅云：『李伯時作李廣奪馬南騁狀，引滿以擬追騎，箭鋒所值，人馬皆應弦。使俗爲之，當依中箭追騎矣。』引滿應弦，則局勢緊張，中箭追騎，則精神渙散，同一畫題，因佈置之不同，使題旨亦有顯晦。故任何構圖，均宜先有精密的思索。宋畫院試題，率用唐人詩句。如『山中一夜雨』，寫山僧破曉負雨具而歸，『竹鎖橋邊賣酒家』，寫橋頭竹外一酒帘之類，維涉纖巧，然可悟運思構局之理。

上述六要，除首項屬於藝術本身的研究外，其他均關係作者的學問修養。缺乏學問之人，難有完美的製作。至於時代異制，地方異俗在人物畫中，同爲重要的科律，前於『故事畫』篇中，已經述及

，茲不復贅。總之，作人物畫必須具備上列各項條件，則國畫中最高境界所謂氣韻生動者，將不求而

自得，否則仍不免爲匠人筆，決不能列於作者之林的。



## 散文

### 一個工廠職員的希望

許玉麟

數年前我流浪在遠方，在枯燥的生活裏，我不時將自己的希望寫在日記簿上，日子久了，把這些零亂的記錄整理一下，倒也寫滿了一本練習簿，那時我很珍視這本具有希望的小冊子，希望自己能依照小冊子裏的希望，在現實的生活裏求進步，可惜後來我匆忙地離開異鄉，在途中把這小冊子遺失了，事後我非常可惜它，現在我將回憶所得，雜亂的再寫一些。這算是我的希望，也可說是我的理想。

我希望永遠做一個自由的人，不受環境的支配，也不受家庭的約束，在很久之前，我早已抱着獨身主義，我希望終生不會結婚，到目前我差不多已

經決定不再結婚，我正計劃把這個對家庭應負的責任，交給我的弟弟去負擔，雖然我的家庭，親戚和朋友都在責難我奇特的見解，但是在我飽經挫折的年青心靈上，使我不得不堅持這錯誤的觀念，我覺得未來的獨身生活，會使我的生活更自由些，而且對於自己的前途也更容易發展些，不過我承認這是自私的見解，所以我並不希望青年朋友來實行獨身主義，相反地我是鼓勵着朋友或同事去結婚。

我希望能夠幫助幼弟求完高等的教育，而且希望他將來獲得專門的技術，這是我應盡的責任，也是我唯一的希望！記得我在初級商科畢業的時候，父親很希望我繼續升學，但是因爲那時我對學校的

教育很感到不滿意，所以後來決定不繼續升學，而進入社會服務，可是我在社會裏幹了多年之後，已深深地懊悔過去不肯升學，到目前深感學識的不足，所以我現在希望幼弟玉良未來能夠獲得高深的學識和技術。

目前，我這年青而沒有高深的學識和經驗，祇能繼續在商業層裏工作，但是我將利用業餘時間進修寫作和英文，我希望在四十歲後，那時對社會有進一步的認識，對自己的經濟基礎也稍有成就，才能够打算改變自己的職業，希望那時能夠獲得自由

## 至性

妻於今年一月間分娩，產下一個男孩，白胖的身子，肥大的頭顱。親友們看到這孩子的，都對我有些羨慕，說我「福氣好」。可是這孩子被帶到了這浩大的世界上來以後，像一顆浮塵般的在這世界上混跡了僅僅四十多天功夫就告幻滅得無影蹤了！

孩子死去，到現在不覺已一個多月了。當孩子離開了他的爸媽撒手去了的那一天，我心裏的悲傷

的職業生活，更希望可以得到一個流動性職業，那麼可以獲得至國內各地甚至是國外去旅行的機會。

末了，我還抱有一個期望，就是我既是中國的國民，至少將來直接對於社會和國家要有所貢獻！如果這個期望能夠獲得實現，多麼好呀！我不希望因此得到名譽或功利的。我還希望未來能夠將自己生命史上所遭受過的波折和打擊，告訴給青年同伴，希望青年朋友對現實的社會，得到更進一步的瞭解，更希望大家會明白生活的樂趣和工作的意義。

## 姚寅仲

，簡直沒有法子可以描摹得出。我一向不會哭的而這次却是例外，我哭得異常厲害，淚鬮裏的水涵湧不已地儘自流瀉出來，濕透了我的衣襟，也溼透了孩子的遺體。這原是人类至性，不是硬拼出來的。因為孩子是自己血肉的結晶，比了任何寶貝，都要貴重，孩子一死，比失掉了一件「價值連城」的寶物還要令人難受。我此刻哀痛的心情，還在繼續着

。相傳那位被稱爲「奸雄」的阿瞞曹操，他死了幼子倉舒，哀痛的心情也彷彿如此。雖然妻不時勸慰我，說：「孩子既已死了，哀痛也沒有用了，自己的身子應當保重。」但也沒有法子稍稍減除我這種哀痛的心情。我不論是在公事房忙着職務，或空閒得無聊的時候，那白胖的身體和肥大的頭顱的影子，老是會在我的腦膜上輓動着；那清脆的啼哭聲也同樣會在我的耳邊振盪着。這孩子委實太令人歡喜了，叫我怎樣也忘不了他。我覺得孩子是「光」，有了孩子，我的生命才能發揮出光輝；孩子是「熱」，有了孩子，我的生命也才能增加熱度。而今可愛的孩子竟白白地丟掉了，我的生命裏也就失却了「光」

## 一位小姐的奮鬥史

余惠珍

◇這是一篇動人的女青年自傳◇

◇這是大學生的一個參攷資料◇

據說大學生是最有希望的，我要做一個大學畢業生。

五年前，我在一家教會大學女中裏高中畢業前

和「熱」，叫我怎樣不要爲之悲哀，爲之苦惱！

爲什麼好好的一个孩子被帶到這世界上來才四十多天的光景就默默地結束了他小小的生命呢？是「命運」嗎？我不信，我也根本不信世間會有「命運」這東西存在。使這小小的生命不得繼續存在以至長大的，是現實的社會，因爲這孩子的爸爸，在這社會上怎樣地在流着他的汗血，給別人增加生產，而他自身的肚子却始終不能獲得一飽，那自然要影響到孩子的生活了。所以歸根結蒂說一句，我這孩子的一條小命，是斷送在現實這個社會的手裏的。我要向它這萬惡的現實社會索償：

還我的孩子來！

從中學  
到大學

幾天，校方照例來了套『升學指導』，除了篇頭頭是道的理論外，還得由學生們題了準備投考的學校名稱交教務室加以審定，我寫了一個法律學校，第二天被個別喚進教務室去，我戰戰兢兢的頓覺法寒，那位滿臉脂粉



完全歐化了的小脚教務長，竟怪熱情的執住我的手，說校方因爲我成績關係對我非常注意，無論我欲選讀那一科，都特殊優待，即便沒有，也願意爲我專設一科，專心培植我，我從未見過她這種和顏悅色的表情，不禁受寵若驚起來。但是却毅然拒絕了，我說我愛唸法律，我決定進那家著名的法科大學，她見我那樣堅定的樣子，知道不能挽回便也不勉強了。

我很順利的考取了那個大學，剛讀畢一學期，恰逢新一二八事變，便輟學半年之後，我在三年半內修畢四年學程，最後一期中搶完了三十個學分，課程緊張而繁重，心緒却安寧異常，同班生都在亟亟擔憂『畢業即失業』問題，我沒有那種憂患，我祇想早一天畢業，立刻上父親辦公室去學習做『幫辦律師』。

七月十一日美國教堂裏我正式戴上了方帽子，心下揚溢着一種說不出的喜悅，執住文憑，握着鮮花，打禮堂上下來，朋友都向我道賀，說我是挺有希望的一個，年輕、愛活動、口才不頂壞，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是個律師的女兒，雖然，事實上我口齒

很笨拙，功課也平常，然而給『家學淵源』四字沾了光，似乎稟了三分遺傳，口才不靈也會靈了，難怪我自己也感覺不勝榮幸起來，抬起頭，儼然大律師的樣子。

求職的經過

不久，時局也平靜了，我整天催着父親復業，又把多年不練的中文打字機端下來，理字、編排、複習格式，準備萬一那位打字員不及趕申的話，我自己來幫忙，這樣忙碌了一個多月，一切手續都辦妥後，突然父親病了，患的是高血壓症，需要立刻休養，我家非資產階級，父親離家後，整個情境都變了，今後大哥將肩負起全家十餘口的生活，我想我不能加重他負擔，我應該自立，於是我決定在一星期內找到職業。

然而，那又談何容易呢？就算在平時吧！托人找事已不大够體面了，何況在患難時，在萬千人浮於事的時代裏求職，真是難而又難了，但是我實在迫切需要作事了，我祇得厚着臉去見二位近來頂得意的先生，第一位老師忙碌極了，招待接見的客人要排成長蛇式，平均每人祇有五分鐘的談話時間，

已經三四年沒見他了，似乎去得太匆匆，尤其在這匆匆而匆匆的五分鐘裏要再講到請他找事，實在有些難於啓齒，一旁還站着全身黃制服侍衛，虎視眈眈，我胡亂講了幾句就返身出來，走出門又後悔自己太魯莽了，想回身進去時却再也鼓不起勇氣來，好吧！再碰另一個機會去。我先在一家書局裏題就履歷片，去見第二位老師，那位先生照例很客氣的寒暄一番，但是當我將履歷卡遞給她時，她却露着一臉尷尬相，把手作着手勢說「密司余，實在不瞞你說，我抽屜內那撈什子已快積滿了，數目也計不清，而且近來局方正裁人，你說你叫我怎麼說？」我一陣臉紅，強作訕笑，不好意思返身，還故意把話題岔開來，和她東西撩天一回才走出來。

門外下着大雨，我站在他人屋簷下，整個身子像飄在雨絲裏，街頭顯現着委員長各式肖像，不時還飛來幾聲爆竹響，滿目是勝利氣象，想不到我家會在今天，在這多少年來父親朝夕期待，望眼欲穿的今天裏，淒涼孤單，一陣驟寒上身，我撫住雙肩，本能地想起了父親，父親離家快一星期了，穿的單衣，新冷來時，添衣何從？是送衣的時候了，我

應該立刻僱車回家去，然而當我一按袋中僅有的些些法幣時，想也不敢再想其他，便咬住牙，打雨滴中淋回去，就算這是我人生的道路吧！爲什麼我要畏懼這單純的表面崎嶇和滯滑？

我開始用自己的力量攫取職業，我參加一個大規模機關的公開考試，競爭的人相當多，我自以爲沒指望了，等候了十餘天的揭曉時期，放榜時，竟僥倖錄取，天啊！我真不知道應該用怎麼樣的情緒來形容這剛知悉時的一霎，太興奮了！我畢竟用自己的力量找到了職業，於是我使安心默在家等候着，一天、二天、三天，……二個月了！却依然音訊全無，據朋友說我應該找尋腳路，我不懂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有腳路，還用參加什麼鬼混考試，也有朋友說，怕是因爲性別關係，女子不用，越發不懂了，既不需女，招考時就該書明，考後也乾脆不取，何苦白白招人考了浪費心神等；這是大規模機關內應有的態度嗎？然而，我應該向誰去請求解釋？縱解釋後又有什麼用？

我徬徨了，日子過得太慢，每一天像一年，離畢業才短短半年，我已深深嘗够了無業的痛苦，我

的希望在那裏呢？我像是完全絕望了！然而與其託人，看他人嘴臉，我寧可信仰我自己我試試看冒險一下，就在當天新聞報分欄廣告內任意找一則，寄郵政信箱某某號，我不知道這究竟是怎樣一個機關，讓命運來決定我罷，我以一個大學畢業生的資格希望作一個抄寫員或打字員，待遇不計，就在我自己的書桌上寫就了自薦書，桌面玻璃下還壓着我放大的畢業照和燙金的文憑，做夢也未料到有這樣的一種貶值，但是躊躇再三後，我依然套上信封，丟入郵箱裏。

出乎意外的第三天清晨便接到回函，竟是一家法律事務所，我先有三分歡喜，飛上樓告訴母親時，母親却不贊成哥哥也竭力反對，以為家裏不少我衣用，大學畢業生絕對不能這樣沒出息有礙前途，二則父親地位關係，擇業應該謹慎，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然而帶着一種莫明的好奇，我想先接洽一下再談，英雄尚不論出身，憑什麼我不能暫時做一下低級職員？於是我便按時而去，那事務所設在一家大樓七層樓上，規模相當大，許多人濟濟一堂，頗緊張的工作着，幾位女同事極迅速的打着字，我

覺得有些胆怯，她們比我打得快。

### 事務所 中工作

經接洽後，誰知那位主持律師是我父親的友人，他說祇要我能好好工作，可以升我做專管法律部門的事，不致荒廢功課，並決定自下星期一起就開始工作，我回家後，一意主張去就職，然而真湊巧，當天晚上我便病了，患着嚴重的扁桃腺發炎，連續一星期，第八天上我強打起精神去就職，母親燒了一碗蛋，叮嚀一番，流下眼淚來，我安慰她我已完全恢復了，但是到了事務所裏我却覺得頭眩，這裏共隔了三室，我被派在靠邊的一個位置上，光線很暗澹，桌上放着一架台燈，白天也開着，我的那座打字機好久沒用了，打開蓋來，缺了許多字，主事的要我在另一個字盤裏去找，揀字多費目力呢？我沒法推託，祇得寫着、揀着，來回幾次後，覺得脚下異樣，俯身下來看，原來水泥地面好些都剝蝕了，怪道高低不平，又不知怎樣一不留神我又把身後柵架上一小瓶藥丸撞碎了，駭了我好一跳，雖然沒人說我什麼，但是我覺得一切都不順利似的。

揀了三天字，把我整個作事的熱忱都窒息了

大概這桌上微弱的燈光正像徵我希望之光，我祇覺全身乏力，像要倒下來，但是回家後却不敢聲張，母親問我感覺如何，我祇點點頭，苦笑着，心想再試幾天，倒底這是我自己找得的事呀！不能一下子便虎頭蛇尾，果然幾天以後，情形便不同了，我開始担任翻譯及整理法令工作，同事方面也有了相當聯絡，最使我高興的是我見到了很多事、很多人，很多書本中從未讀到的知識，我想我要在儘可能範圍內繼續下去，然而對於大學生的資格問題，我却越來越懷疑了。

最近事務所裏，招用一位英文打字員，祇登了一天廣告，便收到近百封荐書，那些履歷形形色式應有盡有，某一封上說是會英文打字，能會計，懂英文，會肄業某大學，希望待遇，每月法幣五萬元，多麼廉價的希望！我更覺得不忍卒讀，結果我們在中間挑出四封來，請他們按時赴考，有一位應考時打錯了格式，額上急出豆樣汗珠，這是失業者絕望的血淚，流不盡，也流不完！

多少大學生的希望，被這絕望的失業流去了？誰都計算不清來，目前大學

大學生  
有希望

生的價值像市面不景氣時百貨公司門前堆着的「犧牲品」，越賤越廉越沒人要，這是誰的過失？說學校教材學非所用吧！學校說那是遵守教部規定，說學生攻讀不勤吧！幾曾見成績優良的個個得業？說社會制度不健全吧！任何歐美強國都泛濫着失業浪潮，豈僅中國而已？可是有一點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上海失業的最大勁敵乃「脚路」和「勢力」，大學資格壓根兒「無能為力」，記不清在那幅漫畫裏，一個西服青年在大樹下懨懨態度安祥鎮閒，衣上書着「勢力」，另一個乾癟的中裝人，帶着一紙文憑，滿臉狼狽，胸前寫着「真才實學」，代表了整個社會求業的衆生相。

我真替一些有地位大學教授們難受，多一屆學生畢業就彷彿加深一重負擔似的，負責介紹這位那位職業，不勝其煩，然而頭腦稍微清晰些的人都該明瞭，這祇是目前過渡時期內一種畸形狀態而已，也希望這僅是暫時的現象，大學生畢竟是鳳毛麟角，總有凌雲直上的一天，爲什麼要爲這片刻的失望而悲哀呢？太犯不着，朋友！你是大學生吧！來！讓我們自己來信仰自己，大學生是有希望的！

# 長江三角洲的消長

陶

◇抗戰中交女友欲罷不能◇

◇勝利後對妻子懺悔無窮◇

彬和我的年齡相比，祇小一歲，我倆居住的地方很近，並且我倆讀書的學校又相隔不遠，所以彼此相識。我時常到她家去玩，她也時常到我家來玩。有時因為功課上的疑問，也時常彼此在一起切磋。我們雙方家長因為我倆從小讀書就在一起，而且性情相投，所以就託出人來，替我倆做媒。當然這是順水推舟的事，所以一說就成功，表面上是依父母之命，靠媒妁之言，其實我倆完全是自由結合。民國十五年那年，我正二十歲，初夏的時候，我倆舉行訂婚儀式，許多親戚同學都向我們致賀。

民十九年我是二十四歲，我倆在上海結婚後，往杭州度蜜月。結婚不及半年，我考入某稅務機關服務。次年冬，生一女孩。日間我出去辦公，彬在家撫育女孩，晚間回來，小家庭中充滿了天倫樂趣，在外一天的疲勞辛苦，完全讓小天使的呼叫聲給

化爲烏有，隔一年又添一男孩，親友們無不說我倆的家庭，是如何美滿，個個稱贊羨慕不已。二十四年，續添一男孩，二十六年又續添一女孩，兩男兩女，一家六口，負擔確實不輕，所幸祖有遺產市房甚多，每月房租所入，貼補家用，尙勉敷開支，並不感覺得拮据。

八一三中日戰事爆發，淞滬淪陷，國軍西撤，國府遷都，政府各機關相繼紛紛入川，我所服務的稅務機關，也不能例外。所有同事們都奉命分批調往陪都。起初有坐飛機到香港轉漢口往重慶，後來有的經過海防、緬甸、昆明往重慶，有的從浙贛入川，有的從香港廣州灣輾轉赴渝。二十七年冬，我也奉命隨同事一批，共計有十二人入川。當離滬時，我對於家庭，不勝依戀，盼望能夠留在上海。但是上海的情形，是一天一天的惡劣，政府機關職員，勢難滯留，而同時爲了職務的關係，又不能不走，所謂顧得公來顧不得私，公私兩方面，委實不能

同時兼顧。所以祇得毅然決然的與彬和四個小天使暫時離別，當時一般人都認爲抗戰已經一年，到了重慶之後，至多也不過一年半載，就可以回上海，就連我也如此看法，覺得短時間的分離，是無所謂的。

到了重慶之後，我和彬差不多每週都要通信的。我在重慶一人開支有限，除每月伙食外，再留幾個零用錢，就可以對付過去，便把所餘的錢，都匯給彬，接濟家用。她屢次來信讓我多留幾個錢，以供貼補飲食之用，但我總以爲她在上海連大帶小五口人，錢少了是無論如何不敷開支，所以我始終把所餘薪水，儘量接濟她，貼補家用。重慶住了一年，看情形戰事斷非短時間可以解決，可是我歸心似箭，盼望能够早日回到上海，重享家庭之樂。重慶的同事，有比我先到重慶的，時間稍久，有的居然產生了一「偽組織」。我對於這一班同事，極爲反對，我認爲這是有違道德和良心，甚而至於有一部份同事因爲有了一「偽組織」，就撇開妻子兒女不顧，這對於良心是萬萬說不過去的。所以我對於這些同事，時常規勸他們，但總是勸不醒，使我痛恨到極

點。

我在重慶，因爲工作繁忙，一個人應付不下，後來就添了一位同事幫忙。誰知這位同事是一位女性，初離開學校到社會裏來做事，對於辦公事，一竅不通。她既然是派來幫忙，所以我就得一樣一樣教她，我和她同在機關裏吃包飯，而我們住的宿舍，雖然是分開的，可是在同一大樓裏面，同一大門出入，因爲這些緣故，所以我和她是日間同室對面辦公，飲食同桌，下班的時候同路回到宿舍。經過好幾個月後，公餘之暇，有時或者我請她或者她請我，到電影院看電影，吃小館子。在我，祇不過是朋友交遊，並無其他目的，可是同事方面，個個在我背後批評我怎樣怎樣，我總感覺得他們這些人未免冤枉我。在這個時期，彬還是差不多每星期來一次信，可是我就不能維持每星期和彬通一次信了。實際上因爲這位女同事——或者可以說是女朋友的關係，要時常同她在一起吃喝玩耍，也就沒有時間和彬寫信，漸漸和彬疏遠。對於彬來的信，起初也是置之不理，後來看到她的信，就感覺得討厭。這位女同事每一次看到我接到彬的信，就不高興。因爲

這個緣故，我就停止和彬通信，希望彬因此也可以減少來信。可是恰巧與事實完全相反。後來彬率性把小孩們的大小楷和學堂的功課成績報告，與孩子們的像片，時常往我這裏寄，有時讓孩子們給我寫信，希望打動我的心，可是我始終不爲這些所動。因爲這位女同事監視過嚴，我也無法不如此做。到後來最使我無法辦理的，就是這位女同事要我寫信給彬，叫她同我離婚。起初還是婉說，後來她逼着我非如此寫不可，信寫好了，由她看過交郵寄發，她這纔相安無事。可是信發出之後，彬雖然仍舊來信，對於這解除婚約的話，隻字不提。

去年抗戰勝利結束，政府還都，我分配到一張飛機票。機關裏命我在二日內回南京，這位女同事看到我要先走，不能與她同行，極爲反對。可是一切都安排好了，不能變更，非先走不可，於是乎她立刻反臉和我斷絕關係。後來飛機因爲天氣關係，一再延期，我親眼看到她 and 一位武裝同志少將階級的男朋友，來往甚密。到下班時，這一位一顆星的武裝同志，常常把吉普車開到機關附近路旁等候她。日子不久，她的衣服就完全與前幾時大不相同，

三天兩天翻行頭。

是在一個星期六的早晨，天氣非常好，蔚藍的天空，沒有一點雲，我就趕到飛機場，人和行李過磅和經過檢查後，飛機的發動機在軋軋作響。我們爬進飛機後，慢慢就向上昇起，飛機作平面飛行時，比汽車在馬路行駛還要平穩。當日下午抵達南京，我就託人買就火車票，趕回上海；正是星期日。到家之後，看見彬和四個小孩，因爲星期日不上學，都在家中，除彬之外，他們對於我似乎都不大認識，彬同他們說明之後，大家都爭先恐後的大叫爸爸。彬並且告訴我，在抗戰這幾年，生活是非常艱苦，以我後來不但不通信，連一個錢也不寄來家，一家五口，物價一月內波動數次，單靠幾個房租，僅僅勉強敷衍費用，至於子女教育費用，完全是變賣首飾而來。最難得的而同時最使我難堪的，就是彬對於我過去的一切，完全不加追究。我還是一個基督徒，我完全覺悟了，我實在對不起彬，現在我已經澈底覺悟了，我希望彬能原諒我，我懇求上帝饒恕我！

×

×

×

## 希望美國好婆回來

陶

從一個美國傳教士麥先生的介紹，我在民國二十八年五月間的一個下午，得到極斯非而路××號韓小姐那裏去參觀。據說她那裏收養有一百二三十個中國男女苦小孩，完全是她一個人在那裏教育他們，撫養他們，和保衛他們。當我走到目的地，順着門牌號數依次尋找，最後在一個小弄內找着了韓小姐的住所。兩扇大門外面，大部份用鉛皮釘着，在大門上掛着韓小姐的英文名牌一塊，認清沒有錯誤之後，我纔敲門叫人開門。大門距離房屋很遠，非用力猛擗，不然裏面人聽不見，那是無人來替你開門。我起初以為用力敲門，不大恭敬，所以敲了好幾次，等了許多時候，竟無人開門。所以後來我就不得不用力，猛搥了幾下，聽見裏面有人走路脚步聲音，向大門而來，將門上小洞打開，很過細的把我打量一番，然後纔問我來作何事。我告訴她麥先生如何介紹我來參觀，又把麥先生的介紹信取出來給她看，她纔親自把鎖大門的洋鎖打開，再啓門把門打開，讓我進去。等我走進大門，她連忙又把

大門關好。大門非常管得緊，後來據她告訴我，有一次有兩三個流氓到她這裏來，因為大門管得不嚴，把他們放了進去，他們就大事敲詐，後來幸虧她用電話報告附近巡捕房，派人來，纔把這兩三個流氓打發走了。她接着又說，目前情形更壞，她所以不得不格外慎重小心，把大門看得緊緊的，不敢放鬆一步。（按民國二十八年上海淪陷，滬西越界築路一帶，完全是日偽勢力，當時在如此惡劣環境之中，虧她一個人應付，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當我走進大門，就是一個大院子，房屋完全老式平房，裏面分男童臥室、女童臥室、課室、廚房和她的辦公室，書桌上裝設有電話一架，一切佈置都非常簡單整潔。五月間是黃梅天氣，雨水最多，而且極斯非而路一帶，地勢低窪，並且中日淞滬戰事發生後，黃浦江濬浦局挖泥工作停頓，黃浦江河底淤泥堆積，一遇大雨，陰溝水倒灌，所以極斯非而路一帶時常馬路和室內積水五六寸。我此次去參觀前兩三天正落大雨，她的房屋內，積水未退，我



看她穿着一雙長統膠皮鞋，高過膝蓋，跑來跑去。

我看她年紀大概已在六十歲以上，頭髮全白，可是精神很好，身材不高，男女孩童都稱呼她叫「好婆」。我們在他書房坐下後，我就問她創辦收養孩童的經過。她告訴我，她是美國的一個貴族小姐。她一面說一面把照相簿取出來給我，上面貼着她的祖父祖母和她的父母照片。她繼續往下說，她在美國做小姐的時候那時她纔二十幾歲，她時常在雜誌看見中國的男女兒童，因為無人照應每年夭亡不知有多少。所以她纔下決心立志到中國來收留撫養中國兒童，數目多少，完全看經濟力量而定。起初她家庭裏親戚朋友，一致勸她勿來中國，並且告訴她，中國生活艱苦的情形，而且她一個人力量有限，也絕對不能把中國的兒童完全收養無遺，可是她回答他們說：「我的志向業已決定，縱然我一個人，無論人力財力都有限，但是我若是收養一個兒童，究竟社會要少一個無人顧問的貧苦兒童。我並不打算把中國的貧苦的兒童完全收養，一個不剩。可是如其人人都像我，那我相信中國貧苦的兒童一定可以完全受到撫養和教育。我不怕吃苦。我的

力量有限，但是我願意做一個創導的人，所以我一定要到中國去做這一件事業。」聽了她這一番話我，是非常的欽佩，她是二三十歲到中國來，已經有三十多年，當時已經六十多歲。性情非常溫和，可是，一般男女兒童看見她，又愛她，又怕她，這一點值得佩服的。她並不向人家募化，她完全靠美國方面人民自動捐助。有時有人滙錢給她，有時美國教會方面接濟她的麵粉、麥麩、和豆類。這些就是她和她兒童的食糧。至於兒童的衣服，也都是美國方面捐助給她的。她那裏除掉一百多個兒童之外，還有三個女工，一個男工。在裏面幫她做縫紉、洗衣、舉炊這些工作，這四個人都是從外鄉逃難來到上海，輾轉介紹到她這裏來，不要工資，祇求有一口飯吃和一舖之地就心滿意足了。

我在民國三十年九月間離滬赴港轉渝，動身之前，我把剩餘的衣服、筆、墨、紙張等等完全都贈送給她分給兒童用，她規定兒童週日上課，上下午分爲兩班。請有教師每天到她這裏來上課。星期日舉行禮拜，請教會牧師來講道。夏季中午飯後規定兒童須睡中覺，沒有一個可以例外，縱然睡不着，

亦須趟在床上，不許作聲，日子久了成爲習慣，也就自然而然到床上就睡着了。所以她那裏的兒童，吃的並不算好，可是不缺乏營養，一個個都長得很好。

我到四川之後，曾經與她通過幾次信，後來從

## 驚險歷程

唐風

爲了生活，在八年的抗戰期中，我曾經歷了好多次連做夢也做不到的驚險苦難的路程；那種生死俄頃，急得斷腸，嚇得魂飛的故事至今回想起來，還有些心驚肉跳。

戰神毀滅了我的家園，奪去了雙親，更使孤零的我失業無依。唯一解決生活的辦法，只有集一點資金，合友人一起嘗試單營的生活。

我們在臘盡歲終的當兒，開始自鐵蹄下的杭州販了百貨及棉布等貨物，趕往國軍駐防的前衛某地南澗的途上；全程約有百里，一日可達。

清早，濃霜覆蓋着的大地，顯得分外枯燥和單調；山頂迎着朝陽，一羣人魚貫地向着上山仄徑上

別的友人信中知道她因爲上海淪陷後，情形過於惡劣，委實無法繼續下去，同時她的年紀也太老了，不能不回國退休。此次戰事勝利結束，我回到上海看那些兒童，他們每一個都向我說：「我希望好婆回來！我希望好婆回來！」

進。走到半山，因爲肩負貨物，所以已氣喘吁吁了。加以地面霜溶，泥濘濕滑，更爲費力。及至山巔，早已汗出如雨，熱氣自髮間向上直冒，稍息片刻，走下山去時，却便易多了。

離城已遠，人跡漸稀，將經過日軍的步哨線時，心頭不免忐忑。

到了步哨線的難關，熟路的友人便當先走過去，和翻譯噉噉的搭訕起來；一會兒，使了個眼色給我們，由是便在「心照」之下，一一順利通過了關。自然，這是CRB的力量。

自此以後，走入了「三不管」的地域，那是相當帶一些恐怖色彩的；幸虧我們一羣人多，游匪是

不必擔心的，倒是日軍的在各山頭的瞭望台不可輕視，因為很可能被視作大隊的國軍呢。

翻過了三個峻嶺，人是相當疲乏和飢渴了。只想稍稍停憩一會，可是事實上絕對不許！指望眼一座高在半天的山峯擋住了去路，熟路的友人告訴大家：『請各人特別留心，這兒就到了最緊要的地方了。』接着，他悄悄地指示着：前面有一段三里餘的公路要衝過，方才可以達到高山，翻過去，就全是國軍的自由區了。

由是大家鴉雀無聲地緊提着步子，草鞋踏在地上發出了細碎的聲音「噼噼噼……」，而心中的跳動也就加劇起來，一秒，一分，只恨不能一步就跨完了這三數里的山路。一方面又得留意汽車的聲響，恐怕日軍用車駛來給他們撞見便要性命不保的。

好容易一轉灣，拐進山坳，大家方才喘出一口氣，把緊張的心暫時鬆弛了一半，可是還不能停留，須得用極快的速度翻過山去才是。上山的路極陡，又無階級，又是霜凍後溼滑不堪，但是已無暇顧到這些了。連爬帶攀地一步步上昇，背上貨物的重量有增無減，累得汗流浹背。

「喔唷唷，擋不住了，擋不……」一個夥伴滑跌了下去。及至立起，已是滿身泥污了。

既上了山，而下山却更難，這樣陡的山峯，如何得下？因此滑跌的人更多了，只是這已到最後關頭了，儘管跌下還要用足精神和力氣，設法以最速的時間過此難關的。

因為路徑是初次經過，雖有領路的，終不免耽誤時間，及至翻至最後一座高嶺時——第九座了——已是昏黑的傍晚了。走上山頂，修竹叢密，遮住了星月光，陰黑得可怕；下山就又加上一重困難，我們只能摸索着，握住一根竹桿使其臥倒下去，順勢走下，連接不斷，這樣換了五十餘根竹桿，方始踏着斜坡，見到星光。

走路的時候只覺得熱，衣服愈少愈好；及至到達目的地，睡的是草窠，薄而髒的麻袋被一床要蓋五六個人，真是凍得厲害。朋友孫君終於凍出了病，不得不在第二天交易了結時，先約一部份人準備回杭，却不料因此發生了變故。

在我們重新翻過了八個高嶺，預備踏上最後一個高嶺時，忽地砰——的一聲，不知那裏放了一槍

，一行人個個提心吊胆驚恐非常；此時天色已晚，而距杭州城尚有廿里之遙，所以越發心急了。十餘個人魚貫地走上山去，別無動靜。我在中間，爲頭的幾個已到達頂巔了，我跟着走完上山的路，方想喘息一會，忽在一堵破壁後發出一聲吆喝：「停住！不許走！」

跟着竄出四五个壯漢來，分頭抓捕四散奔逃的一羣人。我給山石一絆，一交跌在枯草中，四五个爲頭的已飛也似的向山下奔去，我情急智生，乘匪徒不注意的剎那，一連翻滾了二三個轉身，已近下山路口了，便立起身，以最敏捷的步伐，衝下山來。背後只聽得狂喊着：

『再逃，開槍！開槍啦！』

不知是他們故意嚇人抑是慈悲，等我跑至半山腰，還未聽得一聲槍響。自己是僥倖逃出虎口了；但是合在先逃跑的幾個聚攏後一查人數，自己一羣

中恰好逃出了一半，而還有一半不用說，多是遭到『洗劫』的命運無疑了。

天已入夜，我們等候着，在山下的村舍前。不幸的一半夥伴，不久都垂頭喪氣的走下山來了，有幾個還受了傷，鮮血滴呀滴的染在地面上。錢，當然全部給抄了去，『生意』白做不用說，驚嚇可受够了，有幾個甚至流出眼淚來。

夜間刮着風，一忽兒又下起雨來，接着是雪珠似撒豆似的投落了下來，愈下愈大。我們一行人還在荒郊趕着歸程，身上全溼了，足上沾滿了泥漿；這怎麼辦呢？要是給日軍遇着，還不當做間諜或打游擊的嗎？

心越急，雨雪越大，四野一片漆黑，恐怖在急劇地增加着。幸而走到了一所茅舍，再三哀求，才允寄宿一宵，終算解決了一個當前的難題。一切危險總算完全越過，明天我們又在杭州了！

## 人生的路

藍 戈

路，總是崎嶇地，彎曲地，除了人造的一條大

路，可以沒有高低沒有彎曲，任你用什麼方式來

行走，它是免不了要使行人感到疲乏或竟力竭墜地的。

更何況是這條漫漫的人生路？

人生路是沒有一個固定的形狀的，然而它却是那末地崎嶇不平，那末地彎曲盤旋，而且它是走不到盡頭的。它的出現是在每個人所經歷的經驗中。

生活着的人自他的生以至於死，就每天在他的  
人生路上旅行着。

人生路的前面是一團燦爛的光彩——這是希望的光，成功的目的；每個人的人生路上就永遠照耀着這一團光。它給予了人們勇氣，他們爲了得到他們的光明，達到他們成功的目的，就奮勇地鼓着力邁進邁進——向着這團燦爛的希望之光。

但是因爲人生路是崎嶇的彎曲的，在它的路上佈滿了不少的高山大川荆棘毒蟲，時時步步阻礙着行人的前進，以致有些人落了伍，甚至有些人因畏難而裹足不前了，他們站在一旁看着別人一個個越過他們而走向前去，雖然心中感到一陣陣難過，但是終於仍是沒有辦法能跟着他們前進。

時代是在不斷地前進着，人生路也就時時在延

## 「散文」人生的路

展着，落伍及裹足不前的一羣終於失去了面前的一團光明。於是他們只得在暗中摸索着，直至他們的死亡。

奮勇的一羣却終究得到了一些或大或小的目的，在他們面前的一團燦爛的光仍是在前面，他們終是有希望的——他們就永遠生活在希望裏。

這是一個可怕的淘汰——因裹足不前而落在黑暗裏的人們，他們終於成爲時代的落伍者，——最後以至於不可逃避的無形的消滅了。

這是多麼可怕啊——落在崎嶇的人生路後面的人們！

人生是需要進展的，需要與時代同進展的人們來完成它的使命。我們不允許有落伍的人在這時代裏，我們也不希望在這時代裏有着落伍的人。

有生命的人們，快奮起你們的希望之神所給予你們的勇氣向前邁進！使出你們智慧的手把面前的一切阻礙除去它，跟隨着時代的巨輪進展！

人生路雖是崎嶇的、彎曲的，但却是有希望的，我們應不怕艱難地向前行進、行進！

## 我找到一條路

沈 欽

我是一個尋路的人。

我從學校中出來，就在這茫茫的社會中找尋，找尋些什麼，找尋一條愉快與正確的人生路綫。

起初，我摸索到一個商店裏，那商店是殘暴多於仁愛的，每人有着每人的地位，每人也有着每人灰色的命運，終日在錢、交際、噱頭中兜圈子，讓時間來消蝕一個個寶貴的生命，一年過去了，賺了些錢，又一年過去了，錢又堆高了些，可是他們的生命是貧乏枯燥的，我得不到樂趣，我也體味不到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於是我走了出來。

這樣，我又得開始找尋第二條路了，不久之後，我走進一個農村中的鄉公所了，農村風景是美麗的，農村經濟是破碎的，可是上司們決不有所憐惜它的美麗，顧念它的破碎，一次一次的捐，一批一批的稅，儘在向形容枯槁的老農身上拋，拋啊拋啊……將農人的汗血刮個精光，農夫們的淚水也灑得精光。「收，你收！」我敵不過兇惡的眼光，我受

不下堅硬的拳頭，我不忍諦聽老農的哀泣，「斥革」，那最好，我從鄉村又回到了都市。

那兒去呢？整個的前途全籠上陰影，沒有路，打出路來！我踏上了流浪的路程，流浪，流浪到一個荒僻清靜的小市鎮上，我總算又得到第三條路。

小市鎮上有聲望的紳士在一塊空地上架起了一座簡單的房屋，懸起了一塊油漆的校牌，我做起教師來了。學生並不多，好在教師只有二人，經費稀少也沒有恐慌。咱們都是單身，膳宿由地方人士輔助，單身總比有家累有辦法！

何等有趣的一般小天使們，小口朗朗的誦讀是何等親切動人，輕盈的淡笑是何等的天真呵，活潑茁壯的身子在碧空籠罩的大地上又是何等美妙！

這裏沒有塵世的污穢，也沒有殘酷的情狀，整個的世界該是和這裏隔絕的，所有的是大地孩子的跳躍與和平秀麗的美，我祝福自己，找到了一條有意又有價值的路了。

# 鬼路

之華

世界上究竟有沒有鬼？到科學昌明的今日還是一個謎。

記得在童年時候，我家住在離吳興城不遠的郊外，那裏風景很好，前面是一條溪，三面是密密叢叢的樹木，每當月白風清的晚上，月光照在水面上，漣漣的銀波，映着黑沉沉的樹木，非常幽美！從我家沿着那條溪走去，不到半里，是一個很可愛的村莊，叫做沈家村，那裏遍地是竹林，住着約摸有六七十家人家，在白天的時候，鄉下人總是不斷從這一條路上來往着，可是一到了暮色蒼茫時候，便頓時人跡全無了，附近人家雖然有要緊的事也往往不敢打這一條路經過，却要兜一個大圈子，去走另外一條小路。據說那一條沿溪的路上是有鬼的，十多年來，這條路到了晚上是一向很少有人敢去冒險經過的。

有一天當是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和父親跟兩個弟弟在庭前納涼，我們正在談談笑笑說得很高興的

時候，門外突然闖進一個人來，在淡淡的月光下，我擡頭仔細一瞧，原來是鄰家張老伯伯，他一進門便急忙忙的招呼着我的父親：

「啊喲！不好了！」

「出了什麼事？」我父親很驚奇的問。

「李家阿金病得快要死了！」張老伯伯停了一會便這麼回答。

「他今天早晨不是很高興的上城裏去嗎？」

「咳」張老伯伯嘆了一口氣接着便這麼說「阿金昨天晚上在家裏喝了一點酒，因為天氣熱，便半夜裏獨個兒沿着溪，上沈家村附近的一條橋上去乘涼，不料在橋上碰到一個很漂亮的女子，他們坐在橋上談了幾個鐘頭，後來這個女子答允他在今天夜半成親。」

「那末怎麼會生病來呢？」

「是啊！」張老伯伯繼續說下去「今天阿金一早回來便向我們借錢，說是今天要成婚了，我和張

家阿三每人借了他二十塊錢，他便上城裏去了一天，買了許多新的衣服，女人用的脂粉，和其他新郎新娘用的東西，一到家裏便一頭笑，一頭倒在床喊着：「我今夜要成婚了，你們替我快快預備呀！」

「新娘是誰家的女兒呢？過去跟阿金認識嗎？」我父親很詫異的問。

「認識什麼呀，這是三年前沈家村橋畔淋斃的女鬼啊！」

正當談得緊張的時候，外面一陣熱鬧的聲音傳來，接着王家阿福哥、王家老婆婆、朱家阿春弟都進來了，他們都帶着緊張的情緒報道「阿金死了！」

當時我聽了這個消息也異常驚奇和害怕，尤其在這深沉夜色中，而沈家村的那條橋離開這裏並不遠，如果阿金真的昨天夜裏碰到那個女鬼而死，不是覺得令人毛髮聳然嗎？

「咳，這條路在夜裏是一向沒有人敢走的喲，從前沈老頭子從沈家村出來回去得遲一點，便碰到吊死鬼，在半路上吊死了！」王家婆便這麼說。

「事情多啦，城門口買山芋白阿大，同着四五個小夥子上沈家村去，晚上回來，走到半路突然四

週都圍了牆圈，他們在牆圈裏跟鬼打了一晚，天亮回來，一齊生起病來，結果竟死了一人！」王家阿福哥也這麼接着。

「還有那條路上有一叢坎山的地方更可怕呢？走夜路經過的人，回來後十個有九個都要急病而死，從前上塘街糕糰店吳老闆，醬園店麻皮阿榮，擺水菓攤的阿根都是這樣死的！」阿春弟也這樣舊事重提的接上來，把四週的空氣變得很沉寂很恐怖，只聽得一陣陣夜風吹來，把樹葉吹得在沙沙的哀鳴。彷彿真有鬼從那條路上在趕過來。

雖然，那條路上究竟有沒有鬼，我因為始終沒有一個機會去嘗試，不能證實。但有很多人因為在夜裏走那條路患急病而死，又是事實。當我童年時代那條路在白天是常常和許多同學們去經過的，那裏有坟墓，有許多破舊的棺材，一路上只是一片野草和幾枝零零落落的高大樹木。如果在夜裏，那末在黑黝黝的夜幕籠罩下，想像起來當然是很恐怖的，加之歷來曾經發生過許多令人感到恐怖的事件，因此就不期而然的成了一條無人在夜裏敢問津的「恐怖的夜路」！



# 人生應走的路

辛 人

嬰孩出了娘胎，還沒有開眼，先要放聲大哭，他充分表現了對於世間的恐怖。世間是種種罪惡的製造場，排列着五花八門含有強烈引誘性的岔道。但既已投到世間，就不能不選擇我自己要走的路，奮勇前進，而這條路的終點，是吉是兇，是禍是福，却不能預料，完全用自己生命作孤注來賭博着。

聰明而有經驗的人；他自信能辨別這一切的路，決定從那一條路走去，前途是光明的，是幸福的。不但自己如此走，更要引導他的後輩也如此走。老一輩的人，憑他自己的經驗，要他親愛的兒子從小就識字讀書，又把古來傳下來的一套儒家格言仁義道德全部教給他。希望他兒子長大成人以後，便成了一個四民之首的士，更可以學而優則仕。認定識字讀書和仁義道德配合起來，即是走上榮宗耀祖成家立業的光明大道的出發點。

地球晝夜不停地旋轉，世間的一切也隨時改變，人與人的相互關係，更激劇起了反動作用。老輩

心目中認為第一流的人物，已經成爲現代最落伍最賤的階級。單走上識字讀書的路，在中途或者還可改變方向。如果和仁義道德配合起來，那決不是現代的光明大道。

人種學的專家說，人類文化發達到了頂點，就是人種的衰落。歐洲歷史上曾有過不少先例，每到了相當的時期，就遭遇文化不發達的土人的侵入擾亂，經過一次大混亂以後，文學受到極度破壞，但同時改造了人種。現代世界上已找不出這樣強悍的土人了，所以勞工農夫就起來代替了土人。在這樣環境裏，識字讀書的人應該是被改造的。中國目前似乎還沒有到這個境界，說得過甚一點，也不過算他過渡時期的起點。但人與人的相互關係却漸漸地明顯表現，工人一天的代價已超過了文人好多倍。

孔老夫子仁義道德的學說，本來和現實配合不起來，古代如此，現代也是如此，將來還是如此。孔夫子自己，流離奔走，吃了一世苦。後來統治階

級利用這一套，叫人民安貧樂道，根本是消極的教訓。你但看製造殺人利器研究原子彈的人物，到處受人家隆重的優禮，回頭再看看國內的尊師運動，真要倒抽一口冷氣。

新時代的文學專家，已經把古老的說文改造了。他說：現在不配講六書，單講諧聲一義就夠了。舉幾個例：槍者搶也，有了槍纔能搶奪敵人的地盤和一切要搶的物資。筆者癩也，單會搥筆而不會做其他工作的人，應該要餓癩肚皮，終於被人吃癩。

## 一條隱士的路

這是一九三七年秋間的事。

抗戰軍興，一紙停薪留職的公文，結束了我的公務人員的生活。爲了生活費落了空，只得在警報聲中，繞着道，拋棄了行李什物，步行了十天，好不容易打回老家去。

偏僻的故鄉，平靜如死水，好像還不知道這次戰事的來臨，雖然也曾爲了軍隊過境，鄰縣受轟炸，而在這死水池中激起了微弱的浪花，但不久又復

薪水者心思也，薪水充足的人，隨時可以想得出口思，如果薪水不够生活，也就不能培養心思。

我當然是被吃癩者之一，更提不起心思做文，今天見到覺悟的微文題目，就胡亂寫了一點，所引的理論，不能算作標準，見仁見智，希望讀者自己去理會。末了，我要忠實地告訴讀者，人生應該走的路，是要找尋將來的光明大道，如果走上老輩已經走過的舊路，或電燈照耀着的暫時光明的路，那你將來非走到走頭無路不可。

## 鉏東

平靜如故了。

初到家裏，覺得在亂世中骨肉團聚，倍形親切；多年的老友，朝夕晤談，更是快慰。幾乎把僅僅一江之隔的地方，正在進行着的砲火連天的戰爭忘掉。

然而日子一長，問題便來了，如何維持生活呢？戰事愈趨愈烈，一時不見有停止的樣兒，生活程度的高漲，也一刻緊似一刻，已瀕破產的農村，日

見其動盪不安了，受了戰爭影響而失業的我，也跟着動盪不安了，覺得非找一個職業不可。

恰好老友某君，爲了適應地方的需要，創辦了一所補習學校，專收初中程度學生，知道我正在「動腦筋」，便把我拉了進去，擔任了數理方面的課程，校舍借在本村的一所小學裏，學生三十多人，班數却分得不少，除初中三班外，還有已在初中畢業而再來補習的，僅僅我們兩個人，也實在有些忙不過來，所好兩人志同道合，平日很談得來，精神上倒也痛快，然而教書生涯是苦的，待遇尤其說不上，靠着幾個不甚可靠的經費收入，實在有限得很。

辦了一年之後，我的朋友臨時有了個經商的機會，便「棄之如遺」的把校務一齊甩在我身上走了，我失去了一個同道合的人，精神上便感覺不痛快，不得已維持到學期終了，便宣告了停辦。

我的朋友知道了這事，覺得很抱歉，便又把我介紹進了一個教會學校，擔任了初中部的教職，待遇是每月元麥兩擔，我覺得條件還適合，便答應了他。

## 〔散文〕 一條隱士的路

不料等到開學到校，那種教會學校的派頭，很有些看不慣，一切學校行政，都拿在幾個不明教育原理的特殊階級——神甫手裏，他們除教學生讀書之外，便是宣傳教義，勸他們入教，校外的事情是完全隔絕了的。便是教員和外面有了較多的接觸，學期終了便有解聘的可能，校內階級是分明的，就是：校主——校長——學生——校役——教員。教員是占着末一位，地位在校役之下，爲了找事不容易，——尤其在敵人爪牙之下，想不做偽組織的事，——只得咬着牙磨着性子忍受，一直過了三年，完全隔絕的，與世無爭的，一天到晚在教書、改卷、吃飯中討生活，好容易盼望着勝利的到來。

這是我在抗戰期內所走的路。——一條隱士般生活的路。

我很慚愧在這大時代中，我毫無直接貢獻於抗戰，一直過着逃避現實的隱士般的教書生涯，現在我們的職業是復員了，我願意從今天起，把過去丟開，努力從事我的本位工作，決不放鬆一點，以期稍有補於社會、於國家、於人民，來贖我過去逃避現實的罪過。

## 家

## 厲生

先父年十三就孑身到松江學習手藝，我家祖代清寒可知。這話都是我父親生前告訴給我們聽的。

父親學的手藝是彫刻，這種彫刻是專替人家造屋時彫樑柱等的。父親沉默寡言，精心藝術，後來就自己設了一所作場，在浦東爛泥渡，後來生意漸漸興旺起來，父親又克勤克儉，所以「李順記彫花作」在浦東爛泥渡也有了些小名氣，無論烟紙店送「火油」（那時浦東還沒電燈）米店送米，菜館叫菜，祇要說「李順記彫花作」，他們不必問地址就立刻送到我們家裏來，這樣一來貧苦的親戚死了人，一時沒有錢買棺材也請我的父親說項代爲賒欠，隔壁潘家嫁女兒也請我父親向南貨店代爲賒欠海味，父親不便推託，都去效勞，結果賠累了許多錢。

面東的四間平房，建造在浦東鬧市的小街裏，這便是我生於斯、長於斯、歌哭於斯的「家」。並且現在我蔭襲着父親的辛勞結晶的遺產，而仍住在這裏。

在一個手藝人，勤儉勞苦而建造這四間平房，確乎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爲了這，我那可憐的慈母，曾經告訴過我：

「你的父親曾經在浦東富室張陳兩家造屋時，替他們彫刻，當時有二桌檯子吃飯的彫刻匠，都歸你父親帶領，並且還有許多學生意，晚上，自己家裏再做夜作。」

我的母親是續室，先前生我長兄的母親姓張，據年老的戚屬告訴我，哥哥的母親死在民國九年的大疫裏，洩瀉不止，後來把雅片來醫治，結果給醫死了。

哥哥現在在上海電力公司任職，和嫂嫂姪子住在滬西，身體非常瘦弱，姪子很聰明，但嫂嫂犯了賭病，祇想又麻將。

我的哥哥讀到高小三年後，（那時高小有三年）畢業後，就專心讀英文，英文給他研究得很好，但中文却很平常，他年幼的時候，很喜出風頭，曾經

當連保衛團隊長，後來革命軍到上海，他負了槍去搶總巡。（就是現在的浦東分局）搶到許多子彈，後來結了婚便把槍繳給保衛團，子彈也送給保衛團，那時保衛團在浦東陸家嘴。

哥哥要攀親的時候，有許多的媒人，拿了人家小姐的八字來給我的母親評，後來對了一家鄉下姑娘，姓陸，不料這個我的陸姓未婚嫂，不及過門，患病死了！我的母親十分惋惜。

當第二個嫂嫂嫁給我哥哥時，正當我家興旺的時候，許多親屬來的很多，我們請他們吃了三天好飯菜，那時用去了壹千多圓銀洋，人家都誇說我家小康。

戰事前，哥哥白天公司任職，晚上再教授英文，每月有百把塊錢進帳，米祇十元一擔，於是生了姪子佣奶媽，冷天生火爐，十分舒服。戰爭以後，哥哥不會把餘錢做生意，漸漸用完了，現在也聊資渡過罷了。

我那可憐的母親，在民國廿一年正當上海一八二八打仗的一年，生產後病得很利害，瀕危的時候，對我說：「你們這些可憐兒啊！我將要死了，你們

的苦境正長呢！」我正在吃晚飯，不覺涔涔的落下許多清淚來。

母親產後祇是瀉，父親請了上海有名的女科，記得到浦東來要八元八角，幾乎一擔米價，但是也終於無效，在九月十六危險到萬分的早上，我在那天清晨背了書包要上學去時，父親說：「寶呀！今天你不要去了，你母親的病厲害極了。」我聽到祇是流淚，心裏刀割針刺一般。

母親臨死的時候，捏住了我的手，叫我的名字，接續不斷，我祇是嗚嗚咽咽的哭泣，但是這緊張的悲絕慘絕的局面，終於展開了，——母親死了！我祇十一歲，妹妹才四歲，妹妹拿了手帕哭着：「親娘！親娘！」許多鄰居和親屬都說：「慘！慘！慘！」

從此我成了無娘囡了，從此我嘗到人世間最慘苦的生活，把我小小的心靈擊破了，從此我受到了最無人道的後母虐待生活，我那可憐的妹妹也由這種生活裏鍛鍊出來，一直到現在！

後母比父親小三十歲，所以名為夫妻，很像父女，如此以後，我們的家就顯得十分畸形起來，有

許多親戚也說父親這麼大的歲數，娶這樣年輕的續弦，很不相配。

後母是海門人，出身寒微，她哥哥是做小工的，所以我們都瞧不起她連家裏的學徒也瞧不起她。

後母起先還對我們很客氣，後來父親太寵容她了，她便漸漸虐待我們，有一次把藤條抽得我渾身青紫並不許我睡，給隔鄰潘姓鄰居看見了，大聲叱咤！四鄰聽見了，都抱不平，同聲指斥，後母嚇得躲在房裏不敢出來，這一次連哥哥也給鄰居指斥，說他不肯仗義執言，任異母凌虐，那裏知道如此以後，後母非但惡性不改，反變本加厲，有時反叫了我的姨母來，強詞奪理的說我壞話，順手再拿藤條打，使旁人無話可說，我的姨母是懦弱得很的，不敢同她爭論，背着面祇是哭泣，此後她不再替我洗衣，做鞋子。衣服我自己洗，鞋子請父親買。自從後母到我家後，她把錢接濟她不肖的兄弟，並且自己也學了賭，把我父親積蓄的錢，（本想到鄉下造樓房的）後來也化完了，一方面因為人家造屋都用西式了，所以彫刻幾無形中淘汰了。

後來父親改業開了一家壽器肆，後母也搬到店

裏，我也因戰時而失學，經哥哥介紹到上海去學醫生，學醫生是我自己的動機，因為看到母親的病，醫生治不好，才發憤學的，在未學醫生前，我把藥性（本草），湯頭歌訣，和脈訣等都看熟了，所以夫子大人非常歡喜，當天叫我替他寫方子，他叫出字句藥性，我便寫出來，結果祇寫錯了一個字，到那裏一個多月，我已替先生代診了。

當我學醫時，正是我家裏鬧得最厲害的時候，原來後母漸漸不安份起來，她的哥哥嫂嫂天天厚着面皮，到我們店裏來吃飯，把父親氣得瘦了許多。

好容易捱過了滿師的期限，我就回到家裏，但是沒有本錢製辦藥物衣服去治病，我就住到父親店裏，有時也替鄰店治病，却治好了多人。不料後母見我住在店裏，如眼中之釘，連絡了許多流氓要痛打我一頓，我祇能回到老宅，後來父親給我二百元，我就置備了一些藥品衣服開始行醫！

去年父親生了痢疾，那時我逃難到川沙（是時空襲甚劇），後母非但不替父親治療，反惡聲相向，我山川沙回來後，悉心調治，父親已經好了許多，但是後母不肯好好替父親調攝，並且操縱財權，

不肯給錢予父親零用，父親負疾操業，終於舊病復發，不治而亡了！

如此我的家益發破碎了，後母更加猖獗，拜流氓潑婦做過房娘，合了幾個潑婦威嚇我，我無法可想，寫了呈子送到警局備案，後來她又來了，領了許多潑婦，聲勢涵湧，我的妹妹看看不好，報了警局，由警察押着一同到局，經局員訊問時，她的舉動完全像白相女人一般，給局員判她在監裏監她一夜，並且還括她幾個耳光，但是她還不肯罷休！

## 不堪回首話舊居

我在鄉間古老寬大的家中享受了我整個的甜蜜的童年——十二年，從沒有感覺到光陰過得太快或者經得太慢過，也沒有對那種生活方式懷疑過。現在想起來雖然知道那種家庭並不是健康的標準家庭，而且童年時代過那種過分悠閒過分鬆弛的生活，對於今日處於這擾攘的世界中的我也沒有好處，然而對那些優遊的歲月，仍是非常懷念。

據我的祖父說我們的一族是洪楊之亂時從江南

〔散文〕 不堪回首話舊居

現在我不再怕她了，我有我的本領自活，她惡毒的虐待使我養成堅決自立的精神。

現在我在困苦的荆棘中籌備組織我新的家，現在我有了一個「她」，她是我的未婚妻，我們訂婚的時候她十四歲，我十三歲，她有父、母、姊、妹、弟，她的脾氣起初很暴躁，後來看到我困苦的精神，她給我感動了，可以說已經「心心相印」了。現在我真在籌備組織我理想完美的「家」。來寄託我半身潦倒慘苦的生活。

## 尤靜生

遷來江北的。我家的住宅也就是那時興建的，已有百多年的歷史，因為我的曾高祖耗費了半生精力，大事修理，所以至今毫無頹敗的現象。

大門口一對石鼓伴着兩扇寫着「毗陵世澤，鴻博家聲」八個字的黑漆大門，很是莊嚴。自從八歲時聽先生解釋了門聯的字義之後，每次經過大門，「榮宗耀祖」「光大門第」等封建的家族意識的話就隱隱地佔據了我的幼稚的心。

和大門對直的是一條直通內宅的長巷子，兩邊夾着高牆，地下滿是青苔，陰暗得很。一天晚上，我冒險穿過黑森森的巷子到前面去，走到一個花壇下面，忽然蝴蝶花叢中跳出一個黑貓似的東西來，嚇得我回頭便跑。一面跑一面嚷着有妖怪，害得六家都點了火在巷子裏尋。

巷子跑完了就是東廂房前面的涼棚，這在我家算是要衝之地，南面大門，北通廚房和後門，僕人來來往往都從這裏經過。偶然有穿蓑衣拿魚籃的漁人，賣布的蠻子，（後來才曉得那是金沙海門一帶的人，他們口音與江南人接近。）賣洋貨的貨郎，賣假珠寶的女人，會拉胡琴唱小調的算命瞎子到這裏來做祖母的生意，我就懷着看老虎獅子的好奇的心情，站在祖母背後注視他們。

我家最好玩的地方還是花園，那裏有竹林，有假山，還有滌塵居，桐陰館，鶴與琴書之室等佈置得很雅緻的房子。滌塵居是祖父的書室，祖父最恨收租賬目和柴米油鹽等塵俗之事，所以把那些事全托了賬房先生管，自己鎖日在滌塵居裏作畫寫字讀書，以滌俗塵。鶴與琴書之室是父親的書室，父親

除了在外面辦事外，就在這裏讀讀嚴復林紆或者巴金冰心的書，過着別人羨慕而他自己却認爲無聊寂寞的生活。這室中琴和書是有的，只是沒有鶴。祖父因爲真鶴得之不易，屢次用木頭用銅製假鶴又都沒有成功，所以稱這小花園叫鶴逸園，表示這園裏從前是有鶴的。

鶴逸園是祖父一手佈置管理的，享受較多的却是我。我的書房在花園前面，來去都須經過花園，爲了看荷葉上的露珠草木的新芽而在園裏就擱一個半個鐘頭是常有的事。十歲時換了位和藹的教書先生，我索性請先生把書房搬到鶴與琴書之室裏去。花園裏雖沒有人，却有花鳥竹木與我作伴，看看在花下互相追逐的小鳥與隨風飄蕩的落花，聽聽石縫裏的蟲鳴與雨打荷葉的脆聲，頗不寂寞。這是我在家裏的最快樂的生活，因爲那時抗戰已開始了，只是還沒有影響到我們那隱僻的地方而已。

當日人的鐵騎踏到了蘇北，距我家十二里的鎮上已駐了一隊日兵時，我們一家便長別了古老的家而逃亡，童年時的悠閒的生活也與我長別了。經過日本兵五次三番的光臨，土匪們朝朝暮暮的洗劫，



器物固然散失淨盡，房屋也只剩了三間堂屋孤立在被野藤蔓草所蒙絡的斷瓦殘垣之間。

近來生活逼人愈甚，抗戰雖已勝利，歸鄉的希望仍渺茫得很。一家人擠在人家的四間客廳裏挨着過日子，父親日在煩燥中，幾乎連讀書的心情也沒

## 霧 與 家

空氣中的灰塵驟遇寒冷而凝成霧。

傍晚，陳家橋及其附近的郊野，又落在濃霧中了。那藜莽荒穢的劫後之景，暫且披上了灰白的外衣。

本來，站在陳家橋壩，就可以望見東南面的一帶紅磚牆了，牆內的第二間屋子是我的家，但有了霧，便覺得兩端有着不可測的遼遠的距離，說得誇張一點，則我的家，似乎是在白雲深處。

這裏離開熱鬧的中心區有數里之遙，是屬於公用性的交通工具尙欠缺的南市市郊，天天往來跋涉，確很費力。至於我的家所以會搬到這裏來：避煩贅嗎？不！這裏離開花園港的渡頭最近，時時有浦

有了。祖父每晚記豆腐賬，每記必嘆物價貴，塵俗滿身簡直無從滌起來。我雖以樂天自命，然也禁不住要爲未來的生活發愁。

那些已過的優遊歲月中的輕烟般的往事，而今只有在夢中重溫了。可惜便是夢中重溫也不容易。

## 熹 亮

東來的担柴挑菜者的邪許之聲傳來。愛清淨嗎？不！這裏尋不見一座莊嚴的梵宇佛門。學高雅嗎？這裏又沒有足供登臨的園林泉石之勝。這裏是幾經兵燹之地，斷垣殘壁多於堪避風雨的房屋；所以，當初搬家來這裏的時候，心中便不免有一種戰敗的散騎落荒而走般的悽惶感。

住的恐慌不自今日始，而實由於一般二房東的佔有慾及希冀獲得非分的利益有以致之。八年中間我搬三次家，其原因則如出一轍，到現在，那因搬家而引起的一些慘傷的往事還鮮明地留在記憶裏。

我不會忘記，我永遠的不會忘記，我母親這樣，妻也如此，那是在三十年的暮春，家由康悌路搬

到了辣斐德路，剛住了三個月光景，二房東便下逐客令了。

那時正在敵偽轟張期間，民生日漸困苦，軋米之風已起，每天一至午夜，便有人擠在米店門前，直到清晨店門開了，店中人出來在每個人的肩頭劃了號碼，依次購得不敷一人二日食的糙米為止。假使去晏了排在一長蛇一尾上，你就莫想購得，搶前呢？無情的皮鞭會重重地落在頭臉上，除非你是與執鞭者有些緣故的「黃牛黨」。曾經有一個孕婦，給「黃牛」擠軋在後面，她大呼着搶前，結果是給抽了兩皮鞭，她猶倔強，接着小腹上又給踢了一腳，始痛極踏地，世界上的人道與公理之被毀滅，其方式也許就類於此！爲着以上種種緣故，又爲着要減輕她的無父的獨子家庭日常生活的負荷，我的白髮盈鬢的母親，於晚飯後假寐一些時候，待近午夜，便偷偷地起來拿了米袋，輕輕地帶上門，到弄對面的米店門前排隊去了。

那知這便成了二房東下逐客令的藉口：「深更半夜出門，容易招致盜賊，我相信出了事，你們是無法担擋的，還是請出吧！」

妻聽了很憤懣，第二天下午，便抱着曼兒，去南市尋召租的空屋，結果，屋子是尋到了，租下了，可是曼兒却在中途感受風寒，生起病來，一星期後，竟變成腦膜炎，這條可憐的小生命，就爲一住的問題「犧牲」了。

那具黃沙色的木盒，似乎盛着母親、妻、及我的心肝，在那個有霧的傍晚，給送進了可代爲埋葬的善堂。

所以霧，尤其是傍晚的霧，它給我的印象，實在太深了。

想着，走着，過了陳家橋。霧漸淡，已可隱約看見就近的水窪，和兀立窪中的半段殘壁，而隙中小草，臨風瑟縮，益令人感到淒迷荒冷，目中似收進了揚州小孤山的影子。

走進門，剛踏上扶梯，就聽得妻與母親在吵嘴，原因是妻一個子洗衣燒飯領孩子忙不過來，說母親不肯僱僕人，母親則說近來物價飛漲，食米尤甚，節省還來不及，那可再來浪費，增加食指，而重蹈八年來當、借、賣的覆轍呢？

我默默地在椅上坐下，也不去勸慰，祇可責備

着自己的進益太少，怨恨着物價變動太快，擔憂着  
軋米之風的重起。

窗外的霧散了，停泊於南浦的戰艦上的桅燈，

## 理想的家

李方正

已閃着紅艷的光亮。但，家中的愁霧——那苦難的  
瑣屑，遇到了人情的冷，世態的涼，而凝成的家中  
的愁霧，幾時散呢？

在一條幽靜的S路上，有一幢花園小洋房，這  
便是十年後的家。

我辦公完畢，從寫字間出來，經過煩囂的市區  
，回到了S路，因為這裏環境幽靜，空氣也比較新  
鮮，我一天的疲勞到這時候已大部忘却了。

走到了家門，我用手輕輕按着門口的電鈴，不  
久那大門開了。我進了門，首先映在眼簾的，便  
是幾個活潑的孩子。他們正在草地上踢小球，看見  
了我便飛奔地撲到我身上來，高聲叫着『爸爸！爸  
爸！』那幾個孩子可愛極了，健康活潑，終年很少  
疾病。這是母親在平時對於他們身體注意的效果。

我進了裏門見年老的父母都在，互相招呼了再  
走上樓去。這時候我的妻已站在梯口，叫着我的名  
字。當我走到樓上，她便微笑說：『你辛苦了。』

〔散文〕理想的家

我也微笑着，說：『你在家中也够忙了。』真  
的，她從清早起來到深晚睡覺，一天的家務也很忙  
碌。雖然家中已有兩個僕人，但是她都得親自指揮  
他們工作。孩子打扮得很美麗，有時候溫習他們的  
功課，或帶他們出去遊玩。那個燒飯的女僕不會燒  
美味的菜，所以菜也是由她自己設計，自己去燒。

她是某高中畢業的，是我們自由戀愛才結婚。  
她平時時候裝束很樸素，不愛虛榮，不搽粉，不燙髮  
，也不常打牌。但是却很能交際，應酬的地方少不  
了她同去。因為她曾在內地住過多年，受過一番鍛  
鍊，很能克苦耐勞。起初，她還在學校裏教書，後  
來生了孩子，不能把孩子完全交給僕人管理，便回  
到廚房裏來，管理家務。

我家裏的人都能諒解，父母不干涉家政，不過

有時候以婉言指示我們。我們也很孝敬父母。我和妻從來沒有因小事而爭吵過。她用錢也很節省，即使在經濟困難時，她也能出去工作，所以經濟方面我也很安心。

我們的生活很有規律，也很有藝術化和趣味化，早上從來不晏起，早餐却不一定要煮粥吃。有時候給孩子們吃了幾塊蛋糕一杯牛奶便叫他們上學去。我吃了一杯咖啡一只麵包就出去辦公。這樣可以簡便得多。中餐我不常在家吃的，所以晚餐她備得特別豐富。但是也很簡單，不一定要燒許多菜。我喜歡有時候吃炒麵，有時候吃包子，有時候烘幾片麵包夾了白脫和肉片吃，就算一頓晚餐。她往往把幾盆菜裝飾得很美觀，譬如炒麵上面，她也要放一些紅色的蕃茄，綠色的青菜。因為這樣可以增進食慾。她也懂得時時變換口味。有時候以雞絲炒麵，有時候却用蝦仁，有時候用火腿。如果吃糰子，她也能想出各種不同的餡來，做給我吃。

她把房間佈置得很整潔美觀。桌上每天插一枝鮮花。壁上的字畫也時常去更換。有時候我們自己畫了幾幅掛起來。

在傍晚，我們常到馬路上去散步，談談笑笑，身心很是暢快。到了星期，我們全家的人或是作郊遊，或是一同看戲劇電影。我們都不喜歡作賭博性的娛樂，因為這反能傷身心而且損失金錢。

有一次，我有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很是氣惱，進了家門一直走到樓上，沒有和妻講話。但是她却能百般安慰我，於是氣惱不久就消失了。

我們曾害過幾次病。當我病的時候，她真像一個看護，日夜服侍在旁，並且講許多笑話給我聽，以解寂寞。她害病的時候，我也時時安慰她，不時替她打針、量熱度、自己到藥房去買藥。因為這樣，所以我們害病時不覺得痛苦，似乎痊愈得很快。我覺得這家庭融洽極了，生活在這樣的家中，才稱得上美滿愉快。這真是我理想的家庭。

## 一個兵的家

甯生

想當初，棄家不顧，一個人形單影隻赤手空拳的出來當兵，到現在，徒嘆「歲月不居」，已是三年了。三年來，身在千里之外，戎馬之間，但無日不想起家；似乎家之與我，其間連繫着一根不會斷的血統的情感之線。關於家的一切——我所知道的一切往事，都一絲絲，一點點印在我的腦際，三年來所以常常會遐想起家，也許是這種印象深刻關係親切的緣故吧。

我的想家，并不像一般人那樣，爲了家的可愛、溫馨；掛念年老的父母，或難忘紅顏的嬌妻，而斷不掉那親愛纏綿的戀意。我却沒有這種福氣來蘊有這種美滿的相思；而我所以忖家，只是一種悲傷的回憶，因爲家太冷落太淒涼了，——家裏冷清，沒有一個人，父母弟妹，他們都安眠在荒烟蔓草的鄉土的「黃泉之下」，有的只是先父手上遺留下來的數畝薄田，一棟破敗的店屋和一些舊爛的用具器皿而已，這樣衰落的家門，微弱的家祚，僅剩有孤零零的我，算是一根延續家嗣的苗，但我還要出來當兵！別人看來，這實在覺得危險。因爲這樣的一個家，簡直是一枝風前的火燭，擋得不週密，就要

### 【散文】一個兵的家

熄滅！然而我不以爲意，不作「孝子無後」的恐慌，所悲傷的只是身世的孤苦。

回想在十五年前，家，還是一個美滿的樂園，有祖父母，父母弟妹，一家六口，是個小康的農家，但也融融一堂，可是就從這時候——民國廿年起，家園開始惡劣而逐漸衰落了。

現在我且從不堪回首的記憶中回憶出家的悲劇來：民國二十年，家鄉兵亂馬反，正是「赤匪」作亂之時，赤禍所至，不但「廬舍爲墟」，而且還「血流成渠」，簡直是滿目淒涼！家，就在這個時代環境下爲「赤禍」摧殘了，因爲我家是在贛東山地上的一個鄉鎮——八都，這裏，是「紅」「白」交界線，所以遭劫了。又因那時初行「保甲制度」我父親是第一任保長，保長的任務當時主要的辦「兵差」，而這是直接間接幫助國軍圍剿的進行的，因而得罪了匪方，遂招致「家破人亡」的大禍。

一個滿天星斗的夏夜，我記得是廿一年六月初六日的夜半，赤匪以「一網打盡」的毒計，「掩旗息鼓」靜悄悄地來了數十個匪衆，把我家迅速地包圍起來，破門衝殺而入；本想以「全家抄斬雞犬不

留」的方式，來把一家人全部澈底「解決」。但幸「天不絕人」。恰巧這天晚上只有兩人在家，其餘的事先聞風逃走了。不幸這兩人當時做了赤匪「刀下之鬼」。那便是我母親和弟弟的死難，想起母親那方方的慈祥面貌和弟弟那天真活潑的「孩子氣」，印象如昨，但是彈指間他們却死了十多年了。

從這夜「一家破人亡」的慘變以後，接着又是祖母在逃難中病逝；於是一家六口去了一半，活着一半是祖父，父親和我，當時人家都叫我家「三代人」，意思是上有蕭蕭白髮年登古稀的祖父，中有中年的父親，下有幼弱孺子的我，三代一家，這簡直是一幅「全家福」的圖，但是那裏有「福」，老少強弱，適足顯示劫後的淒慘的殘局。

殘局還不能久保！廿三年祖父又溘然病逝，但「人老命不長」，這雖悲哀而可譬喻得開，最大的不幸是廿五年父親暴病而死，天奪了我惟有的一个撫育的人真使我感到莫大的悲慟。那時我雖年幼，但我却知道：全家只有我這一代的悲哀的。我還記得父親臨死時那悲慘的情形：他喉嚨啞了，不能說話，而眼睛裏射出最後的一閃光，呆呆的對我看

看，滾出幾點最後的淚珠顯出十分的哀傷，我站在床前，懂得他充滿哀傷的眼光射在我身上，是表示他一生的希望付託在我身上的。那充滿悲傷的眼淚正表示出他悲傷的淒慘和我的可憐！

從此以後，我是個「六親無靠」的孤兒，獨倚寒門，茕然一身，一年一年在苦難中長成，直至前年——三十三年八月才忍心離開這淒涼的家，淒然出來從軍。

想起臨離家的那一天，對蕭條的門庭，冷落的家園，內心真有說不出的悲哀。一般家族的長輩都對我一出門「表示憐憫而加以阻止。有的說：「人家三兒四弟，挨到壯丁是沒辦法；你是獨子何苦出去！」有的說：「小孩子真不懂事，這樣的年成，出外什麼？」有的說：「你有田有地，自己又會教書，在家不好！早點討起親來，成起家！」這些話却阻止不了我堅決的意志。但我深深認爲這些話都是婆心婉言的真話。

當踏上和家告別的路上，萬端的悲哀湧上了心頭。喉嚨哽了，說不出一句和親友告別的話。只是兩眼流着辛酸的淚，一步一回首地忍心和家分別了

，現在想來，當初這樣硬着心腸的走出來，雖說是爲了「赴國難」的壯志，但毋寧說是爲家的淒涼，而不願孤寒在寂寞的環境中啊！

現在，抗戰已經勝利結束，軍事復員就要開始實施，有家的同志，他們有機會退伍歸家，重敘家庭的快樂，重溫舊日的溫情，惟有我，有家不願歸，等於「無家可歸」，因爲回到那淒涼的家，沒有快樂，只有悲苦；沒有溫情，只有冷意。

## 新 生

僑滙是斷絕了，三年來，金龍嫂老是在苦難中打滾着，受盡了人家的冷視奚落，但她一直忍着，像一隻負了重的駱駝，整天爲生活而勞動着。

以前，她是多麼地奢侈，裝飾賭博閒談是她消耗日子的方法，「南洋錢按月地寄回來給她儘情地花費也不完，一家三口過得那麼快活。要是金龍回來了這小小的家更加溫暖了，帶回來的許多南洋貨更使她享受不了。呀！金龍嫂是「番客嬌」啊，「番客嬌」這名詞多麼地炫耀，受了多少人的欣慕。

本來，家是人的歸宿的處所，安樂休養的巢穴；家裏，有人生的意味，天倫的快樂；但是我回家，又有甚麼快樂？又有什麼意味？三年來在外面受訓，抗戰的故事和一切悲歡苦甜之情，回去向誰去訴？誰會來聽？所以回家觸景傷情，反加悽楚，反添悲哀！

家雖是棲身之所，但我如今却已是一隻「無枝可依」的零飄的鳥啊！

## 古 口

太平洋戰事的爆發，毀滅了她昔日的安樂，打破了她過去醉生夢死的生活。爲了求生存只有自力更生。她漸漸地學會了種田、割草、挑糞，她與大女兒拚命地耕種着，八歲的小兒子安順也幫忙着看牛、拾糞，在一家努力下：靠着幾畝的薄田——這在以前她視爲不值一文的田，勉強維持了三餐。起初，她是感覺十分痛苦，肩上挑不上幾十斤就要跌倒，下到田裏不久就要頭昏眼花，漸漸成習慣了，以後她無論什麼都負担得起。許多人都稱讚她比

一個男人還強了！而她只是沉默地工作着，內心蘊藏着無限的痛苦，爲了費用的不夠，她於暗地中賣去了許多衣服了，幾次的要向人家借錢都受到拒絕與冷語，每次她的心是幾乎碎了，然而她熱烈地希望着戰爭的結束，僑滙的趕快流通，禱祝她的金龍能平安地活着。

勝利了，第一批的僑信從遙遠的海外飛回，帶着主人生死的消息，像雪片一樣飄落在故土，飄落在祖國的老家。金龍的平安信到了，在信中他細訴着數年來的想念與他如何在砲火中得到殘生，現在

## 小樓夜雨

楊素華

夜雨欺客夢，醒來時滿腔幽怨。淅淅瀝瀝的雨聲，點點滴到空寂的心上。似夢非夢而夢着的，是怎樣解決筆硯的生活。一想到筆，就聯想到棘尖，多麼瘦削嶙峋呵！筆的象徵就是文人的影像，書生肩瘦，原是自謙屆時乏力的意思，可是在實際上，却成爲窮困的形容詞，多麼難看呢，想到這裏，我忽然笑了。

寄回五十萬元，如輪便即欲返家……金龍嫂喜歡得幾乎發了狂，以後金龍嫂的名字響亮在村中每一角落，許多人都來爲她道賀，來奉承她，金龍嫂的心是笑了。數年的痛苦，現在可以安慰了！

春耕了！小安順這學期已送入學了，金龍嫂添建了幾畝田，愉快地照舊種田挑糞，在旁邊的人暗地笑她是「騾驢骨」，不知享福，而她感覺自己是深深受教訓了，幸福是不能常保的，依賴安逸將有一天受着苦，她於戰爭中鍛鍊得堅強而獨立了，她是於戰爭中新生了！

窗外的雨聲，依舊似羣鬼在小語。誰家的樓上，琴音悽婉飄渺。廣大的宇宙，這時只感到生命細如苧絲，侷促在這扁舟也似的小樓上。天地黑濛濛，長夜漫漫，心情悒悒。在這時候，生命好像從廣漠的空間退避，誇大的慾望，隱晦潛蹤，無名的哀愁，却在心底盤旋，模糊的意識，忽然想起一隻歌來：「莫使野心家，嘲笑他們的艱辛，他們的命運



，他們簡短的一生。莫使豪華帶着輕蔑的笑容而聽。」「這歌聲從心底低吟出來，似小蒼蠅叫的細聲，微弱得自己的耳朵只覺得哼哼的音響。可是這哼哼的音響，又似帶出了胸中的悶氣來，心裏稍覺暢舒些。於是索性高聲唱起來，但是越唱越覺得一陣陣悽惻的感情浮動起來了，滿心被酸楚的氣氛包圍住了。詩歌的藝術，一達到悲涼絕頂的境地，人們的



## 小說

### 慈母心

勝利的消息，給上海帶來了新生以後，友人M爲國殉難的惡耗亦證實了！

是五年前的一個中午，我記得很清楚，M給如虎如狼的敵憲兵，押上一輛黑色的汽車疾駛而去，從此他就這樣地失蹤了！

在以後的許多日子裏，我們天天盼望着能有一些好音傳來，因爲他底白髮老母，憂子成病，而且

感覺便被帶至虛渺的境界，那無可復加的悽惻，無可形容的寂寞，使人萬緣空寂。最後如同敲着木魚的孤僧獨步空谷，山靈傳聲，木魚不敲，仍有餘音在耳畔繚繞。身心飄飄然像一片落葉隨風飛舞了。漸漸地我的精神安靜了，窗外的雨聲，續續不斷，這扁舟也似的小樓，彷彿在大海中航行，風平浪靜，我又悠悠然入夢了。

### 德卿

祇有這麼一個兒子，五年來，我們真像「柏林之圍」裏的衛醫生和孫女，天天製造一些不正確的消息，安慰她老人家，說是M在大後方工作，現在不能回來，在天快亮的時候，我們更這樣說：「在光明的日子到來，M一定會回來的！」

這位風燭殘年的老婦人，居然亦漸漸地相信起來，有一次，她流着淚，用着顫動的聲音對我們說

：「我相信你們的話，我底M他一定會回來！」那時，我們的內心十分痛苦，因為M的生死，雖是一個謎，但消息的石沉大海，總不是一個佳兆，有時我們亦祇得相信宿命論，這樣地想：「老天總不會這樣安排吧！」然而現在消息傳來，一切都絕望了，一個青年把最寶貴的生命，慷慨地獻給國家，他撇下了老母，不顧一切的走了！

× × ×

是一個星期日的早晨，我踏着沉重的步伐，匆匆地趕到M的故居去，我準備把這個不幸的消息，告訴給他的母親聽。

一踏進門，M的母親就招呼着我，在平日她是經年與病榻作伴，今天却意外地起了床，我猜想她或許從那裏聽到了關於M的消息。

「×先生，天亮了！真的會有這麼一天！」

「唔！」我勉強帶着笑容含糊地回答。

「前天隔壁人家的兒子，已從重慶坐了飛機回到上海，我昨晚在夢中，見到M回來，他長得更大了，穿着戎裝……醒來後，我一夜未睡，但這不是夢，我的M他一定就要回來！」她興奮地說着。

這時M的遭遇，忽然一幕幕地像放映電影似的，很清晰地湧起在我底心頭，我似乎見到M在敵憲兵種種非刑的拷打下，迸出悲慘的呼聲！……我不能再想下去，我祇是低着頭。

「×先生，你和M好比手足一樣，五年不見了，這麼長的日子……」她依舊感慨地說下去。

「是的，五年了，我們足足有五個年頭沒有見面了！」我底語調變得沉重起來：

「你有什么心事吧？」她這時方才覺得我底神情，似呼有些異樣，「是的，這幾年來，亦累您了，但M回來以後，我一定告訴他。」

「伯母，我沒有什麼心事，不過……」我已按捺不住悲憤的情緒，數年來鬱積着的痛苦像一座火山似的，立刻就要爆裂，我想衝口而出，告訴她：在這個世界上，您的兒子永遠不會回來了！

「不過什麼！×先生，上星期我替M算命，說是下月初一，就可以回到家裏……」她笑了，這是五年來我第一次見到的笑容，她讓兩行喜悅的眼淚，掛在面頰間，亦不用手帕去揩掉它。

「是的，M馬上就要回來，他是乘輪船來的，

所以比較飛機來得慢些，我走了，我去通知幾個朋友人替他接風！——我見到她底淚痕和笑容，我覺得自己應該再說一次謊，我把本來要說的話咽了下去，我立刻痛苦地站起身來向她告辭！

「怎麼說走，立刻就走，究竟是年青人，心急

## 父 母 心

你讀過託爾斯泰的復活嗎？我的母親正是書中的馬司洛娃，一個被遺棄的鄉下姑娘。

可憐的母親！自從我有知識的時候起，她就教我仇恨我從未見過面的父親。她死於貧病交迫下，還只有廿七歲，到如今十二年，我還記得她臨時對我說的話：

「孩子，你該永遠仇恨這個狠心的男子。他丟下了我，也丟下了你。他知道我已懷孕，就此跟我斷絕，跟另一個高貴的姑娘結婚。他們過着快樂的生活。我生下你來，幾次託人問他要點錢，他從不給回音。一個風雪的清早，我抱着你在他家門前等候了半天，却給門上的人攆走。我抱着你坐在雪地

得很……我的M亦是這樣……」當她送我走出大門的時候，我聽到她這樣咕嚕地說着。

走了幾步，我回過頭去，見她正倚着門向我招手，我向她揮手，我底熱淚已奪眶而出了！

## 施 瑛

裏哭泣，幾乎暈去。我離開了家鄉到這裏來，咬着牙撫養着你。可憐你還只有十歲，做娘的受苦够了，不能再照顧你了，上天保佑你長成。你總替苦命的媽出口悶氣！……」

我每次想到這幾句話，總不禁哽咽起來。然而我居然長大到如今廿二歲，而且能夠在大學畢業，我對於扶養我的那位李先生，說不盡的感謝，一邊我一直痛恨着我那不負責任的狠心的父親——那個荒唐的男人那裏是我的父親！我要替父他虐待的母親復仇！今天李先生又跟我談到母親，我含着感恩的眼淚說：

「老爹，我娘死了，我過了一年乞食似的生活

，如果那時不是你收留了我，我早死於溝壑，你對我恩重如山，……」

「我怎會找到你，那是受着一位朋友的囑託，從你母親住過的所在，一直找到這裏，照顧了你十二年，一切全是那位朋友的力量，我有什麼值得你說？」

「老爹，我不懂得你的意思。」

「那位朋友曾經做過一件負疚的事。接着他深懺悔，努力尋求補過的方法，然而已經遲了。他囑託了我，我只找到了你，往者已矣，他只能託我栽培你來表示他深心的懺悔，如今他可以安慰一點了。」

我的心跳得很厲害，我的聲音抖着。我希望不是什麼可怕的事實：「老爹，你可以告訴我那位朋友是誰嗎？」

## 石窟得寶記

鄉間，有一座美麗的小山，山裏充滿着許多彎彎曲曲的小徑，有的時候，當你瞎跑瞎跑着的時候，也許會跑到一條久已荒蕪了的路，那路的盡頭，

李老先生搖着花白的鬚，鎮靜地說：「他名叫沈承翰，是你生身的父親。」他看着我睜得很大的眼睛，又繼續說下去：「他對你母親負疚的事，一直在你的身上補過。他自己的妻在五年前死了，一個孩子也沒有，他不曾再續絃，過着孤零零的日子。他知道你已經長大，很想你跟他去團聚，就是相見一面也好。他時常含着淚吻你的照片——那是我寄給他的。但是他明白你仇恨他；你紀念母親之情愈切，對於他的仇恨愈深，我是知道的。可是孩子，他已經補過了！」

我的父親！從李老先生沉鬱的說話中，我可以想到他那懺悔和對於從未見過的愛戀之情。然而我的眼前，又浮起母親愁苦和怨憤的面影，我還是恨毒這個無情的傢伙！

## 張意

高高的蔓延着長春藤的石壁下，有一個洞門，二扇玉樣光澤的石門，緊緊的關着，令人頗涉遐思地想像到洞裏面，有着不可解的神秘的存在。

鄉間就那麼的存在着一個古老又美麗的傳說。

是一個青年人吧！大約和妻子吵了嘴，氣鼓鼓地從家中出來，走呀走的，不知不覺地就踏上那條到小山去的路徑了，他一邊想着，一邊低着頭走着，走着……。

天夜了，黑暗偷偷地掩覆了山的每一個角落，月亮靜靜地昇起來，照亮着前面的路徑。從山谷中吹出來和柔的微風，使小草們簌簌地抖動着。一排排高高低低不知名的樹，垂下着青色的小果，半山腰，白楊像鬼似的在尖嘯，岩端懸着幾隻松鼠，很疲乏地在嘆息。那時，路也走得不少了，氣也散了，一剎那間，忽然幼時從老祖母嘴中聽來的各種可怕的鬼怪故事，一齊湧上了心頭，他不自禁地抖擻了起來，他加勁地跑，很想跑下山來，趕回家中，可是跑呀跑的，直跑得滿頭大汗，他發現仍舊跑在那小路上，忽然間他憶起另一條可通的路來，就撲向那邊走去，可是，後來竟跑得路也盡了，路的盡頭，是一片大石壁，猛的抬頭一看，就發現了那個石門，那個永遠沒有人見到它開過的石門！月光照着，更顯得蒼白，神秘。

他呆住了。

從石門中傳出一種清曼的聲音，漸漸地一聲聲的加重，的確確，他恍惚地聽見有人在叫他的名字，連續不斷，從山的這邊，回響到山的那邊，他勉強鎮定自己，一望四周，沒有一個人影，遠處有小溪汩汩流着的聲音，落葉悉悉地響，像在嘆息生命的短促，一切都是很平靜，空氣沉寂到不能再沉寂，但是，他却感到一種奇異的恐懼，甚至使他記不清楚自己怎麼會走到這裏的。

他剛要拔腿飛跑，就聽到一個更響亮，更急迫的呼聲，『小惹！小惹！進來挑去這燈花。』四周望望依然不見人影。但是他看到了一個奇蹟，那千百個人都抬不動的石門，慢慢地自動的開了，隱約地在暗處，可以看到擺着一張桌子，和一個神龕，桌上一隻舊式的油燈，昏昏欲熄，那呼聲却依舊在旁叫着『挑去這個燈花！挑去這個燈花……』

這失去意識的青年人，忽然想到邪不勝正的念頭，『我可以去挑這個燈花，管它呢，生死自有天數，神保佑……』於是他決定下來。

他蹣跚地跨進石門，害怕地摸到桌邊，抖抖擻

攆趕快挑去燈花，微弱的燈光猝然如流星般的閃了一下，立刻驅去四周的黑暗，最使他驚異的，就是在桌邊，他看見一件東西了，這是如何可驚的遭遇呵！就在那燈旁放着一個金元寶，映着燈光閃閃發亮，一張黃色的土紙壓在底下，上面寫着：

『挑燈有功，賞金一錠，但和妻吵鬧，罰，滾下山去！』

他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甜蜜，驚訝在心頭激動，當然，見到錢是沒有一個不愛的，又何況是明明賞給他的，他極敏捷地揣入懷中，快活地張開着合不攏來的嘴，可是，終於陰沈的洞中的現實，使他恍悟過來，馬上使勁跳出洞外，說來也真巧，當他的最後一隻腳離開門時，只聽到背後一陣風聲，門就砰然的緊緊閉住，從此以後，那隱秘的石門，就永遠沒有再敞開過。

跨出門來，前面的小路仍是那麼靜靜的，好像

## 午餐

壓根兒沒有剛才那麼一會事的樣子，他迷惑地擦擦眼睛，那是夢麼？不，不是，摸摸懷中，冷冷又硬硬的元寶還在，猛的咬了一下手指，差點痛得叫出聲來，『真的不是夢嗎？』他問着自己，快活極了，急急忙忙地從小路趕回家去，落葉沙沙的在腳底下響，但是，走了半天依舊是辨不出路來，正在彷徨的時候，腳底下猛的被石頭絆了一交，一直從山上滾了下去，柔柔的小草中的石子，擦破了他的臉，四面一點抓不住什麼。滾到山下，天剛黎明，第一聲鷄聲開始叫了，他發現，前面遙遠的在出着烟的正是他的家！

歸家後，他巧妙地隱起那令人不相信的故事，直到他臨死的時候，纔完全告訴了家人。從此以後，那山邊更無人走了，那些小小的曲曲折折的山徑，更荒蕪了，因為錢固然可愛，丈夫們的性命更可愛啊！假使，石門不等他出來，便逕自關上了呢？

## 蘇羣

江海關的大鐘剛敲過了十二點，禮拜堂的尖頂

指着當空的紅日。五月了，天氣燥熱起來，雖然只

著了薄薄的單衫，可是身上却還不時的流着汗。

九江路在這初夏的中午，像一個懶散的女人，軟洋洋地打着瞌睡，太陽把路旁一些地方的柏油路曬溶開來，人們走在上面像踏着沙土一樣的鬆軟，幾個行人閒散地從馬路上走過去，靜靜地，一切都像要睡去，只有從左邊的南京路上，連續地傳來有軌電車的轟隆聲，汽車的粗野的喇叭聲，和人們的喊聲，使這條馬路愈顯得冷落、寂寞，雖然，這也屬於這都市的一條幹線，可是在這時，却像距離開都市遠遠的，遠遠的。

從西邊，一輛空的三輪車，也像給這沉寂的空氣所凝結住似的，緩緩的駛過來，一個看上去像已三十多歲的年青人，穿着洗得泛白的藍布短衫褲，做着胸，露出消瘦的肋骨，他的腳機械地上下着，右手不時的擦着額角的汗，很疲倦了，每一脚踏下去，總微微抬起另半個臀部，顯得頗吃力似的。

他抬頭看看紅日，太陽在他流汗的臉上閃着黑油油的光，這時已過了中午，他記得早晨只在家裏喝了兩碗稀飯，一付大餅油條就出來的，踏了這半天，肚子早餓了，他又計算着這上午一共才只做了

三個生意，三千多塊錢。爲了家裏的米已吃完了，早晨出來時，毛頭媽會關照做了生意就趕快把錢送回去，買米煮中飯，她並且說：我挨餓倒不要緊，只是毛頭，小毛頭，還有阿玲……他一想到，心裏就像給誰戳了一刀似的，要掉下淚來。他本不是一個一開始就踏三輪車的，年前他還在某商家的寫字間裏佔有一張寫字檯，可是時勢變了，靠筆頭吃飯的已再不能維持下去，偏偏毛頭媽的肚皮又不掙氣，結婚了六年，大大小小已生了四個孩子，沒有辦法，從去年秋天勝利後那家商號關了門，他也就順便改了行當。可是因爲自己的身子差，老是鬧病，長途又不能踏，因此生意並不如何好，而生活也就仍舊跟從前一樣，掙扎在飢餓與窮困當中。

這時他剛剛把錢送回去轉來，身上只留下了四百塊零錢，本想再做一個生意吃飯的，可是兜了一轉也沒碰着，而肚子早餓了，太陽光在他臉上閃着光，已是中午了。

在九江路江西路口的轉角，正擺着一個賣年糕的攤頭，緊靠着教堂的紅色的短牆。短牆裏，一棵

不知名的樹，把牠綠色的頭好奇地探到牆外來，太陽將繁茂的枝葉的影子，照射在這個攤上，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婦人，正在招攬着生意。

從西邊踏過來的那三輪車到這裏便停下了，從左邊揚着手踏到右邊來，下了車抹去額角上的汗，他把僅有的四百塊錢放在攤上，嘴裏說：『年糕。』

老婦人把籠蓋揭開來，劃着紅條子的年糕，在灰黑色的簾布上冒着熱氣，這雖不是如何美味的點心，可是在餓了頗久的人却是很能引起食慾的。老婦人用紙托着四塊年糕遞給了這個剛來的顧客。然而三輪車夫却以驚詫的口吻問着，『怎麼？只有四塊！』旁邊坐在車踏板上的一個黃包車夫。也正吃着一塊年糕，聽了便微帶譏諷的說：『早漲哪！你還沒知道，米啥價錢？』

是的，米買啥價錢？三輪車夫沒有話說的接了糕來，一口一口地咬着，他想：什麼東西全漲了，米突出了六萬元關，糕也漲了，賣到一百元一塊，眼前突然現出一幅可怕的畫圖，一個猙獰的巨人跨着大步走向他過來，像要捕捉他一樣，伸出毛茸茸的手，在這巨人的身後，被遺下一堆堆的骸骨和大

片的血跡……

他嚇得手一鬆，半塊糕便掉到地上，趕忙拾起來，揩去了泥，又重送到嘴裏。

這雖是那麼粗糙的食物，不甜也不鹹，非常無味的，可是他却滿意地嚼着，像預感到這樣的一頓午餐在將來也是不可得到的呵！

他又記起了，前幾天報上所載的，湖北省三十萬難民將成餓殍的消息……

但他終於把這頓午餐吃完了，其餘的人們在出勁地談着什麼物價高昂，活不下去的話，他也像沒有聽到，用衣袖抹了抹嘴，便跨上了車子。馬路在他的脚下迅疾地滑過去，他的眼前也不知閃爍着些什麼，只覺得有許多高大的物事，從他的身旁擦過，太陽也像混沌一片，都市變成一個血的海在翻騰，多少餓得直着嗓子的人們，無力地仰頭看着天流着眼淚，嘶號着，這是怎麼一個可怕的都市呵，而終於他却不自覺地來到一家大飯店的門前停下了，他停止幻想，把車子靠攏在許多同行的旁邊，像一個癡子般，惘然地坐在車上，等着從門裏跑出來的，那些吃得酒醉飯飽的主顧。……



# 在鐵蹄下的人們

曙光

一陣急促而猛烈的敲門聲，把老佃農金根從睡夢中驚醒了過來，他立刻披上一件千瘡百孔的破大褂，帶着恐懼的心下了床，蹣跚腳的把去年剩餘的一些米，戰戰兢兢的放在草窩裏，順手還放了些破棉絮蓋在上面，因為他知道近來鬼子們爲了接二連三的吃敗仗，正拚命的在四鄉搜括軍米，假使一被發現，不但全數「心焦」，而且還要燒屋子。

這時候外面的人大概已經等得很不耐煩了，索性用腳猛踢，直撞得那扇茅草門格格作響，金根雖然知道開了門，一定會大禍臨頭，可是不開，那說不定更會糟糕，因此他只得顛危危地拔去了門閂，心頭上下地亂跳，期待着大禍的降臨，可是意外地進來的不是鬼子，却是本村裏的李保長，一個狡詭的樣子，像煞有介事地說：

「金根，昨天此地的憲兵隊長有命令，說是要在這錢橋鎮周圍造座泥城，等會兒你代表我關照一下全村子，叫他們明後天就動手。」

〔小說〕 在鐵蹄下的人們

聽到了這句話，他就像當頭被澆了一盆冷水，直冷到心裏，呆住了好一會，才嚙嚙着說：

「李先生，造了泥城，許多的田地不是都要被踏平了嗎？這叫我們這麼活呢？」

「這你別管，東洋人的命令有什麼好違抗的，況且這是防遊擊隊的，對你們自己有益處的呀！」那無恥的保長冷冷的說，一邊就大搖大擺地走了出去。

這時金根直氣得目瞪口呆心中七上八下的沒有主意，他的妻子阿貞也早已被驚醒，低低地嘆了一口氣，自怨自艾地說：

「唉！日夜辛苦，好容易麥子快到了收割的時候，眼見得又將被沒來由的拔去，唉！這種日子到什麼時候才能完結呢？」

兩口子呆呆的相對着，真是欲哭無淚。

這時，天空已泛出了魚肚色鮮紅的朝陽正從東方的地平綫上慢慢的升起，在金根附近的鄰居，此

刻大半已被驚醒，三三兩兩的圍集在金根家前面的一塊場地上你一句我一句地問着他，等到知道了是這末一回事的時候，每個人都不自主地憂懼起來，場上充滿了一片歎氣聲。

「東洋人！真不知前世裏欠了他們多少債，一會兒來搜軍米，一會兒又要什麼造泥城。弄得我們透不過氣，唉！現在的人真是活一天算一天的了，」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太婆老淚縱橫地說。

於是知道了這件事的鄉民，就分頭去報信，一下子這個消息傳遍了整個的錢家村，全村的人立刻都惶恐起來，三三二二的在議論紛紛，有些莊稼人，實在氣憤不過，便咬牙切齒的說：

「好！鬼子們要我們造泥城，我們齊心不動手，等會兒鬼子們來了，大家一把火的同歸於盡，反正造了來也是一個死！」

「別賭氣，鬼子們多的是槍、刺刀，賭氣了還不是自己倒霉！」那些忍辱負重和胆小的人，就這樣勸告着說。

也有人在想去報告游擊隊，可是又怕鬼子們來燒村莊。

大家這樣的七張八嘴的你一句我一句，議論了大半個上午，依然沒有講出個適當的對付辦法，女人家哭喪着臉，男的唉聲嘆氣，真弄得一籌莫展。

最後大家還是決定了把造泥城的事擱下去，任憑鬼子們怎樣擺佈，雖然每個人都知道也許在明天或者是後天，一個重大的災難就會降臨到他們的身上來，可是不這樣，又有什麼辦法呢？

這一帶地方，本來是浦東的魚米之鄉，敵人們在這裏真是作威作福，要什麼有什麼，到近來因為連戰連北，更是窮凶極惡搜括，每畝田所征收的軍米一年比一年增加，最近竟加到每畝田要一石光景的軍米了，但是皮球是壓得愈凶跳得愈高，人也是一樣的，那些鄉民們因為被壓迫得實在透不過氣，有時便報告游擊隊，倒也着實給東洋人吃了不少苦頭，因此鬼子們就想出這末一個愚蠢而惡毒的計策，雖然這大半也是爲了畏懼游擊隊的緣故。

自從李保長下鄉關照以後，差不多已經是四五天了，但是泥城始終沒有築起來，鬼子們等得火起來了，鎮上的憲兵隊長每天的傳鄉鎮長保甲長去問話，每個人都被打得遍體鱗傷，於是那些走狗們着

急了，一次次的下鄉來半硬半軟地哀求鄉民，但是鄉民們爲了生活，爲了保衛自己的生命，堅決地回斷了那些可憐而無恥的走狗們，這是鄉民們第一次有力的反抗，鬼子和走狗們恐怕是萬萬想不到的。

隔了大概有一禮拜的光景，鬼子們見威逼保甲長沒有效力，於是就在一個清晨下鄉來了。

一陣一汪汪一淒厲的大吠聲，在錢家村遠處的兩顆大樹旁響了起來，隨着在遠處的山隙上出現了五六個粗壯的鬼子，當先就是那個神氣活現的李保長，後面還跟着一個常常在鎮上走動的沈翻譯，錢家村的人們個個都嚇得變了臉色，驚惶得不知所措了，雖然他們是早已知道有這末一天的，村孩們見了鬼子，拚命的向村裏飛奔，在他們的心中好像也已經預感到不幸的遭遇，正在面前對着他們。

大家正不知怎樣才好，外面場地上沉重的軍鞋聲已經響了起來，接着李保長和沈翻譯出現在金根家的門口，兩人都掛着一付長長的臉兒，不耐煩地說：「叫年壯的都出來。」

「沈翻譯李保長救救我們！」金根嗚咽着。

沈翻譯面孔上表現得冷若冰霜似的冷冷地說：

【小說】在鐵蹄下的人們

「今天的事是你們自己闖出來的，東洋人實在恨透了，今天我可救不了你們！」

「都是你們這些豬，弄得我們吃苦頭，嘿！今天東洋人可饒不了你們！」李保長出口便是大罵。

這時外面的鬼子，已經等得不耐煩了，亂蹬着脚，大聲地說着硬生的中國話：

「快點出來！」

金根他們就只得分開的去喊人，於是大家就又害怕又顫慄地走到了場地上，心裏都在忖着：

「今天一條命是要送掉的了。」

果然，他們一走到外面，鬼子就賞賜了他們一陣子的耳光和拳打是踢，可是他們只有忍受。

這樣的繼續了十分鐘，敲打停止了，莊稼人都在想「一定是鎗斃」。

可是鬼子却並不如此，而是連聲的催他們走，金根和間壁的阿林稍微遲疑一下，拳頭耳光就如雨點般的落在他們的身上，不久他們走到了離錢家村二里左右的田岸邊，鬼子就命令他們站住，大聲地說着噁噁咕咕很生硬的中國話：

「阿拉要築泥城，快點把這些麥和秧拔起來！」

那些莊稼人像當頭着了一下悶棍，一時裏竟被呆住了，他們彼此你看我我看你，每個人都想和鬼子拚命，但是鬼子們雪亮的刺刀，凶惡的臉兒，打消了他們這個主意。

大約還有七八天，這些麥，莊稼人就可以收割起來開始打麥了，同時這些秧苗也可拔起來插秧了，這是他們一年來辛苦的收穫，而如今要他們拔，這叫他們怎能不憤怒？怎能動手去拔？

沈翻譯看看形勢緊張，鬼子快要動怒了就說：

「拔吧！」

「沈先生，這些麥隔幾天已經可以收割啦！」金根沉着地說。

「收割！哼！你們還想收割了買錢嗎？」那憲兵隊長吼了起來，隨着「拍」的一聲，金根臉上着了一記耳光。

突然間，一個粗壯的鬼子，抽出了雪亮的刺刀，向站在金根旁邊的阿林當胸就是一刀，只聽得一陣慘叫，一個魁梧的身體便倒下來，殷紅的血汨汨地從創口中流出來，那些鬼子縱聲大笑了，而且快活的拍着手，那個剛才用刺刀刺阿林的鬼子，又神

氣地把刺刀在其餘的莊稼人面前閃了一閃，瞪着一雙眼珠說：

「快拔！不拔就殺死！」說着就指了指氣息僅存的阿林。

可是這威嚇並沒有使這些莊稼人胆寒、縮退，反而更堅定了他們反抗到底的決心，這些麥是他們底第二生命，他們寧願被鬼子殺死，但不願拔去他們辛苦的收穫。

這時，那老奸巨滑的李保長，忽然對那憲兵隊長輕輕地附耳說了一句什麼話，同時鬼子中間也都開始吱吱咕咕地說話，樣子好像很是得意。

突然間，三個鬼子飛奔到錢家村去了。

約摸隔了十分鐘的模樣，金根他們一羣人忽然見到自己的村莊那邊有許多黑烟，向天空直冒，一會兒黑烟已經四散開去，火舌子一忽兒長一忽兒的向天空直跳上去，不一會火勢已經燒得很旺了，同時小孩和老婆婆哭喊聲也遠遠的傳來，東方是一片通紅。

一羣鬼子都快活得手舞足蹈起來，不斷的喊着「好！好！好！好！好來西格！」

## 「牛馬走」的開端

沈 飲

天還早，晨曦密密的籠罩在外面的街道上，很濃，很濃，緊緊的包圍了這個八層的大廈。

這室中，散放着三隻寫字檯，二隻很長，整齊地默立在二個相對的角落，一隻放在中央，都是玻璃蓋住桌面，玻璃下是綠絨，綠絨上有很多喧赫的要人們卡片。

如此之外就只有幾隻旋椅與一些零碎什物了。

室中央有一個打扮得很油腔的小伙子，穿着香港衫與中式短褲，頭髮黑而光亮，手指上套着二隻人造金的戒指，很驕傲的笑着對我說：「還早呢，經理要十點鐘到這裏呢！」

我無聊地搓搓手，很不自然的升起了一個苦笑：「昨天朱經理叫我八點鐘來的。」

「現在已經八點二十五分了。」他指點着牆上的電鐘。

我難受的回轉身體，對窗外注視一下，人們還依然被埋藏在朝霧裏。

「小說」 「牛馬走」的開端

「你姓什麼？」那小伙子率直的問我。

我旋轉身來：「我姓沈。」

「名字？」

「飲。」

「那不是女人名字嗎？哈！」他粗獷地笑着。

「不，」我說：「那不是女人名字。」

「是女人名字不是也很好嗎！在我鄉也有很多男人取女人名字的。」

這些話實在使我不能感到興趣，就頹然的把身子放在一隻旋椅裏，小伙子瞄了一瞄眼皮也坐在一隻旋椅裏。

外面有開門的聲音，接着有喀，喀的皮鞋聲移過來，小伙子匆忙站起。

「胡先生早！」一個戴眼鏡的，瘦削而有多霧之感的青年走進來，小伙子站了一個正，在他手裏受下帽子，跟在後面。

「金根！這是誰？」多霧的胡先生指點着我，

由於習慣的緣故，我尷尬的站起來。

那個叫金根的孩子又立一個正，「這是朱經理招來的練習生，哦！是練習生不？」他把眼睛移注了我。

我真是不會見過世面的，當着這位大人物的面前委實說不出話來，只能把頭點點。

「哦！」胡先生刻薄的笑一下，就折入內室中去。

內室是經理室，室中有二隻精良的寫字檯，檯上各自放着一具電話機。二室是僅僅隔着一垛牆，這中間牆的中央開着一個鑲嵌玻璃的窗口，使用這窗口可很順利的從這室看到那室。

胡先生在一隻寫字檯旁坐下了，拾起電話聽筒「得得」地撥了幾個號碼。

「噲！是不是朱公館，請朱先生聽電話，怎麼……你就是朱先生，對不起，對不起，得罪得罪，我大胡，你的汽車照會我辦好了，公事書籍我也購好了……這是什麼話……這些小事還言謝嗎，噢！「××報」的一篇「記偉大的企業家朱先生」，那是我作的，噫……那慚愧，只是我的實話而已……」

那個呆頭呆腦的鄉下囚也來了……好，那末可讓他等一會……再會……好……」

他掛好話筒，就得意地將兩隻腳在玻璃桌面一放。忽然，他又好似失落了東西一樣的站起來，對我斜視一眼，從口袋裏摸出一支紙烟，劃上火，勇猛的吸一口，又伸手將金根給他倒下的茶取過來，呷了一口，對我橫了一眼。

時候已九點半了，公司裏的職員都陸陸續續的來了，我看清他們似乎都是眼光呆滯沉重的，簽好名，走進各人的座位裏，抽出抽屜，開始他們一日的工作。

我睜眼看着他們每個人機械式的工作，身體感到痠痛得很，望一下鐘，時候是十時五分。

在大眾不注意的當兒，我站起身，伸伸懶腰，窗外面的朝霧都消失了，街道上依然是我往常熟悉的人，車與煤烟。

「早！」一個很大的聲音使我驚覺地轉回視線，原來六個職員都已站着，一個肥胖的朱經理進來了。

經理大模大樣地蹣跚着，大概不會看見我，一

溜烟早進入經理室裏去了，我神經質地跟在他的後面，臉上不得不做出一個勉强的笑容。

大胡與一個練習生奔來替他脫去大衣，他半身不遂似的將身體稍稍動一動，將帽子、手杖、大衣都丟在練習生手裏，那練習生很習慣地拿了這些東西到衣飾室去了。

那經理畢竟瑣事多磨，日勞萬幾，頭頂的髮已斑斑灰白，記憶與感覺也衰弱了。我的頭在他面前幌，希冀引起他的注意，然而他仍是安閒地讀着當天的的小報，沒有理會。

壁上電鐘的分針由6字移指到12字，又由12字到4字，我的身體本很不好，這時像要倒下來了，於是不得不冒昧地說：「朱經理，我來了！」

「你」放下小報對我皺眉：「暫時到各處看看，見見眼界。」

「好的，」我紅着臉拘謹地說。

看些什麼呢？我的心裏忐忑忪忪着：「在三小時內，什麼都看見了。」

不過，經理的意思畢竟不能違抗的，我走近大胡的寫字台，大胡見我走近就怒視了一眼，那凶惡

的眼光制止了我的脚步，使我不能再逼近他，於是轉身到剛才坐過的職員辦公室裏。

「喂，你去把二封信寄了，再到××銀行替我去取二千現鈔。」

我回頭一看，見朱經理在叫我，慌忙跑到他跟前，取了支票與信封出去了。

回到店裏，已經是午飯時分。

吃過飯，休息一會，經理又叫我替他寶貝的兒子買鉛筆、書包、餅乾去，我領了旨，買好回來，等一會他就站起身，伸一伸懶腰。

一位年青的穿西裝的有滑稽嘴臉的職員在我脚上踢了踢：「噲！笨東西。去替他拿衣穿上啊。」

我慌忙跑到掛衣室取下了大衣和帽子，拿出來放在桌上，但當我看見那西裝朋友惡狠狠的注視我時，我只得吃力的抵起脚跟把大衣給經理穿上了。

「經理，還有手杖。」一個練習生急迫的拿着手杖跑來對經理說，說完又向我扮一個鬼臉。

朱經理表示他的憤恨後，出去了。

經理走後，他們就滔滔地發表自己對我的見解，我成了衆矢之的，嘲笑、諷譏、斥責，我都不敢

還口。

街燈亮了，我爲要避免他們惡毒的輕薄的嘲弄而踱到窗邊，各式各樣都已呈現在虛幻的顏色中間，人力車夫載着紳士在狂奔，三輪車夫踏着權貴在

## 豬的故事

在我鄉，豬是農家的副業，每個農家大都養着一二頭，也有養着七八頭的，但並不多見。

三十年三月，父親上了一個好友的當，被他背信捲逃了一筆存儲已二十多年的款子，禍不單行，在同年七月裏，一個親戚又對他下了一齣下石的把戲，父親氣傷了心，在八月裏就懷着滿腹的怨憤回到鄉間。說是：「吸口新鮮空氣！」

其實，那裏有新鮮空氣呢，市鎮是亂紛紛的，鄉間也並不清靜，市鎮的空氣中散滿了汽油味與煤灰，彈壳與火藥，鄉村的空氣則夾雜了槍聲與悲哭，血腥與鑼聲！

於是不久，他即在故鄉洗劫之後感到失望了，起初，他憤恨，他時常唱着雄壯的歌曲遣悶，後來

飛跑。

而有一匹馬，也被車夫帶上了一列車子，喘着氣，拖着一個大腹便便的人物開始在虛幻的顏色中奔跑了。

## 沈雲崗

他忽然轉變沉默而消極了，他養了一頭豬，自己天天提着豬桶去餵食，有時用竹竿在河浜中撈些水草給它當零食，有時也到鎮上買些豆糲給它當薄粥。

那蠢東西真是常常會使人失笑，肥肥胖胖的身體上長着一個醜陋多紋的嘴臉，耳朵長得大，鼻頭長得大，偏偏二隻眼睛「得天獨薄」小得成了一條線，好像一個小丑在主人的面前獻着殷勤而忘記了自己的眼睛，也好像一個輕薄的浪子在調戲娘兒們，更好像是馬路上的妓女，在對一個過路的客人眉來眼去一般。

一桶食拿來了，「滴滴塔塔」的倒下豬槽裏，臃腫的身從污泥中慢吞吞的爬起來，搖搖擺擺地到豬槽邊，「連喚連喚，踢土踢土」的吃光，搖了



搖尾巴，表示一下滿意的神氣又在污泥中躺下去！

有時，我們喜歡與它打趣，用一根棒把它在污泥中趕起來，又在它背上不停的抽着，起初，它總是用沉默的態度對付着，後來大概痛楚滲入了皮肉，「咕咕咕」的叫起來，踉蹌着躺到一個很遠的角落裏。

父親，他對我們這種舉動是憤恨而要怒罵的，有一次，他憤恨地說：「你們欺侮不能說話的畜牲，就是欺了順眼的奴隸，卑鄙的小鬼頭。」又有一次對我們說：「打一次便是三日白餵，糠、麩皮、豆粕……」他說到此地，我們都從他脅下溜了。

我們在走得遠了後，常常偷偷地對着他的後影嬉笑，我們不笑別的，我們笑的是他學會了隔壁老馬的話。

提起老馬，我們不得不起他這個人來，他是短小瘦削的「矮老頭」有一撮鬍鬚，腦袋很高，顯然是一個聰明的傢伙，他看見我們所養畜的豬很歡喜，他常常對我們說：「我以前也養豬哪！養的豬只有四個月就可滿一担半，這利息很大，豬是很順

服的畜牲，我們不可抽牠，抽它一次便是三日不長，二次即六日……」

可是，我們從不肯聽他的話，還是常常歡喜偷偷的鞭撻它。

他有一個主人，老馬是他主人的雜差，他的主人真够神氣哪，肥肥胖胖的大個子，派頭固大，「翻司」也漂亮，在那時做着一個「清高」的「地方教育行政長官」。

他很會演說，有一次我會經到他那裏聽過講，講詞記不清楚了，只有在演說最激烈，最緊張，當他面紅耳赤，咽沫四濺，踢着地板的時候，有一句還不會忘記，該是：「我是×××派來的。」

真的，這句話在當時真够威風凜凜，我在人羣中看見四圍的人都臉色變了，各人的臉都緊張不安起來。

我大概也受了當時的影響便感到對這位先生佩服起來，×××派下的還會小嗎？決不會；決不會！他是衆人以上的人，我常常如此思想。

不久，這種思想又使我懷疑起來，爲要了解起

見，我就問老馬：「你主人幾歲了？」

「二十八歲。」

「你主人原籍在什麼地方？」

「江北。」

「他每天幹些什麼事？」

「沒有事罷。」老馬想了一想：「除了演講以外，他常常睡着給姨太太裝烟，在吃飯時立一下坐一回外，整天睡着。」

「他是不是×××派下來的？」

老馬推推我的肩忽然哈哈地笑了：「這個我怎麼知道！你去問他自己。」

我就在他的揮手下退了出來。

一天，那個老馬的主人惺忪着眼忽然踱到我們的豬圈邊來，我們由於貴賓的到來，而走到豬圈的後面躲藏着，暗暗地注視着他的行動，只見他在棚邊站了一會，對背後的老馬說了幾句就走開了。

「什麼話？」我立刻上前抓住了老馬的臂膊問。

「沒有什麼，他說，這塊地方被你們弄得太不衛生了，臭氣充天，薰壞了他的鼻子，他明天要叫警察強制你們清除。」

「那麼我們的豬不能養了？」我驚奇地說。

「當然！他是最衛生的，一日起碼淨十多次手，這個地方怎不使他生氣！」老馬走了。

「唉，」我嘆了一口氣，回到家裏講給父親聽，父親沉默地冷淡的笑了：「自己身上的污穢還不覺得，倒要管人家的衛生不衛生了！」

「噫！」我的叔叔警覺地說：「又是官話！」  
「官話是官話，在這時勢總是他們兇，我對養豬也不感興趣了，拆除了也罷！」父親說。

於是我們喚了幾個鄉人到後園先將豬放出來然後用鋤頭拉去了污泥，叫一個鄉人請豬老闆出來。

豬老闆還沒有來，豬是跑到竹園裏去了，一羣人都在做着破壞的工作。

「去看看豬吧，不知怎樣了！」我的哥哥拉拉我的手。

我們就走進竹園，在各處望了望，忽然哥哥大笑起來：「你看，你看。」

我向他所視的地方看去，啊！原來豬在一個淺沼中洗澡呢，淺沼中有幾塊小石子，它真在把身子向石子上擦着，慢慢地清潔了。

「豬也不是喜污濁的東西。」哥哥說：「因為它只不過人給牠的環境，於是它醜陋了。」

豬老闆來了，衆人都對豬很贊美，當一個粗繩

綁縛了那肥胖的前後腿時，那蠢東西大叫起來。

「哈哈！」一個聲音飄來，我向西看時，原來是那個地方教育行政長官！



## 詩歌

### 青年歌

胡樸安

少也是青年，老也是青年，不老不少亦青年，身體非青年，精神是青年，容貌非青年，文章是青年，問渠何以能如此，我且爲君言其所以然，過去皆如霧，未來皆如煙，只如剎那之現在，努力抓

住莫棄捐，譬如渡大海，彼此共一船，無老無少齊努力，自然彼岸在眼前，過去吾不追，未來吾不言，現在緊抓住，年歲自忘焉，筆一枝，詩一篇，真實之語無虛偽，浩氣磅礴光瀾天。

### 祈太平

胡樸安

東風也不晴，南風也不晴，西風也不晴，北風也不晴，有風也不晴，無風也不晴，終日連綿雨，黃昏到天明。縱然偶休歇，煙霧冉冉生，何時霹靂

一聲驚，轟開煙霧天氣清，衆水歸壑大地平，好鳥和聲枝頭鳴，吃飯睡覺人人寧。

# 桃花源曲

胡樸安

晉室紛紛亂五胡 迷離春色太模糊

蒼皇戎馬今何世 樓閣仙山乍有無

【北中呂粉蝶兒】風暖雲高。遍春山晚霞籠照。醉東風萬樹夭桃。轉流鶯。飛乳燕。中夾着清溪一道。春水三篙。趁新晴泛舟遊釣。

【醉春風】水盡路多迷。山深花更好。白雲冉冉見人家。有竹樹環繞。環繞。只見那茅屋藏山。柴門臨水。夕陽斜照。

【普天樂】見幾個古衣冠。閒吟眺。氣清神靜。黃髮垂髻。足不入是非場。心不感名利擾。穩住深山無人到。管甚麼歲月滔滔。試看那雲峯四疊。良疇萬頃。嫩柳千條。

【紅繡鞋】問來往賓朋多少。笑山中盡是吾曹。和衷共濟賽同胞。雲藏林屋古。日麗黍禾饒。樂豐年心閒眠睡早。

【滿庭芳】入門來殷勤禮貌。呼鄰招友。雞黍盈庖。此中人語多玄妙。不知漢魏何朝。春意暖園林

啼鳥。夏陰濃池柳鳴蜩。秋光皎。飄飄瑞雪。四季總陶陶。

【上小樓】想當初避秦來到。竟忘却年時多少。只在此鑿井耕田。玩水遊山。伐木誅茅。身縱勞。志不撓。登高舒嘯。嘆紅塵幾人同調。

【十二月】那漁翁塵心未了出仙源。世事空勞。昨日是塵寰路隔。今日是仙境途遙。凝望處雲山杳靄。夢魂中烟水寂寥。

【堯民歌】描不出滿懷懊惱離雲巢。重來聽鼓角中原馬蹄驕。曾記得當年臺榭鬧笙簫。今日裏頽垣敗瓦火頻燒。嗚嗚。哭聲振四郊。這悽慘向誰道。

【耍孩兒】既不能重尋仙境舒長嘯。只落得窮途潦倒。兵戈滿目饑鳥叫。進不能退又無聊。那裏有疎星朗月清涼夜。到處是血雨腥風黑暗朝。只賸得成羣狐兔。頻添了一派腥臊。

【尾聲】戰雲四野低。殺聲一陣高。這桃源本是虛無縹緲。只博得千古文章爭慕陶。

# 讀者注意

全國青年文藝競賽  
最好機會

本社爲鼓勵男女青年寫作興趣並便利發表思想起見，特經常徵求文稿，聘請名家，編選成書。徵文辦法列下：

- 一、應徵之文章，概用白話文，加上標點，分清段落。
- 二、每篇字數，以三千字爲限，二千字以內最好。
- 三、每人應徵之篇數，並無限制。題材體裁，亦不限定。
- 四、選用之文稿，編輯人得作文字上之修飾。
- 五、選用之文稿，每篇致酬一千元至五千元，由本社酌定，於出版後致送。如另行投寄長篇作品者，其酬報另定之。
- 六、選用之文稿，於出版後每人贈送該書一冊。
- 七、不用之文稿概不退還。如欲退還，須預先附來掛號寄費。
- 八、應徵之文稿，得用筆名發表，但仍須寫明真實姓名及詳細地址，如係學生，更請寫明校名及年級。

日新出版社徵文部啓

上海南京路哈同大樓三樓三二三號A室

# 最新資料 ◆ 編印最近

日新 青年 文選	日新 小說 叢刊	日新 作文 叢刊
散文 小說 詩歌 選集	戀愛奇情小說 美國雜誌精華 濃縮偵探小說	作文大綱一千題 虛字用法及練習 文句構造及修飾 古文筆法精選
家的召喚 聖潔的靈魂 新生 小主婦 童年的夢 長春	小家碧玉 紅印人之歌 雜貨店血案 古屋疑雲	朱翊新編 朱翊新編 朱翊新編 譚正壁編
徐蔚南編 徐蔚南編 徐蔚南編 徐蔚南編 徐蔚南編 徐蔚南編	鄭狄克譯 鄭狄克譯 鄭狄克譯 鄭狄克譯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定價低廉 同業批發 特別優待

上海日新出版發行



徐蔚南主編

文	青
選	年

史前  
程



日新出版社印行





00185  
00185

## 序

我每月在民國日報覺悟欄中舉行一次「青年徵文」，獲得青年作家們偉大的支持，紛紛以佳作惠寄，每天所得到的稿子，要超過覺悟所能容納的兩倍以至八倍。我細心地選擇文筆最好的，內容最動人的作品來刊載，幸蒙各界讀者，尤其是青年學生們，一致予以鼓勵與讚許。這不是我個人勞作的所致，而是寄稿者的功績！

日新出版社約我將覺悟中發表的作品，再加一遍選擇，把可以給青年們欣賞觀摩的作品提拔出來，作為青年文選叢書。和成行本。這個提議，恰好可以滿足一般青年屢次要求覺悟每月發行彙訂本的渴望，所以我立刻就接受了。

青年文選叢書所選的文字，並不限於青年作家，考作家以及已成名的作家的作品，只要富於青年精神的而且富有滋養的，我盡錄了。或者，這更足以啟發青年們寫作的技巧。所選的文字，依體裁分類，如論文、書說、詩歌、書信等七八種。這不僅使青年們對於各種文體能得到認識，而且使青年們在多種多樣的詩文中，得到極濃的閱讀興趣。

我相信這部青年文選對於青年們可以有益處。第一，青年們閱讀青年文選，至少在思想上必不至落伍腐化；在知識上可以以增加新鮮而正確的觀念。其次，即就練習作文，也可從這部青年文選裏，得到許多觀摩之處。

現在這部青年文選叢書開始發行了，希望各地的青年們都能以愛我的熱誠來愛好這部叢書！

一九四六年 徐蔚南

青年文選  
第八輯  
（前程）目錄

（通論）

恐新病與恐舊病

楊寬（一）

（專論）

論詩的內與外

吳流（三）

星宿圖像

朱應鵬（六）

（散文）

理想的家

吳文儔（八）

不能公開的朋友

彬兮（一二）

小黑炭

李棉（一四）

茸城憶舊

鈕東（一六）

談吸烟

鈕東（二〇）

心版上的創痕

倪騫（二二）

憶

石碕（二四）

梅林江邊

藍 燁 (二六)

山中

成 甫 (二七)

亞歷山大教授

成 甫 (二九)

日燬橋

胡 愁 存 (三一)

寫在寂寞的夜晚

姚 印 (三三)

蟋蟀的話

朱 顏 (三五)

如此父親

增 元 (三八)

### (遊記)

集中區遊記

吳子美 (四四)

首都陵園遊記

朱恒如 (四七)

### (詩歌)

熱

楚 風 (五〇)

狂

楚 風 (五一)

夏夜

吳梅村 (五二)

道別

吳梅村 (五二)

淡粉紅的天

增 元 (五三)

沉思

公 坡 (五三)

斷橋

治 民 (五四)

夜

余歡 (五四)

秋夜

薛仁化 (五四)

(書評)

丹孃

勞碌 (五五)

小芳黛

白蘋 (五七)

(小說)

蕾夢娜之歌

成甫 (六二)

歸

李乃文 (六五)

一對小兒女

石碯 (七一)

前程

朱顏 (七五)



## 通論

### 恐新病和恐舊病

楊寬

當英國海軍，決定改用新式的兵艦的時候，一時海軍將領都竭力反對，甚至海軍大將在議院發表激烈的演說，反對軍艦裝置蒸汽機等設備，認為有損於英國大海軍傳統的精神，而且並不能增加什麼戰鬥力。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的軍官在美國見到了田間耕作用的牽引車，便回到英國設計配備重武器，以便作為戰鬥新武器，就是至今機械化部隊所用的坦克車。可是設計製造完成以後，運到前線沒有個將領願意採用，認為這種笨重的東西不見得有什麼效用，等到戰局逆轉，無法應付德軍的攻勢，才有人應用這坦克車冒險去衝鋒，結果得來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於是坦克車就在歐洲戰場普遍使用，決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為什麼英海軍

最初會反對蒸汽機的裝置？為什麼英陸軍最初會反對坦克車這新武器的使用？有人認為這是心理上的病態，就是患着一種恐新病。

在我們中國，過去恐新病的患者特別多。在明朝末年，南京的龍江船廠曾仿造歐洲的軍艦，那時稱之為蜈蚣船，因為船兩邊排列的槳特別多，有如蜈蚣的足一樣。（見龍江船廠志）如果我們在這時就編練西式的海軍，中國的海軍建設，或許另有一番局面，豈知那時的大臣不斷的上奏反對這些蜈蚣的製造和西式海軍的建立，於是蜈蚣船只造了十多艘，曇花一現地就不再造。當我們中國，最初淞滬鐵路建築時，沿鐵路的士紳和鄉民，都認為這是要不得的怪東西，結果發生了反對的行動，把鐵路拆

毀了事。這些分明也是恐新病在作祟。雖然也還有其他的原因。

一種新事業的推行，一種新建設的開始，一種新文化的輸入，過去在中國都會受到障礙，必須要長期奮鬥，必須要突破重重難關，才能收獲相當效果，因為恐新病的患者實在太多了。除舊更新，說來容易，實在是件艱巨的工作。不過，近一二十年來，情形就大大的不同了，人們對於新事業新建設新文化都有了相當的認識，不能不算是個極大的進步。可是，一切心理上的變遷，似乎又變得太快了。些。恐新病只有迂腐的學究才會患。大部份的青年却多患了一種心理病態，那就是恐舊病。現在一般人，只要你說是新的，就會無條件的接受，自己天天在憂慮，惟恐自己的一切不新，成為時代的落伍者。如果這種事業這種思想文化是舊的，也就會不顧一切地擯棄，惟恐舊的東西沾染上自己的身子，於是天天在那裏迎新棄舊。正如同女子們穿的服裝一般，唯恐自己的式樣太舊，不能成個摩登女郎，看見有新花樣出現，就得快快去學，要趕緊翻新。我們拿近一二十年的思潮來說，正是五花八門，無

奇不有，只要西洋有，準有人會學些皮毛來到中國大為宣傳，大出風頭，對於中國固有的歷史，固有的文化，就很少會被一般年輕人所注意。中國過去的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固然要不得。但中國文化也自有其可取之處。也自有其特點，不然中國也就不成其為中國了。

我們認為恐新病既要不得，恐舊病也何嘗要得。辯證法在西洋好像是新興的，在中國却是最古老的東西，一陰一陽的道理，一正一反的道理。在戰國以前，我國哲學界早已講得很透徹了。所謂中庸的道理，也正是從一正一反中產生的。我們今後希望對我國固有的文化要批評地把它發揚光大，對於外來的新文化也要批判地加以接受或擯棄。舊的一定不好，新的不一定都好，固有的不一定都壞，外來的不一定絕無壞處，一切能批判地運用或研究，那末恐新病和恐舊病都不會發生了。





## 專論

### 論詩的內與外

吳流

朱光潛先生說：「詩的要素有三種，就骨子裏說，牠要表現一種情趣，就表面說，牠有意象，有聲音。」（詩的隱與顯）他所謂「骨子裏」就是所說的「內」，他所謂「表面」，就是我們所說的「外」，做詩必要兼顧到這兩方面，才會有佳作出現。普通的詩所缺乏的大多是內裏的情趣，至於有情趣而缺乏外表的美的，畢竟是少數。所以朱先生又說：「詩以情趣為主」，足見詩的「內」比「外」來得更重要。

作為詩的「內」的情趣，最要深厚，要使人讀了感覺餘味無盡才好，古詩中往往有情趣極深厚，而字句極平易的作品，如古詩：「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徐陵「長

想思」：「長相思，好春節，夢裏恒啼悲不洩，帳前起，窗前咽，柳絮飛還聚，游絲斷復結，欲見洛陽花，如君隴頭雪。」其字面人人能解，而情味的深厚，却非人人能作。又如杜甫的「羌村」：「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贈衛八處士」，「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其長處也全在寫情真切而深厚。

以上所論，偏於「情」的方面，至於「趣」的方面，也很值得研究。「趣」的種類很多：有高逸的趣味，如陶潛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有淒涼的趣味如曹操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有雄健的趣味如盧綸的「月黑雁飛高，單於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有豪放的趣味，如杜甫的：「馬上誰家薄媚郎，臨階下馬坐人床；不通姓氏麤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有雋妙的趣味，如李白的：「駿馬驕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雲車；美人一笑褰珠箔，遙指紅樓是妾家。」有超脫的趣味，如李白的，「故人西辭黃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種種趣味，一時也說不盡。

談到這裏，我們索性再舉幾個實例來作說明：吳越王錢鏐封王後，回到故鄉，曾作「還鄉歌」一首：「三節還鄉兮掛錦衣，吳越一王兮駟馬歸；臨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明愛日輝。父老遠近來相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斗牛光起兮天無欺。」這首歌雖然表面上似乎富麗堂皇，但是內骨裏却缺少一種深厚的情味，所以聽歌的父老們不感興趣。他不得已就用吳音重做一隻山歌道：「爾輩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永在我儂心裏。」父老們聽了，就很歡喜地齊聲同唱起來。這固然是因爲他的「還鄉歌」太文雅了，父老們聽不懂。然而這首山歌的

情感的表現，比那首「還鄉歌」真摯得多，也是使人興奮的一個主要原因。

我在樅陽避難時曾作一首絕句：「杖策孤行人野途，朱家渡口問漁夫，連朝大雪迷山徑，柴米油鹽貴也無？」雖不見好，但也還有些風趣，當時就有許多人批評說：「柴米油鹽字樣不宜入詩。」近來我又有一句：「人到中年漸愛財」。又有人批評說：「財字不宜入詩」，他們批評的理由，是這類字樣太俗，放在詩裏，詩會被連累成不雅的。然我却覺得，惟其用這種俗字，才能使詩的趣味真切。舊詩的雅不雅，並不在字面上分別，祇要情味真切，俗字也會變雅；情味不真切，雅字也會變俗。「木蘭辭」全首都近白話，祇有當中的「萬里赴戎機」；「一段與通篇不洽，定是後人增改的。這段增改的字句雖然比較典雅矜鍊，然表情却遠不及前後的辭句，大家試把「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四句和「爺娘聞女來，出閣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一段一比，前者是無情的死句，後者是有情的活語，其高下很易判別。足見祇要表

情真切，用俗字俗語是不妨礙舊詩的雅致的。

綜結上面的話，作爲詩的內容的情趣，要深厚，要真切。而真切尤其是必要的條件；因爲詩的情趣，當然愈深厚愈好，但不能篇篇都求深厚；而情趣不真切，却是萬萬要不得的；從古以來，沒有不真切的好詩，一般人祇因不懂得這個道理，所以弄得舊詩界死氣沉沉，使舊詩提早滅亡！

至於詩的外表方面，「意象」比「聲音」來得重要。關於詩的聲音，我們將另有專篇討論，現在祇說「意象」。

「意象」最要高超，切忌庸俗。意象如何才能高超呢？這也得舉實例來說明，如王維的「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兩句，在字面上何等平常而呆板，一輪明月，在松樹間照着，幾條泉水，在岩石上流着，這有什麼道理呢？但我們試閉目想想，我們若處在這種境界裏，會有怎樣的感覺？這便是借景見趣的一種最高妙的手法。在王維作詩時所看到的東西必然很多，而他獨選這月、松、泉、石四物，來發抒他自己的高情，來激動讀者的清興，在字句上絲毫不加雕琢，而高超的意象，已經表現出來

了。

又如陶潛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高山」和「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其妙處表現在「意象」上的全在能使人產生一種閒適的感覺。王維的「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雲」和錢起的「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意象之妙，也是可體會而不可言說的。

寫景的意象還比較容易說，而寫情的意象更是難說。我從前有一首七絕：「紅葉江頭是我家，每逢秋至興偏賒，春光那及秋光好，纔見開花又落花。」後來看見樅陽詩人張君的一首五絕：「鄰家小兒女，嬉笑送花來；不識春將暮，還云花盡開」。拿這兩首詩來與唐人崔惠童的「一月主人笑幾回，相逢相值且銜盃，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殘花昨日開」一比，便覺古人的不可及。這三首詩我以爲崔詩最高，張詩次之，而拙作最下，祇因拙作只有一層意思，春天的花容易落，不及秋天的紅葉經久，所以春光不及秋光好。張作有兩層意思：春光雖然易盡，而將盡的春光格外絢爛，使人不知春之將去，含有一「夕陽無限好，祇是近黃昏」的意思。崔詩

却有三層意思：第一、春光易盡，第二、衰山盛來，第三、盛衰雖無定，而用超物的眼光看來祇是自然的常態。所以寫情的意象雖然也要真切，不可含糊，然而意思却是愈深愈好。

不過寫景的意象却不可太深曲，袁子才嘗評王維的「興闌啼鳥盡，坐久落花多」兩語不及晚唐人的「布穀啼春雨，杏花紅半村」，因為後者比較渾成，而前者比較彫琢。（見隨園詩話）這便證明寫景的詩不宜過於迂曲了。

王國維先生論詩詞注重「隔」與「不隔」之別。朱光潛先生說：「隔與不隔的分別就從情趣和意

## 星宿圖像

六朝唐宋人多畫日月星宿圖像。嘗瀏覽各種記載隨筆，錄其畫目，罨漏不免，藉見當時盛行的一斑。

梁張僧繇有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見宣和畫譜。明張丑清河書畫勅云：「張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狀貌奇詭，筆墨精緻，尤其是設色濃古，位置

象的關係中見出，……情趣與意象相熨貼，使人見到意象便感到情趣，便是不隔；意象含糊或空洞，情趣淺薄，不能在讀者心中產生明瞭深刻的印象，便是隔。」他們都注重情趣和意象的真切清晰一面，而對於情趣的應該深厚，意象的應該高超，却很少論到。我寫這篇短文的目的，就是想補充他們的意見。但為篇幅所限，不能暢所欲言，讀者如要進一步研究，可取古人的詩集，細細推求，自不難得到許多的例證和見解。我這篇短文，不過給大家作一條引路的線索罷了。

朱應鵬

爾雅，在閣立本吳道子上。此畫固奇詭，而篆文題識更妙。有松雪翁跋，極稱許之。舊為趙蘭坡所藏，今在韓宗伯存良家。」（按趙蘭坡為宋宗室）此卷聞為日本人所得，恐係後人摹本，亦未可知。但即使摹本，亦極可貴也。

又唐閣立本亦有此圖。廣川畫跋云：「秘閣所

藏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唐閣立本畫，五星獨有金，火，土。二十八宿存者十三，餘亡失，疑守藏吏盜易於外，嘗見墨文簡公所收，與此同，蘇舜欽書其後，比此完具，知其爲楊本也。道藏傳五曜圖，金爲女形，火爲童子形，木爲帝王形，土爲老人形，而此畫金形若美女，而髻加蟬翼，乘飛鳳而翔洋，土爲道人，不知何所據？經說昴形如梯，畢形如芝，參形如婦人，井如足跡，鬼如佛胸，柳如蛇，張如瞿曇，軫如人手，房如瓔珞，心如大麥，尾如蠍，此圖皆異，惟翼形如牛頭，斗爲人形，虛如鳥，婁如馬，與經相合。明王世懋澹圃畫品載閣立本五星二十八宿粉本，有云：「牛星作牛，女星作羊，千古靈匹，一旦興盡。」

又唐書藝文志：「寧州寧真觀有二十七宿真形圖讚一卷，惟少氏宿。」

又唐閣立本有七曜像二。閣立本有五星像二，太白，房宿像各一，吳道子有辰星，太白，熒惑，羅喉，計都，五星，二十八宿像各一，五星圖一。楊庭光有五星，星官像各一。范瓊有南斗星像一。周昉有五星，真形，五曜圖各一，星官像一。常棣

有星官像一。五代支仲元有五星圖一。朱繇有金星，土星像各一，木星，水星像各二，火星象三。曹仲元有九曜像一。陸晁有星官像，列曜圖各一。宋孫知微有九曜，填星，亢星，火星，十一曜，歲星，五星，星官像各一。王齊翰有太陽，太陰，金星，水星，火星，土星，羅喉，計都，北斗，南斗像各一。武洞清有太陽，太陰，金星，水星，土星像各二，木星，火星，羅喉，計都像各一。武家元有火星，土星像各一。李公麟有五星二十八宿像一。均見宣和圖譜。

又宋中興館閣儲藏，閣立土星一。朱繇水星一。王齊翰本星一。孫位星官一。王翌周時五星一，又金星一。孫知微九曜三，十一曜一。黃筌水星一。勾龍爽太陰星，木星，金星，火星，羅喉，計都一。吳元瑜羅喉，計都，紫炁星，太陽星，太陰星，木星，土星，火星，水星各一。

又宋鄧椿評孫太古有列宿像圖，十一曜圖。又周密雲烟過眼錄記吳道子有火星，及孫知微九曜圖。元袁桶魯國大長公主圖畫記周昉金星。明何良俊書畫錄心錄記唐梁令瓚有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

古代星宿圖像的盛行，一方面是由於道教的關係，而另一方面，却因星宿圖像，亦屬神話範圍，與山海經，九歌，天問等題材，同其意義。畫家於此最易發展其自由的豐富的想像，成爲奇麗之觀。西洋美術，多採希臘神話，雖科學昌明如現代，但不能廢棄，反踵事增華，其故可深思也。希臘人對於星座，具有各種人物形象的比擬，如北極天主要星座，有大熊（即北斗），小熊，御夫，牧夫，獵犬，天龍，天琴，僊后諸座。赤道天主要星座，有寶瓶，飛馬，南魚，雙魚，仙女，英仙，鯨魚，金牛，波江，白羊，獵戶，天兔，大犬，雙子，三

角，巨蟹，小犬，麒麟，長蛇，天秤，后髮，北冕，室女，武仙，巨爵，蛇夫，巨蛇，烏鴉，天蠍，人馬，天鷹，天鵝，海豚，摩羯諸座。南極天主要星座，有南冕，長蛇，南十字，南三角，南船座諸座。其神話美麗異常。漢唐期間，希臘人從橫斷裏海北路，與中國交通，其藝術文化，早從西域波及中原。其時中國受外來文化思想影響，自不僅止於佛教。山海經故事，有似巴比倫古史之謎，至今尙有待於更進一步的探討。則星座佳話的流入中國，或即爲道家所吸取，此微妙的關係，或不得謂爲無根的揣測。



## 散文

### 理想的家

吳文儔

人過二十五，還沒有結婚，這問題總是縈繞在他心頭。

幾年以前，就想組織一個家，因爲一個人，飄飄盪盪，太枯寂，缺少安慰，精神上無所寄托。所

謂家，至少是兩個人，除我外，應當還有一個老婆。但是到現在還沒有碰着我的老婆。我的老婆究竟在那裏？這不能怪我沒有勇氣，或沒有決心，我要的條件也並不高，怎麼沒有這樣的一個機會？雖然如此，我理想中的家，却常常在我腦海中滾來滾去，而且在一年以前，我還給我的老婆取了一個名字叫「果真」。這是因為我喜歡聽兩句平劇，平劇裏的道白，常有「果然」「當真」這兩句，我希望果然真有當真的一天，不會永遠是在理想中。

果真的父親是廣東沿海某縣的人。果真的母親是北平人，而她自己則是生在杭州。長在蘇州，因此她有廣東人的毅力，北平人的風度，杭州人的儉樸，蘇州人的溫柔，她的面貌並不怎樣漂亮，若要打分數，也不過六十五分，但我看來，却很滿意。她的父親是個極有修養極有新聞道德的新聞記者。她的母親是個多年教育從業者。她沒有很好的學歷，但她有一副天賦的自修的性格。她會寫很通俗流利的文章。她有很豐富的常識，她有新聞記者的大方和善辯。她有教師的雍容和細膩。她把馬克思，柏拉圖，孟德斯鳩和老莊，孔，墨個別的分晰得很

清楚，唯心，唯物在她腦海中有一個具體的形像。她和我一樣，有革命的認識，而不願有革命的行動。我倆生存，就是為着我倆。我倆不羨慕人家的富有，也不同情人家的貧賤。我倆就是在這樣的基點上聯結的。

我倆結婚，是沒有什麼儀式，連證書都不用，更不說什麼介紹人，證婚人，這是我倆的事情，又何必有煩別人。不過為慶祝我倆佳期起見，曾預備一個簡單的場面，歡迎我倆的友好。這天我倆在報紙上刊登一則啓事，文曰：「我倆以思想，志趣，性情相投，願結為人生征途上之永久伴侶，定於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四日，啓用夫婦之名，實行夫婦之道，腰包欠硬，不敢鋪張，遵照節約，真正從簡，僅備瓜子，花生米，青菜，豆腐湯，以享來賓。凡我倆友好，務希屆時駕臨，俾增興趣，而湊熱鬧，實為至盼。（鼎惠懇辭）」啓事登出後，確召來不少好友，但他們每個人，到了我倆的家，都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因為我倆的家，事實上雖係新開張的，但卻沒有一點新開張的表現，既沒有大大的「囍」字的綢幛，也沒有「百年偕老」的紅紙條，

唯一的表現，就是瓜子，花生米，和我倆用由衷心歡欣出來的嘻笑的面孔歡迎他們。

我倆結婚，是經過多次的兩人小組會議，也會有所議決，其中最重要的，當要靠我倆協商議定的「房中守則」，這是我新創的名詞，一般人也許看不慣。但我却認為是最合乎科學原理的。這守則的細目很多，分門別類，不及備載，不過大致的內容，在維護身體及使生理合乎科學原理發展之原則下，可分爲兩點，一是以雙方年齡及身體健康的程度，經過醫生檢核後，工作有一定的時期，這點我倆是以十二分的誠摯，好像一個忠實的教徒信仰他的宗教的態度一樣遵守着，互相決不侵犯。二是雙方別離在一年以上時，爲調劑雙方均可選擇適當的朋友。這兩點在一般人看來，也許大不爲然，認爲第一點只是理論而不容易做到，第二點未免太那個。其實這都是錯誤，只要有毅力和決心，一定可做到，事實上我相信有些人已是這樣做到，只是不肯說出口罷了。其次就是我倆對於節育的協議。我倆曾議定在民國三十八年以前，要勵行節育政策，自三十九年起，才能開禁。節育兩字，在一般人看來，

也許不贊成，就民族人類的立場看來，也是要不得。不過我倆既如此協議，當然也有一番大道理，這就是我認爲在民國三十八年以前，公務員的生活是不會怎樣好轉的。每一個公務員維持其本人的起碼生活猶虞不足，那能够再添丁進口底担負呢？所以要實行節育政策，我倆才能各別的自力自生，若不實行節育政策，一旦老婆肚子大起來，我就吃不消，結果是大家活不成。民國三十九年以後，公務員也許可以養得活一個老婆，這時我倆再開禁也不爲遲。至於再就民族人類的立場而論，民族兩字的意義就太窄狹，人類兩字的意義，也不寬大，我們要以宇宙的立場看，一切物質是不會增加或減少，只是在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之下，有一部份變換形狀而已。我們若把眼光放到這裏，兒女的有無，又有什麼關係呢？不過爲適應習慣和人的天性起見，在經濟狀況可以維持水準的生活之下，也可以任其孕育。

由於思想，志趣，性情的相投，我倆結婚後，日月是在愉快中消逝，愉快是隨日月而成長，我倆並不懂林語堂先生的「生活的藝術」，但我倆却有

許許多多的藝術的生活，我倆在追求幸福和快樂，幸福和快樂也在歡迎我倆。我倆的家，是設立在一個古老城市的近郊，一座普通的茅屋，屋外圍有竹籬，籬邊有我倆種的果樹和草圃，冬天我倆會在我竹籬裏堆雪，夏天我倆常在竹籬裏舉行草地會。屋內陳設很簡單，一個客房，四周都是藤椅，當中有一張方桌，只有一方的壁上，掛有一幅擠牛奶的漫畫，上面還題着魯迅先生的話：「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一個書房，有一張對坐的寫字檯，和一個三層的大書櫥，裏面擺滿了哲學，文學，社會科學範疇內的書籍，兩旁的壁上，掛有一幅世界圖，一幅分省圖。窗門開處，遠山近溪，烟雲竹樹，大自然的美麗，盡在眼前。每每在窗前燃上一支烟放目遠眺，很容易寫出一兩首俏皮的詩句。臥房的窗門是朝南，一張雙人床，一張單人床，迎着窗子作四十五度斜斜的對立着。床頭與床頭相近不相接處，設一小圓檯，上置一花瓶，經常有一束鮮花插在上面。在除去「守則」規定的日子外，果真是睡在雙人床上，我是睡在單人床上，每天入寢和起床前，我倆各躺在在床上，總有一番天上人間的交談。每

當華月初上時，溫和的光線，透進窗紗，使房內的空氣也為之柔膩，益增我倆妮妮的興緻，若有一待月西廂下」之感。月亮回去時，我倆則以淡淡的燈光代替，使房內的光度依舊保持住柔膩，我倆常是在這柔膩的空氣中，踏入甜蜜的夢境。

果真和我都是小公務員，各在各的機關裏搭伙，只有星期，我倆才回家作一次聚餐，我劈柴，她淘米，小爐小鍋弄起來，別有一番趣味。有好的平劇，話劇和電影，我倆會去飽飽眼福。有時到田野裏去蹦蹦跳跳，也有時在書房內看一點書。果真愛讀一點詩詞，但她天性不喜愛沉鬱的作品，有一次我在翻閱李後主的詞，讀到「小樓昨夜又東風……問君能有幾多愁」時，她說這詞是好，只是太哀感了，於是我把這個「東」字，改為「春」字，問她好不好，她說這一字之差，意思却完全相反。我於是要她就「問君」兩字，接一句下去，她沒有思索的就回道：「問君何處桃花紅」？我笑了！她也笑了！

果真還會歌詠，也會鋼琴，我倆常常合唱「情天不老」，在愉快中呼，在歡欣中吸，我倆沒有煩



惱，我倆沒有愁悶，不如意的時候，高歌一曲，鋼琴一奏，快樂就回來了。我倆就是這樣，把光陰一尺一尺的消磨，一丈一丈的消磨，以至於老，衰，病，亡。這雖然是理想，與事實還有相當距離，但

## 不能公開的朋友

彬 兮

在我開始作文的時候，先生給我介紹了一個朋友，那時我不過七八歲。

那位朋友，頗使我不感興趣，一個活潑愛動的孩子，多半不願和他接近，和他講起話來，枯燥乏味是不必說，最倒霉的，却是多少得奉陪上一些腦汁。孩子們的腦汁最寶貴，他們把它用來研究永不得完結的難解的事物，無謂的消耗，他們一百個不願意，因此我曾想理直氣壯地聲明出來，我是不願和這種騙取人家腦汁的東西做朋友，然而，經不得先生父母多方介紹，說他會給我如何多的益處，況且，據他們說：我又是與眾不同的孩子，不平凡的，最最聽話的，在這頂高帽的壓覆下，我不由自主的占有了這頂高帽，從七尋尺至果除憂旋的詩詞裏，勉強

排出十多分鐘來找他談談，可憐，我跟他有什麼可談的？除了每天千篇一律地告訴他：早晨七時起身，八時到校，十二時午餐……等等之外？

那時候，照我對他的一點情感上嚴格些講起來，「朋友」兩字，還不配加在我們頭上，因為我對他所說的話，往往是欺騙吹牛。譬如我今天對他說，從明天起，我將有新的計劃，預備怎樣怎樣了，可是到了明天，依然故我，我也並沒有怎樣怎樣。譬如我今天明明下課後，玩了半小時，而我偏哄他說：「課後自修半小時」。諸如此類，每天都有。這時他是我的公開的朋友。

人的聰明，大概跟年齡成正比例，越大越聰明，而壞事都是聰明人做出來的。在十四歲那年，我

竟懂得初不必受先生的指揮，父母的教訓，毅然地和那位不使我感到興趣的朋友絕交，於是，我和他隔絕有一年之久。

一年之中，我很有進步，我懂得了世間許多不平的事，看見了許多骯髒的靈魂，發現了許多衣冠禽獸在我的四周，我要咒罵這一切，我要罵出最難聽的話來發洩氣憤，可是，我搜遍枯腸，除了「他媽的」三字外，毫無材料。照說，這三字也够惡毒，偏偏糟糕的是：自從我拜讀了魯迅先生的「論他媽的一後，便總覺這三字不够野蠻。罵人既乏天才，便想找個把朋友談談也罷，這一下聰明可又害了我，它使我自知我講的話，人家不太愛聽。我的劣點是：反覆，矛盾，疑慮，好奇，誰都比我有見識，誰都比我有決斷。他們聽完我的高見以後發生的感想，不是不通，便是不懂，都略為敷衍幾句完事。我總不能悶死呀！終於有這麼一天，那是晚上，面對着曠野的長窗落地的寢室裏，我倚坐床上，凝視着半透明的藍色的夜空，星星稀疏的在遠近瞭那冷眼，我腦中盤旋着千百條憤怒的毒蛇。渾圓的月亮，又從樹叢後露出臉來了，乳白色的月光洒得滿

窗滿床，面對着這一片純潔的天地，想到天明以後將在日光下暴露的罪惡，污濁，心中塞着硬硬的一堆話，覺得非嘔出來不可，我便想高喊，喊醒人類的迷夢，揭破人類的虛偽，可是我畢竟還具有一份理智，太放縱了情感是要被一般冷血動物視為神經病的，我在過份天真的激動下，——這種激動，恰跟年齡成反比例，——忽然想起了他，一年前絕交了的 friend。

我馬上找到他，對他滔滔地吐訴出我積蓄了許久的憤慨。他一聲不響，默默地接受，就是這一點靜默，給予我無限安慰。他任我發洩，他不知阻攔，他不敷衍，他不諷刺。從這時起，我方知道了他無形中給我的益處。我對他誠實，坦白，我對他不吹牛，不再欺騙，而且，漸漸地，我對他不能有一天的分離，我向他吐露出整個的心靈。每天，每天，我除了將我的複雜的感想對他傾訴外，還將每天所做的事情全盤托出，所以，我的心理，我的行為，正確的或是錯誤的，在他肚子裏，都是雪亮，我不敢再將他介紹給別人，萬一他在人前倒翻出我的一切？

直到現在，我對他的情感已維持了四年，我在那裏，他也在那裏，我對他的熱誠，始終不變，人們笑對我說：「日記是你的生命！」我說：「哪裏，他不過是我的一位不能公開的朋友罷咧！」如今，我在日記簿上當然不會再千遍一律地寫

## 小 黑 炭

有一年秋季開學，我帶了行李走到我住慣了的一間宿舍裏去，當我推開門的時候，發現裏面有一個陌生的面孔——一個濃眉大眼，相貌非常粗野的人。那時他正佔據在一張桌子上寫東西，看見我進來，便抬頭向我望了一眼，同時我仔細地對他望了望，他的皮膚像印度人那樣的棕黑色，烏黑的頭髮堆滿一頭，蓬鬆鬆地覆在額上，看上去叫人厭惡，低鼻樑，闊嘴，在獷悍的表情中帶着一些稚氣。我心裏很不願意有這樣一個人同我住在一間屋子裏。

他見我整理了一下行李，便跛着木拖鞋走過來招呼，他告訴我他叫王之神，由「中大」轉學過來，「他笑着，也內了奇，我說：「你是南京人？」

些「早晨七時起身，八時到校……」之類，對於寫日記時所化費的些許腦汁，也不再認為是無謂的消耗，同時，我的日記，是日新月異，不斷變化，進步，更不會認為它是枯燥乏味的東西了。

## 李 棉

點點頭。談了兩句以後，他從床下踢出一個籃球，獨個兒踏着木拖鞋，一路拍着球到操場上去。

我們那間宿舍的窗外就是操場，我隔着窗子寂寞地望着窗外，只見王之神一個人怪起勁的在擲籃球，他是一個五短身材的人，擲球的姿勢似乎很吃力，他一直玩到天黑，才帶了一身大汗走進房來，隨便的用冷水洗了臉，着了長褲子走出去。我心裏總覺得對他有一種不愉快的感覺。

過了幾天，我發現他那亂糟糟的桌子上有一本杜斯退亦夫斯基的著作，我隨便地同他談了一些關於文藝上的問題，却談得很入港，覺得他的思想並不像他外貌那樣地粗線條，我對他開始有了一點興

趣。那時舊同學還沒有到齊，得空只得同他談談，這樣便對他多了一點了解，不到一星期，我們便很熟了，於是他也就不客氣的常常諷刺我「小布爾喬亞的習氣太重」，而引起我同他爭論一番。他愛辯論，但儘管爭論到最緊張的時候，只要宿舍外面有球聲，或者誰在門外叫一聲「小黑炭來打球」，他便毫不遲疑的跑出去了。他好像很隨便，有時也不免認真地板起面孔，不過，我總當他是一個小孩子，（雖則我祇比他大兩三歲）似乎他在叫人生氣的時候也還是可以原諒的。

我同王之神的個性，趣味，極不相同，但想不到相處不久，竟成莫逆，人們的感情結合真是不可思議的。

有一天午飯後，我正在圖書室裏看書，忽然一個同學走進來對我說：「老李，小黑炭被校長請去『吃大菜』了。」我吃了一驚，連忙丟了書就往校長室跑，到了校長室，却見那裏沒有一個人，又趕到教職員休息室，只見休息室門口圍了許多男女同學，他們伸長了脖子向裏面看，像在探聽什麼新聞，我知道一定是王之神在「受訓」，便擠進重圍，

衝到裏面去，王之神果然木立在那裏。那天他着了一件灰色棉袍子，於樸實中含着一種狡滑的樣子。

那時楊校長一臉嚴霜，兩手插在褲袋裏在踱方步，副校長吳先生坐在沙法裏吸紙烟，訓育主任莊先生呆立在一旁，似乎想等一個機會咳嗽兩聲。然後溜出這個令人窒息的所在。但誰也沒有勇氣打破這可怕的沉默；我聽到了自己心跳的聲音。

過了很久，我實在耐不住這種沉默了，只得鼓起勇氣走近校長身邊，壓低了喉嚨說道：「我想同校長講兩句話」，他對我冷冷地望了一眼然後用一種幾乎是憤怒的調子吐出「你說」兩個字。於是我不低聲說道：「我想知道關於校方處罰王之神同學的事。」這時楊校長很衝動的提高了聲音說道：「我回國以後，看見校裏的情形太使我失望，有人在暗地裏毀壞我們的學校；有人公開的在破壞學校的秩序，就是今天在飯堂上，王之神居然摔飯碗……因此，凡是不愛護學校的學生，我要他馬上離開。」

那時學校裏暗中正有人在做着政黨鬥爭的工作，學校當局很想找一個機會開除一批思想，行動，有問題的同學，這天王之神在飯堂上附和幾個愛鬧

飯堂的同學在吶喊，校長大概以為他是主動，想拿他「開刀」，於是我對校長說：「校長的意思我明白，凡是危害學校的人，不但校方痛恨，也是我們同學共同的敵人，不過王之神今天並沒有摔碗，這是事實。而且一個學生的好壞，須看他平時的品性和行爲。」這時我對副校長同訓育主任看了一眼，繼續說道：「吳先生同莊先生平時與我們非常接近，他們對每一個同學瞭解得最清楚，現在我想請莊先生說明關於王之神同學平時的操守。」

又是一度沉默。王之神毫無表情的在莊先生臉上溜了一眼，這時上課鐘響了，莊先生乘機走了出去。我很魯莽地說：「今天我向校長要求，對於王之神同學須加以一番調查，再決定開除與否，不然，我願意與他一同退學。不過，我同王之神並沒有特殊關係，我祇爲了愛護學校，不願意學校當局開

## 茸城憶舊

我曾爲了職務的關係，在松江旅居了整整的四年，一直到抗戰開始才離開。不但城裏，便是四鄉

除一個於學校無害的同學。」

校長又踱了一回方步，然後站定了對我說：「好，我答應你的要求，但以後王之神如果有越軌行爲，你得負責。」於是同王之神向校長道謝一聲，退下出來。

從那件事發生以後，王之神的確不大活動了，但他的興趣却轉移到一個「校花」沈小姐身上，表面上他文雅了很多。

我離開學校的時候，他還留在那裏讀書，那時他同沈小姐也疎遠了，却在熱心的弄話劇。畢業後他在南京一個中學裏教書，八·一三抗戰興起，他即刻組織了一個流亡劇團，用戲劇宣傳救亡工作，飄流到遠方去了。

現在勝利快一年了，不知道王之神已經平安歸來否？

## 鉏東

也都到過：東部的莘莊，以及和上海市交界的朱家行；南部的東海岸邊的金山嘴；西部的小崑山，天

馬山，還有一條小鎮叫蓮墩廟的；北部的七寶和泗涇。這許多地方，都曾住過一短時期，而且每條偏僻的小徑和田岸上，都曾踏有我的足跡，留有我的工作記號。這記憶太親切了，更何況我生命史中最可紀念的一頁：——我和真的新婚生活，和另一個女人的關係都在這城中度過和發生的。十年的光陰，如夢如烟的過去了，人也由青年期而入壯年期，但是回憶却還是這樣鮮明，活現，記憶催促着我的筆兒，把它迅速地寫出來。

松江一名茸城，我們從上海的北站或南站乘車沿滬杭路西行，如果是特快車，則除了在新龍華是南北兩站交車的地方而停一下之外，過去第一個大站便是松江。車一過明星橋，——那是松江東門外一小車站，快車不停，——便看到一片城樓雉堞，連綿不斷，而最顯著的出現在我們旅客眼前的，便是東西兩塔，高聳入雲，這是城中的方塔和西門外的西林塔。這不啻是「松江到了」的一個特別記錄。不一刻車已緩緩進入車站，這中型的車站，却也車馬喧嚷，商賈輻輳。站外曠場上立有到各處去的里程碑，和規定的舟車價格，這給予初到這地方來

的旅客不少便利。現在假定我們是到城裏去，坐在人力車上，車鈴不斷的叮噠着，在行人和車輛之間穿過。這鋪着煤屑寬闊的道路，膠皮輪和它親吻的時候，發出沙沙的聲音，使得坐在車上的人，起着一種悠然的舒適之感。

經過了新松江社，——這是松江文化人的結社，後文另有記述，——松江大戲院，一直上了西門大街，這是松西門外一段最熱鬧的街道，也是松江全城最繁華的商業區。大的商店，大的銀行，全在這兒，街道却很窄，更見得行人的衆多。車子在人叢中慢慢的擠過去，隨你車鈴不斷地響，前面的人，除了回頭向你望一眼之外，却儘管慢舒條理的他走他的路。一直等到車槓衝上了他的屁股，才向旁邊讓開一步。拉車的人固然費力，坐在車上的人却更感到心理上的不舒服。就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擠進了這滿掛着薛荔的西門來。一進了城，和門外却簡直成了兩個世界，商店漸漸少了，行人也漸漸稀了，城中心區則完全是政治區和學校區了。縣政府和它的一些附屬機關，都在這兒。省立松江中學，松江女中，都在縣政府的東首，幾座巍巍的紅色

洋房，便是本地最高學府所在地。

松江在政治上地位相當重要，它扼守在滬杭鐵路的中部，是大上海的後方。戰前上，松，川，南，寶，青，金等七縣的專員公署就設在本地，——那時的專員就是現任江蘇民政廳長的王公璵先生，——戰時本地是一個大兵站，地方上很受相當損失。據說有一次因白崇禧將軍親赴松江，召集前線將士會議，為敵探偵知，敵機數十架來襲，炸彈在城中一排排的擲下來，房屋街道被燬極多。最後敵人還是在南部的金山嘴登陸，使松江整整的淪陷了八個年頭之久。

松江的交通四通八達，除了滬杭鐵路這交通大動脈之外，更有上松汽車道直達上海。水道更像蛛網般密佈。鄉間每一大小鎮市，差不多都有小火輪或班船直達，還有輔助這水上交通的一種叫脚划船的小船，船身用綠色油漆，船頭畫着紅色的鷓首，這種船羣集上西門外馬路橋下待雇。有一次因事下鄉，沒有趕上小火輪，便雇了一隻這樣的脚划船，天上下着微雨，我在船中臥聽風聲，水聲，欸乃聲，雨打蓬窗聲，船夫和岸上行人的呼應聲，真是含

着無限的詩意。在穿過吳淞江的時候，風浪正大，這一葉扁舟，從風浪中經過，起伏得非常厲害，危險極了，但也愉快極了。

因為政治地位的重要，交通的便利，松江的商業，也相當繁盛，西門大街一帶，商店林立，現代化的用品，可說應有盡有，大部從上海運來，一部份則來自杭州。書店雖有幾處，但都很小，有一家叫新生書店的較多新文學作品，還能代定一些上海新出版的期刊，我那時的譯文，大眾等便都是托他代訂的，最後還代訂了一份商務出版朱光潛先生編的「文學雜誌」——小說月報後身——內容相當充實，但是僅僅收到了三期，以後各期便都被戰事沒收了。

松江的街道是很簡單的，一條橫街自西門外的華陽橋起，穿過城中向西門外伸長出去，一直到人壽年豐橋為止，共計十餘里之長。兩旁商店連續不斷。和來橫街平行的是一個大河，河水成赭黑色，城裏的人，淘米，洗菜，搗衣服，腳馬桶全在這兒。跨在這河上的，東西共有十餘條大石橋，蒼苔碧蘚，古色斑駁，穹窿形的橋洞，以便船隻從下面穿

過。最有名的四鰓鱸，便產在這河內，在西門外的秀野橋下。一到冬季，鱸魚上市了，松滙道上車水馬龍，滬杭各地，慕名前來，以償老饕夙願，絡繹不絕。滬上著名的菜館，更多特約應市，使本地生色不少。據說除了秀野橋下，雖也有產鱸魚的，（在同一條河中）但都是兩個鰓的了，這是本地人的傳說，究竟如何，記者愧未實地試驗，未能確信。

上文提起了書店，不禁聯想着本地的文化。松江的文化水準，照全國平均起來算，當然要在水平線以上。省立松江中學，松江女中和松江小學都在城內，縣立的有縣立初中，縣師，小學更多，內容設備都相當充實。有縣立圖書館一所，地方很好，閱覽室也很大，新舊書籍也總算有一些，可是看書的人，真可說寥若晨星。我要看新的雜誌，却常到西門外嶽廟的一個小樓上，這裏附設着一個通俗圖書館，有很多的報章雜誌期刊，插在書架上任人閱覽。我有暇便常在這小樓的一角，呆上兩三個鐘頭。等到倦了，走下了狹窄的樓梯，在廟的四週轉個圈子。這是一個十足小型的「上海城隍廟」，看相的，拆字的，賣藥的，變把戲的都有。廟外全是買

吃食的，我曾吃過兩次油炸烏賊魚，又鮮又嫩。

我不能不在此一提的，便是那時新松江的成立。這是一個松江文化的集社，社內有圖書館，食堂，旅社，浴室。先起僅供應社員的需要，其後又漸漸普遍到一般社外的人。房屋相當華麗，大廳中立有一個鑲着絲織的全身總理遺像的玻璃大鏡架，兩旁四條錦屏是柳亞子先生寫的關於社事緣起的一手行書，美麗極了，不愧為一件完善的藝術品。

在這兒夏夜設有露天茶室，在一片碧油油的草地上，電燈在空中像明星般閃爍着，茶座上往往坐滿了人，無線電中傳出宏大的音樂。我們喝着茶，飲着冰，嗑着瓜子，談着話，聽着音樂。一會兒皎皎的圓月已經昇到中天，青光撒滿了草地，涼風習習地吹來，把一天的煩惱，匆忙，炎熱全忘却了。

我們要求正當的娛樂，在煩重的工作之後。在這兒除了到新松江社逛逛吃吃茶和點心洗澡之外；松江大戲院去看新到的電影片子，到也是消磨星期日下午的好地方。好片子雖不見得常有，票價是公道的，公務人員更是優待，買個半票只要一毛錢便够了。——在此請恕我發一個「想當初」式的牢騷，



那時的公務人員不像現在這樣濫三般的給人家看不起，一個圓形證章是相當「吃香」的。

假使你再有興的時候，還有許多名勝可玩，古蹟可尋，較近的本城西門外的醉白池西林塔都好。縣政府前的雲閣第一樓，據說是三國時周瑜點將大破曹兵的地方。稍遠則離城一二十里的佘山，更是遊人麇集之地，遠遠的便可看到山頂巍峨的一所建築物，那是天文臺，這圓形的屋頂，在陽光中，金光閃爍，氣象萬千。

## 談 吸 烟

我首先應當在此申明：這裏所談的烟，是專指紙烟，俗稱所謂香烟的，而不是那種咱們貴國盛產的「川雲特貨」，否則在此厲行禁絕期間，談起來似乎不妥。紙烟在現在，却幾乎是人手一支，不論在辦公室中，行人道上，茶餘酒後，友朋酬應，都不可無此君，風行全國，和它老哥的遭遇，大大不同，那末談談何妨。

我記得我和紙烟發生關係，是在初入社會的時

原想寫一點短小的回憶的，却不料一下筆便拉上一大堆，所寫的還只有城市附近的一小部份，鄉下的許多地方，可記的更多，但已不能為篇幅所容許了，只好以後有機會再談。

這些都是十年前的松江，一些個人瑣屑的回憶。現在怎樣？受到了敵人八年的蹂躪之後情形怎樣？勝利之後的復興情形怎樣？我很想知道一些。但是不知何時始有機會重到舊遊之地，重復投入它的溫暖的懷抱。

## 鈕 東

候，求學期間是絕對沒有吸過，因為我是一個所謂「好學生」，不特不願觸犯校規，而且覺得那種火辣辣的烟氣，也實在難受。在八九歲時，有一次給大哥開玩笑，噴了一口烟而大大的哭了一場，不肯罷休。十餘歲時，因好奇心偷吃了一支烟，而頭昏腦悶難過了一些時。從此對它就沒有了好感，覺得無論如何，不及糖的味兒好，而驚奇一般成人們的嗜好，何以和我們相差得如此遠。

二十三、四歲的時候，我脫離了學校生活初次踏進社會，第一感到不快的，便是吸煙，同事們差不多沒有一個不抽，而且還請我吸。我回說不會吸的時候，他們就很奇怪，認為這是學生派頭，不肯隨和他們，有時朋友來看我的時候，我也不備香煙應酬，但是不久和他們混熟了之後，有時便開着玩笑，強迫着我抽一支，我無奈只得順從了他們，一面再，再而三，便一發不可收拾了。而且自己偶吸吸，也不能不買煙應酬他們，餘下來的香煙，也便自己抽着了，這樣「朋友請我吸，我請朋友吸」，循環不息的使我漸漸和它發生了關係。

然而我和它的關係，却始終若接若離的，而且有兩次爲了某種原因，還和它隔絕了一個時期。——一次是因爲睡在床上看書，不留意煙尾吊下來，燒了我的被褥；還有一次，是在抗戰期內，經濟發生了極大的恐慌，使我毅然和它絕交。

這位也算結交了十多年的老友，雖然如上所說，曾經和它絕交兩次，然而不久依舊又和它親熱了起來，而且在最近更似乎一日不可無此君的樣子，究竟爲了什麼原因，實在有些說不出來，就我個人

經驗而言，不外有下列數點：

(一) 辣的味——照俗名叫香煙來說，似乎烟味是香的，但是適得其反，非但不香，而且還很辣，然而成人們却就歡喜這「辣」的刺激性，似乎遠勝於糖的甜味。

(二) 青的色——紙煙抽了之後，再由口中噴出這嫵嫵的，絲絲的，一蓬蓬的，淡青色的烟來，實在是是可以引人入勝，尤其是在百無聊賴的時候，倚榻靜觀，看了這些美麗的形態和顏色，是足以使人麻醉得忘却了一切的煩惱。

(三) 助消化——所謂「飯後一支煙，賽過活神仙」，確非親歷其境者所能領悟，非此中人不能道，尤其是在大魚大肉的宴會之後，飽脹的肚子，是非抽一支不可，雖然不吸紙煙的人，也不見得常常積食。

(四) 供酬應——說到這點，似乎是吸煙人的最好的護身符，而且現在社會上，似乎也的確離不了它，你幾曾看到幾個朋友相會，促膝談心，不把紙煙互相遞授的，假使你不吸，那你就要被他們從談話中忘却了，使你一個兒孤零零地覺得難受。

以上亂談了一陣，却並無新意可言，還是抄兩節關於「烟」的文字，藉作此文的結束：

「皖城石天外，曾爲余言：有某大僚薦一人於某有司，數日未獻一技，忽一日辭去，主人餞之，此人曰：某有薄技，願獻於公，望公悉召幕中客共觀之，可乎？主人始驚愕，隨邀衆賓客至，詢客何技。客曰：我善吸烟。衆大笑。因詢能吸幾何，曰：多多益善，於是置烟一觔，客吸之盡，初無所吐，衆已奇之矣。又問仍可益乎？曰可。又益以烟若干，客又吸之盡，請衆客觀吾技，徐徐自口中噴前所吸烟，或是山水樓閣，或爲人物，或爲花木禽獸，如蜃樓海市，莫可名狀，衆客咸以爲得未曾有，勸主人厚贈之。由此觀之，誠未可輕量天下士也。」

——虞初新志

這是記一個幫閒的清客，因善吹烟而受到主人

的厚贈，並引起了一「由此觀之，誠未可輕量天下士」的感慨，可見吸烟到也不見得完全沒有用處，所可惜的我們不是會幫閒的清客。

「他自己的生括，俄羅斯人的生活，人類的一切，尤其是俄羅斯的一切。一切都是蒸氣，都是烟。他想一切都好像老是在變化，在各方面推陳出新，換了新的形象，現象逐着現象，而實際上還是一樣始終和原來一樣。」這是屠格涅夫在「烟」裏借男主角里維諾夫的口氣，對於當時的俄羅斯青年所下的批評。中年的我，看着這手中的香烟，絲絲的，嫋嫋的，一蓬蓬的，淡青色的烟，向空中升起，一會兒完全消失了，感到無限的空虛和寂寞，甚麼希望，事業，前途，一切都不見了，還是寫着「談吸烟」這樣的文章，來消除這煩悶的時光罷。

## 心版上的創痕

倪 騫

生命史上含有再生意義的一頁。

祇要我還能够呼吸，我的心版上永遠磨滅不了

這六年前的創痕，在我生命史上含有再生意義的一頁。

抗戰開始後的第二年，是麥黃，菜熟，聲聲佈穀鳥飛鳴的季節，我們既沒有機緣隨政府撤退，也沒有錢逃難到大後方，祇好硬着頭皮滯留在故鄉——青浦縣澤山湖濱S鎮上。父親爲了生活，在K鎮上開了一個私塾，那時我年紀尙輕，倚讀在側，在驚風駭浪中，度着平靜的日子。可是這個平靜，太短暫了。

我們到K鎮後的第三十五天，我很清楚的記得那天是農曆四月十四日。中午，學生們回家吃午飯的時候，遠處忽然傳來了極清脆的槍聲，接着，街上的鄉人便如潮水似的向西擁去，從路人驚慌緊張語氣裏，知道了敵人已上鎮上北柵口和遊擊隊開火的消息，這消息，展開了我們——不，是全K鎮的厄運。

私塾是開在叔父家藥店的後面，我們都沒有跟他們逃，因爲這樣逃，祇有增加危險，叔父關照店鋪和學徒三官上店門，父親和我倆把書本收拾，好在讀的是四書，壁掛的是孔子像。我們盡人力求安全，讓命運來決定我們的一切。

敵人的皮鞋在街上急速的跑過，零落的槍聲如

在耳邊開放的時候，我們的精神，便立刻緊張起來，這時，人與人間的距離縮短了，大家團住在一起就好像是一個生命。每一個人都想找出一些話來互相慰藉，可是大家一句話都說不出沉寂的空氣如死了一般，單調的鐘擺聲增加了恐怖的成份，太陽光變得那麼慘厲了。

砰！砰！砰！巨大的敲門聲很遠就被我們注意了，我們很清楚的能够辨別這敲門的聲音在對門茶葉店附近了！聽他一下，二下，三下！砰！一大響，接着，寂靜了，突然有一聲慘厲的叫聲，沖破了沉寂，是那麼尖，那麼響，那麼長，那麼痛苦的喊叫，明明是人的叫喊，却不像是一個人通常能够在喉頭發出的聲音，這種聲音，使每一個人汗毛直豎，正在門縫裏張望的學徒三官面無人色：奔進來報告：「對門茶葉店老板被東洋人刺死了！」大家都一怔，爭問詳細情形，臉上的肉都變成沒有表情的呆肉，面色灰白，手在顫抖。這麼悲慘的命運，是說不定會降臨到我們身上的啊！大家都這樣恐懼的在擔心。

敲門的聲響不一會便我們的門上發出了，

巨大的聲音使空氣變得那麼可怕，大家都害怕得差不多迸住了呼吸，每一下打門如打在我的心上，心是跳得那麼厲害，父親臉上的肉在痙攣，每一下抽搐，叔父喃喃地在念佛，媼母姊姊掩着面，低着頭，想逃出這一個可怕的環境……

真是神使鬼遣的，門上忽然沒有聲響了，三官急忙去從門縫裏張望了來報告：「鬼子已上橋走了。」「真的嗎？」我們驚喜之間，緊張的心情立刻鬆弛了。

「啊！火！」竈洞裏伸進來的火舌立刻又把我們捲入痛苦的想像裏，大家都慌亂的收拾東西，從洋台上向四周一望，火勢已包圍我們了。

那已不是坐着圖僥倖的時候了，我們分攜細軟逃命，開門來一看，一個猙獰的鬼子正立在門口，把走在第一個的三官拉起來就往河裏丟，父親手快，急忙重新關上了門，在利刀與烈火二重圍攻下，

我們已面臨在一無生望的環境裏，膽小的媼母禁不住哭了。

一個人臨到生死關頭的時候，都會奮不顧身的和環境搏鬥，我們不能坐以待斃，於是大家拿了些菜刀，門闕，木棒……預備跟那鬼子拚一個你死我活，一鼓作氣的開出門去，誰知道我們鬧事的對象——那個猙獰的鬼子已走了，於是都喜出望外的奔過了已成火海的街道，過橋，槍聲在郊外，街上已有人在救火。

在市橋上看已成火海的K鎮，忿怒的情緒代替了驚慌，經過了這一次教訓，父親終於答應了我加入遊擊隊的要求，在蘇嘉滬三角平原上，用我的筆，在第四戰線上報復我——也是每一個中國人心底裏的忿怒。雖已是勝利了的今天，我依舊很清楚的沒有忘記這在刺刀下火窟中逃生的經過，在我生命史上含有再生意義的日子。

## 憶

## 石 碓

三年前的夏天，像現在一般的晴朗碧空，日子

漸趨炎熱，但也有陣陣清爽的南風吹來，那時我在

桂林的名勝區兼學府聖地——良豐西林園，過着恬靜而又緊張的學校生活；長期的住在那邊，早上看滿園的朝霞輝映，黃昏時分，在方竹山麓和碧雲瀾濱，等待那圍柵的暮色上了，我便靜靜地散步在那邊，去記憶那移去的日影，和逝去的時光。

但是，就在那一年的初夏，敵人開始瘋狂進犯湘桂；不久敵騎已越湘南至桂北，我才悽惶忍痛離開了桂林，從此我也開始過着火線邊緣的流徙生活，奔跳在生死線上，那時我深深領會了個人生命渺小的真諦。

輾轉經年，我繞過了西南，眼看着悲慘的大流徙；倘以一顆浪潮，等於一個人體的移動的話，那麼當日的流徙者，便是千萬朵海濤，在雷鳴風嘯的汪洋中，向着烽火的天翻騰了！

不少的人倒下了！我的年青同行者，和我的朋友的同行同伴，都在路上倒下了，我們檢起他們身上的殘衣，留作將來給他們親人的唯一遺物。

那時候，我不認識痛苦，也沒有理智與情感的權衡；我祇覺得生命在超脫地跳躍着；有原始的愛，恨和憎；滿胸的心懷，唯有寄語蒼天罷了！

## 〔散文〕憶

後來我終於到達重慶了，我像一隻從遠海脫險歸來的小船，殘破得僅剩下一副嶙峋的骨軀，但是這隻多難的小船，畢竟已能停靠在平靜的嘉陵江邊了；船歌悠遠，漣漪輕微，終究接受了幾許的安慰了。

敵人投降了，大家看着從霧中露出來的陽光而狂喜。這時我旅居巴東，又已一年，時序在霧的飄渺之間溜過去，從此我愛上了這塊地方。

好似瞬息京兆一般，隨着復員，我又匆匆繞道了西非而行，眼所看見的雖不是前年悲慘的大流徙了，但仍可稱為復員的大流徙，困難苦境，暴亂傷亡，還是途中尋常的事。

經月顛沛，也總算將這隻又經一度波盪浪擊的小船，灣入黃浦江邊了；波浪無聲時，可憐的小船，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有平靜的日子呢？

每夜，我坐在高樓的窗邊，伴着夜入深沉，追憶着過去那一幕一幕的畫景；我不會遺忘牠們，縱然是悽楚的，我仍是珍愛着哪。

回憶，在那一連串的影子裏，會有寧逸幽美的清溪；會有風隱帆順的江流；也會有惡濁的死水污

河，和那汹涌恐怖的大海……，你若是一個年青的人，你定追念海濤般的記憶，假使你是一個年邁的人，那麼請你去找尋遺失的寧逸與恬靜的園林之憶

## 梅林江邊

藍 煙

最近我常常想起梅林，尤其是在夜半更深，睡不着覺的時候，心裏老是覺得有一陣潮水似的東西在汹涌澎湃，激得我要叫出來。我說不上來這種懷舊是甜蜜的，還是淒苦的。可是不管怎樣，我確實有點怕想起梅林。每次想起牠，總不免飽嘗一夜失眠的痛苦。我的神思又在一年前的情景裏飛馳。我忘不了那風吹日晒的原野，我忘不了那寧靜的月光下的江水，我更忘不了那荒廢的林塘橋蒼老的影子，太迷人了，梅林的夜實在太迷人了，就在那江邊的草坪上，我丟落了一顆心。

當我剛到梅林時，我是很失望的。誰想得到梅林這個地方，連一包香烟都沒買處的。要是環境允許的話，我一定要遷移，我看不慣那些光着屁股的小孩，我聽不慣那不豫話的話。最使我難忍的就

吧。因為一種平靜美麗的回憶，是給老年人一種生命的恢復，但它對年青人，則成了一種生命的停止或浪費了。

是這裏的一切就好像比別處來得慢：太陽慢慢的曬，雲慢慢的飛，牛慢慢的叫，人慢慢的打呵欠，就連鐘也慢慢的走，慢得幾乎把你活活悶死，說真的，當時要是可能的話，我一定走，可是，我終於耐着性子住下來了。

說也奇怪，在這被人們遺忘了的小山邨裏住久了，人也改了，我竟會覺得那淡泊懶散的生活也有牠的妙處，你可以像一個世外人一樣，過活得不慌不忙的，白天睡個午覺，晚上出來走走，而這裏的风景，說不上奇美，至少可以稱得秀樸。我永遠記得那一個中秋的傍晚，我在鄉人家裏吃晚飯，自己孤身在外，見到別人合家團圓，心裏不免悶氣，於是就多喝了點酒，爽性到外面去散步。那時太陽剛下山，田野裏吹着晚夏的風，西天有幾隻鷺鳥在火

一般的霞光裏飛翔，村童們都成羣的趕着牛回來了。我却像個夢遊人般，沿着田埂信步地踱着，蹣跚着，不知不覺就到了江邊。那座十二個洞的林塘橋邊，我的胸襟漸漸開朗了。江邊沒有一個人，我茫然地坐了下來。這橋，據說已是個忘了年代的古物了，兩頭已斷，從沒有人敢上去。橋上黑色的亂石堆上長滿的野草，在晚風裏顫動。暮色漸漸深了，江面上蕩漾着一層薄薄的青霧，隨風向下游移去，對江岸上不時傳來一些村婦們的搥衣聲，清脆的打在我心裏。我覺得有點淒涼，突然一下子我忍不住像孩子般地哭了。我隨着自己的心意輕輕地唱，讓那淒涼的歌聲在黃昏的空氣裏悠然震蕩，讓那東去的流水將我的祝福帶去給我的家人。晚風更清涼了，吹在我沾滿淚水的臉上微有寒意。我乏了，我想睡，在夢裏我又回到了千里外的家。忽然，不知誰也

## 山中

秋天，大地遍奏着凱歌，氣候是那樣的明朗，爽潔，舒快，我又從遙遠的外省，重回到闊別多年的

〔散文〕 梅林江邊 山中

在哭。我驚醒了，啊！夜是這樣的藍，這樣的靜，萬里無雲，一輪皓月照得江水更是神若遊龍。那哭聲又起了，哦！原來是隻迷了路的小牛在高粱田裏悲鳴。

夜的林塘橋更美了，在那深藍色的朦朧中，在那寒光閃爍的江水上，好像伏着一個龐大的怪物，我從沒有覺得牠有像那一夜的可愛，牠活像個飽經滄桑的老人在對着月亮訴述牠的經歷，遠遠有幾點漁火在江面上移動，忽暗忽明。水岸還在咕嚕着。我又想睡了，一陣風來，我打了個寒噤。原來我的衣服早給露水打濕了。

第二天我病了。

這事離開現在已快兩年了，可是我一直惦念着林塘橋，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去找回，那梅林的江邊，我所丟落的一顆心。

## 成甫

故鄉的家園了。

五叔——幼年時最親愛的朋友，把我邀到離家



五里地的一個他在任職的山中學校裏去住。他們的學校是鄉下唯一的一個初級中學，校舍是一座古老的極宏偉龐大的寺院，坐落在羣峯圍繞的山腰中，四週松柏林立，溪水潺潺，峻峭處層巒疊嶂，並增高古秀麗之貌，是一所最恬靜幽僻的讀書勝地。

我在山中的生活，有如詩一樣的美麗：每天和許多同學，一同讀書，爬山，游覽，採野花，紮茅舍……我們體味到團體生活的美，享受着人間最天然，純潔的友愛。在同學羣中，在有些年歲幾乎比我大而時常稱呼我為先生的情形下，尤其是一般女同學們，她們每使我感到有無限的莫名的羞愧，難堪……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有一天我終於以同學的姿態，去嘗試替一個先生代上三年級的英文課。由於鄉下英文程度的低，我就利用了只費少許時間上完了一課之後的空閒，拉雜的告訴了他們一些 American song，同時，還對他們講了一點關於英國大詩人拜倫的故事。同學們自此都對我發生了更進一步的友誼的情感，我也和他們更接近了，一有空暇的時候，他們和她們，總來和我互相研究，討

論，有時他們竟把我當作了心目中的最親近的先生了。

慚愧的是不學無術的我在科學或者什麼常識上，我幾乎一點不能夠給他們幫助，唯有在文字一途上，還聊可和他們相互砥礪。也許是年輕人的天賦的共同性吧，他們都和我有着同好，他們都有一個愛好文學的頭腦，更有濃厚的學習興趣，於是，我們在詩一樣豐富，美好的情感的交織下，編辦週刊，開文藝座談會，讀書會……開始進一步的對文學作研究。

同學當中，男性佔三分之二，女性佔三分之一，他們和她們的年齡都相當大，這也許是鄉村教育落後的緣故；說也奇怪，我們生活在一起，都和孩子一樣的真情坦率，更沒有猜忌，有時候，他們奔到我的臥室裏來跟我搗天，打趣，笑鬧……絲毫沒有拘束，熱情使我們忘記了年齡，忘記了男女之分，忘記了我們已是小孩子……

在那美麗得有如兒童時代的生活中，在同學羣裏，有兩個女孩子在我回憶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燕娟和念之，她們都是聖潔淳樸的鄉下姑娘。

但是她們都飽嘗了人世間的滄桑，使本來愉快活潑的她們，一個變成憂鬱寡歡，一個多愁善哭，她們兩人給不同的悲慘的遭遇改變了個性。

燕娟死了父親，是在勝利後，從敵人監牢裏釋放出來，得殘廢而亡。她父親是一個教師，在鄉下幹游擊工作，後來終為敵人逮捕。慘痛的是她父親竟死在河山重光的勝利日，因此給燕娟的創傷相當深，而因之造成了她那悵鬱苦悶的性格。

念之喪了哥哥，死得也相當可憐，最使她傷心的是她哥哥死後，她母親悲慟得害了一場大病而身體衰弱了，她父親却更不幸的給刺激得成了一個瘋癲癲的神經患者。她哥哥是死在從遙遠的重慶回到家鄉來的途中，那也是勝利前後的事。因此本來是一個她們的幸福快樂的家庭，勝利後，却帶來了這樣極端的不幸和悲哀，使年輕的念之，變成了一

## 亞歷山大教授

亞歷山大——教授，是一個三十開外的壯年人，身材並不高，但他却有一個像運動家一樣的結實

〔散文〕 亞歷山大教授

個多感傷善哭的懦弱的姑娘。

我和她們是同病相憐的，因為我已是一個沒有母親的孩子了。每當燕娟和念之哭述她們的滄桑史時，我總忍不住辛酸的陪着她們哭了，這時候，我覺得自己已是悲劇的主人翁，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人了！

回憶最會令人陶醉，也最有味了，想起去年住在故鄉山中學校時的生活，年輕活潑伙伴們的姿態，最令人神馳。但快時隔一年，他們和她們，也許畢業的畢業，走的走，都星散了。憂愁善哭的燕娟和念之，畢業離開學校後，又在怎樣的生活着呢？人生是多麼離合莫定，像我又走得遠了！啊！翹首南望，白雲故鄉，秋水伊人，山中伙伴，今已勞燕分飛，天南地北，各棲一方，游人漂泊不定，相逢又在何日呢？……

成甫

的肌肉和身體。短短的捲皺的微黃的黑髮，式樣好像並不和一般美國人一樣，如果你對他仔細的度量

，他那黃黑色的肌膚和面容，介紹給你的準會是一個道地的中國人的印象。

亞歷山大教授的母親是中國人，所以他生得和我們中國人沒有兩樣，而且他少年時代就來中國，生活着中國化的生活。正和中國許多學者一樣，他有時也不脫一種道貌岸然的風度；這並不是說他故意在矯揉做作的學中國人而是他有着充分的先天的中國民族的優秀的姿態和性格的緣故。

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所以他講學起來也始終不脫說教風度。他講學時的一副宣教士的固有的精神和神氣，配合着他那飽滿的宏亮的喉音，總那樣的叩擊着每個人的心弦，那樣的使你緊張而凝神的樂於接受。

亞歷山大教授時常喜歡中國裝束，穿着長衫；拿着山水畫的摺扇，腳着黑緞白底布鞋，儼然一個道地的中國學者。據說這是他爲了要遵守他母親的遺言，他母親願望着他做中國人，所以他娶的妻子也是中國人，他現在已經有了好幾個孩子，但他在中國二十多年來一直到現在，却並沒有要改入中國籍的傾向。

亞歷山大教授的母親，是美國舊金山的華僑中的富室，他的父親是一個有名的大學教授兼牧師。當亞歷山大教授十餘歲時，他的父親毅然拋棄了在美國的最高貴的紳士生活，帶着他的母親和他，流浪到中國的H市，過起上帝賜給他們的清苦的傳教生活。到如今，亞歷山大教授他亦在美國家鄉的鉅大的財產，仍並不能吸引他使他回國，一個上帝的虔誠的門徒，大概是不在於這一點的吧？

亞歷山大教授時常介紹我們讀美國雜誌，他最推重的是一「讀者文摘」，他認爲這書內容最好，水準最高，他真是一個循循善誘的明哲的學者兼青年的導師。

最近據說亞歷山大教授有回國的準備，但他並未對任何人表明這件事。有人探悉，亞歷山大教授的叔父最近亡故，遺囑中有招他回家的要求，因爲他已是他叔父的幼兒和財產的法定保護人，同時由於他叔父的死去，他自己的財產亦將有被人侵佔的危險。這消息如果屬實的話，則亞歷山大教授回國是極有可能的了。離別在即，他大概也百感交集，所以不願多說話吧？惟他一旦離開這住了二

十餘年的中國，將會有一番怎樣的依依惜別之情

## 日 燬 橋

胡愁春

學校的附近有一乘石橋，靜靜的躺在龍眼樹的旁邊，人們不知道它寂寞的矗立在那兒，已經有了多少悠長的歲月，經過幾次風雨的剝蝕，更因行人牛羊和獨輪車的摧殘，橋是更顯得蒼老了，乳白的石子早變成了灰色，綠的爬山虎也佈滿了橋的二旁。它一面接近學校旁的小路，另一邊通向一個小小的村落叫河橋的，那裏有着幾百家住戶，開着二三十家店，出賣些黃酒，山核桃之類的東西，所以在這萬山叢集的這裏，儼然的也算是個唯一的市場。

橋畔還有個亭子，裏面安置着石凳，給遼遠的行路人休息和躲避風雨，亭子的二壁上，更鑲着不少的石碑，碑上字跡依稀可認，閒暇的時候，我們也仔細的讀過，纔知道這橋的名字——石灰橋。

因為我酷愛着橋，所以祇要工作允許我有一絲的空閒，我就會獨個子跑上橋來。我愛聽流水的聲音，淙淙的像曼麗的少女奏着七絃琴。還有微風搖

呢？

撼着龍眼樹葉子的聲音，瑟瑟的，像秋雨打在枯荷上。我更愛偎倚在綠色的橋欄邊，在黃昏的晚風裏，看一顆顆拖着金色長尾的星星，墜向遼遠的天邊。

這座古色古香的橋啊！我開始和他結了不解之緣。

還是在去年，暑假開始的時候，我們一班陷區個同學，照例留在校裏，但是校裏沒有米，因為政府撥來的公糧都遠在離校三四百里的山村裏，運輸費太大了，校長感到棘手，於是決定由我們同學組織「旅行隊」。長途跋涉的趕到那裏去吃。

回來的時候，秋色在這山村裏已經很濃了，夜夜是亂鳴的秋蟲和如水的月光，時間告訴我，中秋已經不遠了。

記不起是那一個晚上，爲了挨不過秋夜的寂寞和淒清，終於，我又慢慢的踱上橋來。

橋在月光的撫摸裏，更顯得幽靜。晚風輕輕的帶來陣木樨的幽香。橋下是盈盈的流水，在月光裏，像含淚少女的兩頰。

我低低的唸着「淡淡江南月……」

橋堍下突然傳來陣急促的脚步聲，接着一個黑色的影子在我的面前停住了。

「快回去！敵人流竄了，開緊急會議呢？」俊一口氣說完了拖着我就走。

到了校裏，禮堂裏圍滿了人，校長在幽綠的桐油燈光下，強有力的揮着拳頭：

「敵人已經在坑口發現了，當然我們有部隊在那兒堵擊，用不着過份恐懼，祇是坑口離這裏不遠，所以大家趕快收拾行李，由嚴主任率領，出石灰橋至楓莊。」

校長用銳利的目光，向四週照射了一下，接着說：「我還有點事情需要料理，現在你們先走……」

十分鐘以後，帶着新仇舊恨的心，我們出發了。當我踏上石灰橋的時候，似乎聽見有人在說：別矣，石灰橋！

河橋街上已經擠滿了人，挑擔的，攜着小孩子的，都帶着惶惶的神色，向着我們同一個方向走。哭聲，叫喊聲，鬧成一片。我感到我的心像野狗嚙嚼着的那樣慘痛。

到楓莊已經在午夜了，在一所祠堂裏放下了行李，不輕的行李和三四十里路的奔波，疲憊得不能彈動。略略的整理和打掃一會兒後，大家就坐在祠堂外空地上打盹。

嚴主任在前後巡視了一會兒，回來對我們說：夜裏大家驚醒些，敵人大概馬上要退的。

濃睡裏，我被陣急切的槍聲驚醒了過來。我擁着寒衾，讓思潮像野馬似的在腦海裏奔騰，想起母親，想起石橋，我的淚潛潛的下來，連枕也濕了。

第二天，校長帶來了二個喜懼不同的消息，喜的是敵人已經接受菠茨坦條件投降，懼的是河橋在昨夜三點鐘淪陷了。

上午和俊談了一上午的天，午飯邊，阿土從下面打聽消息而上山來了，大家圍住了他。

「河橋四周佈滿了國軍，大概明天可以回校去了！」阿土指手劃腳的說着，臉上強露着笑容，這

笑實在比哭還難看。

我們也會意的苦笑了一番。

下午二點鐘，槍聲又急了起來，其間還夾着迫擊砲聲。我們爬到楓莊後面的山去看，祇見河橋附近的山頭上，在每次砲聲的響後，不時的揚起一陣塵土和灰硝，這顯然的在告訴我們，國軍真的進攻了。

回到莊裏，倭告訴我，阿土又下山去了。

夜裏，又是好月色，同學們，校長，大家在草地上談天。

「退了！退了！」阿土氣喘喘的跑上坡來。

「石灰橋上站着國軍，路上全是人，說有太平日子過了……」

大家笑了，一剎時，狂笑聲，歌聲，激動了整個楓莊。

十八號的早晨，含着滿眶熱淚，踏着石灰橋上

## 寫在寂寞的夜晚

從我十二歲到十六歲這一段年齡的時期，我差

〔散文〕 寫在寂寞的夜晚

猩紅的血跡，我們回到了校裏。

深秋的時候，我偶然的踱上橋去，龍眼樹已經結滿了果實，樹桿上釘着一塊木牌，寫着「日燬橋」三字。字是紅的，在蕭殺的秋風裏，似乎紅得有點紫了。

走下橋來的時候，不知誰在唱：

日燬橋！這英雄，

寂寞的矗立着，

沒有半絲龍鍾。

你帶來了勝利的警鐘，

你帶來了南國的春風，

你給多少的人們啊！

帶來了生命的火花，

像血一樣的紅。

姚 印

不多每年總來去四次，走滬漢間那條長江水路和武

(昌)長(沙)間那條新修的鐵路。起初頗令我覺得眼目一新，事事物物都可找出一點驚奇，但到後來，却常使我感到一種莫名的苦惱，同時還引起了一種旅途的寂寞之感，而對世途尤感一種恐慌畏懼的心理。這是除了車船的擁擠混亂之外，覺得最難應付的還是同屬一樣耳日口呆的人類。固然是大家萍水相逢，斷混在一起要好幾時或好幾天，但你總不能和他輕易地相交，對他過分地相信，你祇能和他空泛地敷衍，時時還得多少謹嚴戒備，這真是太痛苦的一件事了，可是你又終究不能撕破這層隔膜，推倒這座堅厚的牆。每一次你和多少人同船同車，但當你到達行旅終點，跨下車船來時，你回頭看一看罷，後面又有什麼東西足以留給你去珍藏的呢？沒有什麼東西。沒有所謂同船之誼，沒有所謂患難之情，有的祇是一個莫大的空虛。也就是說，多少人走進你的生命的圈子裏來了，但這些人，都像一個個影子，最後俱悄然而隱滅不見，往後對你，也不會發生什麼影響或關係。時日在這裏似乎不值得珍惜，彼此聚合了，離散了，那麼隨便和毫不在意；大家匆匆忙忙，一心只顧自己的事，盤算着

自己的心思，對自己以外的行旅的同伴大都漠然不相關切，等到有一天，你閱歷闖蕩得多了，最初對人的一片熱情也給冷熄消溶去了，於是你也會得驟然變成一個這樣漠然的人。

漠然於自己以外的一切。

張漠然的臉相對着張漠然的臉，經過多少路，渡過多少水以後，還是那樣一張漠然的臉。

縮結萍水因緣，例外當然不能說是沒有，可是你果然能够捕捉一個飄忽的笑影嗎？追蹤一個杳渺的心情嗎？便是真個彼此鄭重地握手道別了，這手的溫熱又能保得幾時？在你記憶之中可能長久地藏留一個陌生的人的影子？不要說是愛，就是友誼有時也很短促。

在悠長迷茫的人生旅途上，大家冷然地相逢又相散，不也是同樣的情形嗎？倘你認真涉想到這樣遠時，一種深重的寂寞之感自會得陡然蒙上你的心來。

「又離開一個暫居的地方了」，我每次從上海動身或者打長沙回來，心裏總要這樣茫然地想到。但在離別的那一刻，我却往往漠然不會感覺暫別的

痛苦和留戀的情緒，直要等到人已經坐在車廂裏或者船艙中，我才會猛然想起，我是又在途中，我又將到人海中去航行一次，於是胸頭好像隆起着一種輕輕被咬噬的隱痛，再抬頭望望四週，雖然擠滿了人，終覺冷落空蕩，於是一重寂寞之感，便將混和着夜色或者烟影滲入我的淒然的心中來。

我好像遺忘了什麼在家裏或在學校裏（那時候我在讀書）；我不曾把始終是暫居的一段時光，好好地加以應用，正如在戀愛中的人們往往忘記去捕捉住瞬息即逝，美妙甜蜜的時光，徒留事後的愁悵一般，現在，又離開那一個地方了，什麼都又蹉跎過去，時光既然不會再倒流轉來，那末，除了惱恨以外，是再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追回那一段迅速消逝的時光的了。

寂寞之中產生惱恨，惱恨之後，又是一重寂寞

## 蟋蟀的話

姜白石詠蟋蟀一闋齊天樂，是塗上了哀怨的色彩：「西窗又吹暗雨爲誰頻斷續拍和砧杵？候館吟

〔散文〕 蟋蟀的話

。寂寞與惱恨相伴隨。人正像隻輕小的皮球，被一雙偉大的生活之手，拋起擲落，流轉不停，毫不容你自己有個固定的主意。人生又無異是一隻船兒，解纜啓碇了，離開所停泊的碼頭了，從此駛入江河，駛入大海，再也沒有永久可以安穩下錨靠泊的所在了。

當每次火車在深夜裏，到一個小站停，留幾分鐘時，我總探出頭去望望，燈火黯淡，人影寥落，語音啞澀，僅有雜沓的步腳，猝然踏在沙土上發出噉噉噉噉的聲音。這聲音聽來真是非常的空洞，非常的寂寞。車輪又嚙嚙地輾動了，向前奔馳，把一個昏黑的小站投在後面昏暗的夜裏。

居住在那小站一帶的人，是不是同我一樣，生活在寂寞中呢？我在車廂的搖動中不免又黯然地想到。

朱 顏

秋，離宮弔月，別有傷心無數幽詩漫與……「這是晚秋的愁人，聽到驚寒的蟋蟀的哀曲，才有如許悽



涼味。

實際上蟋蟀這東西，却有着進取，倔強，活躍等等德行，并不像詩人把它看成了頹敗，沮喪的可憐相。

人多把蟋蟀比成一個武士或瀆武主義者，孩子們雖然歡喜它，但一經老師命題作文，也跟着大人們發這些議論；然而蟋蟀狠鬥的理由，也不過是大家碰了頭，想爭一條取得食物飲水的路，或是爲了保衛家的被人侵入，奪去異性，這和人世無大差異，不過它們不管力量如何，總要搏鬥一番，戰敗拉倒；沒有一見風轉舵——揖讓善戰——這些玩意。

農曆的八月十三，是白露，這幾天，正是蟋蟀發育成長的壯盛時期，住屋外面是一個會遭蟲炸荒廢的空場。瓦礫堆中，亂草叢裏，便常看見幾個赤膊光頭的孩子，熱切地搜尋捕捉。兒童景象，也就兜上心來。

我們捉蟋蟀，常在立秋以前一聽見蟋蟀的鳴聲開始——孩子們總是性急的，用許多空火柴盒重疊起來，紮成一個貯中藥的抽屜櫃一樣的東西，帶着二齒，（鐵打的一尺多長器具，一頭是向下灣着兩

個鈎，一頭則像一把小鏟），鉛絲罩，一睜眼，就溜出門，不管母親在後面怎樣呼喚。

這種捕捉的集體，三四個小朋友聯合起來，闖進古廟的廢園，學校的磚堆，河坎上，竹林下，到處搜尋，與蟲蛇爲伍，把一身弄得完全像泥鬼。然而這些地方，却沉浸着多少甜蜜喜悅的小靈魂呵！

至今還清晰地記得一樁趣事：我捕捉了十幾頭蟋蟀，一古腦兒放進一只木桶，讓它們各自爭鬥，這在孩子說來，叫作「炒蠶豆」。鬥的結果，產生了頭頭士，振翼一鳴，足使三軍辟易，這真令我十分喜悅，想把它提出來放進泥盆，不料全桶的蟋蟀，全體跳躍，勇士也跳出木桶，指顧之間，不知去向，我如失去一件寶物，傷心到放聲大哭，母親莫名其妙，跑來問什麼事，我就纏住她，硬要她賠償，母親笑着騙說「賠，賠，」從袋裏拿出幾個銅板給我，我把銅板投摔在地上，急得跺腳，「我要你賠蟋蟀，我要你賠蟋蟀！」這真是可笑之至，然而世界上似乎也祇有母親才能負擔這人們不可賠償的賠償吧？失意者，痛苦者，都祇好「媽呀媽呀」地喊着。

蟋蟀養的捕捉，却是藝術化的，將近白露，他們必有好幾夜不睡覺，沒有手電筒的時候是帶洋燭，到野外多蟋蟀的地方去逡巡，他們靜聽着，辨別鳴聲的是否值得一捉，決定了捕捉之後，這個蟋蟀遲早總是落在他底手裏。無論是牆壁裏的，屋瓦上的，甚至廁所坑中的，他們都用着水淹，挖壁，食物引誘等等法子，加上堅決的意志和不疲倦的忍耐，直到獵獲到手。

這些養家真不知道從那裏學來的許多鑑別方法，他們看蟲，無須要鬥，就能指出高下。大體說來，蟋蟀的頭要大，項要闊，肉厚細而腿長勁，這是一個起碼標準，然後要看頭上麻線的粗細，及全體顏色的分配，觸角的姿態等等，分出早色和晚色，以決定出征的時期……這裏，我不是講蟋蟀經，恕不多談。

但吾鄉一位老於此道的人，却把看蟋蟀的眼光用以看人，正如「紅塵」裏面的獸醫和人治病，結果自然是笑話奇談了！現代的英雄們盡是限於「豹頭環睛，燕頰虎鬚」的壯士軀體？目前的風雲人物「鐵托」，看樣子倒像一個尖頭曼似的！

〔散文〕 蟋蟀的話

善鬥的蟋蟀，最後還有着身後哀榮，牠們被喂養着，被攜上賭台，在「祇策」（鬥蟋蟀用之紙合，狀如圓帽合）中奏起凱歌，贏得賭注作養的報酬，從中秋到寒露，短短的生命，不，牠的整個的生命史上，完全守着「征服」兩個字，結果贏得了資財和牠底榮譽。「封將」了是賭博的人們封贈的。老了，死了，養的主人却永遠供奉着代表將軍榮譽的金花。用一口銀棺將牠擦到一塊心愛的地方……這些，這直翅類的昆蟲知道什麼呢？然而，人們却彷彿代牠享受了這樣的尊榮！

關於蟋蟀的詳細的形狀，辭海之類是說得沒有錯，但那張圖却萬萬相信不得，三尾還可以，但是英風颯颯的雄性，却畫成了類似蟋蟀，具體而微，暗褐色，不善鬥的俗稱「地鈴子」。好在這不是稀世珍物，真有不認識蟋蟀的人，也不一定借助於詞典上的畫！

最後，則蟋蟀現在雖當盛年，而筆者至少在情緒上已入秋境了，祇能看「籬落呼燈，癡男駿女」而作會心之笑而已！「蟋蟀吟」沒有看到，却寫了這樣拉雜的一篇東西。

## 如此父親

增元

一提到父親，心頭就恍惚有說不出的悵惘。誰沒有父親？雖然各人儘有着不同的一切，然而像我的父親一樣的人，恐怕委實太少了。

自從去年冬天到現在，我和父親更疏遠了。一直沒有見過面。這完全是由於事實，爲了生活而奔波忙碌，是各有其苦衷的。至於日後的情形，我也不敢猜想；反正在我們一生的過程中，總是有過許多極深刻的折磨與創傷了。

父親是個自負的「藝人」，因此也就有着藝人的不平凡的癖性與風度。他是江東小有名望的金石書畫家，同時還好詩文雕塑。他喜愛花草，字畫，古董，以及各種認爲新奇的東西，往往不惜重價購置，尤其當抗戰以前在故鄉的時候。在故鄉，他儼然是城裏的小皇帝了。

每次風聲鶴唳緊急的當兒，人們都趕着「逃難」，而父親總以地方事業爲重，留守桑梓，並從事於「後援會」之類的工作，直到後來，往往只得空

身走出，所以我家歷來的損失，真是不可勝計了。這次抗戰軍興，我們在八一三之前一天到上海，而父親又轉輾大江南北，漂流了幾個月，才繞道來滬。他來的時候，拿着一隻無線電盒子，然而裏面帶出的却並不是故鄉的那隻無線電，而是他的一塊殘舊的題名爲「苦悶」的石膏自造像。

父親也是聰明的讀書人；像祖父一樣，都是淡於名利，以教書鬻字爲生的。不過祖父似乎儉樸而流於頑固，甚至要三個銅元買酒，却只許給一個，如此才苦苦積下一些薄產。爲了祖父的暮境，父親是早婚的。二十歲以前就養了我，而那時祖父便已去世。父親的頭腦是極新的，所以以後就另換一個作風：一切都求舒適，好炫奇，以爲是前進，合時。於是漸漸放縱起來，對祖上的心血，似乎不大愛惜，只圖眼前的享受，「出風頭」，而少有作日後的打算。真是此一時，彼一時，盡滄桑之感了。

起先，雙親間情感一向是極好的。我不久就有

了弟弟妹妹們，我們的幼年誠然足夠幸福了。但我們却不知怎樣，都有點怕見父親。父親也和我們不大親熱。也許藝術家有着他們獨特而怪僻的藝術意味，幾年後漸漸更同我們和母親間好像有說不出的煩厭與不高興。後來他在靠街另一新房間內獨居了，終天在外，更深夜半回來，就是在家吃飯，也板着面孔，不說半句閒話。越到後來，父親對家庭的態度越變冷淡與分歧。他的心緒不寧起來了，心頭好像充滿了什麼說不出的苦悶。

父親不會有過好好的事業，只是消磨詩酒，來往地方耆紳之間。戰前曾做過故鄉某小學校長。對外面朋友做事，倒很忠厚。寫字之類，雖有潤例，往往被人揩油慣了，自己也不好怎麼。但他做事，就總愛任意拖延，一天一天過得不在心上，待緊迫到期，才臨時抱佛腳，當時翻箱倒篋，要尋某物，却又不見了他物，又是一番橫看豎弄，真的東西尋不着，就是飯菜放在面前，熱了再熱，也會發憤忘食。然而有時急起來，却又暴躁萬分。傭僕大都用不長久。時常張牙舞爪，呼么喝六，任何事，自己不對是對，別人不錯是錯，就叫我們，也難受其脾

〔散文〕 如此父親

氣的，雖然，他對外面應酬，却是客氣非凡的。

抗戰來滬後，我家就開始面臨了突然痛苦的生活。因為財物損失殆盡，而父親又不事生產，雖做一些事，但他賺來的，只供他個人還不夠。僅有的東補西湊之剩餘，也不經幾年之用。父親又是做不來生意而不肯低頭求人的，自己交際用途又廣，文人是頂不值錢的，那裏能解決一家的生活！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只要父親謀個稍好些的職業，守分安命，苦吃苦用，勤儉成家，也並非不可能的。但他往往好像受了迷。自度其逍遙日子，浪費於危險的目的上而不自拔。

終於在二十九年春天，父親鬱積着的刺激不得不爆發了。某夜夢醒，忽擊掌呼喊，癡狂失常，居然要丟掉妻子兒女於不顧，說出十分荒唐詫異的話，強迫母親回家，而欲另行造就其一生的慾望。推源其故，則是父親早有外遇，又脫不掉對方的迷戀，終於全力傾心，企圖趕出了妻兒，再來個一結婚。這種傷心悖理的舉動，又豈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所應為！

母親的痛苦是旁觀者所不能了解的。她爲了撫

養她的親愛的親生子女，不惜含悲忍辱，度日如年，我們也一天一天得過且過。好在真理永遠是真理，父親的行動純然是立不出理由的，至多總是一句「意見不合」，便說不出第二句來。要是問他有什麼不好，什麼不合，也就不知其所以然。當時母親未嘗不寬大爲懷，允許對他的意見有商量的餘地，只要上通下睦，更非絕對不能相處的。無奈父親倔強成性，「堅決」得不能考慮任何長輩或親戚朋友的苦勸。對子女們也忍心放棄，始終堅持着成見。家庭的破裂已是無疑的事實了。

之後，父親便沒有家了，同時也可說是另外有了家了。他不和我們見面，達兩年之久，難得來一次總是帶着恐怖的結局。這兩年中，他不顧我們的生活了。向他要錢，說是沒有。但我們總不能長此下去啊！這種牽絲攀藤的「拖」的局面，誠然是雙方精神上最重大損失了。

爲了越拖越糟，既是全然失望，無法補救，不如及早解決，各求來日。但沒有錢，的確是最大的困難。不過，到底在這兩年後的四月裏，父親不惜變賣了祖傳的田地，來幹這殘酷的離婚手續。這在

我們母親方面，誠然是不得已而強迫成的遭遇。而我們幾個孩子，便永遠歸於母親一起，同甘共苦地一直到現在。甚至將來。……

父親之所以如此，大概以爲母親太「舊」，一切都不合時代的「新」的需求。這都是不滿於舊式的婚姻所造成他心目中的人，要爭摩登，會化錢，愛出風頭，有社會教育，做做戲，拍拍影片，也是一個「藝人」，以爲可以創造前途，無限幸福。這種見解顯然是錯誤的。而大家也料到父親總有後悔的一天。果然，事實表現出來，他的愛人也終於給了他腳底看；有錢就好，沒有錢就走。我也替父親不值得。一場風波，曇花一現，又何苦如此，落得個徒呼奈何。

照法理說，父子關係總是不脫離的。雖然我們心裏不願意，但人家以爲父親既然孤獨了，做子女的，便不應再與疏遠，時常去看看他，或許會使他有回心轉意的一天。另一方面，我們爲了在百物高漲下，日常生活難於解決，又不得已不時前往；子女既是姓了父親的姓，父親自然也得供養他們啊！然而我們一次一次的跑，發現父親也窮了，苦

了，雖然，場面却還得硬撐。但這樣若是他的咎由自取，更有什麼理由好怪誰呢！可是父親對我們的態度，仍是少有愛顧，而總一味苛責。他的特殊的性格也並不見得改變，依然傲骨英姿，自命不凡，却又鬱鬱不得志。自己仍舊弄弄書畫，刻刻圖章，渡其「書劍兩亡」的「劫後餘生」，不知如何打算日後。祖傳的產業，消耗完結，現在還是不想補救。

往往在假期裏，或是星期日，我和妹妹們偷閒去看父親，或是應父親的約而去，幫他磨墨，按紙，或整理東西，照顧門戶之類。有時勉強訴說一些生活的痛苦，要求能稍加資助，但父親也似乎沒有辦法，難得給少許零用錢。偶而向他索取一些米，提回家裏，煮幾天粥吃。大多數時間，父親遇見我們總是漠然不語，或皺了眉頭，板了面孔，說些不要聽的舊話；發些使人難受的牢騷，我們也總是默默地感到沒趣。

走進父親門前，就像入了鳥籠，氣悶拘束，不安，彷彿失去了生命；就是要飛也飛不出，巴不得地上有個洞，好讓我暫時鑽下去。雖然父親也有苦悶，但我們却不以為然。我們以為他對子女依然沒

〔散文〕 如此父親

有好感，求其回心轉意，也是個空望罷了。就是真會，那我們見他這種怪僻的性格，也可不願相處了。我每次去父親那裏，總覺到萬分的不得已。一次去，浪費了精神與時間（我始終是個忙人）所得到的的是什麼？有時勉強裝作和他親熱，有興談問幾句，但總也引不起他。不過分離後我和灼妹兩人的學費是父親供給的，這我也不用抹煞。然而每次也總得費去許多的周折才拿到。其實我們拿這筆學費也無非在私下稍稍貼補我們和母親的一些日常費用而已，因為我倆讀書是各有不同的獎學金的。

父親時時責備我「呆」，「只知死讀書」，「一點不懂事」。我想在父親面前，在陰沉的環境下，就是不呆也呆了，好在不是天天在那邊，就隨他說吧，我自有了解我的朋友。像他那樣「活讀書」和「懂事」所得的結果，我實不敢苟同。我對世俗的人情世故根本是淡然的。

父親也算是有學問的，尤其各體書法無不精工。但他却從未教過我任何一些可以傳授的東西，或是指導過我們的讀書（雖然我們的成績都很優良）。他從來也沒有替我刻過一方圖章或是寫過一把扇

子。人家以爲我什麼才能好，也是由於書香門第，但我恐怕這種系統，到我亦將中絕了。我一切學問，皆由自力研習。詩文書畫之類，全靠自己有興，勉強學來一二，用以自娛罷了。

去年（三十四年）夏天，我的中學階段告終了。同時也因爲我身體不好，正宜療養，一方面，如果讀大學，那對於生活，簡直是不容許的。因爲我們和母親暫住於舅父的學校裏也已三年了，一向多承舅父們照拂；只因我還在讀書，當然更沒有人生產，（母親整天忙於洗滌，燒等家中雜務）我們個人的消費也斷不能長此以往，毫無着落。依賴旁人，寄居籬下，在雙方都是一種不便，所以我能暫時爲我們子女四人，先解決一些目前的生活問題，也似乎是必需而合理的。

起先，父親也主張我停止求學。但後來又堅持我繼續進大學，說是馬馬虎虎選一兩科讀讀（因爲我身體不好）。後來我打聽出大學一年級是無所謂選科與讀學分的，他們是規定讀幾科的，並不可就自由選讀一兩科。同時，我以目前的生活重要，先行謀職服務，實是急不容緩的事，就告訴父親，但

父親就怪我們不圖將來，高中畢業有什麼用。（話是不錯）又是一番不滿。其實我也極希望能繼續求學，但迫於實際環境，也是不得已的苦衷。即使能够讀書，也不能餓着肚皮作犧牲；而沒有現在，又何來「將來」？

剛在那時候，正是天日重光，抗戰勝利之後。又是一個大階段的轉變，尤其是對於父親。原來父親戰前也是故鄉的「地方人士」，曾任鎮長區長等職，在滬濱忠貞不屈了八年，自然也得透一口氣。跟着決定回鄉「復員」，仍做其「區長」居然也備受歡迎，大出風頭，引爲得意。不過當時接收之始，自然還有混亂，辦事也不免困難，經費更無從着落。但他却自有一番熱心，真是值得欽佩。

之後因爲辦事忙碌，感覺左右缺少適當的人，遂要叫我也回嘉定。說是名義上去幫忙，實在又可休養，呼吸些新鮮空氣，並且學些經驗。可是我不得是倔強或有意反對，實在爲了事實與環境，我不得不拒絕回鄉。雖然父親的命令也並非完全有什麼惡意。終於我婉轉而懇切的拒絕了。他的意思是既然不讀書，何以又不肯回鄉，一面做事，一面休養。

然而我說一樣做事，在上海也可以，如果我到了嘉定，那末叫妹妹們又怎樣？他只怪我頭腦不清，好像看不起父親。但我可不上他的騙，他可以自己生活，而我們呢？母親呢？雖然他允許我也可以支薪，但到了那邊完全該聽憑他，我完全是像奴隸的不自由了。上次展覽會中我售去幾張扇面所得的區區小數，他尚沒有一次給我，說到金錢，根本也是渺茫的。何況在他面前，我就只有「呆」，我沒有一個朋友可以作伴，我無處訴說我的苦痛，我根本也不情願失去寶貴青年的生命，而過一種不自由的黑暗的生活。

我必須顧到在上海我母親養育上的家……我對分離後的不幸，只能把責任歸於父親，我們是沒有罪的。

就爲了我不答應他的要求，他就對我失望，憤怒。然而威脅或利誘都動不了我的心，終於我決心而悄然地離開了父親，父親也到鄉下去辦他的公事了。

父親對於我們總是不滿的，雖然在背後或許會當着人家說一兩句好話，但一味的苛責與漠然，始

終使我們的情感合不攏來。

走的雖然走了，他仍是不甘心的，他仍是「萬劫成灰心未死」，他的念頭仍是醒悟不來，別人苦勸，仍是沒用，他雖有「淚」，可是「哭」漸難了。他的命運，實在由他自己造成。他是個沒有意志的人。他仍是傾心於外物，而且似乎也情願受苦，不能自覺，實在也太可憐！

自從他「復員」以後，因爲我不到嘉定去，便大家更疏遠了。趁他有時到上海來，那見面更是難事，因爲我不久也就有了職業，當然也分身不開，而且雜務的繁忙，更使我少有想到父親的機會。

做兒子的，我自認不肖。我們也無意重圓，我們和母親在父親離棄後過的千辛萬苦的歲月，父親那能得知而諒解？現在母親的心也死了。這種深刻的折磨與創傷，似乎也不能補救，不會補救，更不必補救的了。

我對藝術也是愛好的。父親能精擅金石書法，我當然也只有羨慕仰贊，幾月前他又在上海寧波同鄉會開展覽會，我便在一個星期日早上去參觀，發覺一部分陳列的東西都是舊作，生意寥寥，父親也



沒有遇見，徘徊良久始去。

父親年紀還是很輕，他現在還不到「不惑」之年，雖然看起來好像老得多了。他還有作爲，他還有前途，可是我，慚愧得很；竟忍心和他疏遠而乖隔了，實在也是無可奈何的長恨。爲了各自的生活，命運，而掙扎，也是各有其苦衷的。



## 遊記

### 集中區遊記

#### (一) 遊覽的區域

這是我國抗戰後，上海日僑集中區裏的情景，現在雖是明日黃花的描寫，却可以知道勝利後的實況，頗值得紀念。

從早上一個人走到四川北路參觀了一個日僑的寓所，然後經狄思威路，過嘉興路橋，轉入吳淞路

我對於私事，家事，並不像一般人的視爲秘密，而值得保守。任何事我都是很忠誠坦白的。我記載父親的這些話，也都是實在的描寫，我站在真理的立場，並沒有什麼對不起父親的地方。一切經過的情形，就是他的親友，也無不熟知。這篇敘述，一點也沒有偏假，不過比較還是很簡略罷了。

#### 吳子美

，在一個西菜館裏吃午飯後，到海寧路那裏看了轟炸東京的影片，又到一個咖啡店裏去小坐一回，然後從崑山路還到四川北路過橋回家。

我出入的區域，就是日僑的集中區域的大部分，所看見日僑的情形，着實可以叫人吃驚。就是我回來後寫這篇文章，要按上個題目時，也是躊躇不決。究竟用「參觀」呢，用「拜訪」呢，用「欣賞」

呢，用「視察」呢？想來想去還是「遊記」兩字覺的最爲妥當，可以免的得罪我們尊貴的敵人——日僑。

### （二）日僑的寓所

我的一個同事是住在長春路的一個公寓裏。他的芳鄰就是一個日僑。他和芳鄰很熟悉。我就借向朋友拜年的機會，叫他領我去見識見識他的芳鄰。

那個日僑正像蘿蔔頭，光禿禿無髮的圓頭上，架着一副金邊的美國流線型的眼鏡，身上穿着一件筆挺的綢質的和服，脚上是白襪，套着一雙拖鞋，嘴裏嚼着枝香烟。他看見我們打門進去，他便照中國規矩，向我們拱拱手，一臉笑容說：「恭喜！恭喜！」那個太太和孩子們也過來，很客氣地和我們賀年，並請我們坐。我們就坐在一張絲絨沙發裏，軟和和的，比公事房裏的硬板凳適意得多了。太太又送來二小杯清茶，一大盤糖果。糖果竟是芝哥拉糖，用錫紙包的，我想這種糖至少也要二三十塊錢一粒呢。蘿蔔頭敬我一枝香烟，那却是極壞的東西，看看牌子，却是東洋字，不識得。我的朋友告訴

我說，這是飛船牌，日本的牌子，他們在東京吸慣了，所以到上海好多年，還要吸這種牌子，其實烟是頂壞的。

我望一望客室裏，佈置得很講究，牆壁上是金色架子的洋畫，紅木廚架中還放着二套車光玻璃的瓶子和盆子，光亮亮的着實耀眼。沒有水汀，却有一個磁缸，生着紅紅的炭火。一張矮矮的紅木茶几上，是一個古董花瓶。

灶間裏是自來火灶，乾淨極了。浴間裏是日本式的磁磚砌的浴桶，一大堆的化粧品安放在玻璃板上。十分鐘後，我和朋友告辭出來，我向朋友說：「那日僑的佈置，還比你富麗舒適十倍呢。」我的朋友只好向我笑笑道：「他們到底是日僑啊！」那是什麼意思？我真不懂。

### （三）路上所見

在狄思威路上，看見路旁的弄堂裏，一堆堆的日本孩子，身上都穿着漂亮的羊毛衫褲，脚上穿着新皮鞋，他們在暖日的太陽裏拍皮球，跑，跳，一派和平快樂的氣象。有幾個日僑擺着香烟攤。也有

一二個日僑在出賣「改造週報」。

過了嘉興路橋，走進一家大菜館裏去吃中飯。推進門去一看，幾乎使我退出來。原來那館子裏坐滿着日僑，邊吃，邊笑，邊談，好熱鬧的場面啊！我揀了個空位，坐了下去。四面日本式的目光一齊射向着我這個「支那人」的身上，真叫我侷促不安。我點一客蛋炒飯來吃，比了日僑一道道的西菜，真是寒酸之至。吃完了飯，我受不住那種銳利的目光，披羞嘴突出着嘴唇的一股自大氣味，趕快出來。記起報上電影廣告中的轟炸東京記，便想到勝利影戲館去看一看如何轟炸東京，一洩這八年來受着日本鬼的烏氣。

#### （四）看勝利電影

踱到勝利影戲館前，只有黑黝黝的堆滿着人，而人人的臂上都有塊白布的，顯然又都是日僑！這真是一幅諷刺畫。我們是勝利了！影戲館名字也叫勝利了，而享受的却全是無條件投降的日僑！而且買戲票時附帶一定要買的說明書，竟也有一份是日本文的哪！

還沒有到放映時間，裏面已坐滿了人了，東面是一個穿絲絨大衣的男日僑，西面是穿羊毛衫的小日僑，前面是花蝴蝶一般的穿着美麗和服的女日僑，背後是青年洋服的摩登女日僑。我正陷落在日僑的包圍中。

戲台上一塊牌子，寫着一場內禁烟「四字。這四個字雖則中國字，我却想來想去，總覺得不是中國文。館中全部是日本氣，純粹是虐殺我們平民的大和氣味。我坐在裏面，身上彷彿全是蠶子，處處覺得不舒服。

戲劇倒真真是頂好的。描寫美國青年的認真服務，中國農民與游擊隊的義俠，一點沒有做作的地方，都是極自然。叫人看了真要落眼淚。所恨的B字二十九號在東京上空只有三十秒鐘，丟的炸彈還是丟得太少。我們親身受着日本鬼的無窮盡的苦頭的人，真希望東京完全炸光它！這敵人的心臟，這指揮殺害無數中國人的大本營！

#### （五）咖啡店中

影戲看完以後，踱到一家麗都的咖啡店裏，竟

又是滿座的日本男女。女招待是頂漂亮的，招待日本鬼非常的客氣。無線電播送着東東的日本腔歌曲。女日僑們嘻嘻哈哈一身快樂。還有一二個中國人，很和日本人講得來，只聽得日本人嘴裏流出一「金樣」，「張樣」的聲音，而那兩個「金樣」「張樣」的人唯唯地惟命是從，一股和顏悅色，只想拍「日僑」的馬屁神氣。叫人看了，着實難過。咖啡是三百塊一杯，東洋點心是二百塊一碟，還有炒麵等等。我們的敵人日僑坐在藤椅裏，悠悠然喝着茶，或者吃麵，談談說說，寫意之至。他們的臂上不結上塊日僑的白布，誰能知道就是那輩劊子手。

我走進這家咖啡座裏，坐了下來後，一如先前走進飯店一樣，四處銳利的目光，集中在我身上。

## 首都陵園遊記

那是一個初夏的週末，趁着難得的機會，我和芩加入一個旅行團，去遊覽陵園。當我們到達集中地點的時候，正是清晨九點鐘，那裏已有旅行團裏的一位幹事在報告當日游覽的節目：（一）首先到

在我左手的一個洋裝戴眼鏡的特別注視着我，一股旁若無人的神氣，有意突出下嘴唇，將嘴披了披，眼光不動地注視着我。看得我光火起來，我想走過去打他幾個耳光才好呢。他對我呆視，我也對着他看，看得他轉過頭去才止。

我在日僑集中區走了一轉，所得的印象，只覺得我們的敵人真福氣。他們無條件投降了，等於亡了國了，但在上海還是有喝有吃，有着有住，而且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而且還是一副帝國主義的神氣，而且還有得享樂！真舒服，真寫意，戰敗國日的僑，你們在上海的生活，的確確戰勝了我們中國人了！

## 朱恆如

廣州路停車，以便游客採辦野餐的食品。（二）遊覽明孝陵一小時。（三）遊覽中山陵兩小時，並在該處野餐。（四）遊覽靈谷寺兩小時。接着他又點名，招呼游客們登車，秩序井然。

於是我們一行五六十人；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形形色色，分乘了兩輛大卡車，向陵園浩浩蕩蕩而去。

汽車在那平坦的中山路上飛也似的馳着，我們坐在那無篷的車廂裏，被灼熱的陽光晒得滿頭大汗，幸而不時有一陣陣涼風迎面吹來，調整一下這酷熱的空氣。不然，將使我們這羣人變成烤鴨子一般了。汽車在廣州路畔停下來時候，我爲了怕上車下車的麻煩，便讓岑一個人下車去購物，他在一家食品公司裏買了半磅牛油，幾個小麵包，和一方朱古律糖。

車子駛出中山門，只見連綿的遠山和葱翠的草木所混成的那一片綠色，令人心神頓然爲之一暢。往明孝陵的途中，兩旁松柏林立，中間夾着一排參差不齊各色各樣的石馬石象石駱駝和石翁仲，小孩子們看了都拍手大笑。車子忽然在樹林中，一座褪了色的紅粉牆前停下了。遊客們都紛紛地下車。我很奇怪，問岑道：

「這就是明孝陵麼？」

「是的。」

「就是從這門裏進去的麼？」我指着那扇方洞門又問道：

「嗯！」誠途老馬的岑，却滿不在乎地哼了一聲。

我從那方洞門裏，遠遠望去，園裏寂寞且荒涼，似乎不像一個名勝，簡直是一座破舊不堪的古廟吧了！當我們踏進那個門洞裏，只是一條方石板的甬道，兩旁樹木林立，把日光都遮得暗無神色。第一殿除了正中懸掛着一幅明太祖的遺像之外，空空洞洞，一無所有。朱元璋並沒有驚人的相貌，不過唯一的特色，便是他的下巴向前突出而已。再進一殿，正中一隻很大的石龜，在它的腰間夾着一塊石碑，把它的身體切成前後兩段，石碑上刻着的字跡，已經模糊得難以辨認出它的筆蹟。再經過一條又長又深的甬道走完了無數的石階之後，便是一個祭台，那裏斷垣破牆，使人感到分外的淒涼，在它的背後是一座草木茂盛的高山，據岑說明太祖就葬身在那座山上，當我再問他，終究坟墓在那裏呢？他就啞口無言半晌才說道：「誰也不知道在那裏，只不過傳說在這座山上就是了。」於是便惹我憶起唐

詩中有這樣一句：「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如果把「雲」字改爲「林」字：「只在此山中，林深不知處」來形容這神秘性的明陵，倒很適合，岑也以爲然。

不料中山陵和明孝陵適得其反，整齊美麗，儼如一個大花園。站在那幾百級的石階下面，確實令人望而生畏，不敢輕意攀登，真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非鼓起勇氣，下着最大的決心，一步步努力前進不可。在石階的中段，有一個丈方的平台，在那裏左右兩旁安置着兩個古銅鼎，中間有一個鼎曾經在二十六年中日戰爭開始，南京未淪陷之前，被敵寇攻南京的第一砲毀壞了一個窟窿，另外兩旁石墩上一對石獅子都掛了彩。到了祭堂裏，我望着當中正坐着 總理的大理石遺像，和四壁佈滿着 總理，故譚組安胡展堂和 蔣委員長的墨寶，精神自然而然地嚴肅起來，我走出祭堂，站在外面的那方平台上，俯視四圍的景色，只是一片漫無邊際的原野，不禁使我感覺到自己的渺小，中國的偉大， 總理的偉大了。

我們在同車中間，已經認識了幾個游客，我們

和他們在無形之中結成了一個小團體。在午餐時，我們便跟他們在廣場前的白布蓬裏聚餐，各人把自己所帶着的食品，拿出來大家共食，邊吃邊談，倒很有趣味，其中有一對中年夫婦很想在這風景幽靜的地方過一輩子，一個年輕的小孩子，看到游人中間，那些成雙成對的情侶，挽臂往來，不勝感慨：立誓非要在最短期間找到一個女朋友不可。

往靈谷寺的一路上，不時有一陣陣芳草香花的氣息，迎面吹來，我顯然地被陶醉了，到了靈谷寺，我們先繞道去遊陣亡將士墓，祭堂據說是從前的無樑殿所改造的，堂內佈置得十分整潔，戶外的四週全是蒼松翠柏，環境幽靜。在墓穴的後進尚有一座紀念陣亡將士的塔，它的建築採取中西混合式，看去頗爲美觀，四圍並刻有「精忠報國」四個大字。真是每一位爲國捐軀的勇士的寫照。

游了紀念塔以後，我們就上坡到譚墓，這是譚組安先生長眠的所在地。聽說戰前該處修理得異常精緻。然而如今祭堂裏已被敵寇毀得四壁徒然，空無所有，連于右任先生稱讚譚故院長爲當代完人的那付對聯，也早已不知去向了，實在可惜之極！

從譚墓下坡到靈谷寺這一段路上，都是一些美麗的小景緻：夾林的小道，彎彎曲曲的石橋，精巧的涼亭，使人身處其境，幽然神往，靈谷寺依然如故，內有和尚正在誦經，善男信女在燒香求籤。當我們順着山門信步走去，看見牆腳邊的大樹陰下，躲着三五個異國人，女的在織毛絨手工，男的在閱書報或打盹睡，顯着地，他們是十分幽閑，我和岑不約而同發生這種感想：外國人不但會享受物質文明，而且對於自然界的美景，也決不輕意錯過，非



## 詩歌

熱

小溪旁，  
一排柳林，  
枝葉嫵娜地舞蹈，  
清風跟着送來舒展的涼意。

盡情地玩個痛快不可。

我們原想再飽覽一下陵園的晚景，但是爲了受着團體的拘束，不得不在陽光還普照大地的時候，即乘原車而歸。然在我個人是不免有些掃興的，可是經過了六小時的遊覽，身體到底已經感覺得疲乏了，何況像我們這種常絞腦汁的人，居然能够偷半天空暇，把身心鬆散一下，確實是一件值得慶幸的快事了。

楚風

× × ×  
柳蔭深處，  
蟬兒在狂鳴；  
是哀怨是哭泣呢？

誰也不能瞭解這「人生」的煩惱！

× × ×

水淙淙地響，不斷的流，

獅子山彎葱鬱的林邊，

有美麗的旋律，

浸浴着青春底歸宿。

× × ×

困倦了，躺在草地上，

## 狂

太陽是一支火箭，

射向那裏，那裏就燃燒了。

人間一切的生物，

都熬出奇臭的油和汗。

× × ×

狗拖長了舌頭，

人像螞蟻在熱鍋子裏沸騰，

祇有坐在人力車上唱勞動歌的朋友，

仍將不懂血和汗是如何流的？

〔詩歌〕熱狂

仰頭望望天邊的雲朵，  
這雲朵交綏里的深層，  
將會騰起悽愴的往事！

× × ×

夕陽映着紅樹，

砂泥路消除了炎威，

橋柵邊倒映着兩條黑影，

掀撥這河流靜處的笑浪。

× × ×

小山上，一片紅色。

草兒炙焦了頭，

樹林頂上冒出——「霧」，

映照着這人間活底畫面！

× × ×

頭上蒸發着——火，

鼻孔透露出——烟；

這「火」和「烟」，

楚風



——串織着生命的殘編。

× × ×

心，狂熱而又狂跳，

## 夏 夜

吳梅村

它像是要擠出窒息的心扉，  
跨進冰涼的河流，  
洗一趟澡——溫馨的冷水浴。

夏夜——

黃霉天止住了哭泣，

擲開它灰色的面幕，

撒一陣煙霧，

籠罩着大自然界。

月光吻着大地，

像久離的孩子，

看見了媽；

天河邊，

## 道 別

吳梅村

星星做着眯眼，  
顯然是妒忌。  
幾點流螢，  
逡巡在樹林之間。  
遠處一聲吹笛，  
劃破了沉寂的一片！  
是誰家的孩子？  
在向他的愛人，  
傾吐着衷腸。

舉起我們的杯，  
飲完杯中的酒。

不要管是誰會鈔，  
你請我也好，

我請你也好，  
反正是我們吃光就走。

× × ×

別學會了吝嗇，

這一別又能算會什麼？

——好男兒志在四方——

## 淡粉紅的天

淡粉紅的天

泛起絲片淡粉紅的風。

才利那的當兒，

展開了一角灰青；

## 沉 思

是誰家樓頭的怨笛？

掠月夜寒林；

吹入沉思者的胸膈。

於是，

〔詩 歌〕 道別 淡粉紅的天 沉思

何況乎我們將還有會晤的一日。

× × ×

流淚是忸怩的娘兒們的事，

停止住，

望你珍重你的眼淚，

如珍重你的身體。

增 元

於是暮色遂蒼茫了。

白雲悠悠地隱現；

剛欲凝神賞玩，

却垂下了夜之幕。

公 坡

年青的旅人，

又惘然緬懷於家園的舊夢，

遂不覺其情默默而淚潄潄了。

## 斷橋

夕陽，着了斷橋  
斷橋襯住了行人

## 夜

夜幕遮蓋了西落的夕陽，  
黑暗迷漫着四週的天地；  
月亮怕羞地躲在雲堆裏，  
讓小星點綴寂寞的晴空。

×

×

×

夜風裏飄來了一曲琴聲，  
是誰奏着動人的小夜曲；

## 秋夜

艷紅的夕陽，  
收起了美麗的光輝；

## 治民

行人追尋着嫩綠夢痕  
流水携去了行人的青春

## 余歡

我無心諦聽這世界名曲，  
那聲音引起我回憶初戀。

×

×

×

一陣心酸被湧起在心邊，  
我悼惜那逝去的好辰光；  
今天我不再把黑夜留戀，  
讓希望放在來臨的明天！

## 薛仁化

滄茫的夜色，  
已籠罩了整個大地。

深藍的高空裏，  
掛着月亮；  
一朵朵白雲，  
緊偎着明月；  
星星小心地眯着眼睛，



## 書評

窺視着月光下  
神秘的銀灰世界；  
微微的風吹來，  
有些兒涼意，  
幽靜的蟲聲在牆腳邊。

## 丹孃

勞碌

費了約摸一個鐘頭，把丹孃一口氣讀完了，這位爲了她的祖國的生存，爲了擊滅人類的大敵——法西斯蒂的德國，而英勇地犧牲了的蘇聯姑娘——丹孃，她勇敢地潛入敵人的後方，在放火燒敵人的營房時，不幸給敵人捉住了，在被嚴刑拷打，百般凌辱中，始終咬緊牙關不說一個字，爲了她的戰友們的安全，而從容地慷慨地上了絞架。我爲了這個悲壯的故事感動了，讀着，讀着，不忍釋手一口氣

讀完了。

譯者邵力子夫人傅學文先生也是因爲被這故事感動了，才決心把它介紹到中國來，她在自序裏說：「實在因爲——丹孃的事蹟，和所有講說丹孃的文字，太使我感動興奮了。」因此就將它介紹到國內來，希望全中國的婦女都爲「丹孃」的故事所感動。我想不單中國的婦女應該爲它感動，就是忝爲「鬚眉」的男子漢，也該被其感動，尤其將愧煞那

班認賊作父的漢奸們！

丹孃是一個十八歲的中學生，當着野獸般的納粹強盜，闖進她祖國的國土時，她就決心去做個戰士，在進入兵營時，隊長驚奇地，對着她：

「你不害怕嗎？」

「不，我不害怕。」

「在樹林裏，夜間，一個人不很可怕嗎？」

「不，沒有什麼。」

「但是落到德國人手裏，或者要受拷訊呢？」

「我能忍受一切。」這是她堅決的答復，是她鐵的意志的表現，是她最主要的武器，也是每個戰鬥者的主要武器，有了這，才能不中途妥協，不在敵人面前低頭，才能够臨難不苟，從容就義，殺身成仁。汪精衛之流就是因為缺少了這件武器，才會動搖，才會偷偷地從抗戰陣營中逃出來，幹他沒出息的，通敵賣國的勾當。

丹孃因這一般堅強的意志，而且她相信她的戰友們，她的全國的同胞都有着她一樣的意志，所以她臨刑時對着那些劊子手說：「你們此刻絞死我，但我不是孤單的一個。我們有兩萬萬人，你們不

能盡都絞死。他們要代我對你們報仇。士兵們，時候還不遲，快投誠做俘虜吧，勝利總是我們的！他們要代我對你們報仇……。」

她又緊張全身的力量喊說：

「分別了，同志們！要奮鬥，不要害怕！」

她如此壯烈的死，連敵人也感動了。那個俘虜——德國下士卡爾·裴治倫。在他的供詞裏寫道：

「你們民族的青年女英雄，死得很堅定的。她無論如何，不肯賣國。……她冰凍得發青，創傷使她流血，但她什麼也不肯說。」

譯者還把一個是與丹孃並美的麗莎，同樣是壯烈犧牲的故事，一同編入這本小冊子，「即是說明蘇聯無數的丹孃，勝利一定是蘇聯的。」

我們在抗戰中同樣也有，閻志蘭，唐桂林，李林等等這些抗日女英雄，這些中國的丹孃。我們這幾個丹孃好像運動選手一樣，是足以代表中國婦女參戰的普遍。中國婦女雖則大多數還過着數千年來被束縛的生活，但參加民族解放戰爭，却有不少壯烈的史實。正如譯者所說：「一個民族產生丹孃這樣的愛國者，決不是偶然的事。蘇聯建國以來，婦

女在經濟，政治，社會上，得到完全的解放；因此，蘇聯婦女的政治覺悟，創造能力，和技術鍛鍊，得到與男子同樣的發展，二十年來的和平建設，蘇聯婦女作了很重要的貢獻。」

因此抗戰雖已勝利，在建國工作正待開步走的

## 小芳黛

——使我最為感動的一本小說——

從我有了閱讀小說的能力起，到目前為止，曾使我非常感動的雖不在少數，但說到使我最感動的，要算喬治桑的「小芳黛」了。

喬治桑是法國著名的浪漫派女作家，一八二二年嫁給杜特汪男爵，但結果又因嫌惡他是軍官而離婚。以後又和桑杜，繆塞，蕭邦諸人談過戀愛，但並不因此而使她文名稱衰。她著有「小芳黛」，「華蘭亭」，「一個少女的懺悔」等，其中尤以「小芳黛」為最著名。事情雖不奇特，却能把讀者引入家庭故事和農家日常生活的中心去，凡是看過的人，我相信一定會有同感的。

〔書評〕小芳黛

今天，這本書還值得我們的女同胞一讀，效丹孃的精神來參加建國工作。而國家也應該扶助她們發展廣大的社會事業，使她們不致於埋沒在狹小的家庭裏，埋沒在瑣屑，繁雜的家事裏，致使國家損失了大批的牛力軍。

## 白蘋

故事展開在歌斯村的一個自治區議員巴爾波家中，他有二塊富沃的田地，菓子園，六畝的葡萄田，在這村中再也沒有比他富裕的人家了。

他已經有了三個孩子，但是他的夫人却又懷孕了，而且還是雙胞胎。當那二個孩子剛下地時，收生婆就在先生下一個的臂上劃個十字，因為他們實在太相像了。她又對巴爾波夫婦說：

「他們不能在一起吃一個人的奶，最好把一個交給奶娘。他們穿的衣服也應該分別，就是將來大了也不能合作。總之，要努力設法避免他們混亂，不教他們養成不可分離的習慣。」因為有個傳說，

凡是孿生兒不能一齊長大，要互相剋害的。而且感情又一定超乎尋常。要是一旦把他們分開，就都爲抑鬱而死的。

但是巴爾波夫人終於找不到適當的奶娘而獨自喂養，讓他們在一塊兒長大。

那二個孩子大的叫西爾維納，小的叫郎德烈。他們不但面貌，聲音一樣，連嗜好，舉動都一模一樣。就是思想有一點不同。西爾維納比較懦弱些，受不住刺激。郎德烈比他哥哥勇敢些，有決斷些，可是這些在平常是看不出來的。

他們真像傳說一般，情感比別的姊妹還要親密。要是不見了一個，另一個就會連吃飯睡覺都不想。一個生了病，另一個一定也生同樣的病。說來簡直不能使人相信。有一次郎德烈的衣袖給樹枝撕破了，立刻發覺西爾維納的衣袖竟也裂開了，而且撕破的地方，大小都一樣。但他根本不知道怎麼會如此的。

後來巴爾波覺得這樣下去，那後果會不堪設想的。於是便打算把他們中的一個送到白里歇村的蓋樂家去牧牛。可是已太晚了，他們差不多已如影之

隨形，再也不能分離的了。當巴爾波徵求他們的同意時，他倆就躲在屋後的河坎裏哭泣，西爾維納甚至緊緊抱住了弟弟，像怕有誰會奪去似的。巴爾波給他們哭得心軟了，便想讓他們去，可是蓋樂却說：

「你現在不把他們分開，將來會更糟的。」於是他們只得咬着牙給他們三天期限，決定那一個去。因此他們更傷心了，差不多餓了六七頓，任憑媽媽如何勸慰，甚至陪着他們哭泣，但他們只是不理，而且互相抱得更緊了。

結果，倒底郎德烈比較勇敢些，他先止住了淚。對西爾維納說：

「哥哥，父親的命令不能不聽，不過我的身子比你好，還是讓我去罷。好在白里歇村離這裏很近，禮拜天我仍可回來看你的。」他明知出去工作總比家裏苦，可是爲了哥哥，他是寧願犧牲自己的。

果然，郎德烈每星期日必回家看望西爾維納。最初二個禮拜，因爲西爾維納哀傷過度而病倒在床上，他也在床邊坐上整整的二天。

慢慢地，郎德烈在白里歇村混得熟了，蓋樂非

常歡喜他，那邊的孩子也愛跟他玩。他也從他們那兒學會了跳舞，而且跳得非常好，因此，就是村中最美麗的女孩瑪特琅也常常要求和他同跳。所以他倆較別的孩子更親密，花前月下，常常會看見他倆的蹤跡。這在西爾維納是極感痛苦的，雖然郎德烈每星期仍回來同他玩，但他總覺得弟弟已不像從前那樣愛他了。因此他就有些妬忌他，不，簡直有些恨他，他認為自己能愛的只有弟弟，而弟弟應該愛的也只有他。然而弟弟並不這樣做，所以使他非常傷心，甚至有時故意不願和弟弟見面，然而却在背地裏哭了。這些，郎德烈雖已覺得，但他總不能完全明瞭哥哥的心情的。

第二年的耶誕節時，郎德烈已十八歲了。他發覺瑪特琅太風騷了，太喜賣弄了。便對她漸漸不滿，終於在耶誕節那晚鬧翻了。

原因是這樣的，在白里歇村的東頭，有個叫小芳黛的女孩，她是巫婆的孫女。她家本很美滿，可是父親死後，母親就跟人走了。而且她的祖母又靠替人治病賺錢，天天興妖作怪。因此她家的名聲就壞到極點。而且她年紀雖已不小了，但依舊不知修

飾，蓬頭垢面，非常惹人憎厭。村上的人也實在太喜說人家的壞話了，常常當面說她母親跟人走的，祖母是老妖怪，她是狐狸精。她也就仗着伶俐的口才，還罵人家幾句，因此村人對她始終沒有好感，他們對自己的孩子說：

「如果你們同小狐狸或她的弟弟玩了，就會招禍的，她們都是魔鬼呀！」

因此當她和小約翰——她的弟弟——走在路上時，成人們就聚在一塊吱吱喳喳談論她，小孩子圍着他們丟石子。郎德烈弟兄也聽信了父母和鄰人的話，從來沒有同她談過話，不要說遊戲了。

可是在耶誕節晚上，他發覺她並未冒犯別人，然而許多孩子也圍着她鬧，而且領頭的是瑪特琅。當時他看見了她那哭喪着臉的樣子，不覺引起了正義感，就上去把那些孩子拖開，瞪着眼說：

「如果有誰再敢欺侮她的話，我就和他（或她）決鬥。」於是孩子們都鴉雀無聲了，他們是最怕他的。這可使瑪特琅氣極了，就一氣和他決絕，但他都不管，反向小芳黛要求跳舞。這不能不算是他的過人之處。



到了第二天，人們就紛紛議論郎德烈了，說他不知自重，和最下賤的女孩子跳舞。但這正更加强了他的勇氣，他認為保護小芳黛是他的天職，一個勇敢的男子應該保護弱女子的。這樣使他們漸漸更熟悉，更親密了。

一天晚上，在竹林子裏，他對她說；

「小芳黛，你聽我說一句話，人們所以憎厭你的緣故，就因為你太不知修飾了。」可是她說：

「郎德烈，與其說我可責，不如說我可憐。人類如果是公平的，明理的，就該注意我的好心腸，不該因我外貌醜陋，家境窮困而憎厭我。當我沒有冒犯人家的時候，他們却來辱罵我母親，希望我為她覺得羞慚，然而我並不這樣。我有時因為氣極了，就還罵他們幾句，他們就更加恨我了。然而他們雖然如此，但我總不想和他們結怨。我從祖母處得了一些小智識，想用來救救人，可是當他們被我醫好了時，又來罵我了。」郎德烈被她說得感動極了，他覺得她是純潔的，坦白的，最美麗的，終於他情不自禁地狂吻着她。

可是他的話不是完全沒有效力的，幾天後，她

不知用什麼藥草洗過之後，皮膚變得雪白。衣裳也已修改過，頭也梳得光光的，這使他驚奇得呆了。而且她的態度也突然變得溫順了，任你罵她，她也不回答你。因此人們也不像從前般喜歡侮辱她了。

在冬天，郎德烈擇定了村角一座小塔做他倆談心的地方。可巧瑪特琅和她的情人——蓋樂的兒子——也恰巧約在那裏幽會，於是兩對情侶就在一個萬分尷尬的情況下碰見了。第二天，瑪特琅就把這事傳了出去，可是她和蓋樂兒子的約會，小芳黛却並不說出來。

消息傳出以後，巴爾波大發脾氣不用說，最可憐的還是西爾維納。他自從見郎德烈和瑪特琅鬧翻後，以為弟弟以後是屬於他一個人了，誰知偏偏又會愛上了自己素來不喜的小芳黛，因此他又生病了，病得比以前更利害。

過了幾天，村上已看不見小芳黛的影子了，原來她預先和郎德烈商量好的，她決定到魏陽府去做女傭。她的所以出走，無非爲了要避免村人的攻擊，同時希望將來會給人家看見她是好好地回來了，

並且還帶來許多錢，這樣才會使人家對她有好感而不再議論她啊！

果然，過了一年多，當她因為奔祖母喪而回來時，她變得更美麗，更溫靜了，而且她還故意讓巴爾波知道，她有着四萬法郎的財產。於是很快地，她和郎德烈的婚事就毫無困難地得到巴爾波的允許，就是村人們也都對她「刮目相看」了。

可是苦的還是西爾維納，當小芳黛出走的時候，疾病已完全痊愈，現在又復發了，天天喊着要死。幸而小芳黛用教訓的口吻，訴說他的錯誤，把他的心事完全道破。她說：

「西爾維納，你要明白，你以為我不知道嗎？你根本就沒有病，不過因為妬嫉弟弟，想恐嚇人家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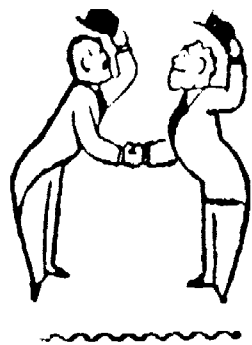
因此桀傲不馴的他總算被她說服，但不久又在拿破崙當權的時候，出去從軍，因為他勇敢善戰，從小兵直升到總司令。對於這點，巴爾波始終猜不出牠的原故，如此懦弱的他，一旦竟變成如此勇敢。但是巴爾波媽媽是知道的，她說：

「好，讓我說了罷，我們小芳黛乃是個專會迷

惑男人的女子，她在無意中又迷上了西爾維納。當她看見自己的誘惑力來得太厲害的時候，她希望自己節制，但是她不能夠。我們的西爾維納覺得自己太想念弟弟的妻子了，所以為榮譽而長征。」

喬治桑做文章，下筆不能自休，她的情趣滾滾不盡之點有動人之魔力，因此有時不免有冗長的毛病。可是這本書却沒有這種弊病。她描寫西爾維納之「婦人之仁」會使你下同情之淚。描寫郎德烈的忠勇誠篤，會使你肅然起敬。描寫一個聰明坦白的善心的少女小芳黛，她的熱情和可憐的遭遇，會使你不自覺地同情她，崇拜她。至於她的弟弟——小約翰——，瑪特琅，巴爾波夫婦等，都充分地表現出各個的個性，更使故事生色不少。因此這不能不承認是她的成功的作品。





## 小說

### 蕾夢娜之歌

成甫

我到武林的第一天的晚上，下榻在西子湖畔的一個故人的別墅裏，旅途的數天的勞頓，使我精神疲倦，他們特爲款待我而設的晚餐底時間，再也不能延長，我極抱歉的辭却了主人的盛情帶着滿足的醉意，由僕人領我到樓上，他們事先爲我預備好的一間臨湖的房間裏去。

房間雖然很小，但佈置却相當精緻，壁上掛着幾幅名貴的西洋油畫，書櫥上還陳設着一些神女的石膏像和珍貴的古玩。充分點綴出這擺設很能調和這房間的環境和空氣，使人愈感到美麗而幽靜。僕人替我打開窗子，指引我看看西湖的夜景之後，特地對我作了一番關於頌揚這間房間的美好的介紹，我因而知道這間房間是他主人專門招待上賓用的，

原來這間房間是別墅中最好的一間，也是主人最愛護的一間。僕人去後，我想着他殷勤陳述的態度，感到非常榮幸，而室內的別緻的清雅和華貴，在這時靜默中的瀏覽裏，益使我感激主人對我的這番感情厚遇，我感到有一種不捨得把它想完的愉快和舒適。秋夜的涼風從窗外撲進來，吹退了我一點酒意，我隨即步出洋臺，望着黝黑而沉靜的西子湖，躺在繚繞的閃爍的點點燈火底包圍中，星光明暗起伏，一如日市的海濱之夜的那般美觀。

視線從欣賞夜景轉移到洋臺的兩邊，發現左右還有兩間比較狹小的房間，但都沒有洋臺，左邊的一間窗門緊緊的關着，右邊却兩扇窗門大開，透出一道很強的燈光，但裏面並無人聲，我逼視了一回

，只能看見窗口的倚壁的寫字台，上面放着幾本洋裝書，我想這大概是主人的臥室或書房吧。覺得陳設亦不亞這兒一間的清靜和高雅，正暗暗的在對主人作着羨慕的遐想；忽然那間房內起了一陣鋼琴的疏朗的鳴聲，優美悅耳，一些零星的調子響過後，琴聲即納入正軌。這曲子是那樣的輕鬆活潑，是那樣的幽則美麗，是那樣的可愛動人。

——蕾夢娜，聽麗娃河畔歌着愛之音……

——蕾夢娜，我愛你……

——蕾夢娜，看明月團圓照着彩河濱……

彈着，彈着，琴聲像波浪一樣的吹推出來，悠悠則則，如慕如訴，頓時劃破了夜空的靜寂，似乎有一脈惱人的春情，在叩着夜游中的旅人的心扉，我深深的被這調子吸引住了，我一時感動得湧出了熱淚；這調子實在對我太熟了，他給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不能忘，我也忘不了兩月前生活在距離這兒千里外的一個古老的小城時候的情景。

當我在一個很遙遠的邊疆地方帶着病流浪到那小城裏去，我打算在那裏找到快近十年不見的小舅後，準備在他家安安靜靜的養一個時期的病！但是

【小說】蕾夢娜之歌

不幸的那時爲了戰爭的波動，他們一家早不知搬遷到那裏去了，我在極度的焦急和憂愁中，想出了登報找尋的方法。果然，在登報後的第三天下午，有一個人找到我的旅舍裏來，來的人却是一個少女，她是我小舅的女兒艾，但是我已不認識她了，同時她也已不認識我，因爲我們分別的時候她才七八歲，而我也只有十歲光景。因此大家的印象早已記不清楚。在兩人互相作了一番詳細的盤問後，我更拿出小舅以前給我的信及地址給她看，大家這才重新相見敘闊。她告訴我她的爸爸正去外埠，家裏祇有母親和弟弟住着，她現在是特地從五里外的鄉下學校裏趕來的；因爲她看見我在報上也附帶地登着找尋她的名字，因此她感到奇怪就特地匆匆的告了假出來找我了。我當下就由她領到她的家裏去住，舅母見我有病，對我疼愛得什麼似的，後來竟叫艾告了假來看護我，陪我，以解我的寂寞。我感到無聊的時候，她就在屋子裏彈鋼琴給我聽，她彈的第一個曲子就是蕾夢娜，而我最喜歡聽的也只有它，我以後一遍一遍的要求她彈給我聽，唱給我聽，我永遠也聽不厭它，尤其是艾唱的我永遠聽不厭。久之

，我覺得艾實在比蕾夢娜美麗，比蕾夢娜活潑可愛，不久我終於給愉快的愛的熱潮沖去了病的創痕，我恢復健康了，同時歲月也逼着我離開了她們，離開了這小城。蕾夢娜的調子不能再聽見了，我再也不能聽到艾唱這曲子了，因此我再也忘不了當艾在唱蕾夢娜調子的時候那溫柔，活潑，美麗，種種的神情……種種的比蕾夢娜還可愛的舉動和姿態……

然而這熟悉的調子這時一陣緊似一陣了，這太使我想起艾了，我一時給陶醉在溫馨的回憶的夢境裏，再也不知道有現實，情感的弦終於抑制不住的彈起來，我會心地竭力以低壯的喉音附和着節唱起蕾夢娜的歌曲。

突然，琴聲忽然停止了，我却仍自顧自的唱下去，唱下去，我不忍中斷這調子……忽而，那邊窗口發出一聲噙的笑聲，一個少女的秀麗的微笑着的面影使我驚覺了，她立刻縮了回來，接着，又重新彈起蕾夢娜的調子，於是我又附和着唱起來……

她一遍一遍的彈着，我一遍一遍的唱着，至數十次……直到夜深了，人靜了，才各自關起窗門去睡。

第二天，在客廳的午餐席上，我遇見了她，由於主人的介紹，我知道她是新從南洋歸來的客人，她只有十六七歲的模樣，完全南洋裝束，頭上戴着一朵殷紅的鮮花，絲絲的捲髮，黑中透着明亮，一對烏溜溜的眼睛，是那樣的含情脈脈的看着人，橢圓形的臉，微笑起來更覺親人。

散席後，蒙她告訴了我她的名字——歐陽夢娜——同時也使我知道了她所以愛彈蕾夢娜的曲子，是因為她的名字和她相同，她是這樣天真，坦白，無邪，純潔……但是一當她問起我為何也愛唱這調子的時候，我却再也回答不出了……

嗣後，第二夜，第三夜，第四夜……她總是開着窗彈着鋼琴，奏起蕾夢娜的調子，我站在洋臺上附和着唱，有時候，疲乏了，她就伏到窗口來，和我天真的亂聊一通，大家觀望了一回西子湖的夜景，讚嘆了一番美麗之後，又重複的去彈着，唱着，永不會厭倦的每夜，每夜的彈着，唱着，五天，十天，十五天，……

不久，我終於又給時間催促着，匆匆的離開了西子湖畔……

歐陽夢娜也跟着她的母親回到南洋去了……  
西子湖畔的夜曲，如今又在回憶裏叩啓了我多  
感的情懷……

艾和歐陽夢娜的影子，又勾起了我生命的美

## 歸

李乃文

三個月前。

海上的工業遭受了外貨傾銷的打擊，許多工廠  
因此而相繼倒閉。我們的工廠也逃不出這厄運的光  
臨，於是我失業了，於是我帶了一顆悲哀的心歸  
家。

一担輕裝，我是依舊那麼寒酸的跑到了家，父  
親見了我，奇怪地問：

「辛辛苦苦找了半年的事，怎麼又這樣輕心的  
拋棄了職業回來了呢？」

「我？工廠倒了！」我悲哀地說。

「倒了？唉！也是……」父親更黯然地說了一  
聲，我開始看見他老人家眼睛的發疲和冷汗的直迸  
……。

麗快樂的舊夢……

——蕾夢娜，聽麗娃河畔歌着愛之音……蕾夢  
娜，我愛你……聲音遠了，人也遠了，夢更舊了，  
回憶更迷茫了……

我覺得世界上最難受與不安，莫過於此時了，  
我站在廳堂前，也不跑來跑去去看一看家裏一切變動  
的情形，或是家裏一些至親，只是頭也不抬的呆思  
着，呆思着自己的前程——渺茫的前程。

突然，父親的面孔如陰雲一樣，一陣緊一陣的  
濃厚起來，終於他低聲地說：

「俊，我……我失業了！」

「怎麼？」我於是跟着悲哀而更悲哀，心頭覺  
得隱痛，呼吸也幾乎窒住，我簡直沒有勇氣說第二  
句，我顫抖着，我想哭，可是我不敢，我只有慢慢  
地不自然地說道：「怎麼政府機關也會有這種遭遇  
呢？」

「還說什麼？稅源不足，財政困難，裁員之聲

，早已響徹雲霄，我是因爲工作少薪俸大，所以我們看中我，裁……」他不能往下繼續說。他望望我，我也望望他，大家的眼角，都潮濕得很。

「爸爸，那麼我們將怎……」

「是的呀，我正因此，天天傷煞腦筋，現在終算將你的寢室和書房，租給人家住，租金是收得高的，聊可彌補，還有……」他看看我的表情如何。

「爸爸，是誰租去？」我並不懊悶，却故意顯些開心的樣子，給老人家安心安心。

「是一個公務員，她倒似乎很有辦法！」

我一直奇怪着，父親又說：

「那末你到廂亭間去住怎麼樣？」

「好的！」我遵從了他的命，跑進廂亭，自己一個人胡亂打掃一過，鋪起一張板床來，便橫倒上面休息，精神一鬆弛，我便呼呼地睡去了。

× × ×

夜裏，我突然聽見後園有人在唱着一些流行歌曲，那嗓子是像一雙銀鈴的交響，我跑出後園去，父親却也同時間踱進園子，他說：

「那唱歌的是我們的房客她叫龍小姐，是××公司的會計員，她，嗨嗨，」父親倒也會說些笑話：「她年紀正青，公司裏許多人追求她，經理愛她，營業股長單戀她，主任追求她，可是她處之泰然，個個應付得舒舒服服，於是她高升了，她加俸了，她……嚇，總之是這樣一句話，她沒有將他們看入眼中，相反地，當了她的玩物！」

好容易，我們打從她冬青樹背後擦去，而她先發現我們：

「徐先生，多了一位客人吧？」她望望我父親，但不敢看我。

「不！」我父親窘了，他閃着眼皮，照照她面龐，又瞧瞧我胸前，他說：「這是，這是我兒子，他從上海回來。」

「他在那裏得意？」

「他，噯噯，他不去了！」父親一副不自然的窘相，怪難堪的。

她也不再問什麼，又是哼幾口歌詞，但接着又如老人腔一般地說：

「我個機會在故鄉做做事算了，趕來趕去，像

我一樣，唉……」

「你，給他留心個機會好不好呢，你們公司裏……」父親吞吞吐吐地說。

我總覺得父親說話太突兀，我拉拉他袖子，我插進去：

「爸爸，園子裏野草太多了，明天我來拔掉它吧！」

我獨自灣過曲折的小徑向草亭邊兜過來，坐在石凳上，直望到明月移向中天，小風吹遍了大地，才步回房去。

第二天，我不去望一望久別的朋友，也不事休息，却有勇氣來整理園子。一天下來，園子裏的青草全拔掉，雖然惹得兩手泥土臭，一身惡汗，但也開心。

我揩好了身，得意地望着整理後的園子，她哼着歌又來了：

「徐先生，吃過了晚飯吧？」

「沒有！」我思忖着這樣一個女子，怎麼說話如此玲瓏呢？怎麼比我們男子也大胆些呢？怎麼……想到這裏，聽得她又在說：

「喔唷，你把園子弄得這樣清爽了，真是……」她打量我一下，似乎又憶起昨夜說過的一句話，她說：「噯？我記起了，我們公司裏沒有辦法好想呢，他們也緊縮，也裁員……抱歉得很！」

「不打緊，反正休息個把月再說！」我紅着面，我想逃。

「你去吃飯吧！我……」她逕自走了，口中又哼起一些歌曲，那歌曲是那樣的悠揚。

× × ×

有一天，我經過她寢室門口。

「進來坐坐吧！」她跑出來歡迎：「這裏以前是你的臥室嗎？反賓為主，實在……」

「……」我不能說什麼，只是站在門外。

「來坐吧？」她誠意地招呼，我不敢違反她的美意，才輕步進去，坐在靠門邊的一張沙發上，這張沙發（當然還有別的上等的木器），我相信是她自備的：

「房間佈置得多美麗呀！先前我住的時候，如豬糞似的！」

「你太客氣了，本來是房子好，佈置無非是



「那裏？」我搶着說這兩字，可是沒有繼續的下文。她從櫃子裏取出些可可，泡了一杯給我吃，一面又拿了一瓶桔子水，她說：

「桔子水也吃一點？這種上海來的東西，敬敬上海來的人，實在不……」她笑笑，又倒了一杯！「好極了，這也是美國貨嗎？」我說着，心笑了，但也心哭了。

好久沒有話，我正想辭別出來，而她又關心着說：

「你的職業有了着落嗎？」

「沒有！」我羞慚地搖搖頭。

「咳！現在找個機會確是不容易，……」她也羞慚地笑一笑：「我們公司裏，也弄不好，月月說是結虧，要不是股東全力支持，恐怕早就關門！」

「你們的待遇很優厚吧？」

「勉強，不過不維持家庭，與幾個男同事比比，自然我是能積蓄一點錢，但是，多賺多用，我也沒有……」

「……」

「公司裏的情形亦不好，經理是個酒糊塗，營業主任是個賭棍，還有……我都看不入眼，他們都向我糾纏，我討厭他們，天天是逃避他們的邀請。公司裏舞弊事件頗多，不過大人舞弊，小人小舞弊，彷彿司空見慣，嚙哈道理？收入是那麼的銳減，支出却激增着，我的眼光看去，公司前途凶多吉少。……」

「真是這樣嗎？……」我向她笑笑。

一晚，父親對我說：

「滑稽得很，那位龍小姐和營業主任吵起架來，飯盤幾乎敲碎，幸而經理擋住，沒有話講，但經理不懷好意，他說要是她嫁了他，則萬事成功，要是不然，則不僅開除，還要扣回上年度紅利，旅費……」

「這個威脅太大了，後來又怎麼呢？」我聽得出神。

「後來我不知道，因為這也是傳說的！」他又默然地結束這段談話。

飯後又散步後園，看見她一個人在池畔踱，她

彷彿看了池底裏星星的抖動而寒心，彷彿接受了金風的吹拂而傷神。

「她怎麼了？難道將淘汰嗎？爲了什麼而淘汰呢……」一連串的疑問我心底裏長起嫩苗來，我想跑去問她，可是問些什麼好呢？

「龍小姐，唱歌曲吧，怎麼這幾天不唱了呢？」

「我隨便想到這一句，跑到她後面說。她驚了一跳，回頭來笑笑，這一笑，多少帶着些痛苦的意味。

「吃好飯嗎？」她說着，又開始不自然起來，我呢，却相反了，我大胆地打量了她一番覺得她的容貌，身段，姿態，都比人兩樣，雖不能說像天仙，但看了總很滿意稱心。

「你也吃好飯吧？」我回答一句反問，接着的，我問：「你爲什麼很不開心的樣子呢？」

「還不是公司裏的事情，教我纏得頭痛，我不想再幹了，要是……」

「要是結婚的話？」

「不！」她紅着臉，張着雙眼：「我永遠不結婚，……」

× × ×

時光是駸駸地過去，半個月後，情形變化得更厲害。

一天早上，她寫了一個條子給我，說是叫我給她寫一篇「自我介紹」，因爲公司裏調了經理，職員將真的淘汰一批，我答允了，她跑來在我面前傾吐一下自己的身世，經歷，以及將來希望，我被她的聲訴感動得心也哭了，因爲我們的遭遇正復相同，我替她穿連起來寫了一篇，她深感謝意，我却覺得痛快。

後來，審核的結果，她沒有免職，她快樂異常。

又一天，她回來取東西，依舊七跳八躍，哼着歌曲，我便知道她底一切，果然，她對我述出心中的秘密。

「經理換了，主任走了，我自由得多了，可是……」顯然她的秘密還沒有完全宣佈，她想繼續宣布嗎？好像有這樣的意思，她說：「今天晚上××劇場演電影，你去嗎？」

「不去！」我覺得不好意思。

「去！」她倒怪有勇敢的神情：「我請客！」

當然，我是半推半就的同她去了。

看了電影回來，她請我吃點麵，又買些餅餌，

半途上，她輕輕地說：

「徐先生，我很欽慕你，我很……」

「那裏那裏？窮光蛋！」我想起人家只有男子奉承女的，現在居然女的來交際男的，不免暗地裏面紅耳赤，羞慚莫名！

「窮什麼呢？你們真寫意呀！不過，暫時的失業，那又無妨大礙呀！要是我失了業，我只有流落異鄉，我只有……」

「怕什麼，你住在我這裏又有什麼關係？」我說了，又開始難爲情起來。

「那也不對，」她想了想：「你爸爸不肯？」

「……」

「我相信我或不致於失業的，有一分本領，吃一分飯，只是做女子的，總……」她看看我，不說下去了。

「你們真如天之驕子，決不會失業的！」

「你也這樣想？」

×

×

×

三天以後，她跑到我臥室來。

「我明天要離開這兒，我……」她突兀地說。

「到那兒去？」我驚住了。

「地點我不告訴你，總之不是另找……」

「那末，到……」我也無話可問。

次日清晨，她黯然離開我家，我和父親送到門口，頻頻詢問行程，她堅持不說。後來，父親又叮囑她路上要小心，單身一女人應特別謹慎，途中多寫信，找個友伴更好……她聽了老人家的話，却嗚咽起來，她想倒在他懷中哭，可是又不敢，挑伏催促着起行，她就在「再會！」的哀聲裏走了。

在碎石道上彳亍而去，她又時時回頭，直到她在柳蔭叢中消失，我們才帶着一股寂寞和傷心進屋去。

「爸爸，她何以要離開這裏？」

「對了，我也正想問你，你也不知道嗎？」

「不知道，」我說：「我雖再三問她，而她堅

不吐實！」

「……」

我們都莫名其妙起來！

「難道她跟人家結婚去嗎？」

× × ×

這樣後的第二天，我在報上看到一條新聞：

「本市××公司，因受市場蕭條影響，半年餘即虧蝕十二萬萬元，頃據有關方面消息，大約中秋過後，將有結束清理之可能。」

我看到這新聞，也想給父親看看，便提着報紙出來。在走廊上走，我的腦子中飛馳着許多想像，如夢一般，我昏沉起來了。

## 一對小兒女

一九四四年冬天，我隨桂北的大疏散，到了貴陽，因友人的照應，我得寄居在南門外，正靠着南明河邊的泰和莊；這裏從前是一個大官的門第，有很大的庭院，門前是新橋跨過南明河，幾株垂柳，點綴着這座大拱門，和橋邊的石欄。進內是幾座長列式的大房子，在河的一邊，利用水力建築有水磨，似一間碾米廠一般；隔壁是一個別墅莊園，在裏面寬闊的園林，中央是一幢大樓，週圍疏落地佈置

〔小說〕 一對小兒女

我的眼前是一羣飢餓的人生，我的耳前是一片飢餓的呼聲。市面不景氣，時局不穩定，大家永遠沒有安居樂業的一天，……

工廠，公司，商號，相繼在倒閉，機關只是在裁併，一羣失業的人，成了亡命之徒，在人海之上沉浮，……

我失了業，從上海歸來。龍小姐失了業，也歸家去。無家可歸的人兒呢？他們是……

## 石 碓

有幾座亭榭，小室，和假山，後面是一個不大的湖。

我剛到這裏的時候，便在整個院落裏，巡禮了一週，看了園主昔日豪華的痕跡，現在是沒落了，園林草長失修，也不知園主的後代到那裏去了；別墅的大樓，除了二三個看來似乎是寄客的人之外，便沒有其他的人。樓台空落寂寞冷落，現在又讓我這個，異鄉的飄泊者，獨自低徊來憑弔他們的今

昔！

我腦子裏總想尋求這園主的歷史，但問津無人，抱憾自悶，我不禁記起了，從前自己走過的地方，也曾看見過似這樣的豪華名門的沒落情景；自己雖與人無緣，也爲之一嘆！諺云：「前人種樹，後人庇蔭。」但有一些後人，不僅是連前人種下的樹，不能保全，並且還要砍掉他去，所以實在是出息的可憐事。然社會的情形，又往往是如此，這前人種的樹，並不一定是費自己的血汗，而是用民膏民脂作爲肥料去培植；這樣的事多得很，故其後人之沒落，也不足爲嘆了。

我們便是住在院子後面的一排兩層屋子的樓上。房間雖不大，然地方清靜；推窗一望，可以看見下面一灣明澄的南明河，和遠遠的山巒；窗邊掩着一些枯禿了的柳樹枝芽，清晨簷前瑟縮的麻雀，在苦寒下唧唧地叫，四週好像愈顯得空曠寂寞的；但我在烽火流離裏，能寄住在這樣的地方，已使自己全忘戰時的苦楚了，我一住便逗留了三個月。

最初因爲敵蹄已竄入黔南，我軍正苦戰在獨山外圍，情況空前緊張，貴陽也下緊急疏散令了，所

以有辦法的人，都紛紛往入川的路上移動；我們住的地方，本來有十多個人，他們都是大夏或貴大的同學，我們一到，他們便隨學校往上搬遷離筑，故留下來的只有二三個因經濟或別的關係暫時不走，我們這幾個剛從長途流浪下來的，已經是無條件的決定暫留下來了。

幸賴戰局不到二三天，便好轉起來，惶恐的吊在半空中的心，可以安放下來，一些前幾天走了的也陸續回來了。我就是在這似安實不安的城市裏，在冷落的院庭和苦寒的日子過着生活，眼看着下面的小故事在發展而至結局。

有一天，我正在後面園子裏燒早飯，離我旁邊不遠的牆壁下，也有一個十一歲左右的女孩子，躑在用磚頭臨時砌成的灶前，生火燒飯；起先我沒有同她打招呼，只看看她因工作過勞的緣故，弄成那一副憔悴骯髒的臉孔，我燒好飯後便回到樓上去。

後來我知道，那個女孩子，就是住在我們隔壁樓上一家的丫頭。主人是年青的夫婦，有一個二歲大的孩子。丈夫原是在本地一間大學裏唸書的，因爲藉戰時物價跳動厲害，在學期中途經了商，賺了

錢，已休學繼續做游擊生意。這丫頭是今年秋天買來的，便叫她作「秋妹」。因為我照常自己在後園燒飯，漸漸便和秋妹混熟了。

「秋妹，你是那裏人？」有一天我在燒早飯的時候問她。

「我家在桂林，家裏有母親祖母，還有一座洋房。因為打仗逃難衝散了我便被別人賣了來這裏。」說後她有點悲憾，眼圈兒紅紅地，就要流下淚來。她常揩鼻涕之故，鼻樑的兩邊像是烟肉管子一般黑。

原來同是天涯淪落人，我實在無法安慰她。知道她在桂林時還上學，家裏是有錢的；若不是爲了戰爭，她那裏會如此呢？我的心在恨，恨人類對這弱小者是這樣的摧殘！

我告訴她，我同樣是流浪的，希望給她一些同病人相慰的溫暖。

「你想家嗎？」我問她。

「怎麼不想，我晚上都睡不着，老是做惡夢，有時驚叫起來，把太太驚醒了，便挨一身打，趕我到房門外睡。」她低聲的說，低下頭吹火。

〔小說〕 一對小兒女

「待我們把日本鬼子打跑了，便好啦！」我不知怎樣在說，也不再去看她。因為我的柴是砍河邊的樹拿來燒的，還沒有脫青的樹皮。在冬天燒生柴，自然是更困難着火，我彎下腰，拚命的吹，眼睛被烟或者是被眼前的酸辛吧，迫出眼淚了。

當我們忙着各人的事時，在門後走進來一個像秋妹一般年紀的孩子。他拿着一個鐵皮水箱，是用五加侖的電油罐頭做成的，頭上歪戴着一頂破氈帽，拖着一雙濕漉漉的大布鞋，鼻子凍得通紅，眼睛很大，圓溜溜的望着我們。

「小陳！怎麼現在才去打水？」秋妹先叫他。孩子的心，畢竟是幼嫩輕鬆的，秋妹這時已不是剛才被壓在悲痛裏的樣子了。

「哦！剛從街上回來，叫你再喊我小陳，你偏愛叫，我是老陳呵！」那個孩子急促的說，向秋妹做鬼臉，瞥我一眼，便去開後園的門，跑出河邊去打水。

「他是誰？」我問秋妹。

「他也是住在這裏，他叔叔梳車的，前幾天走了，現在又回來；這個小鬼，他總歡喜別人叫他做

老陳！」秋妹說得倒有點高興起來。

那天我因爲忙着燒飯，小陳忙着出入的去打水，我不去叫他。

不久我認識了小陳，他住在與我們另一列房子的樓下。家鄉是在桂南，逃難後，他父親將他交給他的叔叔；叔叔是專捉「黃魚」的司機，沉醉在酒色強烈的刺激裏，脾氣暴躁，對小陳如對一個下人般虐待。在他短小的歷史裏，我感到自己的不幸和奇怪。爲什麼在這樣的地方，——像有鬼一般冷落的地方——就遇到秋妹和小陳，這一對如此可愛可憐的孩子！然而在那時候，貴陽就是一個西南各地的難民大會合所，在這瘴氣充塞，動盪離離的山城裏，不知正有多少個小陳與秋妹！

傍晚我常無聊的在後園河邊散步，除了下着雨外，雖刮寒風，我也照常出去。河畔枯凋瑟索的樹枝，襯着滿天陰霾，正象徵着這城市裏千萬個生命的命運。

有一次我看見小陳和秋妹蹲在河邊洗衣服，我走近他們去。

「你們都還洗衣服哪？」我站在他們後面問。

「這是秋妹家裏的，我不幫她忙，她就會哭了！」小陳轉過臉對着我，俏皮地說。

「小鬼！我不是也幫你忙啦。你就會稱強！」

「你罵我囉？」

「誰有空罵你，你自己少要你叔叔打就够啦。」

「那太太打你呢，可就不算呀，瞧你那樣子，我都見痛哩！」

「得了，得了，淘氣！你還是快點幫我洗好算了。」最後是秋妹說了。小陳還故意用力拍着水，濺到她的臉上。

「好啦，你們大家幫忙，我也來幫你們洗好嗎？」我想蹲下去。

「不要——人家都叫你做鄭先生的……有時同你燒飯的那個小姐，也是當先生的嗎？」

我搖搖頭苦笑，悽然的走開了。我疑惑什麼力量使他們成了同苦樂的一對兩小無猜者？這是二朶含着眼淚開放在苦難裏的鮮花！

已經到了舊曆新年，那天早上我起得特別早，同王小姐去河濱公園踏雪，昨夜下的雪很大，冷清的早晨很少行人。我們慢慢繞着山路走，一直到山

頂的亭子去。在脚下吱吱發響的雪，印下近寸深的足印；到處都被白雪反映得特別光亮。我們站在山頂上，遠望下面的市街：一些早上在馬路走動的馬車，輪子輾起的痕跡，輾過雪面，留下一條條像墨畫的線條，這些像是給這死寂般的城市，畫出一些生氣。我們久困沉鬱的心，也像只有這雪裏的寒光，才能替我們刷亮。

我們回去時，剛進大門，便看見小陳和秋妹同幾個別家的孩子，一大夥的在大庭階前玩着。小陳換了一雙新的棉鞋，秋妹也穿得整齊點，臉上洗得乾淨，微露一些紅潤，抱着她家的孩子。見了我們便跑到我們面前，笑咪咪的說：

「恭喜你們，鄭先生，王小姐。」

我們向他們點頭笑着，在我們生活之間，數月以來，似乎只有這一次，算是發自深心裏真正歡愉的含笑了。

新年一過，意外的消息來了。先是小陳被他的

叔叔送到車老板處當小工役去了。

一天，我到圖雲關去看一個朋友，秋妹的主人，順便托我帶一封信去，也不對我說有什麼事。我從圖雲關回來後，過了幾天，才知道托我帶去的信，是洽議轉賣秋妹的事情，就在那一天秋妹也被接到圖雲關去了。爲了這事我會痛苦了幾天，雖然即使信不托我帶去，他們也可以付郵或托別人帶去的，但是我仍悶悶不樂，並且更憎恨了那對年青的夫婦。

有一天，我憤憤的自語着：「這就是一九四四年冬天貴陽的縮影呵！」

以後我便不知道這兩個小孩子的消息了，我也匆匆離開了那裏，直至勝利後，我記起從前曾對秋妹說的那句話：

「待我們把日本鬼子打跑了，便好啦！」

其實，現在他們是好了嗎？或者又淪落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我懷念着這兩個可愛可憐的孩子。

## 前程

朱顏



顧勉捧了那張報，挨次在徵聘欄的小方塊裏搜尋着，像在要找回來一些失落的東西，仔細而認真。他是够矛盾的；心裏真是懶得再在這些小方塊裏找尋希望了，然而他一早起來，就是這樣仔細而認真地看這些小方塊。

不只一次了，他被這些廣告引誘着去寫履歷片，自薦信。這些東西，他習練得非常成功。學歷經歷，詳細到連年月都有記載，表示不是一種膺品。而自薦信，經過不只一次的刪改，照他看來，已達到無可疵議的程度。

他底經歷全是一些學校校長和教員之類，這正跟他的儀表恰恰相稱。雖然年齡顯得還不蒼老，但臉色顯然有些貧血，頭髮老是不光滑也不太凌亂。最足做一個這樣的職業的標記的，是他底一件出門就要穿的多皺紋的長衫。

然而自從他飄流到這個都市，在一個同鄉家裏就了好幾個月，這些投出去的履歷和書信，正如石片投入了海底，一點回音都沒有。而他的精神的負擔，却不像隨便扔一塊石片那樣簡單。他整天盼望覆信，時時注意一幢房子裏幾家公用的信插，太熱

心了，熱心到自己也感覺足可鄙夷。但他的行動彷彿是受了一個力量的支配，甚至下意識地檢視那信插下面的地面上，疑心有什麼人故意弄落他的「佳音」。

他彷彿變成了兩個人：一個是情感的急燥的，還有一個則是理智和冷靜的。他感情地問自己：「這都是騙局嗎？爲什麼會都是一次一次的失望？」他自己解答：「第一，無職者的集中。第二，沒有關係或牌頭。最大的原因，哼，被雇用的人力太不值價了！」冷靜的他也帶着牢騷味：「你能恰巧揣摩到僱用人者的心理嗎？你能恰巧符合他的小到不能再小的要求條件嗎？他們太便宜了！太便宜了！他們有超過理想的挑剔的機會！而你，你的機會沒有了！」

日月過去了，顧勉求職的熱切情緒，隨了報上逐漸減少的徵聘教師小方塊而逐漸冷淡。他實際地想：「應當擴大生活的圈子！假如有這一天，要拉洋車了，自然就去拉車！知識倘沒有人要，就賣氣力！」

他底視野，就在這小方塊的徵聘廣告裏放寬了

範圍。

廣告給了他的機會，並沒有一下子就要他賣氣力。「本報徵男女職員數位，願就者下午一時至二時至××報館洽！」

這廣告給了他很大的興趣，燃起了熾熱的希望。「這比坐冷板凳要好！文化界的事，於自己的職業也不過遠！說不定自己會在文化界露起頭角，成了名人！是誰？誰就是這樣的成功的？」他思索一個從職員之類而終於成功了的名人，一時記不起是誰了，也不去深究，急忙吃了飯，就按着地址向報館走去。

本來是一條熱鬧的馬路，現在報館門口，更是簇滿了人，像在做一件婚喪大典。顧勉不覺心頭一涼：這都是來應徵的嗎？他們真快！他們看起來是這樣靈活，漂亮和樂觀，不會有希望的了！不會有希望的了！

然而他並沒有走回來。「也許，」他想：「他們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也許，試驗者會特別看中我的溫婉的語言和謙虛的儀態的，或許……不管如何，總得要試試。」

擠進門，一陣熱浪就包圍了他；相當緊張的心情也增加了他的汗流。學着擠在前面的人，也從人頭上把一份寫好的履歷片，投到一個短木欄子裏的辦公桌上。

報館的鐘才指在一點零十分上面，分佈在幾張寫字台旁邊的職員們，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並不因了欄子外面的騷擾而緊張。祇有一個十幾歲的聽差模樣的職員，却忙出一身大汗。他收着那雪片飛來的卡片和信封，心想整理出一個先後的次序。這工作顯然不容易，文件已高到一尺光景，外面還是快速。

「慢點好哦，慢點好哦？」他嘴裏喊着，手裏却把那一堆東西散了一地。

他投進去。

「唉唉！做啥做啥？」來得最早的人眼看這一跌，便像是命運又給人捉弄一下，情不自禁地向那小職員責怪起來。

顧勉是不過早也不太遲的一個，對於這變故是沒有什麼感想。坐在最裏面的一張台子旁邊的小鬍子，本來是悠然啜茗，現在就發出號令：

「好了，截止！」

「好哉！滿額哉！滿額哉！」小職員正糊裏糊塗整理好那堆紙片，得救似的喊着。這緊要關頭，又投進了三四張。

小職員把所有的履歷片分散到幾張寫字台上，工作的先生們停下來了！這就是要開始所謂「接洽」了！

「張蕙芳，王家啥？王家？……」那叫王家什麼的就接着答應，擠到裏面去。小職員現在顯得很活躍，在嘗試享受一種指揮羣衆的尊貴，喊起來，聲音很響亮。

應徵的人都不覺要向前擠，彷彿裏面在排戲，而他們馬上也要上場，帶着觀摩的心理。又彷彿自己的名字，接着就要從小職員嘴裏喊出來。

顧勉且退到一個角落裏，看看鐘，才走過了十分鐘。「反正來了，等吧！遲早是要輪到的。」他思想，很泰然的樣子。比起來，在進取性上，他似乎已經落在那些競爭者後面。

被喊着的人，經過一番考問，帶着不同的情緒的臉，像給報館的玻璃門吐了出來。像沐了一次不

爽快蒸氣浴，他們冒着汗，消失到路上人海裏去。

有上過兩堂課的時間，小職員才失了興趣地喊了顧勉的名字。顧勉側着身體走到裏面，要他談話的，正是那留小鬍子的人。

他禮貌地坐到小鬍子斜對面的圈椅上，表現了一個謙虛而得體的姿態，開始接受考驗，準備發揮一套不亢不卑恰如其份的答辭。不料對方沒有考他，很客氣地：

「顧先生是辦教育的？經驗很豐富！敬仰敬仰！我們這裏需要的是外勤人員，恐和顧先生的旨趣不合！原諒原諒！」

這使顧勉受寵若驚不覺楞了一下，接着也就明白：又一次的興奮，擠軋，所有的希望——完了！拿回那書寫得非常工整的履歷片，點點頭，就被人追趕似的跑出大門……

廣告，給了他的是這末些個經驗，然而他底前程彷彿還決定在這廣告上。顧勉，分明一早就在翻報，仔細而又認真。

現在他一行行的往左邊看：一個小方塊裏又出現了「徵教師」三個字，好像特別對他施行嘲諷似

的。他勉強看了內容：「教高中國文每週二小時，月酬兩萬元。」他不覺噓了一口氣，也以嘲諷的心情回答了它。

挨次看下去，小方塊裏面却出現了「徵茶房」。這幾個字帶着中看的刺激性，顧勉仔細看過那方塊面裏面的小字，平靜的心忽然跳動起來。有一種春天萌芽的可喜的氣息在他心上滋生；而這上面却抹了一層類似深秋凋殘的悲涼意味。一條陌生的崎嶇的路，啣接在走過來的光滑而熟稔的路的盡頭向着新的路上邁步時，顧勉難免有了回顧依徊的情緒。

但這個游移的時間非常短暫，他很快的丟了報紙，脫下一身半新的杭縐褂袴，換上一套灰土布的，第一次地穿着短衣出門，以一個預備茶房的姿態走上路。

馬路上人很多，誰也沒有對他的變革驚異或者關心；壓根兒誰也沒有注意他！世界太大了，顧勉不過是一粒沙土那樣大小吧？這使他覺得很安心，很快地走到徵聘茶房的一家醫院門外。

一個看起來不大機靈的人在門口躊躇，看看手

裏的報，看看門牌，趑趄不前。顧勉迅速地推開那光亮的門，搶着走了進去——爲了他底前程！

徐蔚南主編

## 青年文選

已出十冊

★青年作家集體寫作★

- (1) 家的召喚
- (2) 聖潔的靈魂
- (3) 新婦
- (4) 小主的
- (5) 童年的夢
- (6) 長春
- (7) 黎明
- (8) 前程
- (9) 等待的心
- (10) 血與淚

日新出版發行